武侠世界

$2.00

635

·特別介紹·



七彩俠情傳奇故事　**黃　色　凶　車**　朱羽·著



這是一篇有血有淚，有聲有色，社會傳奇鬥智故事，主題正確，內容均以警世懲奸，除暴安良，爲禍社會之私梟沒日。其故事篇篇獨立，個個新奇。敬請購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3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血碑令　千秋壯士血　冷劍娥媚

單行本均已出版！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作者蕭逸先生近影

仇深似海　鏢客行　粉骷髏　即將出版！

蕭逸先生八大小說搬上銀幕

劇本採自"武俠世界"故事改編



1. 獅頭大俠（國泰機構拍攝）
2. 木郎君（邵氏影業公司拍攝）
3. 黑白傘（暈虎影業公司拍攝）
4. 千秋壯士血（邵氏影業公司拍攝）
5. 劍氣如虹霜滿天（華夏影業公司拍攝）
6. 十二銅鑼（金龍影業公司拍攝）
7. 冷劍娥媚（聯華影業公司拍攝）
8. 雲中七鳳（嘉禾影業公司拍攝）



全書 298 頁　定價HK $3.00



全書 381 頁　定價HK $4.00



全書 180 頁　定價HK $1.80

一期完七彩傳奇小說

黃色凶車

朱羽・文
培新・圖



歌聲魅影

夏夜！

不知是那位神奇的畫家在夜空中東塗幾筆藍，西抹幾筆紅。紅藍的顏色四處流動，使這個夏夜變得格外五彩繽紛，鮮艷奪目了。

大概是晚間七時左右，塞城中心地帶的落日大道正是車如流水，八綫道上排列的車輛多過了天空中閃閃發亮的星星。它們在紅，綠交通燈的指示下平穩地行駛，顯得秩序井然。

這其中，有一部黃色的別克敞篷跑車。駕車的是一個紅衣女郎。長長的頭髮隨風散舞，有一股飄逸的丰姿。雖然此刻已是夜幕深垂，燈光璀璨，而她仍然戴着一副墨色眼鏡，看上去更添幾分神秘。

當這部黃色敞篷轎車駛過一處十字路口之後，車內突然響起一個急促而穩定的聲音：「五號注意！五號注意，這裏是大姊，請回答。」

原來這部車子裏還有無綫電通話裝置。

駕車女郎以左手控制了方向盤，另一隻手拿起一個如銀幣般大小的袖珍麥克風，鎮定地回答：「這裏是五號，請指示。」

「目標車是六九年朋馳敞篷跑車，紅色加黑綫，在第二綫道，超前約五十碼，看見了嗎？」

雖然車道上車輛很多，而她只費了五秒鐘就看到無綫電中所指示的目標，駕車者是個男人，背影非常壯闊。

她回答：「看到了！」

「超車，跟上去，保持十碼距離。」

超車要看機會，而這位駕車女郎在半分鐘以後就辦到了。現在那輛目標車在她的左前方十碼處，達到指定距離後，她又對準麥克風提出報告：「這裏是五號，已達指定位置。」

「檢查槍彈！」

「備便！」

「烟幕裝置！」

「正常。」

「車輛變色噴霧器。」

「正常。」

「車輛現在位置？」

「過女王銅像約一百碼，距皇家公園約一百五十碼。」

「車輛進行時速？」

「二十里。」

「注意：逃脫方向是從皇家公園右轉，經總督

府，再繞羽球館，將車子停在預訂地點，然後與二號連絡。」

「知道了！」

「現在從七開始倒數，七……」

駕車女郎放下了麥克風，雙手穩定地握住了方向盤。

「六！」

她的神情仍是非常沉靜，只是微微將目光投向前行的目標車，很快又收了回來。

「五！」

她以右手旋動一個鍵鈕，車前窗下端一塊格板落下，在路邊水銀燈的照射下，可以看見小小的暗櫃中放着一支點七五口徑的P·P·K，槍管上套着特大的銷聲器。她只是瞟了一眼，並未去拿起那件危險的武器。

「四！」

她又旋動一個鍵鈕，車頂篷開始收回。

「三！」

她這次掀動了兩個鍵鈕，儀表板上立刻閃亮兩盞綠燈，這顯示她將要啓動的兩項系統操作正常。

「二！」

她以極快的動作拿起了那支藏放在暗櫃中的P·P·K，然而槍管還是垂直向下的。

「一！……零！」

「噗」地一聲，像是誰開了一瓶香檳，這一點輕微的聲響，在車聲嘈雜的馬路上，是不足以驚動任何人的。

但是這一聲輕響却引起了很大的騷動，先是那輛紅色的跑車偏離了第二綫道，向左衝去，撞上了第三綫道上另一輛車子，接着，尖銳的煞車聲，震耳的喇叭聲，交通警的笛聲響成一片，井然有序的交通立刻亂成一團。

突然，一團濃濃的黃色烟霧昇騰，瀰漫。而那輛黃色凶車也在烟霧瀰漫中消失了踪影。

× × ×

「海宮夜總會」是薩城第一流的，梁美雲的化裝間是這家夜總會最考究的，因爲她是東南亞最傑出的歌星。

夜總會爲她聘請了私人跟班，爲她照料服裝，化裝等瑣事。吳媽對這一方面很有經驗，她幹這行有十年之久，伺候過不少傑出藝人。她覺得，這位擅長抒情歌曲的名歌星該是最平易近人的一個了。

她一面在察看梁美雲今晚需要穿換的兩套晚禮服，一面也在察看梁美雲的神色，這位一向眉笑眼歡的名歌星，今晚似乎有些不對勁。她本來可以在八時左右才來，而她今晚七點鐘就到了，而且在十分鐘的時間內連抽了兩支香烟。

吳媽終於有些忍不住了，她走到梁美雲的身邊，關懷地問道：「梁小姐！身體不舒服嗎？」

「沒有啊！」梁美雲轉過頭來，以笑臉相向。「妳看出我有什麼不對勁嗎？」

「妳臉色不太好，到沙發上躺一會兒吧！到八點鐘上裝都來得及，在妳上台之前，還有六檔節目呢！」

「那倒不必了！」梁美雲的眉尖皺了一下，接着又浮現了歉疚的笑容。「吳媽！眞對不起，我想一個人靜一會兒，我眞担心今晚上台忘了歌詞。」

「好吧！你靜靜地歇一會兒。」吳媽輕輕地帶上門走。

梁美雲的神色鬆緩了不少，倒像是因爲有吳媽在場，才使她心神不寧似的。

她又抽了一支烟，約莫七點二十五分左右，梳裝台上的電話鈴聲響了。鈴聲顯然有振奮神智的作用，梁美雲的目光立刻變得活潑起來。

「喂！我是美雲。」她的語氣總是慢條斯理的，難怪她擅長演唱抒情歌曲。

「我是珍妮。」聲音彷彿有些喘。

「怎麼樣？」梁美雲的神色有些緊張，而她的語氣依然是平靜的。

「我用『大情人』在那傢伙的背心處『凱司』了一下，那傢伙的車子立刻衝上了安全島。」

「珍妮！又輪到妳休特別假了。」

「嗯！三天特別假，我得好好狂一狂。」

「珍妮！何必那麼蹧蹋自己？在家裏靜靜地休息幾天不是挺好的麼？」

「二姐！」珍妮的語氣充滿了不馴的野心。「我可不像妳那樣存心作老處女哩！我有我的人生觀，等到那一天，一粒槍彈突然飛來和我的心臟接吻，想樂也樂不成啦！拜拜！」

卡察一聲，電話收了綫。

梁美雲輕輕嘆了一口氣，將話筒擱上話機。她才鬆手，電話鈴又響了起來。

「喂！我是美雲。」她再度拿起話筒。

「我是大姊！珍妮來過電話了嗎？」

「已經和我連絡過了，她說……」

對方的話搶得很快：「趕快和她取得連絡，教她十時正到我的寓所來見我。」

梁美雲不禁大感詫異，多年來大姊從不打擾她們的假期，更不會干涉她們的私生活。五妹珍妮剛剛作完了一件重要的工作，按例她將獲得三天的特別假期，大姊怎麼又破例找她呢？

「大姊……」她叫了一聲，才發覺話筒內傳來嗡嗡的響聲，原來對方早已收綫了。

梁美雲抿唇思索了幾秒鐘，立刻開始撥號，電話接通，她問：「是『潮水俱樂部』嗎？」

「是的。」

「請山部葉子小姐聽電話。」

「請等一等。」

很快，就傳來一個日本女人的聲音：「麻西麻西……」

「三妹嗎？我是美雲。」

「哦！是二姊！」山部葉子雖是日本人，中國話却說得非常流利。「有什麼事嗎？」

「珍妮來過沒有？」

「老五嗎？她來過，喝了一杯酒就走了。剛才她還在這兒打過電話給妳的啊……」

「知道她要到那兒去嗎？」

「不知道。她沒有說。」

「大姊有急事找她，想想看，她平日都在那些地方落脚？」

「二姊！」山部葉子笑嘻嘻說：「妳還不知道老五多麼野嗎？她平日落脚的地方可說多着哩！」

「葉子！」梁美雲語氣凝重地說：「別說笑話了，趕快打電話到各處去找找她，有消息立刻和我連絡。」

她將電話切斷，又重新撥號。電話鈴聲足足響了半分鐘之久，才傳來一個懶洋洋的聲音說：「哈囉！……」

「嘉琳嗎？我是美雲。妳這麼早就上床嗎？」

「哦！二姊！我在洗澡啊！」

「珍妮去過妳那兒嗎？」

「她在一分鐘之前才來過電話。」

「她怎麼說？」

「她說她在騎師俱樂部，如果我有興趣，教我立刻去，她要爲我介紹個伴兒。若是對了我的口味，那麼四個人今晚一起到『雙星島』去逛一個通宵。被我拒絕了，我可不願像馬匹一樣讓那些傢伙騎哩……」

不等她的話說完，梁美雲就將電話切斷了。她得趕快打電話到騎師俱樂部去。就在她切斷電話的那一刹那，電話鈴聲却響了起來。

「喂……」

「二姊嗎？我是葉子。」她的語調很急促。「珍妮在前一分鐘和一個英國佬騎師離開了騎師俱樂部，據說他們要去『雙星島』狂賭狂歡……」

「我知道了。」梁美雲很快地將電話收綫，立刻又重新撥號。

「喂！我是嘉琳！」這一次她立即接聽，想必她還來不及回到浴缸裏去，電話鈴聲就響了。

「我是美雲，有任務，立刻出動。」

「二姊！我滿身都是肥皂泡呀！」

「趕快穿上衣服，聽我說……」梁美雲看了腕表，才又接着說：「珍妮和一個英國騎師今晚要到『雙星島』去找樂子，他們一定搭乘八點鐘那一班海上飛船。現在是七時四十二分，妳還來得及在開船前趕到飛船碼頭將珍妮攔住。」

「然後呢？」

「告訴她，她的特別假期臨時取銷，要她立刻打電話和我連絡。」

「如果……」

梁美雲接上去說：「如果珍妮沒有乘這一班水上飛船，妳立刻打電話告訴我，如果妳趕到飛船碼頭時，船已開出，妳就駕快艇去追，無論如何要在十點鐘以前將珍妮找到。」

「這個野丫頭！」嘉琳忿忿地罵了一句，然後掛斷了電話。

梁美雲鬆了一口氣，吸燃一支烟。而她的心情却不輕鬆，因爲在沒有和珍妮取得連絡之前，她實在沒有把握能够肯定找到珍妮。而且，大姊今晚的行動也有些反常。是爲了什麼緣故呢？

第一支香烟吸完，電話機像是一個啞吧。當梁美雲第二支香烟吸到一半時，電話鈴聲響了起來。幾乎在鈴聲剛響起的那一刹那，她就抓起了電話聽筒。

「是怎麼回事？」話筒內傳出珍妮憤怒的吼叫，「爲什麼要打擾我的特別假期？」

「珍妮！」梁美雲語氣平靜地說：「別發火！妳的假期臨時取銷了。」

「爲什麼？」

「大姊當面告訴妳，她要妳十點鐘去見她。」

「我不管，這三天假期是我拚命的代價……」

「珍妮！」梁美雲婉轉地說道：「妳對我發火倒沒有關係，在大姊面前，可不能這樣啊！她的脾氣……」

「別拿大姊來嚇唬我，規矩是她訂的，她爲什麼又要破壞？」

「我想一定有什麼特別原因……」

「眞是氣死人！」珍妮忿然地掛斷了電話。

梁美雲放下話筒，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緊張的一刻總算過去了。珍妮雖任性，却不見得不知厲害，她一定會準時去和大姊見面的。

回轉身，她才發現吳媽已悄然地站在她身後。一看腕表，已經是八時零三分，應該上裝準備登場了。

偏偏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

「喂！」

「美雲嗎？」一個沉穩的男人聲音。「我是宗漢。」

「啊！」梁美雲面上綻開了喜悅的微笑。「有什麼事嗎？」

「我今晚不能來夜總會了，」他有些憂傷地說：「自然也不能在午夜時送妳歸去。我本不想放棄護送妳歸去的那份榮譽，可是……」

「沒……沒有關係的。」梁美雲的語氣仍是非常柔和而平靜，而她臉上的笑容却消失了。

「因爲一個朋友得了急病，我必須到醫院去照顧他。」

「快些去吧！」

「再見！明晚我會來看妳。」

電話放下，梁美雲木然無語，不知道是落寞？還是失意？

「梁小姐！」吳媽提醒她。「該上裝了。」

「哦！」梁美雲神情一振，像是突然從沉湎中驚醒過來的。「是該上裝了，已經八點十分了！」

「梁小姐！今晚穿那一件……？」

「第一場穿那件紅色的晚禮服。」

五分鐘後，梁美雲熟練地在面部薄施脂粉，然後在吳媽的伺候下穿上了那件紅色的晚禮服。

當她對鏡照容，看到她那紅色的身影時，突然感到一陣昏眩。鏡中似乎出現了一大片血漬，七點多鐘被珍妮用槍彈吻了一下心臟的那個傢伙想必也是一身血紅吧？

吳媽看她的神色突變，連忙問道：「梁小姐！妳怎麼了？」

她揮手大叫：「快！快！拿那件綠色的來，我不要穿這一件。」

「來……來不及了啊！」

「不管，我就是不要穿這件紅的。」

吳媽手忙脚亂地爲梁美雲脫衣，又再穿衣。她迷惑不勝，梁美雲的心境她是永遠也揣摩不透的。

情況不明

十時正，秦珍妮來到了大姊羅玉芬的寓所。

梁美雲的判斷不錯，珍妮雖然任性，却還不至於不明厲害，至少她沒有胆子敢違抗大姊的任何吩咐。她臉上有不高興的神色，而她並沒有說出一句質問的話。

「珍妮！」羅玉芬神色冷寞，語氣也冷寞，「我知道妳不高興，而我心裏也不比妳舒服，因爲那傢伙並沒有死。」

「那怎麼可能？」秦珍妮差一點跳了起來，兩隻大眼睛，瞪得溜圓的。「距離只有十碼，而我的槍法……」

羅玉芬瞪了她一眼，很快地截口說：「珍妮！別向我炫耀妳的槍法，我了解妳，也許勝過妳自己。但是，我已得到了非常正確的消息，妳所狙擊的對象沒有死。其實，對方沒有死，倒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最多麻煩我們再來一次，而是，對方的朋友竟然發佈了死亡的消息，只怕內中大有文章。」

秦珍妮的臉色變了，顯得有些蒼白，原先浮現在眼光中的怒火也消失了。她沉吟良久，才遲疑地問道：「大姊！我並不是懷疑，而是……」

羅玉芬揮動着雪白的手臂，示意秦珍妮不要發表意見。然後點燃了一支烟，連吸了幾口之後，才神色凝重地說：「據我看，對方必然具有某種企圖，說得明白一點，對方很可能已發現了我們的組織，用那個傢伙作餌，引我們出面。」

「但那個傢伙怎麼可能不死呢？」

「妳射擊他的部位是心臟，如果他穿着防彈背心！……」

「對！」珍妮雙掌用力一擊。「那小子一定是穿上了防彈背心。」

羅玉芬冷靜地下達指示：「現在，妳要將使用的槍彈，先交給史嘉琳，讓她駕艇出海，丟在外海裏，明天一大早妳就搭飛機離境，先去羅省，再轉西貢，然後用另一張護照飛回來，千萬要注意途中是否有人跟踪。」

「我知道。」

「好！」羅玉芬揮手說：「妳可以回去了。旅行支票及機票，明天在機場會有專人送給妳的。」

秦珍妮點點頭，轉身走了。她不像來時那樣憤怒，顯然，她已深深相信羅玉芬的確够資格做一個大姊。

屋外響起了一陣汽車引擎聲，直到那陣引擎聲在靜寂的夜裏逐漸消失後，她才站立起來，熄了大廳中的吊燈，向她的臥室走去。

臥室中有一個皮膚雪白的妙齡女郎規矩地在沙發上坐着。她穿着日式和服，一望而知她必是日本人。想必就是梁美雲打電話和她連絡的山部葉子。

「葉子！」羅玉芬在她對面坐下，目光盯在對方的臉上，然後自長寢衣的口袋中掏出一個小紙包遞給她。「這是二千元美金旅行支票以及珍妮的護照。明天一大早，妳就去買一張飛羅省的飛機票。然後等在機場，當珍妮到達機場時，妳將支票，護照，機票等交給服務台，就說妳是檢到的，讓他們去廣播招領，最主要的是不要被珍妮發覺到妳。」

「是的。」山部葉子很恭敬地應着。

羅玉芬吸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似在考

慮一個重大的問題。良久，才吐出淡淡的烟霧。

「妳看到珍妮領去支票，護照以後，不要離開，一直要等到她登機去後，才能回來向我報告。」

「是的。」山部葉子點點頭。

羅玉芬目光在山部葉子的臉上掃了一圈，忽然壓低聲音說：「萬一在登機時，有人盤問珍妮，或者將她逮捕的話，立即開槍射殺她，組織的生命比她的生命重要。」

「啊——」山部葉子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低呼。而她似乎已發現了自己的錯誤，連忙掩上了嘴。

羅玉芬沉着臉說：「葉子！在妳跨進我們這個圈子時，妳也曾宣過誓，誓言裏面有兩點最重要的，一是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生命而挽救組織命運，一是嚴格遵守組織機密。葉子！我是在提醒妳。」

山部葉子面色凝重地點點頭說：「我會按照誓言去做。」

「那麼去吧！妳該知道明天那種場合要用什麼槍械。」

「我知道。」山部葉子站起來，退了出去。

×　　×　　×

秦珍妮在塞城的國際機場候機室裏多少有點發急，她知道上午九時四十分，泛航公司有一班飛機直飛羅省。可是現在已經九時過五分，大姊羅玉芬還沒有將機票及護照送來，而再過五分鐘就要驗關了。

就在這個時候，裝置在候機室頂壁的揚聲器突然响起嘹亮的聲音：「秦珍妮小姐請注意！秦珍妮小姐請注意！妳的證件和機票遺失了，有人拾到送來服務台，請妳即刻來領。」

秦珍妮心頭放鬆了，同時也不禁對羅玉芬感到欽佩，她的確有許多出人不意的高招。

秦珍妮走到服務台表明身份，服務小姐核對了護照上的照片，就毫無疑問地將東西交給了她。接着，驗關開始了。隨後又進入停機坪，竟然毫無麻煩。秦珍妮心裏想：這是大姊太多慮了！也好，趁此機會出門旅行一趟，唯一遺憾的是，無法將那個英國騎士約來同行。

她心裏是非常輕鬆的，但她做夢也不會想到，在機場的一個角落裏，正有一枝槍管在威脅着她的生命。

她的座位是第七排的B座一號，臨窗可以看雲海，觀景色。只是在起身行走之間頗有不便，因爲必須要跨過三個座位。

三號，四號，是兩個白髮蒼蒼的外籍夫婦，而她旁邊那個二號座位却是空着的。秦珍妮雖不信奉上帝，但她却一直在禱告，千萬不要來一個隻身出門的洋老太婆才好，因爲她們熱情得像聒噪不休的烏鴉。

她的禱告靈驗了，在飛機起飛的前一分鐘，二號座位的客人上來了，是一個很帥，很棒的年輕小伙子。

她心中暗暗高興，她雖不十分渴望在這次意外的旅行中發生一段羅曼史，但是那英俊的青年最少不會使她旅途寂寞。她心裏在如此想，而她却閉上了眼睛，裝出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姿態。

飛機平穩地起飛，當航綫穩定後，和藹可親的空中小姐爲客人們端來美菓佳釀，以及精美的點心。秦珍妮仍然沒有睜開眼睛，並非她不想吃什麼，而是她有把握那個英俊青年會向她獻殷勤。

果然，她的判斷沒有錯。只聽那英俊男士在她耳邊柔和地說：「小姐！要喝點什麼嗎？」

她睜開了眼，向隣座的男士投以一瞥，然後將目光凝視在空中小姐手裏的食盤上，復又輕微地一蹙眉尖。雖然她的出身不高，却會喬扮一個名門閨秀的神情。

隣座男士見她不表示意見，即自作主張地說：「來一杯薄荷酒，一份韓國紫梨，一份法式巧克力蛋糕，再來一杯蘇打水……」

他說一樣，空中小姐就依照他的吩咐照辦。秦珍妮的腿上多了一個亞克力質料的食盤，盤中擺滿了飲料食物。

那青年也照樣取了一份，只有那杯酒不是薄荷而是威士忌。

他神態自若地一擧杯子，說：「來！祝旅途愉快。」

秦珍妮却沒有去動杯子，冷冷地說：「你怎麼知道我喜歡這些東西？」

他一霎眼皮，神態狡黠地說：「我還知道妳的姓名是秦珍妮……」

這使得她大吃一驚。

對方又很快地解釋道：「別吃驚，方才在候機室聽見服務小姐播報妳的姓名，同時也看見妳去領回妳的失物。」

秦珍妮吁了一口氣，笑着說：「你好像是一個私家偵探。」

這句話聽起來是在開玩笑，其實她也是有用意的，在她目前的處境來說，她不能不有所防範。

對方的神色沒有一絲異樣，愉快地笑着說：「妳完全猜錯了。我是一個運動員，名叫金沙，現年二十六歲，未婚，身高一七六公分，體重六十六公斤……」

秦珍妮不禁被對方弄笑了，忍俊不禁地說：「金先生！你是在填寫健康檢查報告嗎？」

金沙沒有笑，一本正經地說：「現代女性多半對陌生男人懷有戒心，所以我才詳細地作一番自我介紹，以證明我是標準的正人君子……」

「可惜，口說無憑。」秦珍妮故作不屑地撇撇嘴。

「有護照爲證。」金沙當眞掏出了他的旅行護照。

秦珍妮很認眞地檢視他的證件，因爲她已有心視對方爲解除寂寞的旅伴，所以該在事先弄清他的身份。

「怎麼樣？」他仰起臉來，笑着，那笑容，很迷人，尤其對已經怦然心動的秦珍妮。「我够誠實吧？」

秦珍妮滿意地笑笑：「金先生！方才你說你是運動員，是從事那一方面的運動？」

「這倒要請妳猜了。」他聳聳肩頭，一副俏皮像。

「高爾富嗎？」

「不是。」他搖搖頭。

「你告訴我吧！我很不高興動腦筋。」

「打獵。」他用力地揮動了一下臂膀。

「打獵算運動？」

「老虎吃人，是獸性大發，人打老虎，就算運動。妳沒聽人說過？」

「唔！」秦珍妮漫應一聲，目光却盯在他那英俊的面龐上。「也許可以算是運動，除非你是職業獵人。」

「妳說對了，我是個職業獵人，而且專門獵虎三年來，我有七頭的紀錄。」

「用弓箭嗎？」

「珍妮小姐，我們乘坐的是噴射機，可不是石器時代，自然是用槍。」

「那麼你的射擊術一定很棒了。」

「還不錯。」

「可惜我不會，不然，倒可以向你挑戰。」她說的話，正和心裏想的相反，她可眞想和對方一較短長。

「可以學呀！」

「你願意教嗎？」

「如妳有興趣的話，我倒願意義務指導妳。」

「女人有學射擊的嗎？」

「多得很哩！現在時代不同了。」

「沒興趣，我倒願意學點新的靈魂舞步。」

「好啊！」金沙興高采烈地說：「到羅省以後，我們可以痛痛快快地跳幾個通宵。」

陌生人遇在一起，只要能找着相同的愛好，那一定是很投機的，因此兩人逐漸談得熟絡起來。一百多分鐘的空中旅程就這樣愉快地過去了。

飛機很平穩地降落在羅省機場，很順利地驗關完畢，在機場門口眼看就要分手了。金沙這才問道：「珍妮小姐！訂了酒店的房間嗎？」

「沒有。我習慣隨遇而安。」

「信任我替妳安排嗎？」

秦珍妮佻皮着說：「如果你眞是一個正人君子，我當然信任的。」

金沙笑笑，沒有說什麼，就揚手召來一輛出租汽車。秦珍妮曾經來過不少次羅省，對這兒並不陌生。不過，在該裝佯的時候，她絕不會露出精明像來，東張西望，顯出初到一個地方時那種好奇的模樣。

出租汽車駛到「南華酒店」停下，門僮立即趨前，打開車門，接過行囊，將他們迎了進去。乘電梯，上三樓，來到一間豪華套房。

侍者退去後，秦珍妮似笑非笑地問道：「君子！你準備和我住在一起嗎？」

金沙一面鬆去領帶，一面笑着說：「珍妮小姐！妳誤會了。這裏是我預先訂好的房間，我們先休息一下，看看是否能爲妳安排一間。現在是旅行季節，臨時弄一間像樣的房間，可不太容易啊！」

秦珍妮心中暗笑，看來對方可能是個獵艷老手。她不動聲色地問道：「如果弄不到房間怎辦？」

「這間房子讓妳。」

「你呢？」

「男人嘛！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住。」

「嗯！你不關心我是否付得起房錢嗎？」

在兩人說話時，金沙已在酒櫃裏倒了兩杯冰鎮馬丁尼，在她身旁坐下，遞一杯給她，笑瞇瞇地說：「放心！這裏的房錢已經預付了一週。」

秦珍妮接過酒杯，呷了一口，笑問道：「不要我還嗎？」

「珍妮！」他的面孔向她湊近。「妳知道妳有多美嗎？個性又是那樣爽朗。如果妳允許接受我的招待，我會感到非常榮幸。」

秦珍妮閃開他，吃吃地笑着說：「金先生！你是個僞君子！你好像在對我下餌。」

「那妳太寃枉我了，我實在……」

秦珍妮搖手，打斷他的話：「別說下去了，我也知道這個季節臨時找個像樣的房間太困難了。這樣吧！我們一人睡沙發，一人睡床，我們猜拳來決定，房錢一人一半。如果你不做君子，我就要召警來抓你。」

這顯然是半推半就地給了對方機會，金沙立即樂不可支地說：「好！我們就這樣一言爲定，爲了

表示對女性尊敬，床由妳睡，我自願放棄猜拳的機會。」

「好吧！」秦珍妮說着，向浴室走去。「這裏眞熱，方才在機場使我出了一身汗，現在我要來次淋浴。你先打電話到那家餐廳訂座位，現在該吃午飯了。」

「我請妳去雅士餐廳，那裏的生炒海螺是羅省最出名的。」

「隨你吧！爲了尊重男性的權威，所有的節目都由你安排。」

「妳眞是個可人兒！」

秦珍妮對他嫣然一笑，然後走進了浴室。

金沙見她走進浴室以後，面上也綻出了笑容。男人在獵艷得手後都會躊躇志滿的。不過，得有個人向他提出警告：向秦珍妮進行挑逗時最好帶着他的獵槍，因爲秦珍妮並不是他所謂的「可人兒」，而是一頭具有利牙利爪的雌虎。

× × ×

正午——

這個時候，秦珍妮和金沙大概正在羅省的雅士餐廳嚼生炒海螺吧！面前是佳餚美酒，身畔有白馬王子，她的旅行倒是挺愜意的。而她的大姊羅玉芬呢？這個時候却躺在塞城海水浴場沙灘上的遮陽傘下，躺在她身旁的梁美雲。她們來此可不是爲了消暑享福，而是爲了商議大計。

她們兩個都穿着比基尼泳裝，也都戴着圓形的墨色眼鏡，使人難見她們的眞面目。不過，在這種地方，胴體比面貌更誘人，誰也不會去注意她們的面孔。

「美雲！」羅玉芬的聲音很輕，只有她們二人才聽得見。「我看一定有人在注意我們，不然那家伙不會穿上防彈背心。」

「據葉子報告，珍妮離境時不但未受絲毫干擾，也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人在暗中監視，事情也許並不如我們想像那樣嚴重。」梁美雲說話的聲音也很輕。

「我認爲事情很嚴重！」羅玉芬側轉了身子，面對着梁美雲，「對方最少已發現了我們的組織，不然那傢伙不會穿上防彈背心，也不可能在中槍後向外宣稱業已死亡。這明顯的是已經得到本地警方的支持，才來這樣一着亂人耳目的手法。」

「大姊！」梁美雲慢騰騰地低聲說道：「我看——我們就此收手吧！趁我們的行踪還沒有被發現以前。」

「不行。」羅玉芬的語氣很決斷，聲音也提高了一些。「尤其是這一筆買賣，我們已經收了委托人的錢……」

「被殺的人不是對外宣稱業已死亡了嗎？」

「美雲！」羅玉芬冷笑了一聲：「哼！妳眞是太幼稚了！對方爲什麼僞稱死亡，很明顯地已明瞭了我們的企圖，故意來這一手。等到某一個時候，他會突然出現，使我們的信譽受到嚴重打擊。」

「那該怎麼辦呢？」

「殺他。」羅玉芬用力說出這兩個字。

「他躲起來了，怎麼找他？」

「他是一個活人；而且是一個有名有姓有來路的人。在塞城的商場中他不可能停止活動，一定可以找到他。」

「大姊！妳有計劃嗎？」

「這件事我交給妳辦。」

「哦？」梁美雲有些驚訝，不自禁地轉過身子來。

羅玉芬重又恢復了仰臥的姿勢，將眼光望向傘頂，似乎不想見到梁美雲那種驚訝的表情，聲音低沉而有力地說：「這個人名叫吳彼德，是英國石油聯盟駐中南半島地區的首席業務代表。塞城的原油完全依賴外地進口，因此這裏的石油市場成了石油業者劇烈競爭的地盤。英國石油聯盟一直控制了這個地區的油商，所以無往不利。委托者化錢請我們打黑槍，就是爲了要消滅競爭者。去年夏天和今年春天所接下的那兩票買賣，都是英國石油聯盟駐中南半島地區的業務代表，這是第三次交易。」

「哦？」梁美雲情不自禁地坐了起來。「已經幹掉他們兩個代表，他們當然要格外當心啦！委托人是……」

羅玉芬語氣嚴峻地說：「美雲！躺下去。也別問那些廢話，我是爲了要使妳了解整個情況，才告訴妳這些秘密的。」

「是！我不該問。」梁美雲非常馴服。

「前兩次因爲他們的代表到達得早，所以我們有時間安排，製造成意外死亡的狀況。我相信前兩次的命案絕不可能引起任何人的懷疑。而這次這個代表昨天下午才到，比價的時間又定在下星期三，一共只有五天的時間，所以我才決定在他昨晚駕車出遊時，派珍妮打他的冷槍，想不到對方却預先穿了防彈背心。從這點看來，他們並不認爲前兩次的業務代表是死於意外。」

「唔！」梁美雲漫應着。

「今天是週末，只有三天的時間。妳無論如何要將這個傢伙的行踪找出來幹掉他。不然，等到星期三上午正式開始比價的時候，他突然在會場出現，那我們的信譽就完蛋了。」

「那[illegible]」

羅玉芬霍地坐了起來，沉吟道：「這是什麼話？做買賣是這樣做的嗎？妳又不是不知道我這個大姊的個性，我做事是絕不肯失敗的。我無論如何也要幹掉這個姓吳的。」

梁美雲不再說什麼，抓起浴巾，站起來說：「好吧！我立刻就着手調查，我先走了。」

羅玉芬突又叫住了她：「美雲！聽說妳新近認識了一個姓羅的男人。」

梁美雲心頭一怔，她所担心的事終於來了。在她們這個圈子裏，幾乎連交異性朋友的自由都沒有。她楞了一下，隨即語氣淡然地回答：「很普通的交情。」

「美雲！妳也用不着瞞我，聽說他每晚送妳回家。妳的個性我又不是不知道，普通交情妳會允許他送妳回家嗎？只怕妳們的感情已經很深了。」

梁美雲不禁心中大駭，想不到她們的大姊是如此的厲害，對她的行踪竟然瞭若指掌。她咬緊牙齒，鎮定心神，泰然地說：「在那種場合工作，對捧場客總得要敷衍一下。」

「唔！那個姓羅的有多大年紀？」

「看他樣子，大概只有二十多歲。不過言談舉止都很老練，又像三十多歲的樣子。」

「當心點，現在的男人都靠不住。」

「大姊！我方才就說過了，我和他只是普通交情。」

「但願如此吧！」

梁美雲知道羅玉芬過去曾被一個男人遺棄過，所以非常痛恨男人，仇視男人。因此她也就不再多加解釋了。

她剛走出遮陽傘，要向更衣室走去。突然，一個身軀魁梧的男人走到她的面前，向她打着招呼：

「嗨！美雲！」

梁美雲聞聲一怔，原來那男人就是她們方才談論的羅宗漢。她心中不禁暗喊：唉！眞是冤家路窄。急中生智，她連忙挽住了羅宗漢的手，很愉快地說道：「我正要換衣服回去，走！今天中午陪我午餐。」

「美雲！」羅宗漢却站在那兒不動。「妳太不懂禮貌了，也不將妳的朋友介紹一下。」

梁美雲不由暗中叫苦，可是逼上頭來，也躲不掉。只得强自鎮定，回頭來想向羅玉芬打聲招呼。而羅玉芬却在這個時候走出了遮陽傘，走向海邊，躍進綠波，向遠處一個勁地游去。

梁美雲如釋重負，輕笑着說：「嗨！你太冒失啦！她是個討厭男人的老處女。」

「哦？」羅宗漢聳聳肩頭。「原來是個變態人物。」

「少批評人家。」

「美雲！可別受她的影響啊！」

「別瞎說了！」兩人言談之間，已經來到女性更衣室的門口。梁美雲走了進去，回過頭來向羅宗漢搖搖手：「宗漢！快去換衣服，十分鐘後我們在出口處碰頭。」

「OK！」



情絲困人

在馬蘭餐廳的雅座裏，梁美雲和羅宗漢面對面地坐着。面前的餐具已經撤走了，換上來兩杯又香又涼的冰咖啡。

「美雲！」羅宗漢搖動着杯子，冰塊撞擊時發出輕脆的聲音。「妳打算還唱多久？」

「海宮夜總會的合約還有一個月。」

「以後呢？」

「當然還會有別的夜總會找我。」

「就這樣永無止境地唱下去嗎？」

「咦！」梁美雲抬起頭來望着他。從她的眼神望去，她的心一定在震抖。而她的語氣却很平靜。「聽你的口氣好像對我的職業不滿意，我不知道唱歌有什麼不好？」

「美雲！」羅宗漢很誠摯地說：「妳誤會我的意思了。歌台舞榭總是聲色場合，我覺得以妳的氣質在那種地方蹉跎青春眞太可惜，而且，妳沒有考慮到未來的歸宿？」

這番話聽到梁美雲耳中，使她激動不已。但是她無法說出心裏的感觸。想起七年前，她從烽火中隻身來到塞城，舉目無親，徘徊在火坑的邊緣。幸而羅玉芬收留了她。今天她能在歌壇中成爲一顆熠熠紅星，可說是羅玉芬的一手扶植。但她自己也陷進去了，也許永遠都拔不出脚來。

良知經常在向她呼喚，尤其是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可是羅玉芬對她的恩情，像一座山似的壓住她，使她一動都不能動。

她接近過不少男性，無一人能使她動心。但是羅宗漢却毫無困難地闖進了她的心扉。第一次見面後，她就想斬斷這條情根，因爲她明知不可能有完滿的結果，她不願羅宗漢和自己一齊陷進泥濘裏。

然而，她又渴望再見他，就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中將友情加深了，而她心中的痛苦也加深了。

現在，羅宗漢的心意已表示得很露骨了。該如何回答呢？她拚命攪動咖啡杯裏的冰塊……良久，她才狠了狠心，似笑非笑地說：「宗漢！你對我說這句話，好像太早了吧？」

羅宗漢料想不到有這樣一個答案；這句話似乎不可能出自性格溫順的梁美雲之口。他楞了一下，才尷尬地笑着說：「美雲！我是在關心妳。」

梁美雲知道再談下去，不是使自己軟弱，就是要嚴重地傷害對方，因此她技巧地轉過話題：「不能談談別的嗎？」

「好吧！談什麼呢？」

「談談你。」

「我！」羅宗漢笑了一笑。「我不是告訴過妳了嗎？我目前是拿着父親的錢到處遊蕩，是個無業遊民。」

「將來呢？沒有打算嗎？」

「打算在商場中求發展。」他說得很慢，似乎經過考慮。

「那一行呢？」

「嗨！妳問得眞詳細。」

「嫌我太囉嗦嗎？」

「不！不！」他連連搖頭。

「宗漢！說說看。」梁美雲笑着說，「你要幹那一行？你在關心我，我也同樣在關心你啊！」

羅宗漢笑了一笑，然後神色正經地說：「想到阿拉伯去開油田。」

「你在開玩笑？」

「眞的，」他的表情很認眞。

「有理由嗎？」

「只要找到一口油井，就可以發大財。」

「當心阿拉伯的酋長抓你去作奴工……」梁美雲原想說句笑話調和一下氣氛，但她只說了一半，石油兩個字像閃電般劃過她的腦際，心情也突然緊張起來。但是她的語氣却更鎮定了。「宗漢！俗語說：隔行如隔山，你內行嗎？」

「我在大學裏學的是有機化學，在石油界，還可以派正用場。而且我的一些同學也在石油界求發展。」

梁美雲的心情在一瞬間變得非常沉重，她想到許多：昨晚他一個朋友有病，所以不能來海宮夜總會……英國石油聯盟……被殺的兩個駐中南半島區的業務代表……石油界中求發展……

她的心房像是一座被搗亂的蜂窩，嗡嗡响個不停。半晌，她才鎮定下來。裝得漫不經心的神情問道：「宗漢！你是在那裏讀的大學？」

「英國。」雖然他一直在凝注她，却似乎沒有發現她心中的秘密。他的笑容仍是那樣和善。「美雲！只是談我有什麼意思？現在該談談妳啦！告訴我，妳是怎麼會對歌唱發生興趣的。」

梁美雲笑笑，却又突然皺緊了眉尖，嚷叫了一聲：「糟啦！」

「怎麼了？」羅宗漢關心地問。

「我約好一個朋友在『美心士多』吃下午茶，約會的時間是下午一時半，現在已過了十分鐘。」

「很重要的約會嗎？」

「一個女歌星想到海宮去唱，請我幫她說項。老闆回答說，過一兩個月再談。她一直在等我的消息，我得回她個信兒。」梁美雲起身離座。「宗漢！你坐會兒，人不去，也該打個電話是不是？」

「是的。免得別人久等。」

梁美雲走進了隔音電話間，關上了門。這種電話間裏面有簾幕設置，不但聽不見聲音，更看不到表情。不過梁美雲却留下一絲縫隙，暗中察看羅宗漢的動靜。既然她此時有了目的，也就該防範對方是否也有所目的。

撥號後，電話接通。

「是嘉琳嗎？」梁美雲問道。

「是的。」

梁美雲一個字一個字緩慢地說：「聽我說，妳立刻改扮男裝，駕車到馬蘭餐廳的對面停下。有一個穿着淺灰色西服，結花色領帶的男人跟我在一起，當我們分手後，妳開始跟踪他，嚴密注視他的行踪。」

「怎樣連絡法？」

「使用無綫電對講機，直接向大姊呼叫。」

「好！我馬上行動。」

「嘉琳！妳多久可到？」

「大約五分鐘。」

「好！不過我和他不一定會在餐廳門口分手。如果我們同行，也照樣跟住。一直到我們分手時，妳再去跟踪他。」

「我知道了，還有別的事交代嗎？」

「沒有了。」梁美雲掛斷電話，走了出來。她很安心，因爲在她和史嘉琳通話時，羅宗漢一直在啜飲面前的冰咖啡，根本就沒有向隔音電話間看上一眼。

回到座位間，羅宗漢問道：「妳那位朋友還在嗎？」

「還在。我帶給她的是壞消息，用電話通知她比當面告訴她好。當面講，很可能會傷害她的自尊心。」

「對的，她自尊心對一個人很重要，應該盡量爲對方保留，這是做人的基本原則，我贊成妳這種想法。」

也許羅宗漢言之無心，但是梁美雲聽在耳裏，却大大地一怔，大概是她做賊心虛的緣故吧！她笑着掩飾過去，漫聲問道：「下午上那兒去玩玩？」

史嘉琳用無綫電對講機向羅玉芬報告釘梢羅宗漢的行踪。

「很抱歉！我本來也應該說，除了妳的約會以外，再沒有更重要的了。可是我原先沒有想到會在淺水灣遇見妳，而且約會的對方又是父執輩，不便失約。美雲！容我改天再陪妳吧！」

如此正合梁美雲的心意，因此她笑着說：「宗漢！我不是個不通情達理的女孩子，你去赴約吧！不過，你一定要陪我喝完這杯咖啡。」

「可以的，我的約會還有半小時。」

十分鐘後，他們走出了馬蘭餐廳。梁美雲看見史嘉琳那輛銀灰色的小跑車停在對面。

羅宗漢召來一輛出租汽車揚塵而去，梁美雲眼看着史嘉琳以三十碼的距離在後跟着，這才召來一輛出租汽車跳上去，吩咐司機說道：「快，海濱公園！」

× × ×

羅玉芬的寓所離海濱公園只有幾十碼，梁美雲先在海灘公園下車，察看一下是否有人跟着，這才走到羅玉芬居住的公寓門前，照規定記號按了門鈴，那扇鐵門很快地打開。

羅玉芬坐在客廳裏，她穿着運動裝，兩脚擱在矮几上，意態似乎非常悠閒，但她的面孔却綳得很緊。

梁美雲在她對面坐下，還沒有開口說話，羅玉芬已然辭色冷峻地說：「美雲！我們相處了七年，妳該對我有所了解。我雖然對妳們姐妹幾個約束甚嚴，但還不過份干涉妳們私生活。不過，今天我要向妳下達一個不近情理的命令。從今天起，不許再和那個姓羅的男人來往。」

若在一個小時以前，梁美雲聽到這句話必會大大激動，而此時她却很平靜，只是輕聲問道：「大姊！妳發現了什麼嗎？」

「別問理由。」羅玉芬別轉了頭。

「可是我却有理由非和他交往下去不可。」

「哦？」羅玉芬睜大了眼睛，顯得非常吃驚。

梁美雲沉靜地說：「我發覺他好像和英國石油聯盟有關……」接着，她就將事情的經過，以及派出史嘉琳跟踪的事說了一遍。

相處七年，梁美雲對羅玉芬可說非常了解；她可算是一個冷靜而又冷酷的女人。即使有多大的難題和困擾就擺在她面前，她也難得皺一皺眉頭。可是，當她聽完梁美雲的叙述後竟然蛾眉深鎖，像是不勝困擾之苦。

「大姊！」梁美雲輕聲提醒對方。「五分鐘已經過去，我們該收聽四妹的報告了。」

羅玉芬沉吟半晌，方喃喃地說：「可能嗎？」

她從來沒有這種猶豫的言行，這使得梁美雲大爲焦急地說：「不管是否可能，我們總該聽聽四妹的報告呀！」

羅玉芬似乎很費勁地才下了決定，一咬牙說：「走吧！」

無綫電對講機裝在羅玉芬臥室中那座化粧枱的夾層裏。當羅玉芬拉開夾層板，扭動電源開關時，正好傳來史嘉琳的呼叫：「四號呼叫一號！四號呼叫一號……」

「這裏是一號。」

「前車在麥克阿瑟廣場的太平洋大樓停下，車上的人走進了大樓，請指示是否繼續跟踪？」

梁美雲心中大爲緊張，因爲太平洋大樓是塞城的石油交易中心。她瞟了羅玉芬一眼，而後者却默不作聲。

史嘉琳又在呼叫：「對方已經進了電梯，請立即指示……」

梁美雲迫不及待地搶着說：「四號！跟進他，看他是和那一家公司有連絡。查明後立即回到車上再向這裏報告。」

「OK！」史嘉琳答應一聲，關閉了無綫電。

羅玉芬吁了一口氣，顯得無力地說：「美雲！妳代我下達命令。」

「大姊！很抱歉！今天妳好像有些不對勁，是不舒服嗎？我方才下達的命令是不是違反了妳的原意。」

「不！妳做得很對。」

「大姊！妳好像有些不舒服，歇一會兒吧！」

羅玉芬苦笑着搖搖道：「沒有。多少年來我一直很堅強，可是女人畢竟有脆弱的一面，我方才就暴露出來了。現在已經過去，讓我們等待四妹的報告吧！」

羅玉芬的話簡直像一團迷霧，說得梁美雲糊里糊塗。難道和羅宗漢這個人有什麼關係嗎？那似乎又太玄了。

三分鐘過去，對講機裏又傳來史嘉琳的呼叫：「四號呼叫一號，四號呼叫一號……」

「這裏是一號。」羅玉芬的語氣又很堅定了。

「目標上了五樓，我跟上去沒有看見他走進那一間屋子，不過五樓全部是英國石油聯盟中南半島營業所租用的。」

「大樓裏有很多人嗎？」羅玉芬問。

「很少有人，尤其是五樓，今天是周末啊！」

「繼續在車中監視，如果對方出來時，立即向這裏報告。尤其要特別注意和對方同行的人。」

「知道了。」史嘉琳回話後，又關閉無綫電。

「美雲！」羅玉芬凝視着她。「我忽然想起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姓羅的就是我們要殺的男人，妳打算怎樣？」

梁美雲心頭不禁一怔，緊張地問道：「會是他嗎？」

「自然不是，我是說，如果是他的話。」

「殺他。」梁美雲毫不考慮地說。

羅玉芬有些吃驚地怔視着她，過了許久，才柔和地問道：「美雲！說實話，妳愛他嗎？」

梁美雲猶豫一陣，終於點點頭說：「在我的生命歷程中，他是唯一令我傾心的男人。」

「那爲什麼能忍心殺他呢？」

「因爲在我心目中，妳比什麼都重要。」

「是不忍心看我失敗？還是想着我當年收留妳的恩情？」

梁美雲轉過身子，避開羅玉芬的視綫，輕聲說：「大姊！妳希望我說實話嗎？」

「我當然要聽實話。」

「若果沒有妳，我今天不知道會流落到什麼地步。站在知恩圖報的立場，我應當遵從妳的意思去做。」

「這樣倒像是我用恩惠將妳束縛住了。」

梁美雲回過身，激動地說：「是我自願的。」

「如果妳我之間沒有這筆恩情存在呢？」

「我至少會勸妳從此收手。」

「方才在海水浴場，妳就勸過我了。」

「我並沒有堅持。」

「怎樣才算堅持呢？」

「我拒絕爲妳去殺人。」

「那樣我可能會殺妳啊！」

「那我只好被殺，因爲我曾發過誓。」

「是單純不願再幹殺人的勾當？還是不願殺姓羅的？」

「不願再殺人的動機是爲他而起的。」

羅玉芬突然笑了，拍拍梁美雲的肩頭說：「美雲！爲了姓羅的，妳隨時都會做叛徒，所幸他不是我們要殺的人。不過，我想告訴妳一聲，姓羅的可能隨時會殺妳。」

「爲什麼？」

「別問爲什麼，如果他眞和那個吳彼德有關係，來塞城又有某種目的的話，他就一定會用槍對付妳。」

「大姊！妳知道我一向心直口快，肚子裏悶不住話。恕我冒昧問一句，妳是在用激將法嗎？」

羅玉芬辭色嚴正地說：「美雲，妳不要太敏感，我只是在提醒妳。男人不會有妳那副好心腸，生死關頭，他們是毫不容情的。」

「大姊，我知道妳一直在仇視男人。」

「我問妳，他叫什麼名字？」

「羅——宗——漢，妳認識他嗎？」

「別管我認不認識他，這種男人我只要看一眼就够了，如果妳眞要殺他，不會那麼容易得手。」

這句話却激起了梁美雲的好勝心，當卽逞强地說：「這我倒不服氣了！」

「那倒不必，他不是我們要殺的對象。只要他不犯妳，妳也不必存心找他。知道嗎？別鬧意氣！」

羅玉芬今天的言行的確有些顚三倒四，使梁美雲如墮五里霧中。這個大姊已不像往日那樣果斷了。

羅玉芬躺上了床，神情畧顯疲累地說：「美雲！妳繼續等待四妹的報告吧！我要養養神，普通情況妳就下命令，有重要的情況就叫醒我。」

「好！妳睡一會兒吧！」

× × ×

在太平洋大樓五樓一間臨街的房間裏，有兩個男人面對面地坐着，每人手中都拿了一杯酒。但是彼此却沒有交談，似乎都有着沉重的心事。他們一個是昨晚挨槍未死的吳彼德，一個是方才回來的羅宗漢。

「嗳！」吳彼德皺着眉頭嚷道：「小羅！你是怎麼回事？回來十幾分鐘，怎麼一句話也不說？」

羅宗漢一口氣將杯中的酒喝乾，吁了一口長氣，砰地一聲放下杯子，這才喃喃地說：「我愛上了一個女人。」

吳彼德張開了嘴，幾乎想大笑，但他却忍住了。口氣有些奚落：「就是這樣一件大事嗎？我倒要聽聽那位對象是誰？」

「梁美雲！」

「嗳！就是那個唱歌的？」

「嗯！她是我這一生中最令我傾心的女人，可是……」

「不幸她是一個職業兇手。」

「我原來還有些疑惑，方才我才肯定了。」

「其實你用不着疑惑，這條綫索的來源是絕對正確的。」

羅宗漢站起來負手蹀踱一陣，愁眉苦臉地說：「這件事使我非常爲難。」

吳彼德站起來走到他面前，指頭戳着他的鼻尖：「小羅！你眞行！昨晚你安排我去挨一槍，要是向我腦袋瞄準，我早就報銷了，現在你反而兒女情長起來。」

羅宗漢偏過頭，躲開他的手指頭，正經地說：「放心！我還不至於那樣差勁。嗳！小程有消息來嗎？」

「別提有多麼洩氣。」吳彼德猛力地搖着頭，似乎想將心中的不快全部搖幌掉。「他竟然讓那個女人溜掉了。」

「沒有跟住？」

「可不是，眞可惜。」

「據調查，梁美雲、秦珍妮、山部葉子、史嘉琳這四個人是經常有聯繫的。但是，剛才在海水浴塲和梁美雲在一起的那個女人我們却沒有見過，毫無疑問是她們這個集團的首腦人物。」

「說的是呀！唉！小程眞差勁！」

羅宗漢沉吟一陣，又問道：「羅省方面有消息嗎？」

「剛剛接到小金的電報，他和秦珍妮已經搭上了，同住在南華飯店。不過，關於秦珍妮去羅省的目的，小金還沒有查出來。」

羅宗漢沒有再說話，又開始沉吟起來。

吳彼德有些不耐煩地說：「小羅！既然已經有了把握，乾脆讓塞城警方出面逮捕她們不就行了，又何必這樣囉唆費事？」

羅宗漢搖搖頭說：「不行，我們是在進行一次商場戰，目的不在瓦解這個職業兇手集團，而是找出幕後的主使人……」

「那還不簡單，看看英國石油聯盟的代表被刺後，對誰最有利，誰就是幕後主使人。」

「不能單憑判斷，一切要講證據。」

「除了在商場中激烈的競爭者，誰還會化錢找職業兇手殺人？」

「你說得很有道理，但不是絕對的。如果有一個中間人，向某一個石油聯盟游說，只要他們付出若干數目的金額，他就有方法使英國石油聯盟在中南半島的市場中失敗。但是某石油聯盟並不知道這個中間人用的是殺人的辦法，使英國石油聯盟的代表突然死亡，而無法參加比價。而且前兩次都是意

外死亡，連塞城警方都是這樣宣佈的，你憑什麼說某一個在市場中佔上風的石油聯盟就是主使者？」

吳彼德一時啞口無言。

羅宗漢又接着說：「所以才將這件任務交到我們安全部來偵辦，而且再三訓令，最好避免涉及警方。」

「昨晚我的死亡是塞城中央警署宣佈的，這不是已經涉及警方了麼？我想，他們也許已在主動偵察了。」

「他們才不會那麼賣勁哩！告訴你，昨晚警方宣佈你的死亡，並非走的官方路綫，而是暗中化錢的。」

「警方沒有問理由？」

「當然問過，我回答他們說，這是商場中的一種戰術。」

「騙過那幾個職業女兇手了嗎？」

「只怕騙不過。」

「你怎麼知道？」

「秦珍妮到羅省去，可能是暫避鋒頭。現在由梁美雲接辦，方才我們在馬蘭餐廳時，她露出了馬脚。」

「哦？」吳彼德的神色緊張起來。

「女人畢竟不够老練，我故意露了點口風，她就上鈎了，而且派了人在後面跟踪我。」

「現在跟踪的人哩？」

羅宗漢走到窗前，將百葉窗簾掀動了一下，呶呶嘴說：「嗨！就在下面。」

吳彼德張望了一下，喃喃地說：「是個年輕小伙子！」

羅宗漢笑着說：「彼德！你可看走眼了，那是個女人改扮的男人，本名叫史嘉琳，賽艇協會的會員，賽車俱樂部唯一的女選手。」

「小羅！你的眼睛眞厲害！」

「我認識她那輛車子呀！你這個大代表昨天才從倫敦飛來，我來塞城却快一個月了。」

「哦！原來如此！」

「我可並沒有一天到晚談戀愛哩！」

「小羅！別說笑了，現在你有計劃嗎？」

「第一步就是要將那個爲首的女人引出來。」

「不能向你那位梁美雲施展情感戰術嗎？」

羅宗漢搖頭說：「我不願卑鄙地用愛作餌。」

「這就是職業偵探和業餘偵探的不同之處。」

「我們不算職業偵探嗎？」

「當然不算。我們這些安全人員只是維護聯盟的安全和權益，而我們現在所接辦的却是一般刑案呀！」

「試試看吧！我有信心和辦法。」

「現在，先說第一步，你如何引出對方的首腦來。」

「我當然有主意，你聽我說，下面那輛車子是監視我的，我現在就要利用對方那條眼綫。」

「小羅！你說話怎麼盡在賣關子？」

「通知小程，六點鐘到這裏來，教他乘電梯到二樓或三樓，然後徒步自太平梯走上來。」

「以後呢？」

「以後教他換上你的衣服，和我同時走出去，天黑光綫暗，對方很可能誤以爲小程就是你這位大代表。」

吳彼德大吃一驚，忙問道：「你又準備讓小程挨槍？」

「放心！史嘉琳在樓下的馬路上一停幾個小時，她絕不可能行兇殺人，對方不會那樣笨。」

「嗯！再以後呢？」

「那個名叫山部葉子的日本女人在遊樂街主持一家『潮水俱樂部』，那裏有酒，有賭，有女人，是塞城的銷金窟。」

「你和小程要去？」

「不錯。對方的首腦一定會大爲緊張，她有百分之九十會親自趕去，只要她一露面，我就能認出她來。」

「認出她又怎麼樣？」吳彼德似一個問案的法官，一句接着一句問。

「向她攤牌。」

「什麼？攤牌？你在開什麼玩笑？」

「我一點也沒有開玩笑。我們只是維護聯盟的權益，並不代表法律去制裁她們。只要她們交出幕後主使人是誰，前面兩條命案一筆勾銷。」

吳彼德冷冷地說：「小羅！如果你決定這樣做我敢打賭你今晚走不出『潮水俱樂部』，卽使你穿防彈背心也不行。」

「那我倒要試試看，我手裏的這一槍也不太好說話。」

「槍在我們手裏有什麼用？我們並非無法無天之徒。」

「打電話通知小程吧！」羅宗漢的語氣非常倔强。

吳彼德嘆了口氣，拿起了話筒。看樣子羅宗漢是他小組的負責人，作下屬的除了絕對服從之外，是無話可說的。

潮水艷窟

梁美雲不停地抬看腕錶，直到六點過五分，對

講機才傳來史嘉琳急迫的呼叫：「四號呼叫一號，四號呼叫一號……」

「這裏是一號，請講話！」

「對方出來了，還有一個人同行。」

「哦？」梁美雲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低呼。在她的直覺中，那個同行者一定就是她們所要狙殺的對象。

她還沒有回過神來，史嘉琳又在急迫地說：「他們已經上了一輛出租汽車……」

「跟住他們，隨時報告……」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就清晰地聽見了汽車引擎聲。

羅玉芬已經被話聲驚醒了，她翻身坐起來問道：「有消息嗎？」

「羅宗漢和另一個男人從太平洋大樓出來，乘一輛出租汽車走了，四妹正在後面跟他們。」

羅玉芬默然沒有作聲，却很快地離開了床，走進了盥洗室。五分鐘後，當她走出來時，顯得容光煥發，精神抖擻。她在梁美雲身邊坐下，輕聲問道：「有進一步消息嗎？」

「沒有。四妹還在跟。」

對講機傳來陣陣引擎聲，間中有幾聲喇叭鳴。

又過了五分鐘，才傳來史嘉琳的呼叫：「一號！一號……」

「這裏是一號，」羅玉芬抓緊了話筒，「快說話！」

「他們在『潮水俱樂部』門口下了車。」

羅玉芬不禁和梁美雲對望了一眼，然後問道：「進去了嗎？」

「還沒有，在付車錢……走進去了。」史嘉琳突然大叫一聲。

「四號！守在門口。」羅玉芬吩咐完畢後，立刻扭動對講機的旋鈕，疾聲呼叫：「一號呼叫三號，一號呼叫三號……」

叫了四遍，回聲傳來了：「這裏是三號，請說話！」

「現在有兩個男客走進來了，其中一個穿着淺灰色西裝，就是常去找梁美雲的那個男人，快釘住他們。」

從這句話中，梁美雲才知道平時是山部葉子在監視她的行動。

山部葉子在那邊答應着，又問道：「還需要回報嗎？」

「等他們坐定後，再報告我。」

對講機中聲音消失了，顯然山部葉子已去追尋羅宗漢他們的行踪去了，「潮水俱樂部」裏面的範圍並不小。

這時，羅玉芬那種軟弱，猶豫的表情沒有了，代之而起的又是那種冷酷的神色，她向梁美雲說：「先向『海宮夜總會』請假。」

「這樣豈不是會留下痕跡？」

「放心吧！我會另外爲妳安排時間證人的。」

梁美雲點點頭，到客廳裏去打電話。當她回來時，山部葉子那邊的消息也回來了，她說：「他們兩個進了三樓的『幻景酒吧』。」

「三號！」羅玉芬問道：「妳安排了特別的吧孃嗎？」

「這是不用妳吩咐的。」

「好！現在不要去打擾他們，有動靜時再向我報告。」

卡察一聲，對方關閉了綫路，而這邊的紅燈仍然亮着。

羅玉芬站起來，在化粧枱的抽屜內取出一張四吋照片，交給了梁美雲，那張照片是個很有派頭的男人，站在一架飛機前面，頸子上套着一圈花環。

梁美雲看了一陣，問道：「這就是那位吳代表嗎？」

「是的。現在閉起眼睛來想一想，看是否能記得他的樣子，到時妳可不能拿着照片去認人。」

梁美雲將照片交給羅玉芬，笑着說：「放心！我記住了。」

「現在妳先到『潮水俱樂部』去，暗中核對一下和羅宗漢同行的人是不是吳彼德，如果不是，妳就立刻離開。」

「如果是呢？」

「釘上他們，等他們離開俱樂部後跟踪他們，途中找個機會下手。美雲！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我知道。」

「對方可能仍然穿着防彈背心，別堅守職業槍手的規矩，瞄準對方的頭部。我們是兇手而不是槍手。」

兇手兩個字使梁美雲有怵目驚心的感覺，頭一晚鏡中血淋淋的印象又重現腦際。不過，她仍然沉靜地點點頭說：「我知道。」

「留神那個姓羅的，他是個危險人物。」

「他如果插手，我會先幹掉他。」

「那倒不必！」羅玉芬鄭重其事地說：「沒有人出錢委托，我們不必殺他，別忘了殺人是我們的職業。」

這是一種例行交代，但是羅玉芬的神情之間却顯得特別愼重其事，這不免使梁美雲有些動疑。因此，她以一種近乎玩笑的口氣說：「大姊！妳好像在特別照顧他哩！」

「噢！我倒不覺得。」



「大概因爲他和妳是同宗的關係。」

「美雲！妳不說我倒忘了，五百年前是一家，我們也許有血統的關係，妳可得讓他一點啊！」羅玉芬開心地笑了。

這似乎是一句笑話，但聽在梁美雲的耳中，却別有一番滋味，禁不住將羅玉芬凝視了好一陣子。

× × ×

幻景酒吧名副其實的聲色場所，四週的佈置都非常奇特而新頴。這裏有香噴噴的酒，香噴噴的櫻唇，以及撩人情意，如同幻覺的連聲艷舞。

羅宗漢和他的助手程浩一入座，立刻就有兩個身裁豐滿，穿着暴露的吧孃迎了過來。她們身上的服裝既非上空，也不是下空，但是却非常誘人，那像是一張小小的漁網，更像無數縷縷細細的布條。

佳釀在前，美人在懷，情緒是非常熱烈的。然而扮演着大代表身份的程浩却不大自在，似乎担心隨時會有一粒槍彈飛過來穿透他的心臟。

羅宗漢却表現得非常自然。大叫大嚷地說：「吳代表！你是第一次到塞城來，應該領畧一下熱帶女郎的滋味。她們又不是擺着讓你看的哩！」

程浩喝了一大口酒，抱緊了身邊的吧孃，他也許想以她的身軀作抵禦槍彈的屏障吧！

坐在羅宗漢身邊的那個吧孃搭訕着問道：「你的朋友是什麼代表？」

「石油代表。」

「石油？」她似乎不大懂。

「最賺錢的買賣。」

「他一定很有錢了？」

「當然。」羅宗漢故作神秘地咬住她的耳朵，輕聲說：「告訴那位小姐，教她熱情點，我保證她今晚賺到的錢，會超過她一個月的收入。」

「放心！」她像沒有骨骼似地依偎在羅宗漢的懷裏，嬌聲嬌氣地說：「潮水俱樂部的女郎個個熱情如火。用不着再教她了。我問你，是在作什麼生意？」

「妳猜。」

「我不喜歡動腦筋。」

「難道妳沒有大腦嗎？」

「自然有。不過當我發現我的胴體比我的大腦更有價值時，我就專心一致地賣弄我的胴體了。」

「妳眞會說話。」

「我的胴體，比我的嘴更會說話，你要不要試試？」

「那要等到酒醉之後。」羅宗漢的手指從她的頸項間滑過，挑起一根細細的金屬鍊子，漫不經意地問道：「這是什麼？」

「鷄心項鍊。」

「哦！我敢打賭，這裏面一定放着一張英俊男士的照片。」

「你錯了！這裏面放着我母親的照片。」

「我不信，母親是妳天天見面的人，何必將她的照片如此珍藏。」

「她已經死了。」她的聲音突然憂傷了起來。

「哦！非常抱歉。」羅宗漢突然再次將那條鷄心頸鍊從她那深邃的乳溝處拉出來。「能讓我瞻仰一下妳母親的遺容嗎？」

「不！」她很快地將鷄心項鍊奪回去，再度塞回乳溝裏。

羅宗漢喝了一口酒，顯得不以爲意地說：「妳眞小氣。」

「並非小氣。」

「有什麼特殊的理由嗎？」

那吧孃很認眞地說：「當然有理由。」

「說說看。」

「我不願讓我母親看到我這種樣子。」

「妳這種樣子很難看嗎？」

「在母親的眼光裏是不雅的。」

「妳母親能看得到嗎？」

「我相信靈魂的說法，我經常戴着這個鷄心，就是希望母親的靈鬼能保佑我。」

「保佑妳賺大錢嗎？」

「是的。」她嬌媚地笑了。「同時也保佑我經常碰到像你這樣英俊的客人。」

「妳不怕妳母親聽到妳說這種話？」

「靈魂沒有耳朵。」

「誰說的？」羅宗漢一本正經地說：「靈魂不但有眼睛，也有耳朵。我敢打賭，妳母親現在雖看不見我們在幹什麼，却一定在偷聽我們的談話。」

那吧孃像是被誰在後腦敲了一棒子，兩眼發直，半晌沒有說話。

羅宗漢却若無其事地對程浩說：「吳代表！我們的運氣不錯，撒且大人送來了兩個奇妙的女郎，可別辜負他一番心意啊！」

× × ×

在山部葉子的房裏，她和梁美雲雙雙守在一具揚聲器的旁邊，聽到這裏，不由一怔。梁美雲皺着眉頭說：「三妹！聽姓羅的口氣，他好像知道那個金鷄心就是傳聲裝置，這些話分明是故意說給我們聽的。」

「唔！」山部葉子也表示同意地點點頭。

「那麼，他的意圖何在？」

「很難說！」

梁美雲沉吟一陣，復又喃喃地說：「那個人是

否吳彼德，我看也大有問題。他們已經有過一次被刺的經驗，姓羅的怎會在這種場合故意洩漏他的身份。」

「是呀！」

梁美雲也想不出羅宗漢的用意，沉默了一陣，她又問道：「三妹！今晚可能有警方的暗探混進來嗎？」

「不可能。」山部葉子很有信心地搖着頭。「大門口我埋伏了警方的眼線，只要有警方的高級督察或者密探之類的人物一進門，我就會接獲報告。在姓羅的進來以後，我還特別來了一次清場，俱樂部裏絕對沒有行踪可疑的人。」

「這我就不懂了！」

山部葉子道：「據陪座吧孃打回來的暗號說，姓羅的和那個同行者都沒有帶槍，他們空手豈會往虎穴裏處闖？」

「十之八九，那個人不是英國石油聯盟的正牌代表，不過，我要親自去看看，萬一是的話……」

「那怎麼看法？場內燈光很暗，遠了看不見，走近去看，萬一被那姓羅的發現，那豈不是弄巧反拙？」

「讓我想想看……」

「有了。」山部葉子突然大叫一聲。

「有何妙計？」

「我去敎表演艷舞的舞孃走下舞台，舞到他們座位上去，聚光燈必然跟着走，妳就可以在遠處察看了。」

「這不是好辦法，一來太惹眼；再說，他們極可能以手護目，遮住强光，仍然無法去細查他們的面貌。」

「那怎麼辦呢？」

「我倒想好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妳現在去命令所有的香烟女郎戴上蝴蝶型裝飾眼鏡，再給我拿一套香烟女郎的服裝，和販賣品來。」

「哦！」山部葉子恍然大悟。「妳要用這種方法嗎？」

「我想，這是很安全而又可靠的方法。」

山部葉子點點頭，着手安排去了。

三分鐘後，梁美雲混迹在一羣香烟女郎的當中走進了座間。她這一生中，第一次穿着這樣暴露的服裝。不過，她很心安，那不過比起比基尼泳裝稍小一點而已。

她先在座間繞了一圈，才不着痕跡地向羅宗漢他們的座位走過去。

她很遠地就看見羅宗漢和身邊的吧孃大調其情地纏在一起。她此時竟然忘記了嫉妬，反而感到安心。最少她可以仔仔細細地看一看那位吳代表。

她走過去，手裏的電筒閃亮了一些，雖然只是驚鴻一瞥，她也看清了那個人並非照片上的那個吳代表，完全是另一個人。

她鬆了一口氣，正要離去，忽然，背後伸來一隻手將她拉住了，她回頭一看，拉她的人竟然是羅宗漢。

梁美雲不由大驚，强持鎭定地壓低了聲音問道：「先生！要香烟嗎？」

「美雲！」羅宗漢的語氣中含有調侃的味道。「別跟我捉迷藏了。」

這使梁美雲大吃一驚，此生中，可說從未受到過如此嚴重的震駭，她幾乎感到無法應付。

然而，梁美雲也是非常冷靜的，她大大方方地摘下蝴蝶形眼鏡，冷笑了一聲：「哼！宗漢！你太使我失望了，這就是你和父執輩的約會嗎？本來我想着你下午說的話，不想當場拆穿，以免傷害你的自尊心，可是你却逼我這樣做，我也就沒有辦法了。宗漢！看看你自己的醜態你會感到慚愧的。」

就是這一番話，立刻主客易位，輪到羅宗漢發楞了。他是從背影上認出梁美雲來的，因爲他對她的印象太深，不管她如何喬裝，她的身影和姿態總變不了。他方才不知因何突然想要拆穿她。

現在，羅宗漢感到有點後悔，因爲他不能硬逼着梁美雲攤牌。那樣反而會使整個事情弄僵。該如何收拾殘局？他腦海裏只存留着這個問題。

他此時關心的倒不是整個的局面，而是他和梁美雲之間的感情；那種感情雖然使他陷於矛盾，但却又揮之不下去。

他楞了一陣，才苦笑着說：「美雲！當我發現妳時，我還以爲妳在這裏抽空兼作香烟女郎哩！」

梁美雲見自己的戰術生效，立卽更進一步地展開反擊：「宗漢！你是想反咬一口嗎？如果我要兼職也不至於來幹香烟女郎，我難道不够資格上台表演嗎？」

「那妳是專門來偵察我的了？」

「當然。不過，我又覺得我的行徑太傻，作這種犧牲也太不值得，何必來看，想也該想到了。」

羅宗漢眞有點佩服她，明明彼此心裏雪亮，但她却裝得這樣像，他又苦於無法戳破對方的僞裝。想來想去，也只有在旁的話題上作文章，因此他又說：「美雲！妳如何知道我在這裏呢？」

「湊巧而已，我從樓下經過，看見你下車進來。塞城的娛樂界我混了兩年，要點小手法還沒有什麼稀奇。我原指望你不過是陪朋友逢場作戲，想不



到你却這樣……宗漢！你自己去看看，全場客人那一個像你？」

羅宗漢眞是無辭以對，尷尬地笑着問道：「美雲，我們能換個地方談談嗎？」

梁美雲也明知對方和自己一樣在那裏言不由衷，在此種情勢下，她不可能和對方一刀兩斷。別說當前的局面，不容許她如此作，卽使那一段困人的私情也很難斷根。因此她反問道：「有談話的必要嗎？」

「我認爲我們有單獨談談的必要。」

「好吧！到五樓的音樂廳等我，如果你的刺激還沒有找够，不妨在這裏再多躭擱一下，我可要去換回我的衣服。」

「我還不至於那樣的下流，妳也許心內是明白的。」

梁美雲沒有去細聽他的話，匆匆離去。

她回到山部葉子的房裏時，葉子神色緊張地迎着她：「二姊！姓羅的怎麼認出妳的？」

「他的眼睛太厲害。」

「現在怎麼辦？」

「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對方却又不攤牌，眞想不到他的用意何在，妳馬上請示大姊，看她怎麼說。」

梁美雲忙着換衣服，山部葉子却忙着去和羅玉芬連絡，可是她呼叫了好幾十遍都沒有得到回音。

梁美雲的衣服都穿好了，山部葉子還在不停地呼叫，可是無線電對講機裏却是一遍沉寂，毫無反應。

「葉子！別叫了，大姊不在家。」

「她卽使離開也不至於不通知我呀！」

梁美雲道：「那麼你試試她那輛跑車裏的無線電頻率吧！」

山部葉子調整了頻率，呼叫一陣，仍是毫無回音。

梁美雲不禁皺着眉頭說：「眞怪！」

「會不會出事了？」

「不會吧？」梁美雲嘴裏雖如此說，心裏却感到不安。

「我去看看。」

「妳現在不能離開，嘉琳呢？」

「還在樓下車子裏。」

「敎她去大姊處看看。我要到五樓去了，大姊的指示一到，立刻搖電話到五樓來通知我。」梁美雲說着走出了山部葉子的房間。在臨出門時，她將手袋內的槍枝檢視了一番，她眞不敢去想，萬一動槍她會怎麼樣？

短兵相接

五樓的音樂廳燈光明亮，氣氛優雅，是整個「潮水俱樂部」中最乾凈的地方，但是來這裏的客人却很少。

羅宗漢已經先到了，他面前擺着一瓶白蘭地，兩隻酒杯都已倒滿，看看瓶中的酒，他最少已經喝了三四杯。

羅宗漢凝視着她，使梁美雲幾乎不敢正視，因爲那種目光是無比的澄清，沒有怨恨，也沒仇視。

「美雲！」他的聲音也是無比的誠摯。「一個人如果定要違背心意說假話，那將是什麼滋味？」

梁美雲知道他在逼自己攤牌，她幾乎要軟弱下來。然而那種倔强的神色又及時在她腦海中昂起，使她堅强起來，她咬着牙說：「那問你自己吧！你難道沒有那種經驗？」

「不錯，方才在酒吧裏我說了不少話，但是，沒有一句由衷之言，可是妳呢？又有那一個字是眞的？」

「別將人家都看成和你一樣。」

「美雲！妳對妳目前的環境滿意嗎？」

「我的收入不錯，而且當歌星並不是低賤的職業。」

「美雲！妳明明知道我是指的什麼。」

梁美雲心頭不禁爲之一震，羅宗漢的話說得太露骨。難道他對整個內幕已經瞭若指掌了？

不可能！絕不可能！她心裏又將自己的疑惑否定了。若是組織活動情形已經全盤洩漏的話，秦珍妮出境時就該被捕了。她冷靜地將目光投注在對方臉上，除了一面孔誠懇之色外，她什麼也沒發現。

「宗漢！」她緩緩地說：「你說的話我連一個字也聽不懂。」

「美雲！是有什麼力量在約束妳嗎？現在有個朋友向妳伸出援手，難道妳還不願意拔足，離開泥濘？」

在這一瞬間，梁美雲很想將心裏的話說出來，不管從那一個角度去觀察，羅宗漢都是值得信賴的。卽使他是一個代表法律的警探，他也會對她加以援手。她的苦悶，她的煩惱，幾乎就有衝口而出，可是……

可是另外四個姊妹們呢？她能出賣她們嗎？幾乎每個人身上都揹着命案，誰也逃不過法律制裁。

尤其是大姊羅玉芬，七年前，當她十七歲懵懂無知，踏入這個險惡的大都市，幾乎淪爲下等娼妓時，羅玉芬拉了她一把，她才能將白璧無瑕的軀體保持到今天，能够出賣恩重如山的大姊嗎？

不能！不能！……她心裏一直在喊。

羅宗漢見她沉思，於是低聲說：「美雲！這是妳自拔的機會，妳該多考慮。」

「你錯了。」她的語聲和神情都非常鎮定。「我不是在考慮，而是在猜你話中的涵義，究竟是代表一些什麼，你是在故作神秘嗎？」

「入迷途而不知返的人，是世上最可悲的。」

羅宗漢的神情更沉重了。

「我實在不明白你說些什麼？」

「美雲！」羅宗漢的聲音顯示了他內心的痛苦。「難道我們之間的感情都是虛僞的嗎？」

梁美雲差點激動得落淚，可是她忍住了，沉靜地說：「我們兩人之中，也許你是假的。因爲你在幾個小時以前還向我透露關切之情，然後再跑到此地來抱着半裸的女人大調其情。」

「美雲！」羅宗漢低吼着。「妳明明知道我來此的目的何在，又何必咬着牙齒說寃枉話？」

「我當然知道。」

「有勇氣說出來嗎？」

「我不想太傷害你的自尊心。」

「沒有關係，說出來好了。」

梁美雲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玩——女——人。」

這三個字宛如三把利刀，先將她自己的心割碎了。

羅宗漢霍地站起來，目中幾乎要噴火。梁美雲不自禁地捏緊着手袋，她想：火爆的場面也許就要來了。

可是，羅宗漢的怒火並沒有發出來，只是廢然地嘆口氣：「唉！看來我們無法再談下去的了。」

梁美雲簡直芳心欲碎，因爲她已嚴重地傷害了對方誠摯的感情。可是另外四個姊妹的影子又不停地在她腦海浮現，使她忘却了私情，只得冷冷地說：「本來我們到這裏來就是多餘的。」

羅宗漢喝乾了一杯酒，苦笑着說：「可是我仍然不怪妳，妳一定對某一個人有所虧負，而忘却自己的危機去掩護她。不過，有一天妳會後悔妳今天的行爲是多麼愚昧無知。」

「你也許喝醉了。」

「沒有，妳也明知我沒有醉，容我再覆述一遍，妳是我平生中唯一令我傾心的女人。」

「這句話你方才對那位吧孃說過嗎？」

羅宗漢知道她是故意在說這些話，所以並不生氣，只是苦笑着搖搖頭，又去大口大口地飲酒。

梁美雲不想再在這裏坐下去了，她不忍看見羅宗漢那種被情感折磨的痛苦神色　如果她再多坐幾分鐘，也許她那努力建築起來預防情潮泛濫的堤防就要崩潰了，那樣可能會造成難以想像的後果。

因此，她站了起來：「對不起！我要失陪了。站在招攬顧客的立場，我仍然希望你時常光臨『海宮夜總會』來捧場。」

羅宗漢抬起頭來望着她，語氣乏力地說：「我會等着妳的幡然悔悟，只怕爲時太晚我無能爲力。到時毀了妳，也可能毀了我。」

「我相信你一定喝醉了，你該放下杯子啦！」

梁美雲說完就掉頭離去，她剛一轉身，淚水就禁不住奪眶而出，她畢竟是個有血、有肉、有感情，而又良知未曾泯滅的人。

她回到山部葉子的臥房，葉子已在門口等她，一見面就說：「我正要打電話給你，聽說妳已下來了。」

「大姊有消息嗎？」

「連絡上了，她要妳馬上去。」

「在她家嗎？」

「在金波灣遊樂園，她在『魔鬼洞』門口等妳，路上妳要小心被人跟踪，見了她也不要向她打招呼。」

「知道了。姓羅的在五樓喝悶酒，可能會醉，照顧他點。」

「二姊！妳眞是個多情種！」

「多情種是他，方才被我傷得太厲害了。」

「去吧！我會照顧他的，他是我的顧客啊！」

×　×　×

魔鬼洞是個駭人的玩藝，洞內光怪陸離，陰森恐怖，可是仍有那麼多人願進去被嚇得尖聲高叫。

梁美雲來的時候，剛好一輛輕便鐵道車要開動。羅玉芬見她來到，就跨上了車座，座位是雙人的，梁美雲也跟着上去和她併排坐下。

電鈴一响，車子就開進了陰森恐怖的洞中，前面幾節車廂中的胆小女客已經發出了尖聲怪叫。這些聲浪正好掩護她們談話。

「美雲！姓羅的怎麼樣？」

「他好像對我們整個組織的活動情形，都很清楚。」

「他和妳攤牌了嗎？」

「沒有。但他說得很露骨。」

「妳怎麼應付他的？」

「大姊！」梁美雲語氣黯然地說：「我傷害了他的感情，也傷害了他的自尊，但是，我不會做叛徒。」

「我相信妳。」

「我覺得我應該這樣做。」

「妳準備和他斷絕往來嗎？」

「事實上已無法交待下去了。」

「不！」羅玉芬說：「他今晚就會到妳家裏來找妳，應付他，察看他的反應，然後透過三妹轉達給我。」

「他怎會晚上到我家來找我？」

「會的，因爲吳彼德已被我幹掉了。」

「哦——」梁美雲失聲驚呼。不過，在此起彼落的驚呼聲中，她這一聲驚呼是毫不顯著的。

「當羅宗漢到『潮水俱樂部』去的時候，我抽了一個空檔，只有姓吳的一個人在太平洋大樓。我做事是不容許失敗的，但羅宗漢也許和我有同樣的性格，所以他一定會全力追查兇手。」

「所以他今晚要來找我？」

「是的。據我的試探，他目前只了解妳們四個人，而不知道我。那天從海水浴場回來時，曾有人在後跟踪，被我甩掉了。」

「我眞不知道該怎樣應付他？」

「美雲！方才妳和羅宗漢的談話，葉子暗中錄了音，都全部播放給我聽了。他用那麼誠摯的感情都打動不了妳的心，難道還能用暴力使妳就範嗎？不過，妳所受的委屈是有代價的，我決定從此收手了。」

梁美雲聽說她和羅宗漢之間的談話都被暗中錄音，私心頗感不快。但是一聽羅玉芬決心從此收手，她不禁又前嫌盡棄，半信半疑地道：「眞的！」

「大姊說話向來算數。」

「我眞高興。」梁美雲情不自禁地依在羅玉芬懷裏。

「可是，目前羅宗漢一定不肯放手的。」

「妳還要對付他嗎？」

「放心！我準備躲他，但是躲得掉嗎？」這幾乎不像是羅玉芬的口氣，她從來沒有說過怕誰，更別提她要躲誰，槍彈她都不會躲。

「怎麼會躲不掉呢？只要妳遠走高飛……」

「可是妳們幾個姊妹？我不能放下不管呀！」

「沒關係！我們會應付他。」

「我做大姊的說什麼也不能這樣做。羅宗漢是個聰明人，他明白知道吳彼德不是妳們殺的，兇手是幕後的我。他自然不會過份難爲妳們，只要妳們不要和我直接聯繫，他追來追去不得要領，就會知難而退了。」

「但願如此吧！」梁美雲喃喃地說，像在默禱上蒼。

出口終於到了，一段恐怖嚇人的旅程已完畢。而梁美雲却經歷了一段比魔鬼洞還要善於變化的路程。

輕便鐵道車停下，梁美雲和羅玉芬各自下車，像互不相識似地也沒有打一聲招呼，就分道揚鑣。

梁美雲攔住一輛出租汽車直駛住處，在羅宗漢沒有找上門來以前，她得先有一番心理準備。可是，當她下車時，赫然發現羅宗漢神情木然地坐在她家門口的石階上，這使得梁美雲的兩脚像是釘上了釘子，一動也不能動了。

羅宗漢來得太快，這使得梁美雲在心理上有一種被壓迫的感覺，幾使她喘不過氣來。

羅宗漢雙手支頤，抬起頭來望着她。沉靜！一種令人窒息的沉靜，像暴風雨將要來臨前的沉靜天空。

梁美雲楞視着他，心中暗打冷噤。她可以想像得到，一旦羅宗漢心中的怒火爆發時，會有多麼可怕的威力。她不願再刺激他，實在也不忍再刺激他。於是緩緩地走到他的面前，語氣柔和地問道：「宗漢！願意進來坐一會兒嗎？」

他無言，但却站起來讓開了路。

梁美雲掏出匙鑰打開門，羅宗漢跟着她走了進去。她的住處是小型公寓，底層，有三房一大廳，陳設不俗，一個在歌壇中的熠熠紅星，該有這種場面。

羅宗漢始終沒有說話，但是目光却一直盯在梁美雲的身上，她偷偷觀察，對方似乎毫無酒意。

她打開冷氣機，從冰櫃中拿出兩支可樂，遞給羅宗漢一支。他接過，却又放在几上。梁美雲遞給他烟，他也接過，仍然放在几上。

梁美雲强持鎭定地，笑着說道：「不肯接受招待嗎？」

「美雲！」羅宗漢聲音平靜得出奇，但每一個字都很有份量。「告訴我，妳們的首領是誰？」

梁美雲想不到羅宗漢會如此單刀直入，這使她幾乎怔住了。她勉力鎭定住心情，在臉上擠出一絲笑容，語氣柔和地說：「宗漢！你曾經連續二十六晚送我回家，却是首次獲得邀請入內小坐，難道不能談點愉快的嗎？」

「妳是勝利者，我是敗將，因此我的心情不如妳那樣愉快，一個小時前，我損失了一名伙伴。」

「宗漢！我不懂你說的話。」

「妳永遠不會懂，因爲妳的良知已泯滅了。」

「哦！你到這裏來，是向我施以報復的。」

「美雲！我不想和妳鬥嘴，也不願和妳鬧意氣，只想請妳告訴我，妳們的首領是誰？」

「宗漢！如果你不是在說醉話，就一定是發瘋了。」

「好吧！」羅宗漢站了起來。「我不想和妳談下去。不過，我要請妳轉告妳們的首領，總有一天

我會割開她的血管，看看她的血液是不是冷的。同時告訴她，英國石油聯盟在塞城的石油市場上已經敗了兩次，這次絕不容許再敗，她在一個小時以前殺死的吳彼德，並非公司的代表，他和我一樣只是公司裏的一名安全人員，眞正的代表會突然出現參加比價，妳們這回買賣是做不成的。」

梁美雲感到渾身冰凉，她猶疑地望望牆上的冷氣機，她幾乎在懷疑，是否她將冷氣開得太大了。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羅宗漢的語氣更加冷峻了。「這兩句話妳一定懂得。爲了以暴制暴，我已經決定要動手殺人。妳們有一位秦珍妮小姐現在羅省，不過她已落在我們手裏。我現在就要以電報通知羅省，殺她以報吳彼德被殺之仇。」

說完，就掉頭向外走去。

梁美雲突然大吼一聲：「站住！」

羅宗漢慢慢地旋轉身來，冷冷地問道：「還有什麼話說？」

梁美雲知道目下已不再是裝瘋作傻的時候，因此也就不再顧忌，直率地說：「你如果去殺一個女人，就顯得你太卑鄙。」

「哈哈！」羅宗漢連聲冷笑。「我並未將那位珍妮小姐看成弱者。昨晚，她曾經打了吳彼德一槍，若不是他穿着防彈背心，他昨晚就該死了。她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嗎？哼！不過是一個心如蛇蠍的兇手。」

「宗漢！你不能殺她。」

「可以，帶我去見妳們的首領。」

「我們沒有什麼首領。」

「妳既然這樣說，我們仍然沒有什麼好談。」

梁美雲身形矯捷地橫身攔阻了羅宗漢的去路，問道：「你懂得『冤有頭，債有主』這句話的意義嗎？」

「所以我要找妳們首領。」

「首領是我，殺吳彼德的也是我。」

「美雲！妳不但有勇氣，也很有義氣。可是妳很愚昧，我不會相信一個愚昧無知的人所說的。」

「你才眞是愚昧的人，口口聲聲說要找尋殺死吳彼德的人，而兇手站在你面前却不知道。」

「我不會相信，吳彼德被殺的時候妳明明和我在一起。」

「你精明得過份，反而有了錯誤的判斷。告訴你，我是先殺死吳彼德以後，才到俱樂部去的。」

「哦？」羅宗漢面上掠過了一絲詫異之色。「我倒是小看了妳，我問妳，殺吳彼德時妳開了幾槍？」

「像我這種槍法，一槍就够了。」她所以如此說，是因爲她深知羅玉芬的槍法，她們姊妹四個的槍法都是羅玉芬教出來的。

羅宗漢却放聲狂笑起來，笑了一陣，才冷冷地說：「美雲！妳知道妳有多愚昧嗎？吳彼德沒有挨上一槍一彈，他是死於瓦斯中毒。大樓中的瓦斯管突然破裂漏氣，毒氣瀰漫五樓，而五樓只有他一人在，一次意外死亡，這是妳們首領的傑作。」

梁美雲洩氣了，她後悔沒有先問問羅玉芬是如何殺死吳彼德的。

「吳彼德死時，妳和我在一起。另外賽車女選手守在俱樂部門外的汽車裏，那個日本女人在俱樂部，秦珍妮在羅省。請問是誰的傑作？別以爲我是傻瓜，那個人就是妳們的首領。」

「你的確很聰明。」梁美雲的語氣軟弱了，她不知是佩服對方，還是在奚落對方。

「美雲！方才我是請妳帶我去見她，因爲只有我和她面對面才能解決問題。如果妳不願，我絕不逼妳，因爲妳們之間也許有着默契和誓言的約束。但是，我有把握將她找出來。」

「如果我攔阻你呢？」

「用槍嗎？」

「也許。」

「在妳面前我不願動用武力，不過，在我沒有會過妳們那位首領以前，我對妳不會作絲毫讓步。」說着，和梁美雲擦身而過，向門外走去。他走到門口時，又回過頭來說：「看在妳的份上，我容許秦珍妮活到明天中午，希望妳們的首領能在明天中午以前出面。」

梁美雲楞神地望着他的背影在門口消失，良久，她方回過神來。首先，她得將羅宗漢所說的話由山部葉子轉告羅玉芬。不過，她決心將「吳彼德不是公司代表」這件事隱瞞起來，否則，一定會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可惜，她的心機是白費的。

床上門智

羅玉芳離開遊樂園的時候走的是後門，出門後是一段約有百碼之遠的碎石路面。這裏既沒有巴士站，也沒有出租汽車候客，顯得非常僻靜。遊客們從後門離開的實際上也不多。

羅玉芬剛在碎石路面上走了三十碼左右，突然有一輛黑色的轎車從斜路上開過來，在碎石路上停下。

她並不感到吃驚，因爲她很快就發現那輛車突然開到她面前來的意圖，後擋風玻璃處放在一個金髮的洋娃娃，可愛的兩隻小眼睛不停地閃亮，那是

羅玉芬所熟識的符號——請上車。

羅玉芬不得不佩服這些死亡掮客，他們總是將雙方當事人的行踪摸得清清楚楚，然後出其不意地和你接觸。可見他們將安全問題看得很重要。

羅玉芬毫不猶豫地坐上了車子的前座，並沒有去打量那個雙手握着方向盤的男人，因爲她熟知每一次來和她接觸的人都是不相同的。

汽車仍舊停在那兒並未開動，也沒有要發動引擎，駛離現場的跡象。

羅玉芬目視前方，輕聲說：「已經幹掉了！」

對方沒有說話，却遞給她一大叠鈔票，在遠遠的遊樂園中的燈光照射下，她一眼就看出全是百元面額的美鈔，但是並非全張，只是半截。

這使得羅玉芬有些詫異，因此問道：「爲什麼要提前付清尾欵？」

那男人冷冷地說：「先看看鈔票上的號碼，數一數欵額再說吧！」

在接洽這樁買賣之初，羅玉芬已收到十萬元美金的半截鈔票，這是職業兇手習慣的付欵辦法。她原以爲這一大叠鈔票是十萬元美鈔的另一半。經對方一提醒，她才發現這叠半截鈔票是另外一筆欵子。非但號碼不同，數目也只有六小紮，美金六萬元而已。

「是加錢？還是另一筆買賣？」她的語氣很平靜。

「加的。」

「爲什麼？」

「因爲這筆買賣很困難，我們老闆特別向委托人爭取的。」

「困難！」羅玉芬冷笑了一聲，傲然地說：「我倒不覺得。」

「妳以爲很容易嗎？」

「雖然我們動了兩次手，畢竟還是辦到了。我相信英國石油聯盟絕對來不及在兩天之內派另外一個代表趕到塞城來替代。」

「妳幹掉的只是吳彼德，並非英國石油聯盟派駐中南半島的業務代表。」

「吳彼德不是英國石油聯盟的石油代表？」不管羅玉芬是多麼老練，冷靜，這時也難免露出驚訝的語氣了。

「事成與否，這原是你們的責任。不過爲了我們老闆的信譽，所以要提供妳一點資料：吳彼德是冒牌的業務代表，他實際上是英國石油聯盟所聘僱的安全人員。眞正的代表悄然來此，將會在星期三上午九時突然出現於石油比價會場。而且英國石油聯盟爲了打擊競爭者不惜將盤價出在成本邊緣。這就是委托人願意再加六萬美金酬勞的原因。希望妳別將事情看得太容易。」

羅玉芬不禁倒吸一口冷氣，喃喃地說：「竟會有這種事？」

「英國石油聯盟必然對他們的兩位代表連續意外死亡而滋生懷疑，所以派來四個安全工作人員處理這件事。我們老闆已千方百計地查出他們的姓名是羅宗漢，吳彼德，金沙和程浩。妳們那位神槍手秦珍妮小姐在羅省已經被姓金的纏上了。」

「哦？」羅玉芬已經非常吃驚了。

「爲了消滅商場上的敵人，委托人付出的酬勞已不算少，連我們的佣金在內，已超過美金二十萬元。如果讓英國石油聯盟這一仗得勝，我們不但要照規矩賠償五倍的金額，而且我們以後也別想在中南半島及南洋一帶混了。所以我們老闆……」

羅玉芬再也聽不下去對方這種冷言冷語，吼了起來：「別再說了！回去告訴你們老闆，姓羅的還不至於那樣差勁。這樁買賣若是有差錯，儘管割下我的腦袋。不過，還希望你們能够隨時提供新的資料。」

「請儘管吩咐，這是我們應該効力的。」對方很客氣地問道：「還有什麼話，要我們轉告老闆的嗎？」

「請他大放寬心，除非我姓羅的死了……」

「快別這樣說了，這隻提包給妳裝錢。」那男人遞了一個黑色手提包給她。

羅玉芬將那叠半截鈔票放進提包，神態安詳地說：「勞你駕送我到海濱公園吧！」

× × ×

羅玉芬回到寓所之後，第一件事便是走進臥室，打開無綫電對講機聽取老三山部葉子的報告。

山部葉子正好接到梁美雲的情況報告，也在對準頻率呼叫，兩邊很快地就接上了頭。

「葉子！二號有消息來嗎？」

「有……」

「怎麼說？」羅玉芬似乎有些迫不及待。

「姓羅的已經去找過她，他已經知道吳彼德被殺的事了。姓羅的說，要妳明天中午十二時以前出面和他談判，否則他要殺老五洩憤。據他說，珍妮在羅省已經落入他的掌握之中。」

「老二怎麼應付他的？」羅玉芬雙眉緊蹙，這事顯然困擾了她。

「據二姊說，羅宗漢對我們的行動瞭如指掌，只是對妳還不甚了解。他逼問二姊，我們的首領是誰？二姊沒有回答他。姓羅的說，他有把握將妳找出來。那時候他就要……」

「他要怎麼樣？」

「大姊！妳聽了一定會生氣。」

「說下去！」她的語氣顯得很冷峻，使人不敢違抗。

「他說，那時候要割開妳的血管，看看妳的血液是冷的還是熱的。這小子眞會吹牛說大話。」

羅玉芬非但沒有生氣，反而語氣平靜地說：「他也許沒有吹牛。」

「大姊！……」山部葉子的語氣有些困惑不勝，她似乎突然發現她那位倔强的大姊已經變了。

「老二還說了些什麼？」

「沒有了。」

「妳有什麼要報告的嗎？」

「大姊！星期二晚上俱樂部選舉夏季皇后的節目是否還得拖延一下？」

「不！」羅玉芬毫不猶疑地回答：「選舉夏季皇后的事如期舉行。」

「那麼，明天就應該預售門票，發出請帖。」

「一切照原訂計劃。對了！給外籍石油商聯誼會送十張請帖去。」

「爲什麼？」山部葉子顯然感到詫異。

「別問，照我的吩咐去作就是。」

「是的。大姊還有吩咐嗎？」

「無綫電頻道經常開着，由我與妳連絡。」

「知道了。」

羅玉芬關閉了對講機，將一本旅遊指南翻閱了一陣，又將對講機打開，連聲呼叫：「一號呼叫四號，一號呼叫四號……」

紅燈閃亮，回聲傳來，那是史嘉琳：「這裏是四號，請說話。」

「老四！今晚十一時十五分，泛航還有一班飛機飛羅省，妳乘那班飛機到羅省去。」

「有任務嗎？」

「珍妮可能有麻煩。妳到達羅省後，立刻到『黃衣社』找馮老大幫忙查查珍妮的下落。和她在一起的男人名叫金沙，是找麻煩的。妳去，就是幫助珍妮擺脫那個男人。但是有一個原則，絕不可以殺人。」

「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可以嗎？」

「是的。」

「知道了。」

「嘉琳！妳離境時使用那本英國護照，面部稍加化裝。傍晚和姓羅的同去潮水俱樂部的那個人名叫程浩，如果有人跟踪妳的話就一定是他。姓羅的目前絕不可能離開塞城的。」

「如果他跟踪，我該怎麼辦呢？」

「途中不動聲色，到羅省之後，請馮老大帮忙留下他。」

「知道了。」

「告訴珍妮，原訂計劃取銷，妳們明天一早就飛回來。珍妮仍然用她出境的那本護照。」

「是的。」

「請馮老大將姓金的困住，如果姓程的跟妳去，也一起困住。等過了星期三才讓他們自由。」

史嘉琳有些懷疑地問道：「馮老大會如此賣力地帮忙嗎？」

「會的。妳只要說我交代的就行了。」

「大姊還有別的吩咐嗎？」

羅玉芬沉吟了一陣，反問道：「嘉琳！妳還開着車子在兜風嗎？」

「早就想回家了，只是覺得好像有一輛車子在後面跟着我。」

「可能就是那個姓程的。嘉琳！最好將他引到羅省去，讓姓羅的一個人在塞城落單。」

「好！我盡力而爲。」

「記住，明天一大早就要和珍妮乘第一班飛機回來。」羅玉芬最後叮嚀，然後關閉了對講機。

她看看錶，十點正。她深信史嘉琳一定可以訂到座位。

× × ×

十點正，金沙和秦珍妮已倦遊歸來。本來，現在還是夜生活的高潮，但他們似乎都渴望早一些躺上南華酒店那張柔軟的床。

按照他倆的協定，金沙是應該睡沙發的。其實那只是雙方的花槍。女的藉以矜持，男的藉以表現君子之風。今晚是什麼樣的局面，他們心裏都有數；他們也都在等待着。

經過服務台時，服務人員遞給金沙一封電報。

金沙背過身子拆開封套，裏面竟然有兩張電文。他不禁暗暗佩服羅宗漢設想的週到。

一張電文是「誘供」兩個字，另一張電文則是「勿忘下週週末檳城獵虎之行」。

第一張電文連同封套揉進了掌心，另一張電文却轉到了秦珍妮的手裏。金沙笑着說：「和漂亮的小姐在一起吃海鮮、跳舞，誰還願意去和兇殘的老虎打交道。珍妮小姐！妳說是嗎？」

不管秦珍妮如何老辣，如何聰明，也絕對想不到一個封套裏會裝着兩封內容不同的電文。在電梯中，她挽着金沙的胳臂，嬌媚地笑着說：「小金！你太會說話了。」

「難道就不會跳舞？」

「舞也跳得好。一切都好，滿意了嗎？」

「妳的讚語勝過十張虎皮。」

進入房間，金沙搶先進入了盥洗室，另一張電文撕成碎片，從便器中沖走了。

他從容地走出，慇勤地道：「珍妮！累嗎？」

「腿痠。」

「假話。」

「怎見得？」

他反問了一句：「妳今天沒有走多少路，腿怎麼會痠？」

「跳舞跳累的。」

「胡扯！跳靈魂舞最累的地方是腰部。如果跳舞跳痠了腿，只怕妳的腰肢早就斷了。」

「你眞內行！」

「別忘了我是運動員。對了！」金沙神色一正。「珍妮！妳先去洗澡吧！」

「不！依照中國人的生活習慣，男人應該優先佔用浴池。」

「我尊重女權，妳先用。」

「小金！」秦珍妮一本正經地說道：「你先去，女人不比男人，在浴前，還有許多瑣碎的事要準備。」

「那我就不客氣了！」金沙說完之後，就向浴室內走去。

秦珍妮提醒他：「小金！你一向都是穿着西服進浴室嗎？」

金沙聳聳肩頭，作了個鬼臉：「珍妮！我總不能當着妳的面脫衣服呀！不過，睡衣倒是應該帶進去的。」

他打開衣橱，連整隻提箱都帶進了浴室。

秦珍妮不免有些發楞，她原想藉機會檢查一下對方的衣物，却料不到對方的警覺性很高。從這一點看來，雖不敢肯定金沙是警探之流的人物，至少他不是一個輕易就會上當的厲害角色。

秦珍妮攻擊不成，就着手防禦自己。她首先將另一本護照藏在牀墊子下面。幹他們這一行，幾乎都有雙重國籍，一但被警方追緝時，另一個身份就會使他們便於掩藏行跡。

接着，她換上了睡袍。又用髮絲黏上涎液封住了手袋和提箱。如果金沙趁她入浴時檢查她的東西，那就證明對方和她接近是有所圖謀了。

男人洗澡的動作很快，大部份都是將身體淋濕了再擦乾，金沙也不例外。十分鐘後，他就從浴室裏出來了。

「好快！」秦珍妮向浴室走去。「我可慢得很哩！咱們也不必互道晚安了，你還是先上你的沙發吧！」

「唔！」金沙漫應了一聲，其實，他心裏早就有了主張。他一眼就看出秦珍妮是那種很容易躺下的女人，如果要誘供，就得先使她躺下。

秦珍妮的碓洗得很慢，她幾乎耗費了一個小時的時間。似乎存心要給對方充裕的時間去檢查她的衣物。

當她走出浴室時，發現室內多了一張活動餐車，擺滿了酒菜水菓。她笑着問道：「小金！想灌醉我嗎？」

「別開玩笑，我會有那樣卑鄙嗎？」金沙一本正經地說，「我只是想同妳聊聊，有酒有菜才不會枯燥。」

「那我只有奉陪了，因爲你是主人。」

她拿起桌上的手袋放到衣橱裏去，封住開合處的髮絲不見了，衣橱中手提箱的髮絲也不見了。這證明金沙曾經檢查過她的東西。

她心中暗生警惕，表面上却不動聲色。點上一支烟，在金沙身旁坐下，笑着問道：「你要和我聊什麼？」

金沙端起酒杯，舉一舉：「來！先乾一杯。」

「乾杯要有理由。」她沒有去拿酒杯。

「爲……爲我們的邂逅乾一杯吧！」

「這句話你在午餐時用過，在晚餐時用過，現在還想用第三次嗎？」

金沙有些尷尬，不過他的笑容又很快地遮蓋了窘態：「那麼，爲了我們同室而居乾杯吧！」

「同室而居也値得慶祝嗎？」

「總是緣份。」

「其實，同室而居並不是什麼好事，你聽說過『同室操戈』那句話嗎？」

這句話很入骨，金沙心頭不禁一怔。不過他也極富機智，不管秦珍妮的話是有心還是無意，這齣戲總得要演下去。因此他語氣輕佻地說：「珍妮！『操戈』二字還有別的見解，男女同居一室，若朝某方面去想，倒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她風情萬千地嬌笑道：「嗨！你在挑逗我了。原來你是僞君子。」

「美麗如妳，有幾個男人能够在妳面前作眞君子？」

「你的話比酒更容易醉人，你倒是很坦誠地承認了你的企圖。好了！就算爲你的坦誠乾一杯吧！」她找到一個很好的機會舉起杯子，既表現了自己的雌威，也爲對方保留了面子。

酒杯一碰，辛辣的酒汁流進了他們的腹內。

秦珍妮是老千那一行裏混出來的，十六歲就在塞城小有名氣。被羅玉芬看中她這塊材料，網羅到了身邊。

她精明透頂，也壞得透頂。最糟的是她將男女關係看得很隨便。她將男人比作牛，只要是年輕、

鍵康，外表瀟洒的「牛」，她都要「鬥」一下。

　但是，她却最恨暗中算計她的人。金沙雖然很帥，很棒，她此刻也缺乏之興趣了；因爲他暗中檢查她的東西，顯然不懷好意。因此，她決定要給點顏色讓對方看看，而且還要摸淸楚對方究竟是什麼。

　她媚笑嬌語，眉目傳情。幾杯落肚，金沙就醉了。但他不是醉於酒，而是醉於她的風情。

　然而金沙畢竟是從事一種特種職業，還不至於因貪戀女色而忘記責任，於是鎭定了心神，技巧地展開旁敲側擊：「珍妮！來談談妳。」

「有什麼好說的？」

「總得讓我多瞭解妳一點呀！」

「怎麼？打算向我求婚？」

「也許。」

　秦珍妮突然面色正經地問道：「小金！你眞是獵虎能手嗎？」

「名家。」

「獵艷呢？」

「獵艷？」金沙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在獵場你也許是高手，在情場你似乎只有小學程度。」

「我沒有自誇我是情場老手啊！」

「你的表現似乎是個獵艷老手，但是在我眼裏，你的手法却非常拙劣。」

　金沙突然發覺這是她的强烈暗示，於是嬉皮笑臉地說：「珍妮！就請妳教我吧！」

「我問你，男女關係是從那裏開始的？」

「這……？」顯然將金沙問住了。

「小金！我發覺你一直在兜圈子，始終找不到起點。我告訴你，」秦珍妮的指尖指着自己的嘴唇。「男女之間的親密關係是從這裏開始的。」

　金沙正在千方百計地要使她躺下，却想不到對方竟然如此迫不及待地要自動躺下去。他暗暗感到好笑，一隻手臂從她項間抄過去，吻上她的嘴唇。

　秦珍妮的反應非常激烈，這使得金沙有一瞬間的美妙昏眩。

　但她却是異常冷靜的，左手摟住了金沙的頸項，右手却緩緩抬起來，在頭髮間拔下了一根髮夾。

　那顯然是一根特製的髮夾，前端露出一根閃亮的細針，後端則是一根粗如火柴棍的圓管子。

　突然，那根閃亮的細針刺進了金沙的頸項。

　他的身軀震動了一下，再沒有其它的反應。

　金沙原是要秦珍妮躺下後再設法誘供的，却想不到自己倒先躺下了。

　秦珍妮將金沙抱上了床，褪去他的長褲，在他的脊椎骨處又來了一針，這才用被單蓋在金沙身上。原來那是一種特製的麻醉劑，金沙恐怕要睡很長的時間才能醒過來了。

　她拿出金沙的手提箱，箱子上了鎖，這難不倒她。一分鐘之後，箱子就打開了。

　翻開摺疊整齊的衣服，赫然發現了一支白朗寧手槍，還有合法的槍照。

　她又找到了金沙的服務証件，當她發覺他是英國石油聯盟的安全人員時，不禁大吃一驚。也暗自慶幸沒有進入對方的圈套。

　她還找到一份公函，那是國際刑警組織請各地警方支援的函件。

　她拿起箱子裏的白朗寧，抵上了金沙的心臟部位，準備幹掉他以除後患，槍口抵住肌肉，絕不會發出多大的響聲。

　但她又冷靜下來，如果金沙還有助手在這家酒店裏，豈不糟了？

　反正在早上九點鐘以前沒有飛機離境，這件事得經過仔細的考慮之後才能行動。

　於是，她熄了燈，躺上了那張長沙發。

　以往凡事請示羅玉芬，如今獨當一面，她連一點主意也想不出來了。

　時光就在她反覆思索中溜過，轉眼已到了凌晨二時。

　驀然，房門上卡地一响。聲音雖然非常輕微，却逃不過秦珍妮的敏銳的聽覺。

　金沙那支白朗寧正好抓在她的手中，她輕巧無聲地閃身門後，屏息等待。她淸晰地聽到房門把手轉動的聲音。

機場風雲

　門開了，進來一個女人。那個女人右手拿着槍，左手反關上門，目光在向四週搜索。秦珍妮出其不意地將槍口抵上那個女人的腰際，低喝道：「不許動！」

「五妹！是我。」原來她是史嘉琳。

　秦珍妮大出意料之外，連忙收起槍來，問道：「四姊！妳怎麼也來了？」

「大姊教我來的，她說妳可能有麻煩。」

「妳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是羅省地面上的馮老大幫忙查出來的。」

　秦珍妮指指床上昏睡的金沙：「這小子是英國石油聯盟的探員，幸虧我比他棋高一着。四姊！塞城那邊怎麼樣？」

「很緊張，大姊要我們今天就回塞城。」

「那……」

「大姊還說，要妳使用妳出境時那張護照。」

「這邊呢？」秦珍妮向床上呶呶嘴。

「這裏的事情由馮老大來處理。我還引來一個姓程的，那小子眞行，從城裏跟到機場。我買票，他也買票，一直跟我到羅省，還是馮老大幫忙才將他留下。現在只剩下一個姓羅的在塞城來打單。」

「那個姓羅的？」

「就是每晚送二姊回家的那個英俊男人。」

「哦！是他？」

「那個姓羅好像對我們的活動情形很清楚。」

「啊——四姊！方才妳說這邊交給馮老大處理，是要……」秦珍妮說到這裏，作了個殺頭手勢。

「不！過了星期三就放他們自由。」

「妳是怎麼進來的？」

「馮老大有弟兄在這裏當侍者，我是從侍役專用的電梯上來的。快收拾，我們要在天亮前離開此地。」

　秦珍妮立刻去換穿衣服，收拾行囊，自然她不會忘記放在床墊海綿中那張重如生命的護照。

　在取護照的時候，沉睡的金沙翻滾到床裏，被單扯開，露出他那赤裸的軀體，使得史嘉琳一皺眉頭。背過臉去說：「老五！妳又鬥牛了。」

「他是一頭兇猛的非洲犀牛。」

「妳眞會及時行樂。」

「走吧！」

　走道中，有一個戴着茶色眼鏡的中年男人在來回走動。史嘉琳走過去，向他低聲說：「馮老大，一切費心了！」

「妳們快走吧！代我向玉芬問好。」

　兩人來到電梯中，秦珍妮笑道：「他是不是大姊的相好？」

　史嘉琳白了她一眼，嗔怪着說：「胡扯！誰像妳，到處都有相好。據馮老大說，他們是乾兄妹，大姊的槍法還是他教的。」

「算了吧！」秦珍妮嗤之以鼻地笑着說：「男女之間的事情妳還不懂哩！愈『乾』愈有問題，那只是在別人面前的稱呼。」

「看我不告訴大姊才怪！」

「四姊！這個玩笑可不能開喲！」

　兩人笑成一團，尤其是史嘉琳，方才發生的事情她都忘掉了，那裏還談得上去思想什麼憂患，危機。

×　　×　　×

　古代，若有一四日行千里的良駒，就稱爲寶馬。而現在的交通進入噴氣機時代，却是一日萬里。

　上午十時，秦珍妮又回到了塞城。一晝一夜的時間她身臨兩地，去而復回，而且還演了不少戲。

　走出機場後，秦珍妮低聲問道：「要向大姊報到嗎？」

「大姊說過了，不准去找她。我去取車，送妳回家。然後妳再利用無綫電對講機和她連絡吧！」

　兩人徒步來到收費停車場，史嘉琳領出她那輛藍色跑車，秦珍妮正要坐上去，突然一隻手臂伸過來攔住了車門。她轉頭一看，攔住車門的人赫然是羅宗漢。

　羅宗漢的神情顯得非常憔悴，雙眼滿佈紅絲，頦下的鬍鬚也未經修剃。但是他那兩道目光却是咄咄逼人。

　秦珍妮裝着不認識他，嬌聲叱道：「你要幹什麼？」

「我要打聽我朋友的消息。」

「誰認識你的朋友？」

　羅宗漢面色陰沉可怖，因爲他早上打長途電話到羅省去，南華飯店櫃枱上的人說金沙早上搬走了。而且跟踪史嘉琳的程浩也未按規定的時間來電連絡。現在見到秦珍妮和史嘉琳聯袂歸來，在他的想像中，他的兩個部下似乎已遭遇了與吳彼德相同的厄運。因此，他冷笑道：「珍妮小姐！別裝糊塗。我的朋友金沙，昨天和妳同機去羅省的，而且昨晚妳們同宿南華飯店。還有這位史小姐！和妳同機前往羅省的程浩呢？殺了他們嗎？還是拋他們下海去餵魚了。」

　這番話說得秦珍妮和史嘉琳兩人面面相覷，心頭大駭。秦珍妮還算沉得住氣，語氣强硬地說：「我看你一定是個瘋子，放手！不然我就召警。」

　羅宗漢低吼着說道：「叫警察吧！妳不叫，我叫。」

　在這種情勢之下，根本示弱不得。因此秦珍妮仍然氣勢洶洶地說：「你不怕警察，我也照樣不怕。塞城是個法治的地方，一切要講証據，憑你幾句空言也不能將我們怎樣。」

「別以爲我姓羅的修養好，妳們既能狠心殺人，我也照樣會。說！我那兩個朋友怎樣了？」

　史嘉琳冷眼旁觀，已然看出了局面非常危險，因爲羅宗漢已經跡近瘋狂。心中一緊張，不由脫口道：「放心！保証沒有傷他們兩人一根汗毛。」

　秦珍妮忙向她瞪眼，怪她多嘴。要硬就得硬到底。這樣一說，麻煩更大，因爲對方絕不會相信。史嘉琳也覺得說話有欠考慮，可是話出如風，難以收回。只有靜靜地等着事態的發展了。

　孰料羅宗漢竟然抽回手去，揮了一揮說：「相信妳的話，如果妳的話是假的，我有把握妳們逃不掉。走吧！告訴妳們的首領，別躲在幕後當老鼠。要當雌老虎就站到我姓羅的面前來。講理也行，比

檜也可，我姓羅的絕不搬出警方來壓她。」

秦珍妮已跳上車，史嘉琳一加油門，車子就開走了。

「我原以爲會有大麻煩，想不到他就信了！」史嘉琳似乎猶有餘悸。

「我看這個姓羅的倒還有幾根硬骨頭。」

「不然，二姊怎會愛上他。」

「現在還愛他嗎？」

「愛也只能愛在心裏了。現在，事情已經鬧穿，二姊怎會做叛徒呢？我想，她心裏一定比誰都難過。」

「奇怪！」秦珍妮喃喃自語地說：「我看這個姓羅的說話一定算數，旣然不涉及警方，大姊爲什麼不和他見面呢？」

「大姊好像故意在躲他。」

「胡扯！大姊怕過誰？躲過誰？」

「說的是呀！」史嘉琳陰陽怪氣地說：「不信妳將姓羅的話轉告大姊，看她理不理？」

「她眞不理，我倒要問問她。」

「妳準備捱罵好了！」

秦珍妮嬉皮笑臉地說：「在對講機面前捱罵有什麼關係，她罵，我笑。」

史嘉琳突然停下了車，一擺手說：「五妹！下車吧！但願妳在對講機前面多笑幾聲。」

秦珍妮回到住處，迫不及待地就鎖上門，打開無綫電對講機。

「五號呼叫一號！五號呼叫一號……」

想必羅玉芬早已計算好她們的行程，正在等候她們的消息。秦珍妮一呼叫，她的回聲就來了：「老五嗎？說話。」

「大姊！方才我和四姊在機場門口遇見了羅宗漢。」

「他！他怎麼樣？」

「他說要見妳，講理也好，比檜也好，他絕不搬警方來壓妳。我看他說的倒是眞話。」

「這小子眞是又狂又傲。」

「大姊！見他嗎？」

「別理他！」

秦珍妮想不到她這個天不怕地不怕，倔强無比的大姊眞在躲避羅宗漢，不禁壯着胆子問道：「大姊怕他嗎？」

「珍妮！少管閒事！」羅玉芬的語氣中已透着不悅。

「妳避不見她，豈不是等於怕他？」

「怎麼，妳管起我的事來了？」

「這樣太滅我們的威風了。」

「住口！」羅玉芬在怒吼着。

秦珍妮不敢再頂撞了，羅玉芬的脾氣她摸得很清楚，眞要惹火了這位老大姊，自己有得受的。

沉默一陣，羅玉芬又說：「從現在開始，妳，老二，老四，都到俱樂部去，晚上也住在那裏，協助老四籌備明晚俱樂部選擧夏季皇后的事。別的事一概不要過問，即使有人將檜管抵上妳們的腦袋，也別理他。」

「是。」秦珍妮有氣無力地應着。

「羅省那邊怎麼樣？」

「釘我的那個名叫金沙的男人是英國石油聯盟的探員，他身上還帶着國際刑警組織簽署請各地警方協助的文件。」

「這我知道。那邊沒有麻煩嗎？」

「四姊到之前，我已警覺到對方不懷好意，而先一步將對方制服了，後來那位馮老大來處理了善後。」

「好了！立刻到俱樂部報到去，不准帶檜。」

羅玉芬說完後，就關閉了對講機。

秦珍妮出神了好一陣子，仍然想不通羅玉芬何以要對羅宗漢那樣忍讓？爲什麼？爲什麼？

秦珍妮跟隨羅玉芬四年多，深知她的性格，她對待男人殘忍已極。即使她本人不屑一顧，她也會派別人去給對方一點顏色看看。而現在，面對着羅宗漢嚴重的挑釁，却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一句「別理他」！

怪！眞怪！

若說羅玉芬怕他，即使殺了秦珍妮也不會相信。若說羅玉芬讓他，那又爲什麼？只是因爲大家都姓羅嗎？

想到這裏，秦珍妮心中不由一動：莫非？……

隨即她又不禁暗笑出聲，眞是想得太玄了。

她不願再爲這件事情傷腦筋，鎖上門。來到地下車庫，開了她那輛敞篷跑車向「潮水俱樂部」飛馳而去。

× × ×

羅玉芬那邊也同樣心情不寧，從她那種狠狠吸烟的神態中就可以看出來她是被某一種苦惱的情緒困擾着。

當她吸完第三枝烟的時候，對講機中傳來了梁美雲的呼叫聲。她很快地抓起麥克風，迫不及待地問道：「美雲！事情查得怎麼樣？」

「大姊！這事恐怕很難着手。過了星期三才離境的男性觀光客有六千多人，這些還是住在酒店中的人數。」

「那麼多嗎？」羅玉芬皺緊了眉頭。

「是呀！要在這些人當中去查出誰是英國石油

聯盟的業務代表實在太難了，而且對方不一定就住在酒店中。」

羅玉芬沉吟一陣，冷冷地說：「那我們就決定在比價會場狙擊對方。」

「大姊！那樣不但太明顯，也太冒險。」

「我知道，但是我做事是不容許失敗的。」

「大姊！」梁美雲的聲音像是哀求：「放棄這一次買賣吧。」

「不行。」羅玉芬一口回絕。

「大姊！……」

「不許再說了！」羅玉芬聲色俱厲地說：「現在妳到俱樂部帮忙去，明晚選擧夏季皇后的事要辦得有聲有色。」

「是的。……大姊！」梁美雲又吞吞吐吐地問道：「星期三的……狙擊手妳選定了誰？」

「我自己去。」

「大姊！我去。」

羅玉芬嘆了口氣：「唉！美雲！我一直担心妳可能會因爲姓羅的而背叛我，想不到妳竟有這番心！美雲！我決定由我自己去冒險。」

「不！大姊！……」梁美雲的聲音像在哭。

「我年紀最大，我死，比妳們任何一個人去死都合算。」

「大姊！……」

羅玉芬一轉旋鈕，關閉了無綫電對講機。她面頰上隱約出現了一絲淚痕。不知道什麼原因突然使這個倔强的女人變得軟弱起來。

× × ×

那一邊的梁美雲激動地哭了，七年來她見過不少血淋淋的事故，使她懂得克制。因此她很快地就止住淚，換好衣服，準備到俱樂部去。雖然她心情很亂，去了也未必能帮山部葉子什麼忙，但是不去却等於違抗大姊的命令。

就在這個時候，門鈴響了。

她看看錶，十一點過幾分，上午怎會有客登門呢？她直覺地感到來人可能是羅宗漢。是他嗎？

她向大門奔去，到了門邊她又踟躕了。幾乎在門邊沉靜地站立了一分鐘，才輕輕地打開了門。

她猜得不錯，來人的確是羅宗漢。一夜之隔，他幾乎變了另一個人，神情憔悴，往日瀟洒神采蕩然無存。

羅宗漢扶着門，聲音沙啞地問道：「美雲！我可以進來嗎？」

她連忙點點頭說：「快進來吧！」

羅宗漢走了進來，默然在沙發上坐下。梁美雲關好門，轉過身來道：「宗漢！要喝點什麼嗎？」

「不用麻煩，我只想和妳談幾句話。」

「談什麼呢？」她一蹙眉尖，像在自問。

「美雲！我們相處二十六天，有沒有一點感情呢？」

「宗漢！現在不該談論這些。」

「美雲！回答我，有或沒有？」

「宗漢！」她抬目覷着他。「我要你先回答我，我們的相識是你有計劃的安排，還是無意的邂逅呢？」

羅宗漢坦率地說：「是有計劃的安排。」

「那麼你只是在演戲了？」

史嘉琳駛出跑車，秦珍妮正欲登車羅宗漢突伸手攔住車門。

「初見時的確是那樣，可是再見時我的心情已經改變了。我在不知不覺中愛上了妳，而……」

「說下去。」

「而我也發覺妳付出來的是眞感情。」

梁美雲力持鎭定，心平氣和地說：「宗漢！我承認對你流露了眞情，但是我隨時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太深，因爲我們處於對立的極端。」

「美雲！我想問妳一個問題，如果妳們的首領命妳來殺我，妳怎麼辦？殺我呢？還是？……」

「殺你。」她不假思索地說。雖然她明知這種情形不可能發生，但她仍然這樣回答，因爲羅玉芬也問過這個問題，兩個答案必須相同。

羅宗漢楞了一下，隨卽淒然地笑了。「美雲！妳這樣做，不覺得有愧於心嗎？」

「我會用我的生命抵償你的生命。」

「爲什麼要做這種無意義的事？」

「這並非無意義的事，我加入這個組織時有過誓言，我必須遵守，一個不重信義的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去愛。」

羅宗漢凝視着她，良久，良久，才嘆一聲說：「美雲！我被感情擊敗了。」

「我爲你而惋惜。」

他不解地問道：「美雲！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在私人的感情來說，我不願見你失敗。」

「那……那我該怎麼辦呢？」

「我又不願你因情所困而忽視了職責。宗漢！將這件事情交給警方吧！這樣會減少我們兩人的痛苦。」

「不！我不能違背上級的訓令，有妳在，我不願警方涉人，我只想在石油市場中打贏這一仗，其他的事情，我不想過問。我並不是維護法律尊嚴的使者，只是一個私人機關的安全人員。」

「宗漢！你贏不了的。」

「我要試試。」

「再試下去，又要多害一條人命。」

「妳們要殺誰？」

「自然是你們聯盟的代表。」

「妳們怎知道代表是誰？」

梁美雲在那邊對羅玉芬勸說無效，只得試圖讓羅宗漢知難而退。她故意虛張聲勢地恐嚇：「吳彼得死了，金沙，程浩在羅省被綏禁了，剩下你一個人在塞城打單，你還要硬幹嗎？」

「美雲！妳們怎麼將他們的姓名，弄得這樣清楚？」

「哼！」梁美雲加重了語氣地說道：「我們還知道，國際刑警組織在爲你們撐腰，可是，那並不管用。」

其實，梁美雲也只是前半個小時聽史嘉琳在無綫電對講機中告訴她的。

羅宗漢低頭沉吟，喃喃地說：「難道我們安全部中有內奸嗎？」

梁美雲的目的就是要嚇阻對方，連忙順口說：「宗漢，你猜對了！你們安全部裏的確有我們的內綫。而且聯盟的高階層裏也出了問題，你這一仗如何能贏呢？」

羅宗漢突然精神抖擻地站起來，振聲說：「謝謝妳提醒我。」

說罷，掉頭就走。

梁美雲不過是虛張聲勢，胡說一通。想不到羅宗漢却當了眞，看他的神色，好像要去査個明白似的。於是連忙叫住他：「宗漢！慢點走！……」

羅宗漢一面走，一面說：「時間太寶貴。美雲！妳要殺我，我不怪妳。可是妳一定要幫我打贏這一仗，因爲我是四面楚歌，孤立無援的。」

梁美雲心想：讓他將腦筋用到別的地方去也好，免得他窮追羅玉芬，而使自己遭受壓力。

風流豪客

「潮水俱樂部」正在爲一年一度選舉夏季皇后而忙碌着。門券一個上午就被搶購一空；請柬也全部發出。十輛手推的花車正在加工。四樓夜總會的場地也在着手布置。各種技術人員都有，只是沒有裁縫；因爲那些準皇后不需要穿服裝，只是在兩乳及小腹下端貼上三朵玫瑰花而已。

這不過是個色情花樣，但是在這個畸形繁榮的島上却大受歡迎。門券高達五十元美金一張，慢一步的人還買不到。

梁美雲來到俱樂部時，山部葉子，秦珍妮，史嘉琳正在圍桌午餐，一見她來，都紛紛讓座。

「妳們吃，」梁美雲到一邊坐了下來。「我不餓。」

山部葉子掃了她一眼，遲疑地說：「二姊！妳好像哭過了？」

「胡說！」梁美雲强顏歡笑。「方才眼睛吸進了沙。」

秦珍妮插嘴說：「二姊！何必賴呢？哭也不算丢人啊！姓羅的實在可愛，偏偏又是對頭。別說是妳，就是我這個天天換男人的想想也會難過。」

「吃妳的飯吧！」梁美雲低叱一聲。

「唉！」山部葉子輕嘆一口氣。

只有史嘉琳不聲不响地默默往嘴裏扒飯。

她們三個人不說話，梁美雲却又耐不住寂寞，喃喃自語地說：「我是爲大姊難過。」

「爲什麼？」三個人都回過頭來望着她。

「大姊決定後天上午親自到石油比價場去狙擊到場的英國石油聯盟代表，這個行動太冒險。」

山部葉子和史嘉琳都楞住了，只有秦珍妮輕鬆地說：「這有什麼大不了！有我們四個人掩護她，還怕走不掉嗎？眞是大驚小怪，吃飯，吃飯！」

梁美雲了解秦珍妮說話的口氣，也不怪她，自顧自地道：「她決定一個人去，不讓我們跟着。」

「哦？」秦珍妮這下可驚了。「她想死嗎？」

「珍妮！」梁美雲低叱一聲。「妳怎麼盡是胡說？」

秦珍妮撇撇嘴說：「我說的是老實話嘛！單是姓羅的就不會饒她！」

梁美雲心情沉重地說：「大姊說得却輕鬆，她說，她比我們的年紀都大，她死了，比我們任何一個人死了都合算。」

秦珍妮咕嚕着說：「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珍妮……」梁美雲又叱了一聲。

「好！好！」珍妮一連往嘴裏扒了好幾口飯。「從此多吃飯少說話，我一開口就會出毛病。」

山部葉子忍不住地問道：「二姊！不能勸勸她嗎？」

「大姊的脾氣妳們又不是不知道，她只要下了決定，卽使用火車頭去拖，也是無法挽轉的。」

四個人都默然無語，氣氛顯得沉悶而憂戚。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女侍進來報告：「葉子小姐！有人要見妳！」

說着，將手中的名片遞給山部葉子。

山部葉子看看那張名片印着「韓星夫」三個字，既無銜頭，也無住址，而她對這個名字却又是陌生的。她皺皺眉頭問道：「這個人多大年紀？」

「四十歲的樣子。」女侍說。

「他在那裏？」

「一樓的會客室。」

「好！請他等一下，我馬上就去。」

女侍走了，其他三個人圍着來看那張名片，紛紛問道：「熟人嗎？」

山部葉子搖搖頭說：「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

史嘉琳敏感地說道：「會不會是羅宗漢那一夥的？」

梁美雲搖搖頭說：「不可能吧！」

「我去看看再說。」山部葉子說着向外出走。

「要我陪妳去嗎？」秦珍妮問道。

「用不着，妳們吃飯吧！」

山部葉子來到樓下的會客室，見到一個服飾整齊，儀表不惡的中年男子坐在那裏，沉靜地吸着香烟。那男子見她進來，連忙將手中香烟按熄，笑着問道：「是山部葉子小姐嗎？」

山部葉子在他對面坐下，笑着說：「是的。請問韓先生有什麼事？」

「哦！關於夏季皇后的事。」

「是有什麼意見嗎？」

「是這樣的……」韓星夫壓低了聲音，說道：「我聽說明晚有摸獎餘興，頭獎可與夏季皇后共渡良宵……」

「不錯。如果韓先生訂購了門券，希望你明晚能够幸運中獎。一年才有這樣一次機會。」

「這份幸運怕太難得了！」

「難得才可貴呀！」

「葉子小姐！我想同妳商量一下……」韓星夫一邊說一邊坐到了山部葉子的旁邊。

山部葉子心懷戒意地朝旁閃開了一些，一蹙眉尖問道：「商量什麼呢？」

「摸獎的時候不能耍點手法嗎？」

山部葉子這才明白對方的來意，當卽搖了搖頭說：「對不起！韓先生！這與俱樂部的信譽有關，我們不能够這樣做。但我衷心默禱你能得到那份幸運。」

韓星夫並未知難而退，更進一步說：「葉子小姐！我願付出代價。」

「不行的，很抱歉。」山部葉子很客氣地加以拒絕。

「葉子小姐！」韓星夫神情迫切地說：「這是對妳有利無害的事，價錢問題我們可以商量。」

山部葉子辭色正經地說：「韓先生！所謂夏季皇后也不過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你如果願意化代價，在塞城還怕找不到美若仙子的女人嗎？」

「妳不知道，我是受人之托。」

「哦！不是爲你自己在安排嗎？」

「我那有這種福氣啊！」

「爲誰呢？」

韓星夫壓低了聲音說：「葉子小姐！不瞞妳說，我是在爲我的老闆跑腿。他近年來生意一帆風順，很賺了幾個錢。有了錢自然就要千方百計地想法子享受，所以他對女人特別感興趣，當然這夏季皇后更能使他動心了。」

「這倒是我們歡迎的主顧，這樣吧！如果他眞肯化費一筆錢的話，我願意提前在今晚將待選的十位準仙子全部送去陪他，這樣他總該滿意了吧，在摸獎的時候當衆耍手法似乎不太好！」

孰料韓星夫連連搖頭說：「不行，不行！這樣絕不會令他滿意。」

「爲什麼？」山部葉子不禁感到訝異了。對方要一個，自己設法爲他弄十個，而且提前一天，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韓星夫復又壓低聲音，狀似神秘地說：「以我們老闆的財勢，一夜之間，找來十個八個美女陪宿，根本算不了一回事。他要的是新奇感，說實話，多少也有點變態。在鬧哄哄的場面下選出來的夏季皇后，才能使他感到興趣，也只有那樣，他才會激動。」

畸型社會中，這種變態男性多的是，本不足爲奇。但是山部葉子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聽說，因此勾起她的興趣。「你們老闆是幹那一行業的？」

「對不起！這方面我要守密。」

「他有多大年紀呢？」

「也許比我還年輕一兩歲。」

「年輕人嘛！怎會有這種變態心理呢？」

「也許是因爲接觸女性太多的關係吧？」

「對不起！」山部葉子仍然搖頭說：「我無能爲力。」

韓星夫情急地說：「葉子小姐！這件事妳一定要帮忙，我們老闆脾氣很大，他交下來的事若是辦不到，我非倒霉不可。」

山部葉子處於沉思了，所謂夏季皇后，也並非閨秀淑女，說穿了一文錢不值。和誰去睡覺都與俱樂部沒有關係。

選舉夏季皇后的花招也無非是爲了賺錢，既然能多撈一票，又何樂而不爲？因此她動心了。試探地問道：「你們老闆願意出多少代價？」

韓星夫見事情有了轉機，立即喜不自勝地說：「妳開價吧。」

山部葉子故意轉彎抹角地說：「首先，我得顧慮到萬一作弊時被人發覺，其他人可能會鬧着退票，這筆損失就不少。」

「沒問題，這可以照票數計算。」

照票數計算，最少也有一萬六，七千元美金之譜，因爲門券一共銷售三百多張，對方的口氣倒是很大的。

山部葉子不動聲色地又敲上一筆：「可是我們的信譽損失呢？也許有不少客人從此不再來了，而明年選舉夏季皇后的事也可能無法再辦。」

韓星夫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爽快地說：「葉子小姐！妳既然願意帮忙，我很感謝。反正又不是我化錢，妳盡量開價吧！別太狠就行了。」

「這樣吧！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打個電話和我連絡一下，到那時再決定吧！」

「爲什麼現在不能決定？」

「因爲我也不是這家俱樂部的老闆。」

「好吧！我下午兩點鐘再打電話來。」

× × ×

送走了韓星夫，山部葉子回到她的屋內，將這件事情告訴了其餘三人，她們都同意趁此機會多撈一筆。

「不過……」山部葉子說道：「要請示大姊一下。」

秦珍妮不以爲然地說：「這點小事何必要告訴大姊？大姊不是說過俱樂部交給妳全權負責嗎？妳作主就行了。」

「不行。」山部葉子連連地搖頭。「現在不是平時，萬一是姓羅的那夥人玩陰謀怎麼辦？還是讓大姊來決定的好。」

「大姊一定不會答應。」

「珍妮！」梁美雲說：「妳最大的兩個毛病就是見錢心貪，見了男人腿軟，將來妳一定死在這兩樣上面。」

秦妮珍噘起嘴巴，賭氣說：「隨妳們吧！我一說話，妳們就圍攻。」

「五妹！」山部葉子陪着笑臉。「我絕對沒有那個意思，妳可別誤會啊！」

「好了！趕快問吧！」秦珍妮又笑了，那一聲五妹，似乎令她非常舒服。「兩點鐘人家要討回信哩！」

山部葉子立即打開無綫電對講機，向羅玉芬呼叫。很快地就傳來羅玉芬的回聲，山部葉子將韓星夫來找她的事情報告一遍，請示她應該如何處理。

羅玉芬沉吟了約莫一分鐘，然後說：「向他要美金十萬元。」

「哦！」山部葉子失聲低呼，其他三人也紛紛咋舌，這分明是拒絕對方，天下恐怕沒有這樣大方的男人。

羅玉芬又說：「限他在下午三時前將現欵送到俱樂部，全部要百元大票，過一分鐘就不成交。」

「那筆錢……？」

「葉子，別盤算那筆錢，這件買賣，還沒有作成哩！兩點十分，再和我連絡一次，將結果向我報告。」

「是！」山部葉子關閉了對講機。

「怎麼樣？」秦珍妮說道：「我就知道她會拒絕。」

「這怎麼能算拒絕呢？」梁美雲瞪了她一眼。「如果對方願意出這個價錢，豈不就成交了。」

× × ×

兩點正，韓星夫的電話來了。

「葉子小姐！考慮好了嗎？」他在電話裏問。

「老闆已經答應了，不過價錢可能貴點。」

「多少？」

「十萬元美金。」

「哦——」韓星夫顯然也吃驚了。「價錢的確不低，不過美人是不可用金錢估計的，成交了。」

「哦！」這次輪到山部葉子吃驚了，她沒有想到對方竟會如此乾脆。「我們要求在三點鐘以前付欵。」

「可以的，我親自送來。」

「記住，我們全部要百元大票。」

「不能以支票支付嗎？」

「不行，我們要現欵。」

「好的，一切照辦。」

「韓先生！記住，將你老闆那張門券的號碼抄來。」

「妳眞細心，謝謝妳。」

掛斷電話後，山部葉子立即通知羅玉芬，同時請示那筆鉅欵如何處理？羅玉芬教她暫存在俱樂部中。

兩點半鐘，韓星夫來了，手裏提着一隻小型皮箱，裏面全是百元大票的美鈔，山部葉子仔細點收，分文不缺。

「韓先生，明晚摸獎時，我們會摸出你老闆所持那張門券的存根聯，請你轉告他等待明晚的艷福吧！」

「關於共渡良宵的地點？……」

「我們俱樂部裏佈置了一間迷人的寢宮，難道你的老闆要將夏季皇后帶到別的地方？」

「不！這樣的安排最好了。他並不想到別的地方去，他恐怕一離開這個環境後會冲淡情緒。」

「那就這樣決定了，門券號碼抄來了嗎？」

「帶來了。」

山部葉子接過那張寫着阿拉伯數字的紙條，嫵媚地笑着說：「你眞是一個好部下。」

「葉子小姐！謝謝妳的誇獎，我走了。」

韓星夫剛剛離去，羅玉芬却突然出現。

這頗使山部葉子感到意外，不禁張口叫道：「大姊！妳？……」

羅玉芬順手掩上房門，冷冷問道：「錢呢？」

「在這裏。」山部葉子一面說一面揭開箱蓋。

羅玉芬檢視那一紮紮的鈔票，感慨地說：「一件謀殺案的代價也不過十萬元美鈔，而且還冒着許多危險，我看我們還是每月選一次夏季皇后來得輕鬆些。」

「大姊！可惜像這種肯化錢的男人並不多。」

「咦！」羅玉芬忽然發出一聲訝異的低呼，同時將箱中的鈔票一紮一紮地拿起來細看。

「怎麼？鈔票是假的嗎？」

羅玉芬將手中的鈔票放進箱中，笑着說：「不假，不過這些鈔票可能還是我們爲那位大老闆賺的。葉子，妳知道那位大老闆是幹什麼行業的嗎？」

「我問過姓韓的，他不說。」

「知道那位大老闆姓什麼嗎？」

「姓韓的更不肯說了。」

「告訴妳！葉子！這位大老闆可能就是出錢要我們殺死英國石油聯盟代表的委托人。」

「大姊妳是怎麼知道的？」

「這十紮鈔票的號碼和我們原來收到的十六萬元半截鈔票的號碼是相聯的，這證明是出自一人之手。」

「難道他不知道這家俱樂部是我們開的？」

「那位出錢的大老闆根本就不知道代他殺人的職業兇手是誰，就像我們不知道他是誰一樣。這中間，完全是死亡掮客拉綫的呀！」

「難怪他這樣肯化錢，原來在石油市場發了橫財。」

「我明晚倒要來看看這位濶老闆，是個什麼樣子。」

「大姊明晚要來？」

「嗯！我這個人好奇心非常大的。」

「我想羅宗漢明晚一定也會來，萬一？……」

「怕什麼？」羅玉芬輕鬆地說：「他又不認識我，只要到時妳們不要和我打招呼就行了。」

「大姊！妳方才來，沒有發現可疑的人嗎？」

「俱樂部裏進進出出的女人多得很，就算羅宗漢在門口監視，他也未必知道我是誰。但是妳們却不能到我那裏去，妳們一動，姓羅的就會跟上，即使不是他本人，他也在這裏佈下眼綫。」

「我們不會去找妳的。」

「好，我走了，別出來送我。」羅玉芬堂而皇之地從俱樂部走出，跨上她的座車，向她的寓所疾駛而去。

一片冰心

途中，羅玉芬突然發現了一輛銀灰色的敞篷轎車在後跟着。她仔細地向廻射鏡中望去，心頭不禁一怔。她知道自己已經犯了嚴重的錯誤，因爲她一眼就認出了那輛銀灰色敞篷轎車上坐着的赫然是羅宗漢。

羅玉芬心情並未過份驚駭，她不但沒有作逃避

的打算，反而減慢了速度，使兩車首尾相接。她將視綫投向廻射鏡，似乎很用心欣賞羅宗漢的儀表，他的濃眉，大眼，堅定的嘴唇，她都一一細看。

當然，後面車上的羅宗漢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同時，她面上戴着寬大的墨鏡，遮去大半面目。

在途中，羅玉芬終於有了決定。她毫不考慮地將車子駛回她的住所。當她將車子駛進車房，再下車走出來時，羅宗漢已經站在庭園的階前，他那輛銀灰敞篷車停在屋外的路邊。

對方很禮貌地向她打着招呼：「小姐！我們可以談談嗎？」

羅玉芬摘下臉上的墨色眼鏡，由側面對着他，反問道：「先生！我們認識嗎？」

「如果妳讓我進去，我會給妳滿意的答覆。」

羅玉芬點點頭，打開了門鎖，進到了客廳。一進門，羅宗漢就問道：「妳是『潮水俱樂部』的老闆嗎？」

「你太看得起我了，那裏的老闆是一位日本小姐。」

「我知道。但我也知道山部葉子小姐不過是負責經營俱樂部的經理，眞正的老闆是不出面的。」

「那不是我，我只是俱樂部的會員。」

「小姐！妳太缺乏對現實的勇氣了。」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羅宗漢大模大樣地在沙發上坐下來，冷冷地說：「我想知道妳爲什麼進了屋子還不摘下眼鏡。」

「那是我的自由，別忘了這是我的家。」

「好！妳享有妳的自由吧！不過，我也要保持我的權利。現在我們可以開始面對面談談了。」

「我們根本不認識，有什麼好談的？」

「小姐！別玩捉迷藏的遊戲了，我知道妳是『潮水俱樂部』的老闆，不過我想不到妳今天竟然會去俱樂部。」

「你憑什麼硬說我是俱樂部的老闆？」

「聽着！」羅宗漢語氣緩慢地說：「妳下車走進俱樂部去後，俱樂部的人就出來看誰將車子停放在門口。他們看見是妳的車子後，顯得有些吃驚的樣子，不但沒有移走妳的車子，反而派人爲妳擦拭車子。」

「那只是因爲我肯付小費。」

「往下聽，從他們的態度看來，顯示妳的身份特殊，因此引起我的注意，開始向他們打聽。」

「他們告訴你一些什麼？」

「他們守口如瓶，可是我有辦法。」

「什麼辦法？」

「軟硬兼施，拳頭和鈔票一齊來。」

「嗯！得到了一些什麼資料？」

「他們說妳常到俱樂部去，而不是爲了娛樂。妳去，只是找山部葉子小姐談話，或是由她帶妳四處看看。山部葉子小姐對妳很恭敬，依他們的看法和猜測，你必然是俱樂部的老闆。」

「你眞富於幻想！」羅玉芬態度鎭定地聳肩。

「我更富於聯想，你既然是山部葉子的老闆，自然也就是梁美雲，秦珍妮，以及那位女賽車選手史嘉琳的老闆了！」

「嗯！還有麼？」羅玉芬沒有表現絲毫驚色。

「當然你也是殺害吳彼德的元兇。」

羅玉芬假裝吃驚的神色叫道：「先生！你說我是俱樂部的老闆倒沒有什麼關係，你說我是殺人元兇，那是要坐牢的啊！」

「放心！我不會訴諸於法。」

「哼！」羅玉芬奚落地說：「你眞仁慈！」

羅宗漢沉下臉說：「你若以爲我仁慈，那你就錯了，我有我自己的法律。來找你，就是爲了要制裁你。」

「殺我嗎？」

「那只是其中一種方法。」

「難道還有別的方法？」

「我爲你安排了一條生路，不過不是爲了你，而是爲了另外四個被你驅使賣命的女人。」

「我說對了，你的確很仁慈。」

「如果你不肯接受我的安排，那末我們就走絕路。」

「絕路？」羅玉芬在暗暗吃驚。「這是什麼意思？」

「槍下一決生死。」

「和誰？」

「自然是和你。」

「哈哈哈哈……」羅玉芬忽然放聲狂笑起來。「你眞是一個了不起的男人，竟然敢向一個女人挑戰。」

「你用不着譏笑，我沒有將你看成一個平凡女人。」

羅玉芬笑容一收，正色問道：「再說說你爲我安排的生路吧！」

「立刻解散你的殺人集團，並限制你在明天中午以前離境。兩天以後，你才可以重回塞城。」

「我答應你一半。」

「什麼意思？」

「我願意解散我的殺人組織，但不是由於你的安排，而是我自己早就有了這個決定。」

「嗯！那很好！」

「不過！我要等到星期四才能宣佈解散。」

羅宗漢霍然從沙發上站起來，振聲問道：「爲什麼？」

「因爲我還有一件交易沒有完成，收了人家的訂金不可能退回去，這是職業信譽問題。」

羅宗漢目露兇光，沉叱道：「你想死嗎？」

「除非你殺死我。」

「別以爲我不敢。」

「我知道你有勇氣，但是你不會殺我。因爲你痛恨殺人的行爲，自然你就不願當一個屠夫。」

「那可不一定。」

羅玉芬遲疑了一陣，突然問道：「你在英國石油聯盟的年薪多少？」

羅宗漢自然明白她這句話的意思，沉叱道：「你別妄想用金錢收買我，連你這個職業兇手都懂得職業信譽應該保持，難道我不懂嗎？」

「既然如此，我們的談話可以結束了。」

羅宗漢突然地拔出槍來對準她，怒吼道：「今天我不會毫無收穫就此離去的。」

「怎麼，想綁人嗎？」

「你要如此說，也未嘗不可。」

「我得提醒你，沒有人爲我準備贖欵。」

「用不着，星期三的中午我就釋放你。」

「噢！吳彼德的仇恨也不報了？」

「爲了另外四個女人，我願意忍讓一點。」

「也許是爲了梁美雲吧？」羅玉芬冷冷地說：「你，是個好情人，但不是一個够義氣的朋友！」

羅宗漢面上有一絲尷尬之色，沉叱道：「少廢話！走吧！」

「我可以換件衣服嗎？」

「可以，不過我要跟你一起去。」

「來吧！」羅玉芬往臥房走去。「任何男人都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在進門處，羅玉芬突然身子往旁一閃，左掌切在羅宗漢拿槍的右腕上，拍噠一聲，槍落下了地。

羅宗漢一駭之際，她的右掌已經切上了他的頸項，本來他這幾天不眠不休已就身心疲困，再加上這重重一掌，立刻萎頓地倒了下去。

羅玉芬擱下了眼鏡，面上一股歉然之色，緩緩地搖一陣頭，方才走進房去打開了無綫電對講機。

×　　×　　×

羅宗漢只昏迷幾分鐘就醒了過來，但是他已經被鎖進了一間有床有椅而沒有窗戶的屋子裏。他後悔太小看了對方，也因爲他不願對一個女性施出最嚴厲的手段，所以這頭猛虎才進入籠中。

他狂怒一陣，出力地搥擊房門，發瘋般地吼叫，可是，一點反應也沒有，他知道自己在白耗精力。逐漸，他由狂怒趨向平靜，躺到床上，凝望着天花板暗自出神，仔細地沉思如何才能離開此地。

正當他陷於沉思時，房門打開了。

羅宗漢以最迅速的動作向房門口撲過去，攫住進來的人，因爲這是他唯一能够離開此地的機會。

「宗漢，是我呀！」進來的人失聲驚叫，原來她是梁美雲。

羅宗漢看淸是她時，連忙鬆開了手。但他却無時間和她說話，飛快地去轉動房門上的把手。一點也轉不動，顯然又鎖上了。

「美雲！」羅宗漢沉聲說：「鑰匙給我。」

「宗漢！冷靜一點！這房門是自動上鎖的，只有外面才打得開。我現在和你一樣被禁閉起來。」

「那個女魔王爲什麼要關起你來？」

「她並不是將我關起來，而是要我來陪你。要等到你獲得自由時，我才能同時獲得自由。」

「卑鄙無恥的美人計！」

「宗漢！你誤會了，她沒有這個意思。」

「美雲！你不能帮我一點忙嗎？」

「我能帮你什麼呢？」

「帮我離開此地。」

梁美雲神色痛苦地搖頭說：「宗漢！那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不可能？」羅宗漢扳住她的肩頭，猛力地搖幌。「那個女魔王總不可能餓死我們，她定會派人送吃的喝的進來。只要你存心帮我忙，難道還沒有下手的機會嗎？」

「宗漢！我不能那樣做？」

「爲什麼？」

「我不忍心傷害她。」

「美雲，難道你就忍心傷害我？」羅宗漢廢然地鬆開手。「美雲！你的良知還在，不該使我失望才對。」

「宗漢！」梁美雲唏噓地說：「我知你不會諒解，我也不企求你諒解。但我絕對不能那樣做。」

「你對得起你的良心嗎？」

「我這樣做正是不能違背我的良心。」

「我不懂你的話。」

「宗漢，七年前我隻身來到塞城，四顧茫茫，走投無路，幾乎要靠出賣靈肉來維持生命。就在那時候我遇到了她，我才能保持淸白到今天。她不但挽救了我的軀體不受蹂躪，也挽救了我的自尊心不受傷害。她沒有逼迫我爲她做任何事，一切都是我自願的。宗漢！你說我怎能做出傷害她的事來。不要怪她該同情她，她心中有太多的忿懣和不平。」

「同情她？可是誰同情我？」

「宗漢！你不同，你是一個鐵錚錚的男子漢，

應該承受任何嚴重的打擊才對。你委屈一點吧！」

「美雲！你說得太輕鬆了！這個打擊是我事業與前途的致命傷，在歐美，一個探員執照是不輕易能够領取的。」

「你還年輕，難道不能再從事別的行業嗎？」

「美雲！認識你是我生命史上的轉變，但是轉變得太糟了。美雲！你不覺得惋惜嗎？」

「我不覺得惋惜。」

「爲什麼？」羅宗漢大爲詫異。

「她對付男人的手段殘酷得駭人，可是她對你却盡力忍讓，足證她已受了你很大的影響。」

「可是我並沒有影響她能放下屠刀。」

「但她已決定在星期四解散我們這個集團，這是我們幾姊妹絕對想不到的事。」

「哼！」羅宗漢冷笑了一聲。「你方才還說她對我盡力忍讓，那完全是你幼稚的看法。你知道她爲什麼要等到星期四才肯解散你們這個非法集團嗎？她不過是爲了星期三再給我一次致命的打擊。」

「宗漢！」梁美雲委婉地說：「你誤會了，那不是她存心要給予你打擊，只是爲了維護她的職業信譽。」

「美雲！我要求你一件事。」

「只要不是要我帮助你逃離此地，什麼事我都願意作。甚至，……總之，爲你，我不計犧牲。」

「告訴我，那女魔王的姓名以及她的來歷。」

「你爲什麼要問這些？」

「她要維護職業信譽，我同樣也需要維護信譽。這一次，我可能要輪定了。我也註定了無法向英國石油聯盟交代。我決心事後再找她，即使天涯海角，我也要追到她，我不能不對我的自尊心有所交代。」

「宗漢！饒恕她吧！她是一個曾經受過欺凌的女人，她被一個心愛的男人遺棄了，所以她才萌生報復心理。」

「她不該向整個社會報復呀！」

「宗漢！原諒她吧！女人心理總是偏狹的。」

「美雲！你太偏袒她了。」

「宗漢！我是在要求你啊！」

「美雲！你只想到向我要求，但是你考慮到我的要求嗎？美雲！你難道一點都不爲我設想？」

「宗漢！」梁美雲激動地，在他懷裏，緊緊抱着他，面頰貼在他的胸膛上，淚水滴濕了他的衣袖。「只要不傷害她，我願意爲你犧牲性命，這還不够嗎？目前我什麼也不敢想，只希望這兩天你能心情平靜。」

羅宗漢澈底被女性的柔情擊敗了，他能平靜嗎？但是爲了梁美雲，他只有平靜了；那怕是硬裝出來的。

他抬手托起她的面頰，低啞地叫了一聲：「美雲……」

梁美雲激動地勾住他的頸子，獻上了熾熱的紅唇，主動而又激情地去吻那個首度侵進她芳心的男人。

梁美雲的初吻顯得極爲笨拙；但是，却具備了無比的狂熱！

而羅宗漢却是木然地去接受這個可貴而又聖潔的吻。其滋味猶如苦澀的橄欖，但是，梁美雲的熱力却大大地震撼了他的身心。

他逐漸忘掉一切，更忘記了他的失敗和損傷；有了這個吻，似乎其它一切都顯得不重要了。

夜深人靜了！

羅宗漢一覺醒來，他撳燃床前的枱燈，抬看腕錶，已經是凌晨兩點半鐘。

他依稀地記得自己喝了不少酒，他也想起，美雲爲他脫下褲子扶他到床上的情形。他是存心一醉的，但是他想不到會醉得這樣厲害。

他翻身望向床裏，梁美雲並不在床上，這是意料中事。

並非她不屑與他同床，而是她不願意主動來睡在他身邊。

她到那兒去了呢？離開了這間屋子嗎？

他翻身下床，開亮了頂壁的吊燈，這才發現梁美雲睡在一張沙發上，像一隻貓兒蜷曲在小小的窩裏。

有人形容熟睡的女人是一幅最美麗而又誘人的畫，而此時熟睡的梁美雲是令人楚楚堪憐的。

就在這一瞬間，羅宗漢想起了英國帝王溫莎公爵寧棄江山而愛美人的風流韻事，因此，存留在他心中欲作最後一搏的鬥志也喪失了。愛的力量實在太驚人，若不是爲了梁美雲，他絕不至於會如此一敗塗地。

他緩緩地走到梁美雲的身邊蹲下去，用手托起她那垂吊在沙發扶手下面的頭部，她忽然醒了。

她連忙坐起來睜開眼皮，問道：「你幾時醒來的。」

「適才。」

「口渴嗎？我來給你調杯冷飲。」

「不用！」羅宗漢在那張單人沙發上擠下去，一手環抱着她的腰。「爲什麼不睡到床上去？怕我嗎？」

「不！不！」她垂下了頭，輕輕地搖着。

「那爲什麼？」

「因爲你說過……美人計那句話。」

「所以惱我了？」

「不！我感到自卑。」

「唉！」羅宗漢輕輕地嘆了口氣。「爲了保護自己，就會傷害別人，從現在起，我寧願傷害自己也要保護你。」

「宗漢！不要說了。我知道你是爲了我的安危才處處顧忌，不然，你一定是勝利的一方。」

「人總是免不了有自私的觀念，其實也是爲了自己、如果你受到傷害，那會使我終生後悔。」

「宗漢！不要說了。」

「來吧！」他拉起她。「睡到床上去。」

梁美雲連頸項都紅了，忸怩一陣，終於站了起來。

在床上躺了五分鐘之久，她的心情才漸漸平靜下來。因爲羅宗漢沒有絲毫動作，而且還以背對着她。

有人說，女性是最不耐煩寂寞的，此時，梁美雲正是這樣的；何况她又深愛着那邊的羅宗漢。

「宗漢！」她輕輕說：「爲什麼不擁着我？」

「在床上我不想擁着你。」

「爲什麼？」梁美雲不禁好奇起來。

「那容易使人產生邪惡的意念。」

「在我們兩人之間還會有邪惡意念存在嗎？」

「我心裏有這種感覺。」

「至少你該面對着我，除非我不屑一顧。」

「因爲你比烈酒還更容易使人迷醉。」

「你怕醉嗎？」

「在這種情况下，任何男人都願意迷醉的，即使是醉死。可是對你却是一種損失，一種侮辱。」

「宗漢！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美雲！睡吧！妳太累了。」

羅宗漢出奇的鎮靜，反而使梁美雲更激動了，她出力地將他的身軀扳轉過來，呢聲問道：「宗漢，是我不值一顧嗎？」

「美雲！不要這樣說。」

「是嫌我嗎？宗漢！你是第一個吻我的男人，我是純潔的，別以爲在我們這個圈子裏的女人，都是……」

「美雲！我相信。」

「那爲什麼不願擁着我呢？」

「我……怕衝動。」

「爲什麼要怕？」

「因爲我不願褻瀆你。」

「宗漢！眞的愛我嗎？」

「不但愛，而且愛得很深。」

「那就不應該猶豫了。」她投入他的懷裏。「宗漢！把握今宵，以後可能不會再有這種機會。」

羅宗漢還想說什麼，可是嘴却讓對方的嘴唇封住了。

梁美雲表現得不像初吻時那樣的艱澀，她是熱情奔放的，其冲激力，足以破壞任何一道堅强的堤防。

羅宗漢並未過份的理智，而是他愛梁美雲愛得太深，正因爲愛得太深，才不忍心去加以破壞。

現在，他努力建立起來的一道屏障被對方的熱情摧毀了。血液在沸騰，熱情在燃燒，眼前是一座熔爐，足以容化他的壯志，而他却毫不猶豫地跳了下去。

追根究底

雖然已是將近凌晨三點鐘，羅玉芬却沒有入睡。她一個人坐在客廳裏，手裏端着一杯酒，一個勁地在手掌心裏旋動着，似有無限心事。

突然，門鈴聲响了；那是有規律的响聲，兩短一長。

羅玉芬的身子沒有動，右脚在地毡上踩了一下；原來大門的電鎖開關隱藏在地毡下面。

進來的史嘉琳，一頭長髮很亂，大概是經過了長時間的駕車，被風吹散了。

羅玉芬的身體雖然還很沉靜地躺在沙發裏，語氣却有些急迫：「老四！怎麼樣？」

史嘉琳坐了下來，先吁吐了一口長氣之後，才回答說：「姓韓的傢伙就像是頭野馬，整日奔馳也不會累似的。下午兩點多鐘離開俱樂部之後，他就去理髮院洗了一個頭，然後到海城戲院看了一場四點半的電影……」

「在電影院有人和他碰頭嗎？」

史嘉琳道：「絕對沒有，我也購票入場，緊緊地釘着他的。」

「嗯！以後呢？」

「晚餐是在龍鳳酒家吃的。飯後，他乘坐八點鐘那班飛船去了『雙星島』。」

「唔！」

「到了『雙星島』後，他就上舞院，賭場，馬不停蹄地玩個不休，直到凌晨二時……」

「他住在島上了嗎？」

「回到塞城來了。」

「這個時候那裏還有水上飛船？」

「他包了一條小電船。」

「眞闊氣，一個跑腿的尚且如此，他的老闆就更不用說啦！」羅玉芬停頓了一下，才又問道：「這一路上，他沒有跟任何人碰過頭嗎？」

「沒有。當他進舞院時，我也換了男裝跟進去，和他接觸的都是舞女；而且那些舞女和他也不怎麼熟。」

「唔！姓韓的替他那位大老闆辦完了一件了不起的差事，因此大老闆賞他兩文，讓他去玩玩……嘉琳！你知道他的住處嗎？」

「他住在南洋公寓三零三號房。」

「公寓？」

「據說那公寓是專門租給觀光客臨時住的。」

羅玉芬似有所悟地點點頭：「我明白了！他們不是常住塞城的，只有在一年一度石油公開比價時才來一趟。嘉琳！妳趕快到俱樂部去，教珍妮連夜去找姓韓的，想辦法從姓韓的口中將他那位大老闆的底細追出來，不管用什麼方法，一定要珍妮完成這差事。不過要技巧一點，千萬不能讓姓韓的有所警惕。」

「好！我馬上去。」

羅玉芬道：「告訴珍妮，有了結果，就盡快來向我報告。」

「知道了！」史嘉琳急急忙忙地走了。

× × ×

當韓星夫打開房門，發現深夜造訪的不速之客是一位體態豐滿，容貌姣好的年輕女郎時，是感到萬分詫異的。他楞了許久，才遲疑地問道：「小姐！妳……？」

來找他的秦珍妮，她從門縫中擠進去，嬌媚地笑着說：「韓先生！不認識我的嗎？」

「好像有點面熟。是……？」其實，韓星夫對她是完全陌生的。不過，漂亮的女人在男人的眼裏都有似曾相識之感。

「我們白天還見過面。」

「哦？」

「在潮水俱樂部，想起來了嗎？」秦珍妮在信口開河，白天她根本就沒有和韓星夫打過照面。

「哦！哦！」韓星夫的目光一直在她那件低胸洋裝的胸口處打轉。不過，他還不算是一個十足的色情狂，目光突然移到秦珍妮的臉上。「小姐！妳怎麼知道我住在這兒呢？」

「說來很湊巧！」秦珍妮坐了下來。短裙縮了上去。她的坐姿算得上很穩重，却也很誘人。「我坐車路過這兒，剛好看見你在門口下車。當時有別人在場，不便停車和你打招呼。將同車的人支走後，我才又趕了回來。韓先生！我叫珍妮。」

「哦！珍妮小姐！」韓星夫目光中那一絲警戒性的神彩消失了，面上浮現了諂媚的笑意。「深夜造訪，有何見教？」

「正是有事要請教韓先生。」

「不敢當！是……？」

秦珍妮直截了當地說：「韓先生是明白人，我也就不必兜圈子。我就是潮水俱樂部明晚要選出來的夏季皇后。」

「哦！珍妮小姐參加競選了？」

「當然，而且我一定當選皇后。」

「一定當選？」韓星夫似乎有些迷惑。

「怎麼？你以為我不夠資格嗎？」秦珍妮站起來，右手伸向背後，扯動拉鍊，外面那件短裙洋裝立刻滑落腳面，身上只剩下了兩截式的比基尼，像表演泳裝的模特兒一般在室內繞了一圈，停在韓星夫的面前。「韓先生！憑我這副身裁，不夠格當選為夏季皇后嗎？」

韓星夫的眼睛瞇了起來，嘿嘿地笑道：「當然夠格！如果我在場，一定投妳一票。」

秦珍妮在韓星夫身邊坐了下來，雙手撐向背後，挺起了胸脯，雙腿伸得筆直，目光盯在韓星夫的臉上，語氣緩慢地說：「我也就是明晚要陪你們老闆的人。」

「嘿嘿！我們老闆眞是艷福不淺。」

「有一個人比他更有艷福。」

「哦？」

「你們的老闆化了十萬美金的代價，另一個却分文不要化，而且還比你們老闆提前一天享受。」

「那個人是誰？」

「你。」

「我？」韓星夫瞪大了眼睛，似乎有些不信任自己的聽覺。

「當然是你，」秦珍妮抬起手來摩挲他的面頰。「時間就是現在。」

「為什麼？」韓星夫身子往後挪，在閃避她那隻具有撩撥性的手。他似乎不相信這是一椿平生不可企求的艷福。

「只有那種大老闆才會化十萬美金去一親香澤，像韓先生這種精明的人絕不會作這種儍事。到聲色場所來混的，絕對不會有什麼淑女，多接觸一個男人又有什麼大不了！」

「珍妮小姐！妳……妳這樣做，總有個原因的呀！」

「你很聰明。」

「說說看，需要我為妳作什麼。」

「我想先一步對你的老闆有所瞭解。」

韓星夫突然從沙發上跳起來，背轉了身子，冷冷地說：「對不起！珍妮小姐！這件事情，我辦不到。」

「他很醜嗎？」

「不但不醜，還很英俊。」

「很老嗎？」

「不！他比我還要年輕。」

「他一定是個狂人。」

韓星夫道：「不！他彬彬有禮的，是個上流社會的紳士。」

「我不相信。」

「如果妳眞的能當選夏季皇后，就會相信。」

秦珍妮站起來繞到韓星夫的面前，皺着眉頭說：「根據我的經驗，肯化十萬美金買得一夕狂歡的必定是一個狂人。有一次我遇到一個珠寶商，他一出手就是一枚五克拉的鑽戒，但是那一晚我差一點被他拆散了身上的每一根骨頭。從那一次之後，我一聽到很化錢的豪客就心寒。所以來向你打聽一點消息。」

「放心！」韓星夫笑了。「他絕對不是一個狂人。」

「他是作什麼生意的。」

韓星夫機警地搖搖頭說：「對不起！我不能談這些。」

「韓先生！我雖不是什麼名門閨秀，却也沒有主動地往男人的懷裏送過，難道這種代價還不能使你透露一點你們老闆的為人嗎？」

「珍妮小姐！……」

「我知道你忠心耿耿，為你們老闆跑腿，甚至還為他找尋合適的女人。你還有什麼機會能超越他？你永遠也無法賺到他那樣多的錢，你永遠無法爬到他那種社會地位。現在是唯一的機會，明天晚上要陪他的女人，今晚先陪了你。他以十萬美金去購買溫情，你却是那個女人自動投懷送抱的。你該值得驕傲，你為什麼要放棄這份驕傲？為什麼要放棄這唯一可以勝過他的機會？」秦珍妮眞是摸透了男人的心理；她知道對付韓星夫用色誘未必成功，於是兼從另一個角度下手。

這一招果然奏效了，韓星夫徐徐地吐出了一口長氣，問道：「珍妮小姐！妳打聽我們老闆的一切，對妳非常重要嗎？」

「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他化了很高的代價，俱樂部方面希望他能渡過一個愉快的夜晚。而我由於餘悸在心，和他相處時難免會戰戰兢兢……」

「放心！他絕不是一個狂人。」

「也許他在女人面前是個狂人，因為你不了解他的私生活，自然不知道。這要從許多方面去判斷，有時候，本身所從事的某一種職業也會使他的性格發生變態趨向。」說到這裏，秦珍妮將他推坐在沙發上，將軀體緊緊地倚在他的懷裏，輕聲說：「告訴我，他是作什麼生意的？」

「石油。」韓星夫顯然已經屈服了。

「石油？」秦珍妮心頭暗暗一驚。

「他一共有兩個石油機構，一在法國，一在菲律賓，塞城的石油市場都控制在我們老闆手裏。」

「那一定賺了不少錢。」

「每年的純利大概在五百萬美金左右。」

「他是那一國人？」

「本來是中國人。不過，他又持有法國護照和菲律賓護照。據我所知，他具有三重國籍。」

「他叫什麼名字呢？」

「他的中國名字是丁惠德……」韓星夫面上突然出現了驚色。「糟糕！我說得太多了！」

「瞧你！」秦珍妮嬌媚地笑了。「我本來還要問他平常喜歡那些娛樂，愛吃那些食物，誰知你會這樣緊張，我也不想問啦！」

韓星夫神色有些尷尬，連忙找話來掩飾：「對了！妳要喝點什麼？」

「別費事啦！看看錶，現在是幾點鐘？」

「哦！早上四點了。」

秦珍妮咬着他的耳朵，悄聲說：「我只能給你兩個小時的時間，希望你一分鐘也不要浪費。」

一抬手，她將頂壁的吊燈關閉了。

秦珍妮對韓星夫這種男人，是不會很有興趣的，但為了不使對方生疑，她也只得付出適當的代價了。

當韓星夫抱起她向臥床走去時，她却在思索另一個問題：清晨六點十分左右就可以將這項消息向大姊報告了，該算不太遲吧！

× ×

當梁美雲從沉睡中醒過來時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最恰當的比喻是一大杯咖啡放了一小匙糖，苦多甜少；嚴格地說，甜的滋味根本就品嚐不出來。

她凝神端詳身邊猶在熟睡的羅宗漢，連眼皮都不肯眨一下；似乎一眨眼，這個可愛的男人就會從她身邊消失了。

她的心情非常平靜，一絲患失患得的念頭也沒有。她不去思索將來，她只知道將身心獻給自己所愛的男人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並不需要得到什麼代價。

「美雲！」羅宗漢突然睜開了眼睛。

「唔！」儘管她心地坦然，她的頰上仍難免升起一團紅暈，頭頸垂下去，鼻尖幾乎碰觸到自己的胸脯。

「美雲！」他的手在撫摩她的頭髮，輕得像微

風拂過。「原諒我！」

「宗漢！你沒有作錯什麼啊！」

「我有內疚，我褻瀆了妳的聖潔。」

「不！倒是我要求你原諒，因爲我扼殺了你的意志，我太缺乏背叛現實的勇氣。」

「美雲！快別這樣說了。」羅宗漢托起她的頭，指尖從她那挺直的鼻樑上撫過。「一個人不可能得到兩全。得到妳，我感到無比的滿足。其它，對我都不太重要了。」

「哦！宗漢！」梁美雲激動地緊緊摟抱住他。

「不過，我仍希望妳盡力爲我作一件事。」

「甚麼事呢？」她有些寥意地鬆開雙手，怔怔地望着羅宗漢；此時此境，她眞怕對方提出什麼使她爲難的要求來。

「爲了妳，我已決定作不顧後果的犧牲。」羅宗漢的語氣很平靜。顯然作過深思熟慮。「但是，我想請妳轉告你們那位大姊，阻撓英國石油聯盟進入塞城石油市塲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使用殺人的手段。如果她堅持，那會使我畢生難忘。」

「我會盡力勸她。」

「勸她是沒有用的。」

「那……那該怎麼辦呢？」

「我可以說出英國石油聯盟這次派出來的業務代表是什麼人，他住在什麼地方，你們可以事先將他綏禁起來，不讓他到比價會塲去就行了。」

梁美雲興奮地坐了起來，這眞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這樣作，不但可使那位無辜的代表保存性命，羅玉芬也不必到比價會塲去冒險了。她激動地搖幌着他的肩頭，嚷着說：「宗漢！眞是太好了。」

然而羅宗漢却不像她那樣樂觀，相反地皺緊了眉頭問道：「美雲！妳能保證那位代表不受到傷害嗎？」

梁美雲面上的欣喜之色在一瞬間又消失了。她沉吟一陣，語氣堅定地說：「這我不能保證。不過，我可以作另一種承諾，在沒有得到大姊的首肯之前，我誓死也不說出那位代表的姓名和住址。」

「好！我相信妳。」羅宗漢離開了床，在衣袋中取出一張小卡片交給梁美雲。「他住在一座私人別墅中，這上面有他的姓名和地址。」

梁美雲也很快地穿上衣服，只簡單地梳了一下頭髮，就按動了牆上的一個電鈕；那扇從外面才可以打開的門就緩緩地開啓了。

這間無窗的小屋在羅玉芬寓所的二樓，她剛走下樓梯，就遇上了羅玉芬，她還看見秦珍妮的背影向大門處走去。這使得梁美雲怔了一怔，她抬看腕錶，才知道已是清晨七點鐘了。

羅玉芬的臉色很壞，似乎因一夜未睡而有些疲勞。她聲音沙啞地問道：「美雲！有什麼事嗎？」

「大姊整夜未睡？」

「唔！羅宗漢怎麼樣？」

「很安靜。」

羅玉芬苦笑着說：「眞委屈了他！」

聽她口氣，似乎心情很好；看她神色，又似乎心情很壞。梁美雲一時拿不準，就決定暫時不提羅宗漢的建議。於是關切地說：「大姊該睡覺了。」

「我倒沒有睡意，不過需要一個人靜一下。」

「好吧！這兒由我守着，有特別重要的事我再去叫醒妳。」

「那倒不必，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妳去多陪陪羅宗漢吧！」羅玉芬一面說一面向她的臥室走去，突然又回過身來問道：「美雲！妳看老五參加夏季皇后競選，有希望當選嗎？」

梁美雲詫異地反問道：「爲什麼要五妹去參加呢？」

羅玉芬沒有回答她的反問，又追問道：「美雲！她會當選嗎？」

「應該是可以當選的，只是……」

「那我就放心了，我相信妳的眼光。」

「大姊！這樣作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別問，」羅玉芬又轉身向臥室內走去。「下午二時，我們姐妹幾個要在俱樂部裏談點事，美雲！別忘了準時來。」

梁美雲站在那裏發楞，她覺得自己永遠也別想猜到羅玉芬的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

深仇大恨

山部葉子的辦公室內門窗緊閉，五姐妹全部到齊。氣氛出奇地沉悶。

羅玉芬面上籠罩着一層濃鬱的陰霾。她一直在狠狠地吸烟，似乎這屋子裏只有她一個人在。

梁美雲本來想一來就將那張小卡片拿出來的，一見羅玉芬的情緒有些異樣，她又猶豫了。在這位大姐心緒不佳的時候，對任何人的話都是聽不進去的。

連吸了兩枝烟，羅玉芬才開始說話。

「珍妮！」她那兩道冷森森的目光逼注着對方。「如果一個令妳愛得發狂的男人，他也曾經說過此生愛妳不渝這句話，却突然棄妳不顧，妳會怎麼樣？」

任何一個人面臨這個問題，也許都要考慮幾分鐘才能答覆，但是秦珍妮却毫不思索地回答說：「由他去！天底下可愛的男人太多了！」

她說得非常輕鬆，事實上她就是個凡事都不認眞的人，這一生根本還沒有一個男人能夠使她愛得發狂。

「嘉琳！妳呢？」羅玉芬又轉移了目標。

史嘉琳面上飛起一團紅暈，忸怩一陣，才支吾地說：「我……我沒有經驗。」

「美雲！妳會怎麼樣？」

「我會感到痛苦。」

「嗯！想報復嗎？」

梁美雲楞了一下，隨即搖搖頭說：「不！這種男人根本就不值得愛，當初愛他發狂完全是自己的錯誤，也就應該承受錯誤所帶來的痛苦。」

「嗯！碰上妳的男人，都是幸運兒。」羅玉芬點上第三支烟，又轉向山部葉子道：「妳呢？聽說日本小姐表面上都非常溫馴，但是，對愛恨却最爲強烈了。」

山部葉子聲音沉靜地說：「如果那男人曾經說過此生愛我不渝的話，而又突然棄我不顧，那證明他是存心欺騙我，我會永遠恨他。」

「只是恨他嗎？」羅玉芬追問下去。

「那要看我受創的程度如何，如果單純是情感上受到矇騙，只是記恨他也就行了，如果……」

「如果妳的軀體已受到傷害，妳該怎麼樣？」

山部葉子毫不考慮地說：「我要報復。」

「採取什麼手段呢？」

「殺他。」

「嗯！」羅玉芬微微頷首，目光向四人掃了一下。「葉子和我的看法全相同，這種男人該殺。」

四個人相互怔視一眼，各自在心中猜測羅玉芬今天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何在。她們却都沒有找到答案。

羅玉芬將香烟含在唇間，深深地吸了一口，仰起頭來吐出烟霧。眼光凝視着那縷縷嬝嬝上昇的輕烟，似乎要在那縷輕烟中尋覓什麼。

「十年前我愛上了一個男人，」羅玉芬主動揭開了謎底。「愛他愛得發狂，幾乎一秒鐘都不能不見他。偏偏我父親阻止我和他來往，理由是，他認爲那個男人目光不正，絕非心地純良之人。」

「以貌取人，未必可靠。」梁美雲插了一句。

「我當年也是這樣想，所以在我父親嚴厲的阻止下，我毅然決定和我所愛的男人私奔。在離開家時，我撬開了家裏的保險櫃，帶走一筆鉅款。當時我雖然覺得如此作，太對不起我父親，但是我却決心爲愛犧牲一切。我堅信那個男人具有創業的才能，將來一定會成功。他只是缺乏社會背景和資金，我應該不顧一切地幫助他。等他將來創業成功後，我們再回家求取父親的諒解。」

在座之人誰都知道以後會有什麼結果，只有史嘉琳聽得神往，不禁插口問道：「大姐！以後怎麼樣？」

羅玉芬看了她一眼，又接着說：「我們是從英國倫敦出發的，第一站就到了羅省。我們雖沒有舉行結婚儀式，但是雙方均已默許。就在抵達羅省的那一晚，我們開始住在一起，雖無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實……」

由於狂抽猛吸，她手中的第三支香烟很快地成了烟蒂。她點燃第四支烟後，才又接着叙述下去：「這種幸福的日子只維持了八天，第九天的早晨起來，那個男人不見了，經過警方的查尋，才知道他已飛赴巴黎，同時帶走了所有的錢，最狠的地他連讓我重回英國的旅費都沒有留下。」羅省。」

「啊——」四個人同聲驚呼，即使對似乎是一

？」

看得變不在乎的秦珍妮也不例外。

羅玉芬目露兇光，語氣激動地說：「這種既騙財又騙色的惡徒可以饒恕嗎？」

「該殺！」四個人異口同聲地說，連秦珍妮都這樣說了，只有梁美雲的聲音微微有些顫抖。

羅玉芬語氣又平和了一些：「一個年方二十的少女，身無分文，處在人地兩疏的羅省，除了跳海自殺以外，似乎別無他途。可是，爲了要對付那個惡徒報復，我必須要活下去。於是我咬緊牙齦利用我的姿色去賺錢，毅然走向燈紅酒綠的場所。有一度，我的生活趨於糜爛，可是我的報復心却愈來愈強烈。」

秦珍妮插口問道：「大姐是在那個時候認識馮老大的嗎？」

羅玉芬點點頭說：「是的。『黃衣社』不但在羅省具有潛勢力，即使遠東各地也都有他們的觸鬚。那個棄我而去的惡徒曾經說過，遠東是他發展抱負的好地盤，所以我需要馮老大的支援才能找到他。當馮老大垂涎我的美色，向我提出同居的要求時，我就一口答應了。」

秦珍妮面有得色地望了史嘉琳一眼，在羅省時她曾說過馮老大可能是羅玉芬的老相好，這證明她的判斷不錯。

羅玉芬又接着說：「馮老大是個很有正義感的男人，當他聽說我的遭遇之後，立刻打消了他的非份之想，並認我爲義妹。同時，教我槍法，指示我一條生財之道。因爲錢能夠幫助我早日找到那個惡徒。」

吸 秦珍妮聳聳肩，因爲她的判斷還是錯了。

嗎？」山部葉子關心地問道：「找到那個惡徒的下落

「來了，

「只他一個

羅玉芬沒有回答她的問題，自顧自地說：「這幾年我妄顧人性，拚命以殺人的方法賺錢，也不過是想運用金錢的力量，早日找到那個惡徒的下落。我知道我的行爲是危害社會，危害人類的。當我親手殺了那個惡徒以後，我會自殺來向社會謝罪。」

幾個姐妹又怔住了。羅玉芬爲人雖嫌嚴峻，但對她們畢竟不壞。人是有感情的，她們當然都會爲羅玉芬感到難過了。

羅玉芬向四姐妹瞟了一眼，苦笑着說：「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也不能老是拖着妳們在黑社會裏打滾。所幸這個惡徒已經有了下落，我們就要分手了。」

「啊——」每個人都發出長長的驚呼，不知道是該欣喜還是該難過，心中的感受實在無法分辨。

羅玉芬神色却非常沉靜，冷冷地說：「有一件事對我實在是一種諷刺，我成爲職業兇手，原是爲了賺錢來進行報復工作，誰知却暗中幫了那個惡徒的大忙。原來他在法國，菲律賓有個石油機構，謀殺英國石油聯盟代表就是他的委托人。」

秦珍妮若有所悟，揷口說道：「就是那個姓丁的……」

羅玉芬揚手制止她說下去，又接着說：「他叫丁惠德，昨天拿出十萬美金要在今晚和夏季皇后共渡良宵的就是他。我找他無着，他却自投羅網，這大概是他的末日到了。」

山部葉子倏地站了起來，激動地說：「大姐！這事交給我辦。」

梁美雲也揷口說：「大姐！由我來。」

秦珍妮和史嘉琳也待雙雙張口，羅玉芬却雙手連搖，制止她們說下去，然後慢條斯理地說：「我要親自殺他，妳們用不着爭。今天將妳們召集攏來，還有別的事情。當今晚夏季皇后選出之後，這個集團就解散了。我家裏還有七萬多美金，不過昨天那十萬，以及俱樂部裏的錢，一共分成四每人一份，希望妳們能夠好好的過日子。別人我都不担心，只有珍妮，太任性，好幾次，我都想殺掉妳哩！」

秦珍妮激動地說：「大姐！請求妳准許我再任性一次吧！我要……」

不待她的話說完，羅玉芬就冷冷地叱喝道：「住口！任何人都不准多說一句話，現在我仍是妳們的大姐，妳們仍要聽我的命令。」

四姐妹一個個 若寒蟬，不敢多言。

「美雲留在此地，其餘的人暫時離開一下。」

山部葉子、秦珍妮、史嘉琳只得一齊走出了房間。

「美雲！坐過來。」羅玉芬語氣柔和地說。

梁美雲依言坐到她的身邊。

「美雲！」羅玉芬的聲音顯得異樣的慈祥。「別瞞我，妳眞的很愛羅宗漢嗎？」

梁美雲羞怯地低下了頭，喃喃地說：「大姐！我……已經是他的人了。」

「哦？」

「是我主動奉獻的。大姐！我沒有去計較後果，只是希望他在喪失自由的時候得到一點安慰。」

「妳放心！妳的奉獻，是有代價的。羅宗漢是一個有爲的青年，他絕不是那種喜新厭舊的負心男人。」

梁美雲神情錯愕地抬頭望着羅玉芬，一個曾被男性欺騙，因而對男人喪失信心的女人，怎麼會對一個並無深切了解的男人如此嘉許呢？這眞有點奇怪！

梁美雲詫異：「……！妳懷疑我的話嗎？」

呢？」

「不，我相信大姐的眼光。」

「告訴羅宗漢，對於殺死吳彼德的事我深感抱歉。明天他們英國石油聯盟一定會大獲全勝，請他放心。」

梁美雲無比地欣喜，同時也想起了羅宗漢自動讓步的事，連忙說：「宗漢也讓步了。他旣不願英國石油聯盟那位代表被殺，也不願讓妳失敗，所以他主動地說出了那位代表的姓名住址。只想求妳使用另外較爲柔和的手段去局限那位代表的自由就行了。」

「哦！」羅玉芬眼睛中射出喜悅的光輝。「這是他爲了愛妳才有這樣委屈的。我高興，妳更該高興。不過，現在已經用不到這樣做了。」

「我該立刻去告訴他。」

「美雲！」羅玉芬的語氣又冷靜下來。「我想要求妳一件事情，也可以說是用大姊的身份，命令妳。」

「大姊！我會聽妳的吩咐去做的。」

「今晚九點十分有一班飛機飛羅省，妳和羅宗漢乘那班飛機離開塞城。本來我巴不得你們立刻就走，可是在晚間九點十分以前已沒有飛往羅省的班機。美雲！能答應我嗎？」

「大姊！爲什麼不讓我們……」

羅玉芬揚手截住她的話：「美雲！不要問理由，照我的話去做。在離開塞城以前不要讓羅宗漢離開那間屋子，也不能讓他到這裏來見我，更不能將我的故事告訴他。」

「大姊！……」

「美雲！」羅玉芬沉下了臉說：「妳最聽話了，妳甚至不惜爲了我而下了殺死羅宗漢的決心。怎

麼在我最後一次要求却不聽了呢？」

「大姊！我太難過了……」梁美雲哽咽着說。

羅玉芬却柔和地笑了，拍着梁美雲的肩頭說：「傻妹妹！今天是妳幸福日子的開端，應該笑才對，怎麼哭起來了呢？人不能走錯一步路，而妳一直徘徊在錯誤的邊緣却始終沒有誤入岐途，妳也沒有染上一點罪惡的血腥，眞是太幸運了。」

「大姊！那是妳的賜與，我會終生感激妳。」

「美雲！將這份感激和愛放到羅宗漢身上去。記住！他的血管裏似乎有着和我相同的野性，妳應該好好地約束他。從今以後，敎他選一份安份的職業，動輒拚命的差事並不適宜於他。」

「大姊！我會照着妳的話去做的。」

「那我就放心了，機票以及妳應得的那份錢，我會派山部葉子給妳送來。到羅省後立刻通知馮老大將羅宗漢的兩個朋友放出來。」

「是！」梁美雲強忍住啜泣，裝出一絲歡笑。

「去吧！」

梁美雲依依不捨地站了起來。當她轉身欲去時，羅玉芬却又叫住了她：「美雲！我再告訴妳一句話。」

「大姊還有什麼吩咐？」

「有關我的任何事情，回去後都不得在羅宗漢面前透露。等明天我成了報紙上的新聞人物以後，妳再和他詳細談吧！」

「我曉得。」梁美雲點點頭。但是羅玉芬的話却使她心酸，當她轉過身時，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 × ×

梁美雲回到那間無窗的小屋時，羅宗漢正在屋內來回踱步，神情稍顯不安。一見她進來，連忙問道：「美雲！她答應我的建議了嗎？」

梁美雲似乎已渾身乏力，往床上一坐，搖搖頭說：「用不到了。」

「什麼？」羅宗漢不禁一驚。「難道？……」

梁美雲知道他誤會了，連忙接着說：「宗漢！你不要緊張，大姊已決定放棄了。明天你們英國石油聯盟的代表能夠順利地進入比價會場。」

「眞的？」這消息委實令羅宗漢感到意外。

「宗漢！你不信任我的話嗎？」

「不是不信任妳，而是不……」

「妳也用不着懷疑大姊，她說的話是絕對算數的。」

「那麼，我現在可以離開此地了嗎？」

「不行。」梁美雲流露出苦澀的笑容。

「爲什麼？」

「宗漢！請不要問。」

「那麼，我能見見妳那位大姊嗎？」

「不行。」

「那該謝謝她。」

「你又錯了，她對你的評語非常好。」

「奇怪！看來是她不信任我了。」

「她對殺死吳彼德的事表示抱歉。」

「一條人命，只換來一聲抱歉，她也未免太輕鬆了。不過，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宗漢！你還在怪她，恨她嗎？」

「美雲！我們不要再提起這件事了。」

梁美雲點點頭，猶豫一陣，才又說：「宗漢！現在讓我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今晚我們要共乘九點十分的班機去羅省。」

「哦？」在羅宗漢來說，今天的意外似乎是一個接着一個來的。「我們去羅省幹什麼？」

「你去接你的朋友，而我去後就不再回來。」

羅宗漢怔住了，良久，才突地將梁美雲擁進懷裏。遲疑地問道：「眞的嗎？」

梁美雲斜睇了一眼，嬌嗔地說：「宗漢！你對任何事情都抱着存疑的態度嗎？」

「太使我吃驚了。難怪妳對妳那位大姊那麼袒護，原來她對妳很好。在私情來說，我應該去向她道謝的。」

「你只是在私情方面感謝她，那麼在另一方面呢？」

羅宗漢莫可奈何地搖搖頭說：「美雲！我們別談這個問題吧！」

梁美雲深深嘆了一口氣：「唉！宗漢！你該諒解她，她有說不出的屈辱和苦衷，不久你就會明白的。」

她的話像一團濃霧，將羅宗漢整個身心都籠罩起來。

× × ×

「潮水俱樂部」選舉夏季皇后的節目終於開始了，這在塞城一些追逐聲色犬馬的男人來說，委實是個一年一度的大日子。

從晚間七時半開始，接到請帖的特別來賓，以及購買門券的顧客紛紛向俱樂部湧來。

節目是在晚間八時開始的，在開始前五分鐘，山部葉子匆匆地走進了她的辦公室，並謹愼地鎖上房門。

羅玉芬正坐在山部葉子的辦公室內神情沉重地吸着香烟，一見她進來，連忙站起來問道：「來了嗎？」

「來了，坐在五十三號枱。」

「只他一個人嗎？」



羅玉芬正受死亡捐客挾制之際，秦珍妮突從機關鏡中走出，連發三槍，把三名死亡捐客擊斃。

「嗯！」

「姓韓的都沒有跟來嗎？」

「可能沒有，我親自爲他帶座的，我一看他手裏的門劵號碼就知道是他，姓韓的如果來，一定跟在他身邊的。」

「嗯！讓我看看。」

山部葉子撳動一個電鈕，壁上立刻出現了一個窺孔，同時還附設有望遠鏡裝置，外面的景象盡收眼底。

羅玉芬走到窺孔處向外探覗，兩手緩慢地調整望遠鏡的角度和焦距，細心地搜尋她的獵物。

山部葉子唯恐她找不到，又走到她身邊加以提示：「五十三號枱。靠近左面延伸舞台。枱上一共坐了六個人，他穿銀灰色西裝，戴茶色眼鏡……」

「我看見了，是他。」羅玉芬離開了窺孔，門牙咬緊了下唇。

山部葉子按動電鈕，使牆壁復原。

羅玉芬的門牙咬得太用力了，使她那未曾塗抹唇膏的下唇逐漸發白。良久，方才冷冷地說：「葉子！照一切計劃進行。」

「是！」山部葉子恭敬地應着。但她並沒有就此離去，似乎還有什麼話要說。「大姊！妳……」

羅玉芬一見她張口，連忙揮揮手說：「快去吧！妳是主持人，千萬不能誤時間，還有兩分鐘節目就要開始了。記住！保持鎭靜。」

「是！」山部葉子再次望了羅玉芬一眼。在她的潛意識中，似乎從此以後再也見不到這位森嚴而又可親的大姊了。

當她轉身離去時，羅玉芬却又叫住了她：「三妹……」

山部葉子的性格素來很堅强，可是這一聲親暱

的呼喚，却不禁使她柔腸寸斷，强裝一絲笑容問道：「大姊！還有什麼吩咐？」

羅玉芬神態自若地笑着說：「去派一個美容師來，多年來不曾調脂弄粉，我都不知道該怎樣打扮自己了。快去，派一個最好的來。」

血債血償

山部葉子是這塲盛會的主人，但她離開羅玉芬之後，却沒有趕到鬧閧閧的大廳裏去，只是躭在一個幽黯的角落裏默默地流淚。

當秦珍妮跡近全裸地坐在一輛手推的玫瑰花車裏出場，全場掌聲雷動時，山部葉子已禁不住嚎叫起來，幸而掌聲掩蓋了她的哭聲。

在淚眼糢糊中，山部葉子看見坐在玫瑰花車上的秦珍妮嬌媚地笑着。但她却知道珍妮的心在哭泣，因爲一個悲慘的結局已經快要降臨到她們的身上了。山部葉子突然發覺自己已變得非常的軟弱，她幾乎有些站不住。於是她跑上了五樓的音樂廳，這裏連一個客人也沒有。但是揚聲器裏仍然在播放古典音樂，那是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响曲」，正好成爲山部葉子此刻心情的寫照。

她向侍者要了一瓶白蘭地，躲在一個幽黯的角落裏，悶悶地喝酒。

約莫九時左右，史嘉琳氣喘呼呼地跑到她的面前，低聲嚷道：「三姊！原來妳在這兒，我找得妳好苦。」

「有事嗎？」山部葉子緩緩地抬起頭來，面上充滿了迷惘的神情。

「咦！」史嘉琳大爲詫異。「夏季皇后已經選出來了，珍妮以最高票當選，等着妳去抽獎，妳難道忘得乾乾淨淨了嗎？」

山部葉子像是突然從噩夢中醒過來似地睜大了眼睛，倏地站了起來，猛烈地擺着頭：「嗨！我竟然有些醉了。走！」

「三姊！我方才見過大姊了，好漂亮哩！」

山部葉子突又將脚步停了下來，喃喃地說：「我們難道不能阻止這一悲劇的發生嗎？」

「三姊！妳打算阻止大姊復仇？」

「不能！」山部葉子連連搖頭，語氣低迴地說：「那種男人死有餘辜。四妹！我們到夜總會去吧！那傢伙的頭頸已經伸進了圈套，我們該趕快收緊繩子了。」

× × ×

九時——

羅宗漢和梁美雲在一刻鐘以前就已驗關完畢，靜靜地坐在內候機室，等候着剪票登機的通知。

巨大玻璃窗外的天空漆黑，鬱沉得和羅宗漢的面色一樣。他那兩道深沉的目光一直凝注着窗外的夜色，幾乎甚少眨動。

梁美雲的面色異常沉重，她的目光也同樣地注神凝覗，所不同的是她在凝覗羅宗漢沉鬱的面孔。

二人沉靜了許久，梁美雲才輕聲問道：「宗漢！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他的聲音很緩慢，却有極度的懾人魅力。「人生的離合聚散實在太奇妙，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個命運之神在操縱一切。」

「我知道你這句話是有感而發。」

「哦？」他轉過頭來望着梁美雲。

梁美雲却將頭低了下去，聲音非常輕微地說：

「你爲了我，作了太多的犧牲。」

「美雲！」他托起她的下頦。「妳弄錯了，這次到塞城來，能够認識妳，又能得到妳，我比得到世界上所有的財富還要滿足。」

這番話並未使梁美雲感到滿意，她依然皺緊了眉尖，幽幽地說：「宗漢！我看得出你有沉重的心事，爲什麼不肯告訴我呢？」

羅宗漢苦笑着搖搖頭說：「美雲！別瞎猜，妳太敏感了。」

「不！」她用力地搖着頭。「絕非我的敏感。我看得出，你今晚離開塞城，是很勉強的。」

「爲什麼會勉強呢？」他反問：「難道我不願和妳同行嗎？」

「我想不會。」

「妳猜想是什麼原因呢？」

「宗漢！」梁美雲以哀求的目光望着他，「請快點告訴我吧！」

「好！」羅宗漢神色嚴肅起來。「我承認今晚的確是勉強離開這兒，原因却要讓妳猜。」

「猜對了，你可不能賴。」

「當然。」

「你一定還有很重要的事情沒有辦好。」

「妳的頭腦不錯嘛！」

「對嗎？」

「我不想告訴妳，却也不想瞞妳。」

「爲什麼？」

「因爲妳知道後，可能會讓我留下來，那樣就違背妳那位大姊的命令了，我不願妳有一絲一毫的地方違背她的吩咐。」

「宗漢！」梁美雲神色正經地說：「你不該有這些顧慮，如果眞有重要的事必須留下來，我相信大姊也會諒解的。」

「說來也算很重要，不過以後還有機會的。」

「什麼事？快告訴我。」

「到了羅省再告訴妳吧！」

「不！」梁美雲心裏一急，竟然不顧羞怯地撒起嬌來。「我要你現在就告訴我。」

羅宗漢的面色又沉重下來，沉吟良久，才緩緩地說：「先父在半年前過世了，臨終前告訴我一句話，要我轉告另一個人。」

「那人在塞城嗎？」

「有熟人在這兒見過他。」

「你找到他了嗎？」

「沒有。」

「你沒有在報上登尋人啓事嗎？」

「沒有。」

「爲什麼不登呢？」

「那人卽使見到報上啓事，也不會來見我。」

「哦？」梁美雲有些迷惑。

「因爲他曾經作出對不起先父的事。」

「哦！」梁美雲沒有再追問下去，在她的想像中，這並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她不問，羅宗漢却又主動地說出了下文：「那個人偷了先父一筆鉅欵，和一個先父所不喜歡的人跑了。多年來，先父一直在恨他。」

「你找他是爲了報復？」

羅宗漢搖搖頭說：「不！先父在臨終前諒解他了，我就是要轉告先父臨終的遺言，不然，那個人有生之年都會愧疚於心。」

「何必管他？讓他永遠去受良心譴責好了！」

「不行！這個人和先父的關係非比尋常。」

「難道有什麼特殊關係嗎？」

「血統關係，那個人是我的姊姊。」

「哦？」梁美雲渾身血液突然在這一瞬間沸騰起來。疾聲問道：「和你姊姊一起逃走的人是……」

「是一家石油公司的業務員，先父說他目光不正，必非善類……」

「他是不是名叫丁惠德？」

羅宗漢神情猛烈地一震，一把抓住了梁美雲的手，疾聲問道：「妳認識姓丁的？」

「你姊姊是叫羅玉芬嗎？」

「美雲！妳認識她？」他也顧不得有許多雙目光望向他，大聲喊道：「快帶我去……」

梁美雲悽惶地叫道：「宗漢！妳的姊姊也就是我那位大姊啊！」

羅宗漢目光中那股興奮之色突然消失，雙手冰涼，五指無力地鬆開，放掉了梁美雲的手臂，頭也垂了下去。就在這個時候，響起了嘹亮的廣播聲：

「各位旅客請注意：泛亞航空公司四二七次飛往羅省的班機就要起飛，請搭乘該班機的乘客從第五號柵門進入停機坪……」

羅宗漢挽着梁美雲的手臂，語氣極爲平靜地說：「美雲！我們該登機了。」

這一轉變，使梁美雲大感意外。她用力甩脫了手臂，疾聲問道：「宗漢！你不去見她了嗎？」

「不！」他堅決地搖着頭。

「爲什麼？」

「我……只是不想再見她。」

柔順的梁美雲竟然像一頭發怒的獅子般咆吼起來：「是因爲她淪爲不法集團的首領而使你感到不恥嗎？那麼我也同樣會使你感到難堪了？」

「不！妳誤會了！」羅宗漢痛苦地搖着頭。「我只是不想在這個時候去傷害她的自尊心。」

「不行，你一定要立刻去見她。」

「爲什麼一定要現在呢？換一個時間，換一個環境不是更好嗎？」

「不行！」梁美雲堅決說：「一定要現在。」

「美雲！妳爲什麼要逼我？」

「本來大姊囑咐過，在我們登機離境之前不准我向你透露有關她的任何情況，現在我却非說不可了。」

「哦？」

「她……」梁美雲的聲音有些哽咽。「……她可能活不到明早上，也許……連午夜都活不到。」

「爲什麼？」羅宗漢臉色蒼白，像一個等待法庭判決的死囚。

「丁惠德和她逃離倫敦之後，就去了羅省。兩個人在旅館裏只住了七天，姓丁的就將她扔在旅館裏，帶着全部的錢，一個人跑了。」

「可惡的傢伙……」

「大姊這十年來淪入非法集團，也就是想多賺些錢，以便追查姓丁的行踪……」

「找到了嗎？」

「今天才找到。」

「也在塞城？」

「嗯！」梁美雲點點頭，又疾聲說：「原來姓丁的弄到了法國國籍和菲律賓國籍，同時在這兩個國度裏各有一個石油機構，出錢殺死你們聯盟的代表，阻止你們打進中南半島石油市場的幕後主使人也是他。」

「哦？有這種事？」

「今晚大姊已佈好了羅網捕捉這個惡徒，聽她的口氣，似乎已準備要和姓丁的同歸於盡……」

羅宗漢一把抓住梁美雲的手臂，疾聲問道：「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嗎？」

「在潮水俱樂部。」

「走！我們快些趕去。」

× × ×

夏季皇后的寢宮布置得美侖美奐，中間一張可以旋轉的圓形牀榻，四面全部鑲嵌着鏡子。因此這位站在寢宮中間，身穿銀灰西服，戴着一副茶色眼鏡的紳士並不覺得孤獨；在鏡面相互折射下，有千萬和他相同的身影在陪襯着。

突然有一面鏡子在緩緩轉動，屋子內立刻出現了無數個千嬌百媚的女子。

眼前的景象使得這位紳士有些眼光撩亂，他根本分不清那個是眞人，那個是鏡中幻影。直到一個溫暖的軀體緊抱着他時，他才知道夏季皇后已來到了他的懷中。

這時的秦珍妮倒穿得非常整齊了，面上漾着嬌媚的笑，目中却射出機警的神色。他的雙手似在那位紳士身上摸索什麼。突然呀地一聲叫了起來：「這硬硬的東西是什麼呀！」

紳士低聲說：「自衞手槍，聽說塞城的治安情況不大好。」

「帶着槍和我上牀嗎？」

「當然不。」

「那麼，我給你收起來吧！」秦珍妮熟練地取下了他身上的槍。隨便翻轉一面鏡子，就出現了一個壁櫃，她將手槍放了進去。

「珍妮小姐！妳眞美！……」

秦珍妮以一根指頭豎在唇間，噓了一聲，嬌媚地說：「這話留着到牀上再向我說吧！」

「妳要到那兒去？」

「去換一件衣服。」

一面鏡子轉動，秦珍妮消失了。但是另一個穿着華麗，神情冷漠的女人却隨着鏡子的轉動出現在屋裏了。

那位體面的紳士像觸電似地震了一下，張口叫道：「玉……玉……玉……」

「丁惠德！還認識我羅玉芬嗎？」

他用力地睜大了眼睛，又猛烈地搖搖頭，才鼓足了勇氣說：「原來……是妳，妳好嗎？」

「蒙你所賜，這十年來過的是和魔鬼打交道的日子，你好像混得不壞，十萬美金買一夕之歡，你够資格在風月史中留名了。」

「玉芬！我們好好談談……」

「姓丁的！等了你十年就是爲要和你談談。」

「玉芬！妳要多少？」

「錢嗎？」

「說吧！我不會小氣。」

「你的錢本來都是我的。」

「怎麼？妳想獅子大開口？」

羅玉芬冷笑道：「放心！不會要你一分錢。」

「那……？」

卡察一响，她手裏突然多了一把鋒利雪亮的彈簧刀。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要——你——的——命。」

亮出了刀，丁惠德才感到事態嚴重了，哀求地說：「玉芬！我知錯了，請妳饒恕我……」

「丁惠德！你說破了嘴唇也沒有用，我今天一定要挖出你的心肝，看看是什麼顏色。」羅玉芬神色猙獰可怖地向他逼過去。

他緊張地後退，恐懼地說：「玉芬！有話好說，千萬不要亂來……」

突然，嗆啷一响，似乎有一面鏡子被打破了。

羅玉芬回頭望去，有三個大漢從破口處衝了進來，

三個人手裏都有槍。其中一個像是領袖的，橫在羅玉芬和丁惠德的中間，沉叱道：「姓羅的！妳想幹什麼？」

這一突然之變，大出羅玉芬的意料之外，不過她仍然很冷靜地反問道：「你們又想幹什麼？」

「對不起！妳不能殺姓丁的，因爲我們還有另一批半截鈔票沒有到手。」

羅玉芬明白了，原來這些人是從中拉線的死亡掮客。於是她以黑道規矩和對方打交道。「原來如此！那就不要過問我的私事，所有損失由我賠。」

「不行！」對方一口回絕。

「那麼，你打算怎麼辦？」

「姓丁的由我們帶走。」

「既然你們不顧道義，我也就不講交情了。明天英國石油聯盟的代表會平安地走進比價會場，我看你們另外半截鈔票是否能够到手。」

「沒關係！我們也不在乎那點小損失。我們救姓丁的一條命，他總得賞咱們幾文酒錢吧！」他說話的時候，目光有意無意地瞟向丁惠德。

丁惠德連忙把握機會：「沒問題，我送你們美金二十萬。」

「聽見了嗎？人家不愧是大老闆，酒錢一賞就是美金二十萬。」

羅玉芬眼見一個安排愼密的復仇計劃就此被破壞，實在心有不甘。不禁悻悻地說：「你們和我打過交道，作過買賣，該對我的情況有所瞭解。你以爲你們能够順利帶走姓丁的？」

「別嚇人！妳的二妹去了羅省，老三，老四已被我的人制服，雖然那個潑辣的老五未見踪跡，我却沒有將她放在眼裏。」

「哼！」羅玉芬怒罵道：「想不到江湖上還有你們這種不顧道義的敗類。」

「妳盡管罵吧，趁妳還能罵的時候。」

「怎麼？你難道還要殺我？」

「咱們和妳算是同行，沒人出錢可不喜歡殺人。」後面的一半話似乎是有心對丁惠德說的，他的目光也望向丁惠德：「如果老闆打算斬掉妳這禍根的話，我倒願意効勞。」

丁惠德大叫道：「朋友！幹掉她！」

「代價呢？」

「我再給你二十萬美金。」

「太少。」

「再加十萬。」

「一共是五十萬？」

「沒有問題。」

「何時付欵？」

「離開這裏就付。」

「好！一言爲定。」那傢伙轉過身子，陰森森地笑着，「羅小姐！昔日殺人，今被人殺，這也是天理循環。不過妳該值得驕傲，因爲妳這條性命竟然值……」

砰！砰！砰！一連三槍，三個傢伙倒了下去。

秦珍妮從另一面鏡子後面轉了出來，望着地上的死屍，冷笑着說：「既知我是最潑辣的，沒有制服我之前，怎可以任意動手？下次要學乖點！」

「珍妮！」羅玉芬不禁失聲尖叫，因爲按照她的計劃，今晚她不希望任何一個姊妹沾上血腥。

秦珍妮的槍口又指向丁惠德，冷聲說：「姓丁的！你太狠了！……」

話聲中，已勾動了槍機。砰砰聲中，丁惠德的身體像風車般打轉，最後便倒在血泊之中。

羅玉芬疾聲道：「珍妮！快走！」

「我爲什麼要走？」秦珍妮安詳地在牀上坐了下來。「人都是我殺的，應該由我來承當罪過。大姊！妳快走吧！過了十年悲痛的歲月，妳也應該過幾天安靜的日子了。大姊！求求妳不要辜負我一番心意。」

「不！」熱淚從羅玉芬的目眶中落了下來。「珍妮！妳還年輕，快走！」

突然，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傳來。羅宗漢、梁美雲、山部葉子和史嘉琳等人衝了進來。

羅玉芬神情一楞，很快地轉過身去。

羅宗漢一進來就激動地叫道：「姊姊！妳還認得出我嗎？我是宗漢，那年我才十五歲……」

羅玉芬大聲道：「不要叫我姊姊，我不配。」

「姊姊！我要告訴妳一件事，爸爸過世……」

羅玉芬的身體一震，突然萎頓地蹲了下去。只見她雙手按住腹部，想必是聽到父喪的噩耗，一時心痛如絞。

幾姊妹都圍了過去，羅宗漢蹲下去扶着她的背脊，安慰地說：「姊姊！別難過，爸爸臨終時特別要我轉告妳一句話，他不怪妳……」

「哎呀！」梁美雲突然尖聲大叫。

大家都看見了，大量的鮮血正從羅玉芬的指縫間迸出，她已經舉刀自戕了。

羅宗漢嘶聲大叫：「姊姊！姊姊……」

羅玉芬聲音微弱地說：「這是我早就決定了的……一旦找到姓丁的惡徒……報仇雪恨後，我就以死向社會謝罪……爸爸原諒了我……我更沒有什麼遺憾了……宗漢！好……好……照顧她們……」

接下來，是一段令人窒息的沉靜。

他們想哭，却是欲哭無淚。不知過了多久，悲鳴的警車聲才將沉靜劃破了。

（完）

金獅吼

飄忽迷離驚遽變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飛龍把美人帮主率衆夜襲年舉岳家，欲刦奪金身怪人的事向獨臂劍神萬勁松說出，擬假萬勁松之力除去美人帮主，解除自身桎梏，那晚美人帮主不虞麥飛龍會私通萬勁松，依照原定計劃，偸襲年舉岳家，不料甫進內宅，立遭伏擊，美人帮主親戰萬勁松，爲萬勁松所敗，用劍抵住她胸口，詎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病美人水香蘭竟因殺死一名護花使者，爲死者四濺鮮血所嚇昏，致爲花鳳所乘，用以要脅萬勁松，美人帮主得脫死亡邊緣，立向萬勁松脅迫，問他是要武林金獅抑或保全妻子之命——

獨臂劍神氣得七竅生烟，暴跳如雷道：「好賤人，居然要脅到老夫頭上來了！妳敢傷她一根汗毛，老夫不剝妳的皮才怪！」

美人帮主笑道：「哼，這麼說，你是不要你愛妻之命了？」

獨臂劍神吼道：「我要剝妳的皮！」

美人帮主嬌靨一寒，冷笑道：「好，我倒要看看你能否剝我的皮——鳳丫頭！」

花鳳答道：「在！」

美人帮主冷冷道：「宰了她！」

花鳳道：「是！」

手中長劍一舉，便要砍下病美人的頭。

獨臂劍神老來得嬌妻，豈忍見嬌妻被殺，登時慌了手脚，急叫道：「慢着！」

花鳳收住劍勢，抬目望着美人帮主。

美人帮主笑道：「怎麼樣呀？」

獨臂劍神轉頭去看麥飛龍，他認爲麥飛龍該出手帮助自己解決這個危岌的局面。

但麥飛龍站着沒動，他自然也想到自己可以出其不意的救下病美人，可是他又想到獨臂劍神已然受了內傷，他能否擊敗美人帮主已成問題，假如他無法擊殺美人帮主，那麼自己的臨陣倒戈，除了招致身敗名裂外，並無一點好處，所以他不敢冒險。

獨臂劍神見他沒有任何表示，心中甚是不滿，當下回對美人帮主道：「假如老夫交出那金身怪人，妳便肯釋放拙荊？」

美人帮主道：「對了。」

獨臂劍神道：「咱們來商量，老夫可以交出那金身怪人，但妳須把那『秘密』分一半給老夫，如何？」

美人帮主道：「不。」

獨臂劍神怒道：「妳想獨吞？」

美人帮主頷首道：「不錯。」

獨臂劍神冷笑道：「妳最好考慮一下，有老夫一人在，妳縱然得到那秘密，今後也別想過平安日子！」

美人帮主道：「不見得，我們傾全帮之力，還鬥不過你這個老殘廢麼？」

獨臂劍神大爲憤怒，目中殺氣騰騰，似有突起發難之意。

美人帮主機警的又退一步，說道：「看來，咱們是談不攏了——鳳丫頭！」

花鳳又答道：「在！」

美人帮主道：「妳注意看着，這老殘廢一動，妳就先宰了那賤人！」

花鳳道：「好的。」

她的長劍緊緊擱在病美人的粉頸上，只要用力一割，大羅神仙也無法搶救。

獨臂劍神氣餒了，臉上殺氣一歛，道：「舉岳，去把他帶出來吧！」

年舉岳快快的移動脚步，向柴房走去。

這時，勝雪紅正站在柴房門外，她方才曾入柴

房搜尋，却無所獲，此刻見年畢岳走來，連忙機警的讓開，不敢讓年畢岳接近自己。

年畢岳雖因自己一方一敗塗地而大感不歡，却不改其「風流」本色，向勝雪紅擠眼一笑道：「勝姑娘，妳若想先睹爲快，請跟我進去。」

勝雪紅道：「少嚕嗦！」

年畢岳在柴房門口住足，笑問道：「告訴我，妳爲何跟麥飛龍鬧翻？」

勝雪紅不理睬。

年畢岳含笑道：「我覺得麥飛龍眞傻，像妳這樣清麗絕俗的姑娘不要，居然愛上那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丫頭，眞是——」

美人帮主截口道：「小子，你少嚕嗦，快進去把那金身怪人帶出來！」

年畢岳聳聳肩，舉步走了進去。

不久，果然拖着那金身怪人走出來了！

金身怪人雙手仍被銬着，左耳下凝結一大片血塊，步履踉蹌，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美人帮主看了金身怪人的面貌却不認識，不覺脫口問道：「他是誰？」

獨臂劍神道：「不知道，小徒雖然擒他們到此有數日之久，但他始終不吐露隻字。」

美人帮主一笑道：「眞的麼？」

獨臂劍神道：「不信，妳問問他看。」

美人帮主察言觀色，心知他所言不假，心中十分高興，微笑道：「好了，你叫你徒弟把他推過來吧！」

獨臂劍神道：「不，妳先放開拙荆！」

美人帮主挺眉一笑道：「怎麼？你怕我不放人麼？」

獨臂劍神沉聲道：「不錯，妳是個反覆無常心如蛇蠍的女人，老夫不能信任妳！」

美人帮主笑道：「我先放人，要是你不把他交給我呢？」

獨臂劍神神色嚴峻地道：「老夫說一不二！」

美人帮主沉思一下，又笑道：「好吧，我也聽說你很守信諾，一向是一言九鼎，今天我就信你一次看看——鳳丫頭，把她放開！」

花鳳應了一聲，立即收劍退開數尺，喝道：「水香蘭，回妳丈夫身邊去吧！」

原來，病美人水香蘭已經甦醒了一些時候，只因頸上被花鳳的劍按住，一直不敢動彈，現在花鳳的劍一收回，她立時由地上坐起來。

她像個久病初癒的美人，嬌慵的幽幽一嘆，然後向花鳳瞪了一眼道：「醜丫頭，妳竟乘我暈倒之際擒住了我，眞該打！」

「打」字甫出，坐地的身子，驀然一旋，有如龍捲風一般，疾縱而起，一下撲上花鳳，左手奪下花鳳的劍，右手倏揮，劈拍賞了花鳳兩記清脆的耳光！

動作，快的令人瞧不清！

美人帮主大驚道：「快退！」

花鳳呆了呆，方待縱退，右腕脈門已被病美人一把扣住，頓時力氣盡失，痛苦的蹲了下去。

病美人吃吃嬌笑道：「丫頭，現在妳知道我不是好欺負了吧！」

花鳳花容失色，叫道：「快放手，已經談妥了，妳還要怎樣？」

病美人櫻唇一噘道：「哼，談妥了？誰跟妳談妥了？告訴妳，事情還沒完呢！」

美人帮主大怒，做勢便要撲上，厲叱道：「水香蘭，妳待怎樣？」

病美人右掌一揚，蓄式欲劈花鳳的天靈蓋，吃吃笑道：「妳別動，一動我就劈開了她的腦門！」

美人帮主氣得粉面變青，轉對獨臂劍神嚷道：「萬勁松，這是甚麼意思呀！」

獨臂劍神雖是一位跛扈不羈的武林奇人，一向說話確然很守信用，當下向病美人說道：「香蘭，放了那丫頭吧，我已答應——」

病美人截口道：「你答應，我可沒答應呀！」

獨臂劍神道：「可是——」

病美人又截口道：「沒甚麼可是的，她們用不正當的手段制勝，咱們當然也可以以牙還牙——畢岳，你說是不是呀？」

年畢岳笑道：「有道理。」

病美人道：「那麼，別把人交出去，好好看住他！」

年畢岳道：「遵命。」

他立刻將金身怪人拉入柴房，自己則仗劍守在門口上。

美人帮主恨得牙癢癢，戟指獨臂劍神道：「姓萬的，你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說話竟如放屁，這件事若傳到江湖上去，看你還有臉見人！」

病美人叱道：「魚玄霞妳住口，這件事與他無干，妳衝着我來好了！」

美人帮主轉臉望她，冷冷一字一字道：「賤人，妳有胆量就放開花鳳，跟我鬥一鬥！」

病美人道：「哼，妳以爲我不敢？」

美人帮主道：「妳是不敢！」

病美人道：「好，我先劈了這丫頭，再跟妳鬥三百回合！」

說着，玉掌再舉，運力便要劈下。

花鳳身子一掙，駭叫道：「啊哎！那裏來的一

隻大老鼠？」

病美人大吃一驚，慌忙放開花鳳，跳開一大步，惶然回望道：「在那裏？老鼠在那裏？」

花鳳乘機躍退，笑道：「在妳脚下！」

病美人低頭一看沒有，始知受騙，不禁大怒道：「醜丫頭，妳也敢捉弄我，看我劈了妳！」

縱身一掌劈了過去。

美人帮主閃身疾上，舉掌格出，尖叱道：「咱們兩個來吧！」

兩人正要鬥上，突聞後院牆下有人大喝一聲道：「大家住手。」

聲若雷鳴，震得在場衆人耳鼓嗡嗡作响！

衆人掉頭望去，才發現後院牆上站着三個人。

當中是武林盟主終南一劍仙。

左邊是武當掌教天一眞人。

右邊是本屆武林競技大會的總公證人，逍遙翁越雲林。

正是當今武林叱咤風雲的三位大人物！

麥飛龍一見師父突然來臨，心中又驚又喜，連忙上前施禮道：「師父，您老人家來了。」

終南一劍仙神色異常冷峻，沒有回答他的話，目注獨臂劍神冷冷道：「萬兄，白某人很感激你替我們擒到了一個窃獅賊。」

這話說得好不巧妙，顯然是在顧全獨臂劍神的面子，要給他一個退却之路。

獨臂劍神雖是個目空一切的人物，但這時一看他們三位與競技大會有關係的人同時出現，心裏就很不自在，正感不知如何與他們相見，一聽終南一劍仙之言，頓感舒服不少，立刻接口笑道：「好說，萬某人原想將這個金身怪人帶去交給白兄審問，豈知魚帮主竟有非分之想，因此和她打了起來，如今白兄來得正是時候……」

美人帮主聽了大怒道：「萬勁松你含血噴人！本帮主乃是公認的武林盟主之一，有權追究武林金獅，誰說本帮主有非分之想？」

獨臂劍神笑道：「妳若無獨吞武林金獅之意，怎不明着向老夫要人，而在半夜三更，偷偷入宅行窃？」

美人帮主喝道：「你胡說！本帮主若想侵佔武林金獅，那會和麥飛龍一起行動？」

獨臂劍神正要回嘴之際，終南一劍仙已經搶着道：「二位別吵了，誰是誰非白某人十分清楚！」

他語聲清晰有力，透着一股鎮攝人心的威嚴，聽得獨臂劍神和美人帮主面上發赤，啞然說不出話來。

本來，他們都不會懼怕終南一劍仙，但邪不勝正，再加上還有武當掌教天一眞人和逍遙翁越雲林在場，因此他們都心存顧忌，不敢露出猙獰面目。

終南一劍仙語聲微頓，繼道：「萬兄，現在你肯讓白某人等帶走那窃賊麼？」

獨臂劍神忙道：「當然，白兄只管帶走。」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很好，白某人將記住萬兄這個功勞。」

頭一轉，向站在牆下的麥飛龍道：「飛龍，去把那金身怪人帶來！」

麥飛龍恭聲應是，立即轉身走去柴房，向年畢岳說道：「年兄，請將金身怪人交給小弟吧！」

年畢岳看看師父和師母，見他們均無反對之意，只得將金身怪人拉出，交給麥飛龍。

麥飛龍先點了金身怪人的軟麻穴，才將他攔腰抱起，向牆下走去。

終南一劍仙道：「上來！」

麥飛龍一躍登上牆頭。

終南一劍仙這才轉望美人帮主說道：「魚帮主，妳是武林盟主之一，有權參與審問窃獅賊，明日午時，請來芙蓉園共同會審！」

語畢，轉對左右的天一眞人和逍遙翁越雲林道：「咱們走吧！」轉身便欲離去。

美人帮主急道：「白掌門人且慢！」

終南一劍仙身形起勢一刹，回頭問道：「魚帮主有甚見教？」

美人帮主道：「白掌門人既承認妾身爲武林盟主之一，有權參與審詢窃獅賊，難道不能跟掌門人一道走？」

終南一劍仙道：「當然可以，不過白某人等借宿於慈恩寺，貴帮均屬女子，去了甚不方便，還是依照白某人所說，明日在芙蓉園相見爲佳！」

美人帮主看他又要破空飛起，忙道：「人多不方便，去一人總可以吧？」

終南一劍仙想了想，點頭道：「也罷，魚帮主一人可以來，至於貴帮姑娘，還請她們返回客棧爲是。」

美人帮主道：「不，妾身須親自看顧這些姑娘，免得她們遭人攻擊，妾身只派一女隨掌門人去就行了。」

說到此，轉對花鳳道：「鳳丫頭，妳隨白掌門人一起去吧！」

花鳳檢衽一福道：「遵命。」

說畢，走了過去。

終南一劍仙似乎急欲離去，隨即一揮手道：「大家走吧！」身形一騰，疾掠而去。

麥飛龍抱着金身怪人隨後縱去，花鳳，天一眞人，逍遙翁越雲林亦跟着縱身而起，眨眼之間，老

少五人已消失於夜幕之下……

× × ×

五人之中，花鳳的功力最差，她傾出十二成腳力，才勉强跟在麥飛龍後面，跑了老半天，她忽然發現已奔到一處城牆下，不禁詫異道：「咦，要出城麼？」

麥飛龍也感奇怪，開聲道：「師父，慈恩寺不在城外吧？」

終南一劍仙答道：「不……」

麥飛龍問道：「咱們不去慈恩寺？」

終南一劍仙道：「嗯……」

麥飛龍驚訝道：「師父，你不是說借宿於慈恩寺麼？」

終南一劍仙一笑道：「傻孩子，那是爲師放的烟幕罷了，咱們對獨臂劍神不能不防着點兒啊。」

麥飛龍恍然道：「原來如此！」

終南一劍仙領路奔到一處城牆下，忽然停步，說道：「咱們由此出城——來，把金身怪人交給爲師吧。」

麥飛龍亦知自己無力帶金身怪人飛越城牆，當即把金身怪人交過去。

終南一劍仙將金身怪人攬在腰上，喝聲「起！」抬腳一縱丈餘，腳尖一點城牆，身形再度縱起，倏忽之間便登上城牆。

天一眞人，逍遙翁越雲林，麥飛龍和花鳳亦紛紛飛身縱上；老少五人很快便越過牆道，縱落城外，跳過護城河，向前奔去。

麥飛龍覺得師父和天一眞人，逍遙翁越雲林的行動透着幾分詭異，心中暗暗嘀咕，忖道：「這是怎麼回事？師父到底要將金身怪人帶去何處？」

此外，他還有一件事想不通，這就是：師父怎會突然和天一眞人及逍遙翁越雲林「追踪」到年舉岳的家？

師父怎知有個金身怪人落在獨臂劍神的手中？又怎能在極短時間相約天一眞人和逍遙翁越雲林一起行動？

還有，師父是否已知自己陷入美人帮主的圈套，受美人帮主控制之事？

如已知道，他老人家是否已有對付美人帮主之策？

正恩忖間，忽聽身後的花鳳叫道：「麥飛龍，你慢一點，我跟不上了！」

麥飛龍已知美人帮主要她跟來的用意，心中十分憎惡，但一想到她已有身孕，又覺不忍不理她，當下放慢腳步，讓她跟上，道：「妳不能跑麼？」

花鳳笑道：「可以，只是不能跑得太快……」

麥飛龍皺了皺眉道：「你們帮主實在不該派妳跟來。」

花鳳道：「她沒有錯，我是適當的人選，不是麼？」

麥飛龍冷哼一聲道：「我知道她派妳跟來的用意，但她應該爲妳想想才好！」

花鳳笑道：「別替我担心。」

麥飛龍又哼了一聲，沒開腔。

花鳳低聲說道：「我要你解釋一下，你肯解釋麼？」

麥飛龍道：「我也弄不淸楚。」

花鳳冷笑道：「哼，如果不是你暗中通知令師，絕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麥飛龍怒道：「這一路上，妳對我寸步不離，可曾看見我託人去暗通消息！」

花鳳道：「晚間你就曾離開過我！」

麥飛龍道：「妳以爲家師會飛？一下子就從終南山飛到了長安？」

花鳳道：「令師也許根本沒回終南山，你們師徒在潼關分開之前，必曾約好在此見面。」

麥飛龍冷冷道：「你認爲我有未卜先知之能，知道金身怪人將落入年舉岳手中，故先要家師在長安等候？」

花鳳似感無言以對，冷然一笑道：「不管怎樣，等下令師若提起你受我們控制之事，就證明你沒守信諾，那時我們只好把你强姦我的醜行公諸武林了！」

麥飛龍道：「武林中人未必肯相信妳們的話，我不怕……」

花鳳道：「眞的不怕麼？」

麥飛龍默默無語。他並非眞的不怕，雖然他沒有强姦她，但和她發生肉體關係總是事實，這件事情一旦傳到江湖上去，即使大家肯相信他是中了美人帮的詭計，對自己來說，也是一件丟臉的事。何況美人帮主還握有他的入帮誓書和婚約書，這兩樣東西不但足以使他的名譽受到無法挽回的損傷，甚至會拖垮整個終南派，所以他心中是害怕的，他暗暗祈求等下師父不要提及自己受控制之事。

兩人在低聲交談間，前面的終南一劍仙，天一眞人，逍遙翁越雲林已奔出十幾丈外。

終南一劍仙忽然掉頭叫道：「飛龍，你們怎不跑快一些？」

麥飛龍答道：「是，弟子來了。」

口中答着，放步疾追上去。

將近天亮時，終南一劍仙領路奔入一座松林內，來到了一座古刹前。

古刹外面的圍牆已多半倒坍，破瓦枯葉滿地皆

是，分明是一座廢棄的寺院。

終南一劍仙在古刹前刹住腳步，回對跟在身後的逍遙翁道：「請在林中守望一下，看看有無人尾隨上來。」

逍遙翁點點頭，縱身跳上一巨松，在樹椏間坐下來。

終南一劍仙這才攬着金身怪人步入寺中。

老少四人進入大雄寶殿，終南一劍仙把金身怪人放下，隨向麥飛龍道：「飛龍，你過來，爲師有話跟你講……」

麥飛龍走近去。

終南一劍仙又拉他靠近自己身邊，才向他附耳低語道：「爲師要告訴你一個秘密……」

麥飛龍突然看出不對，大驚說道：「嘿！你是誰？」

但是，才想跳開之際，軟痳穴上已經被點了一下，頓感渾身酸痳無力，仰身栽倒下去。

他倒地之後，立刻大聲叫道：「花姑娘，妳快逃！」

花鳳一見終南一劍仙竟將徒弟麥飛龍點倒，一時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不由睜大眼睛道：「白掌門人，您……」

站在她身側的逍遙翁越雲林掌出如電，一把扣住她右腕脈門，怪笑一聲道：「妳也躺下來吧！」

話聲中，左手駢指疾出，點中了她的軟痳穴！

花鳳嚶嚀一聲，頓時軟倒地上。

她這時已明白怎麼回事，不禁破口大罵道：「不要臉！原來你們都是冒牌貨！」

終南一劍仙和逍遙翁哈哈大笑，前者一邊笑一邊俯身解開金身怪人的穴道，然後與逍遙翁一起步出大殿而去。

過了一會，兩人再轉回大廳時，已變了另一副模樣——變成兩個金身怪人！

麥飛龍暗嘆一聲，忖道：「罷了，這下子有死無生了，我眞是瞎了眼……」

這時，獲救的金身怪人已由地上坐起，臉上露出了寬慰的笑容。

冒充終南一劍仙的金身怪人笑道：「老三，你的耳傷嚴重麼？」

獲救的金身怪人露齒一笑道：「放心，死不了的！」

冒充終南一劍仙的金身怪人在他面前蹲下，取出傷藥道：「來，我替你包紮！」

他一邊爲「老三」敷藥，一邊問道：「是誰割下你耳朵的？」

獲救的金身怪人道：「年舉岳。」

「那天襲擊你的也是他？」

「正是。」

「你有沒有說出來？」

「沒有。」

「他們知不知你是誰？」

「大概不知道。」

「靠得住麼？」

「那小子口口聲聲說知道我是誰，但始終叫不出我的姓名，可見他只在嚇我罷了。」

「他們雖不知你的姓名，但可能知道你的來歷，是不是？」

「嗯……」

「他媽的，眞想不到萬勁松那老傢伙也會挿入一腳！」

「你們怎知我被關禁之處？」

「本來不知道，後來無意間發現美人帮主到了長安，我們便釘她的梢，方知你被關禁在『年佑昌字畫舖』的宅中。」

「現在我們怎麼辦？」

「不要緊，我們已經捉到了兩個俘虜，除非他們不顧俘虜的死活，否則就得替咱們保守秘密！」

冒充終南一劍仙的金身怪人說到這裏，已替獲救的金身怪人包紮好耳傷，當即挺身起立，轉到麥飛龍身邊，踢了麥飛龍一腳，吃吃笑道：「小子，你完全沒想到我們會有這一手吧？」

麥飛龍道：「是，佩服你們高明的易容術。」

冒充終南一劍仙的金身怪人笑道：「你知道我們是誰麼？」

麥飛龍道：「知道！」

金身怪人目中殺機隱透，沉聲笑道：「你說說看！」

麥飛龍胡扯道：「你們是華山派人，對不？」

金身怪人微微一怔，繼之仰頭哈哈大笑道：「不錯！我們是華山派的人！但我倒想知道你憑甚麼推斷我們是華山派的人？難道我們掌門人的自殺還不使你釋疑麼？」

麥飛龍道：「連掌門人死得很寃枉……」

金身怪人目光一注道：「怎麼說？」

麥飛龍道：「他並不知道他的門下瞞着他窃走了武林金獅。」

金身怪人笑「哦」一聲道：「你猜得很對，敝派掌門人的確被我們蒙在鼓裏！」

麥飛龍道：「你們爲何要窃去武林金獅？」

金身怪人笑道：「本來只想給崆峒派一個難堪，後來我們無意間獲悉武林金獅蘊藏着一個極大的秘密。」

麥飛龍道：「因此你們就狗咬木魚，不甘放手

了！」

金身怪人道：「對了！」

麥飛龍含笑道：「如今我已知道你們是誰，你們大概要下手殺害我們了，是也不是？」

金身怪人道：「這個，我還沒決定，我還要考慮一下……」

他說完這句話，轉對獲救的金身怪人道：「老三，你看住他們！」

接着向冒充逍遙翁的金身怪人一招手，兩人又走出大雄寶殿而去。

麥飛龍心知他要和同伴商量如何處置自己和花鳳，心中暗暗好笑，忖道：「看情形，似乎有一綫生機了。」

花鳳聽了他和金身怪人的一席交談，心中却大惑不解，這時忍不住開口道：「麥飛龍，你說他們是華山派的人麼？」

麥飛龍暗吃一驚，忙以堅定的語氣道：「不錯，他們是華山門下！」

花鳳道：「可是——」

麥飛龍截口道：「改天我解釋給妳聽便了！」

花鳳一哦，喃喃道：「眞奇怪，根據咱們偵查所得，他們應該是崆峒派的人才對啊！」

麥飛龍心中大驚，暗罵一聲「傻丫頭！」忙道：「不，妳弄錯了！」

那獲救的金身怪人突然開口冷笑道：「丫頭，妳憑甚麼懷疑我們是崆峒派的人？」

花鳳沒有回答。

她的腦筋雖不及勝雪紅的敏捷，可也不是傻丫頭，她從對方的聲調中聽出了殺氣，因之頓時省悟麥飛龍爲甚麼要「一口咬定」對方是華山門下的原因，也明白自己若指出對方是崆峒派的人，必將立刻招來殺身之禍，是以她不敢開口了。

那獲救的金身怪人見她不答，又追問道：「說呀！妳憑甚麼懷疑我們是崆峒派的人？」

花鳳期期艾艾道：「因爲……因爲……唉！旣然你們不是崆峒派的人，那又何必多問！」

獲救的金身怪人正要再開腔，只見那冒充終南一劍仙和逍遙翁的金身怪人又一齊回到殿上來了。

冒充終南一劍仙的金身怪人在麥飛龍身前站住，目露笑意道：「麥飛龍，我決定放你回去！」

麥飛龍道：「哦，有這種好事麼？」

金身怪人道：「我要你傳話給令師及美人幫主，要他們停止追究武林金獅失竊之事！」

麥飛龍道：「家師卽使肯答應，美人幫主只怕也不肯呢！」

金身怪人一指花鳳，陰惻惻地道：「她若不肯，我們就殺死這丫頭！」

花鳳大吃一驚，道：「什麼？你們要留我作人質？」

金身怪人獰笑道：「對了！」

花鳳嚷道：「這不公平！我是個女子，你們要留人質，應該留麥飛龍才對！」

麥飛龍接口道：「不錯，你們留下我，讓這位花姑娘回去吧！」

金身怪人道：「不，你們終南派不像美人幫那樣急欲奪回武林金獅，所以，我要留下美人幫的姑娘！」

麥飛龍冷笑道：「你弄錯了，敝派一樣有索回武林金獅的決心！」

金身怪人笑道：「你們縱有決心，却不像美人帮那樣野心；此外男人比女人要有義氣得多，我若留下你而放她走，她們美人帮一定會不顧你們的死活，而繼續與我們作對，反之，留下她而放你走，你必然不敢見利忘義棄她於不顧，所以我要放你回去。」

花鳳大叫道：「不！你們放我回去，我保證敝帮不再向你們追討武林金獅就是了！」

金身怪人不理她，目注麥飛龍又道：「你回長安城告訴美人幫主，叫她立刻返回美人谷，不得再追究此事，否則她會收到一個人頭！」

麥飛龍說道：「那麼，你們何時才肯釋放花姑娘？」

金身怪人道：「到了適當時候，我們自會放她回去，保證不傷她一根汗毛就是了。」

麥飛龍道：「你已承認是華山門下，不怕我們去華山興師問罪麼？」

金身怪人冷笑道：「你們不得對外宣布我們華山派竊取武林金獅，也不得興師問罪，若不聽話，我們也要下手殺死這位花姑娘！」

麥飛龍道：「好吧，我回去說說看。」

金身怪人立刻轉對那冒充逍遙翁的金身怪人道：「你帶他去吧！」

那冒充逍遙翁的金身怪人點點頭，上前攬起麥飛龍，拔步便走，奔出古刹，向東奔行了十來里路，來到一處樹林中，才將麥飛龍放下，運掌一擊，拍開了麥飛龍受制的軟麻穴，立卽縱身疾起，掠上樹梢疾馳而去……

× × ×

天亮不久。

麥飛龍回抵長安城中，他不知美人帮主一行人投宿於那家客棧，而長安城中的客棧何止百家，要一家一家去找委實不方便，故他决定先回自己投宿的狀元客棧，然後再去芙蓉園等候。

冒充終南一劍仙的金身怪人會約她於今日午時到芙蓉園共同會審金身怪人，她一定會去的。

他回到狀元客棧時，店小二很驚訝，上前問道：「麥公子，昨夜您和尊夫人那裏去了？」

麥飛龍笑笑，沒有回答，一逕回到自己房間，才向跟入房中的店小二說道：「小二，我餓了，替我弄些吃的來好麼？」

店小二見他不肯解釋昨夜失踪的原因，也不敢再追問，應聲道：「是，小的馬上給您送來。」說吧，施禮退出。

麥飛龍往床上一倒，閉目養神起來。

對於昨夜的中計受騙，他雖感震驚和意外，却有一種欣慰之感，因爲讓窃獅者救走了那個金身怪人，可使獨臂劍神和美人帮主無法立刻奪得武林金獅，這對自己不但不是「損失」，甚至可說對自己「有利」，因爲病美人和美人帮主都知道武林金獅的秘密，他們若奪得了武獅金獅，立刻會去「挖取」那個「秘密」，而金身怪人却不會，因爲他們還不知那「秘密」是甚麼！

所以，他非但無沮喪之感，而且頗感快慰，如果不是花鳳落在窃獅者手中，他眞是能吃能睡。

現在唯一使他担心的就是花鳳。

他對花鳳並無一絲憐香惜玉之心，甚至可說對她深惡痛絕，但他不能無視於她的安全，因爲她身上懷着他的孩子。

「砰砰砰！」

有人在敲門。

他以爲是店小二送食物來了，乃開聲道：「門沒門着，進來吧！」

房門一開，走進來的却是年擧岳！

麥飛龍吃了一驚，疾忙一翻下床，本能的把手握上劍柄，冷然道：「是你！」

年擧岳含笑一揖道：「麥兄別緊張，小弟不是找你打架來的。」

麥飛龍凝視他半晌才一伸手道：「請坐吧！」

年擧岳彬彬有禮的道謝坐下。

麥飛龍就在床沿上坐着，問道：「年兄怎知小弟回客棧來了？」

年擧岳笑道：「小弟知道麥兄必會回來取衣物，故一直在客棧外面等候。」

麥飛龍道：「有何指教？」

年擧岳道：「家師命小弟來和麥兄談談……」

麥飛龍道：「談甚麼？」

年擧岳道：「自然是商談那隻武林金獅之事，家師認爲令師也許肯和我們合作。」

麥飛龍道：「合作？」

年擧岳道：「是的，我們不像美人帮主那樣貪心，她想獨吞，我們則只想分一半。」

麥飛龍道：「分一半甚麼？」

年擧岳道：「分享一半『秘密』，至於那隻武林金獅，事成之後，貴派可以取回去，我們絕不要它。」

麥飛龍道：「要是敝派不答應呢？」

年擧岳道：「那麼，美人帮主將得到那個『秘密』的全部，因爲貴派不知那『秘密』是甚麼，而她知道，她可以等到一年半後——事實上已只剩一年——堂而皇之的由貴派手中接收武林金獅，那時貴派將一無所得。」

麥飛龍點點頭道：「這話倒是不錯……」

年擧岳笑道：「所以，你我合則兩利，分則兩失！」

麥飛龍道：「年兄請將該『秘密』說給小弟聽，然後小弟才能向家師進言。」

年擧岳道：「不，等令師答應了，我們才能說出那『秘密』！」

麥飛龍道：「我們不知那『秘密』是甚麼，如何答應你們？」

年擧岳道：「我們可以保證它對貴派有利無害，而且它與武林金獅無關，絕不影响貴派榮譽。」

麥飛龍沉吟道：「我看……年兄還是先將該『秘密』說出，然後才能談合作的問題。」

年擧岳哈哈一笑道：「這怎麼成？我們現在賴以跟貴派合作的本錢，卽是知道該『秘密』的內容，如果說出來而貴派不願與我們合作，我們豈非吃了大虧？」

語音微頓，又道：「不過，貴派如肯保證願與我們合作，我們當然可以說出來。」

麥飛龍在未明瞭該「秘密」的內容之前，豈敢答允與他們合作，當下搖搖頭道：「看來我們是談不來了！」

年擧岳很懇切地道：「麥兄難道不可以去向令師說說看麼？」

麥飛龍又搖頭道：「不能！」

年擧岳不解道：「爲什麼？」

麥飛龍沉思片刻，才答道：「因爲家師不在此處，而小弟又無暇返回終南。」

年擧岳詫異道：「令師已返回終南山了？」

麥飛龍道：「家師一直在終南山。」

年擧岳一怔，繼而失笑道：「麥兄這話怎麼解釋？難道昨夜帶走金身怪人的那位終南一劍仙不是令師麼？」

麥飛龍道：「的確不是。」

年擧岳面色一變道：「怎麼說？」

麥飛龍道：「我們都上了當，昨夜那三人是金身怪人的同黨化裝的！」

年舉岳驚的跳起來道：「眞的麼？」

麥飛龍點頭道：「不錯，昨夜由於沒有月光，小弟也爲其所蒙騙，等到後來看清楚時，已經來不及了……」

當下，把昨夜在古利的遭遇說了一遍。

他爲什麼要將眞相告訴年舉岳呢？

理由只有一個：希望利用獨臂劍神和病美人掣肘美人帮主的行動，使她無法順利奪得武林金獅！

因爲，那幾個金身怪人雖擁有武林金獅，却還不知道武林金獅的「秘密」是什麼。而美人帮主却知道那「秘密」是什麼，而且還知道金身怪人的來歷，所以目前最有希望奪得武林金獅及其「秘密」之人，便是美人帮主，他不願讓美人帮得手，美人帮主與病美人之間，他寧願讓武林金獅落入病美人手中！

所以，他才把昨夜的眞相透露出來。

年舉岳聽了大爲激動，星目精芒迸射，沉聲道：「好傢伙，想不到他們竟有這一手！」

麥飛龍苦笑一下道：「你們看不出眞假可以原諒，小弟就不能原諒了！」

年舉岳握腕恨聲道：「哼，早知如此，我應該再給他吃些苦頭，逼他說出來。」

麥飛龍道：「人已被救走，再說這些也沒用處了。」

年舉岳凝視着他，問道：「你和美人帮大概已知他們的來歷了吧？」

麥飛龍搖頭道：「如果知道他們的來歷，我們早就去找他們了！」

年舉岳似乎不懷疑他這句話，點點頭微笑道：「事情發展至此，你我似乎可再來談談，我們帮助貴派追擒那些金身怪人，得手之後，再依方才的辦法進行合作如何？」

麥飛龍道：「不，敝派在未明瞭該『秘密』之前，不敢跟任何人合作！」

年舉岳眉頭一皺道：「麥兄，你太固執了！」

麥飛龍道：「抱歉，敝派在担任武林盟主期間，不敢做非法之事。」

年舉岳道：「那不是非法之事！」

麥飛龍道：「得不應得之利，便是非法！」

年舉岳道：「如果你在路上拾得財物，也是非法之事麼？」

麥飛龍一笑道：「奪取蘊藏於武林金獅的秘密，畢竟與在路上拾獲財物不同！」

年舉岳覺得再談無益，掉頭便向房外走去，走到房門前住足，回頭笑道：「照你這樣說，美人帮也無權奪得該『秘密』了，是不？」

麥飛龍點頭道：「是。」

年舉岳道：「但她們却不肯放手，既然她們可以覬覦該『秘密』，我們也一樣可以了！」

語畢，帶着一臉冷笑走了。

麥飛龍微微一笑，又往床上躺下，暗忖道：「你們去搶去奪吧！天底下的寶物，誰該得到，冥冥中是有定數的……」

吃過了店小二送來的早膳後，他換上一件衣服，即離開客棧，往芙蓉園而來。

曲江池，芙蓉園，是長安城中的公園，裏面美景無數，有紫樓，綠舟，紅藥，碧柳，每逢春秋佳日，前往遊宴者絡繹不絕。

麥飛龍到達芙蓉園時，已是晌午時分，園中遊人較少，他在園中各處溜躂了一會，不見美人帮人的踪影，於是登上一座六角凉亭，坐了下來。

午時未到，他並不急，他相信美人帮主一定會準時來到芙蓉園。

他靜靜坐着，瀏覽着園中的景色，以及形形色色的遊園之人。

不久，日頭升到頂上，午時到了。

美人帮主及其六女却還不見芳踪！

她們不來麼？

不，除非她們已知昨夜帶走金身怪人的終南一劍仙，天一眞人和逍遙翁越雲林是冒牌貨，否則一定會來，而她們是不可能獲悉昨夜那三人是冒牌貨的。

他站立起來，繞亭踱着慢步，同時不停的擧目四望，漸漸感到不耐煩了。

「你在等人麼？」

一個與他同坐一亭的中年文士，忽然開口搭訕，面上露出一個「迷人」的微笑！

麥飛龍一直未注意到他，聞言神色一怔，注目打量對方一眼，不禁失驚的叫了起來，道：「是妳呀！」

原來，中年文士竟是美人帮主化裝的！

美人帮主抖開一柄摺扇，神態俊逸的搧了搧，道：「令師等人怎麼還不來？」

麥飛龍吸了一口氣，藉以鎭定跳動的心房，旋在她對面的石鼓上坐了下來，問道：「帮主一個人來？」

美人帮主道：「嗯！」

麥飛龍道：「小可有個壞消息要稟告帮主，希望帮主聽了不要太傷心。」

美人帮主微微一笑道：「不論什麼壞消息，本帮主都不會傷心，因爲有令師負責！」

麥飛龍道，「對不起，家師也不能負責。」

美人帮主笑容收斂了，冷峻的問道：「是不是那金身怪人自殺了？」

麥飛龍道：「不是。」

美人帮主眉梢一揚道：「被人救走了？」

麥飛龍道：「是的。」

美人帮主臉現狂怒之色，冷冷說道：「任何事情，本帮主都會相信，只有這件事，本帮主不會相信的！」

麥飛龍存心要逗她一下，當下點一點頭，說道：「自然，以天一眞人，逍遙翁越雲林及家師的身手，竟會看不住一個金身怪人，說來也確實難令人相信……」

美人帮主冷笑道：「所以你們若要扯謊，應該說那金身怪人自殺才對！」

麥飛龍道：「問題出在昨夜現身的那三人，並非眞正的天一眞人，逍遙翁越雲林及家師終南一劍仙！」

美人帮主臉色遽變，駭然道：「你說什麼？」

麥飛龍道：「那三人是金身怪人化装的。」

美人帮主站立起來，雙目大睜，不禁駭異地道：「花鳳呢？」

麥飛龍道：「在他們手中。」

美人帮主厲聲道：「你怎能回來？」

麥飛龍緩緩道：「他們放我回來的，爲的是要我傳話給妳……」

美人帮主蛾眉一豎道：「傳什麼話？」

麥飛龍道：「他們要貴帮與敝派立刻停止追討武林金獅，並不得追究他們的來歷，否則便要殺害花姑娘……」

於是，又將昨夜的情形叙述了一遍。

美人帮主氣極，戟指罵道：「都是你瞎了眼！連自己的師父都分辨不出眞僞！」

麥飛龍冷冷道：「妳現在罵我沒用，殺了我也無濟於事，速謀搶救花鳳才是正經。」

美人帮主怒不可遏，道：「人都不知跑到那裏去了，要如何搶救！」

麥飛龍默默不語。

美人帮主連連跺足大叫道：「你倒說出個辦法來呀！」

麥飛龍道：「對方一再警告不得再與他們作對，並限令貴帮立即返回美人谷，否則便要殺害花鳳，所以依小可之見，帮主不妨假作屈服，先返回美人谷一趟，瞞過敵人的耳目，然後再悄悄離谷，暗中進行救人之事。」

美人帮主道：「這不成！鳳丫頭若受不住敵人的拷問而將武林金獅的秘密說出，我們就什麼都完了！」

麥飛龍道：「不然，帮主有何良策？」

美人帮主斷然道：「我們立刻上崆峒去！」

麥飛龍說道：「帮主已決心不顧花鳳的生死了麼？」

美人帮主道：「現在管不了那許多了！」

麥飛龍冷笑道：「如果妳這麼作，我敢說妳麾下的姑娘將一個一個離妳而去！」

美人帮主臉色變了變道：「哼，誰敢叛離我，我就將她碎屍萬段！」

麥飛龍聳聳肩道：「我已將我的意見說出，妳要怎麼辦只好由妳了。」

美人帮主負手踱步，沉思良久之後，忽然怒色盡消，心平氣和地道：「你看他們會不會返回崆峒山？」

麥飛龍道：「大概不敢立刻回去，不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咱們若去崆峒，多少會有收穫的。」

美人帮主道：「目前我們雖由房德聲的被殺而知竊獅者爲崆峒派之人，但却無有力證據可以指控他們，他們若不肯承認，你怎麼辦？」

麥飛龍道：「除了他們崆峒派之外，別人沒有理由要去暗殺房德聲，就憑這一點，已可指控他們了。當然，咱們如能擒獲一個金身怪人自然更好，可是這已是不可能之事了……」

語音一頓，又道：「所以，最好的辦法還是照方才小可所說，帮主先聽對方的話返回美人谷，再悄悄的出來行動，由明轉暗較易得手。」

美人帮主似有同意之意，問道：「你呢？」

麥飛龍道：「我回終南，聽候差遣。」

美人帮主冷笑道：「你打算把受我控制之事告訴令師麼？」

麥飛龍道：「花鳳已有身孕，我已決心娶她爲妻，再說出那些事已無益處。」

美人帮主想了想，點點頭道：「好吧，你只要記住入帮誓書和婚約書在我手裏就够了。」

麥飛龍微微一笑道：「帮主決定採納小可的意見了麼？」

美人帮主道：「不錯，我想來想去，覺得你說的話不無道理，我的確不能不顧花鳳的死活，所以我就聽你的話兒假裝屈服返回美人谷，然後再暗中行動，你則暫返終南聽候我的通知便了。」

麥飛龍點點頭。

美人帮主道：「你去吧！」

麥飛龍起身道：「狀元客棧中，還有花鳳的衣物和一匹馬，帮主可派人去取回來。」

美人帮主道：「我知道。」

麥飛龍拱手一揖，便轉身走下亭子，往園外行去。

回到狀元客棧，看見侍候自己的店小二正在櫃枱前，便上前說道：「小二，把店帳算一算，我馬上要走了。」

店小二道：「好的，尊夫人怎麼沒回來？」

麥飛龍道：「她有事不能回來，她的衣物和坐騎，等下會有個姑娘來取，你就把她的衣物和坐騎交給來人好了。」

店小二道：「好的，好的。」

麥飛龍於是擧步往裏面走去。

店小二忽然趕上來說道：「對了，麥公子，你房中有個朋友在等着你呢！」

麥飛龍心頭微震，停步問道：「誰？」

店小二道：「小的不認識他，他說是你的朋友，小的便讓他入你房中等候。」

麥飛龍忖道必是年擧岳，當卽快步走入，來到後面上房自己的房間，伸手推門而入，口中笑道：「年兄去而復返，不知——」

說到此處，他陡地呆住了。

原來，坐在他房中的人並非年擧岳，而是一個陌生的少年！

這少年年約十七八歲，眉目清秀，皮膚却很黑，好像是從煤礦裏鑽出來的人！不過，他的衣衫却很乾淨，態度也很斯文，任何人看了都會對他產生一份好感。

麥飛龍睁目發呆了半晌，才開口問道：「你是誰？」

少年起身行了一禮，含笑道：「麥兄大概不識得小弟，敝姓丁，單名一個順字，大家都叫我『黑乖乖丁順』……」

麥飛龍歪頭尋思道：「黑乖乖丁順？我好像聽過這個名號……啊，對了！你是逍遙翁越雲林越老前輩的徒弟，對不對？」

黑乖乖丁順笑道：「對了，想不到我的名字也能傳入麥兄的耳朵裏，眞是不勝榮幸之至！」

麥飛龍很高興，抱拳道：「丁兄請坐，你是武林高人之徒，誰人不識呢！」

黑乖乖丁順坐下道：「冒昧造訪，希望麥兄不要見怪。」

麥飛龍笑道：「不怪！不怪！能和丁兄相識，是小弟的榮幸！」

黑乖乖笑道：「麥兄年紀比我大，叫我一聲老弟就行了。」

麥飛龍倒了一杯茶遞給他，道：「好，就叫你老弟，老弟怎知我住在這家客棧？」

黑乖乖道：「打聽出來的，小弟找了幾家客棧，才找到此處。」

麥飛龍道：「令師好麼？」

黑乖乖笑道：「不好！」

麥飛龍一怔道：「怎麼說？」

黑乖乖丁順道：「因爲有人冒充他在外爲非作歹！」

麥飛龍訝笑道：「咦，你怎知道？」

黑乖乖道：「小弟親眼看見的。」

麥飛龍驚喜的問道：「在那裏看見的？」

黑乖乖丁順道：「在昨夜麥兄去過的那座古刹中。」

麥飛龍大喜道：「啊，你昨夜就在那座古刹中麼？」

黑乖乖點點頭道：「正是，和小弟在一起的還有一個人……」

說到這裏，害羞的笑了笑。

麥飛龍追問道：「是誰？」

黑乖乖羞笑道：「是一位小姑娘……她叫『黑美人苗夜珠』……」

麥飛龍笑「啊」一聲道：「你們是好朋友？」

黑乖乖道：「是，我長得黑，她也長得黑，我們黑交黑，就成了好朋友了。」

麥飛龍急問道：「當時，你們是在古刹中的何處？」

黑乖乖道：「就在大雄寶殿的梁上，我們原在殿上睡覺，忽然聽到有人入寺，連忙躲上殿樑，不久家師及令師等人進來，當時小弟本想下去與家師相見，後來一想，又怕被家師責罵，所以就沒敢吭氣……」

他頓了頓，面露窘笑道：「麥兄可別誤會小弟和『黑美人苗夜珠』有何不規矩之事，我們到現在還是淸淸白白的，只是自覺在那種情形之下，不易向家師解釋淸楚，因此才不敢現身相見。」

麥飛龍道：「還好，你沒有現身與『令師』相見！」

黑乖乖道：「是呀！後來看見令師及家師變成了兩個金身怪人，始知別人化裝冒充的，當時我就想下去質問個明白，但被『黑美人苗夜珠』制止，她暗示我不要妄動，她比我聰明，所以我事事都聽她的。」

麥飛龍道：「後來呢？」

黑乖乖道：「後來聽了麥兄與對方的一席談話，才知對方是窃走武林金獅之人。」

麥飛龍急問道：「他們有沒有發現你和苗姑娘呢？」

黑乖乖搖搖頭道：「沒有。」

麥飛龍又問道：「小弟離開古刹之後，他們做了些甚麼事？」

黑乖乖道：「他們甚麼也沒做，立刻就帶着那位姑娘跑了——那位姑娘可是美人幫的女子？」

麥飛龍點頭道：「正是，她叫花鳳。」

黑乖乖笑笑道：「她是麥兄的心上人麼？」

麥飛龍搖頭道：「不是……」

黑乖乖道：「依我看，也不大像，她好像很怕死。」

麥飛龍沒心情解釋與花鳳交往的經過，又急急問道：「你可曾聽說他們將去何處？」

黑乖乖道：「沒有，他們沒有說。」

麥飛龍握腕道：「眞可惜，要是你悄悄尾隨下去，對我就有莫大的幫助了！」

黑乖乖道：「苗姑娘已經跟下去了。」

麥飛龍大喜道：「這就對了，但你有沒有與苗姑娘談好追踪的方法？」

黑乖乖道：「有的，她將一路留下記號，讓小弟能够循着記號追踪下去，這就是小弟前來見麥兄的原因，咱們這就追踪下去如何？」

麥飛龍欣喜萬分，跳起來說道：「好，咱們快去！」

他將自己的衣物收拾包好，揹在背上，立刻說道：「走吧！」

黑乖乖跟着他出房，一面問道：「美人幫還有沒有人在城中？」

麥飛龍道：「有。」

黑乖乖道：「要不要去通知她們？」

麥飛龍搖頭道：「不要，昨夜那金身怪人曾要小弟傳話給她們，要她們立刻返回美人谷，否則便要殺害花鳳，所以此刻可能有金身怪人在暗中監視她們的行動，假如我去通知她們，必然會被敵人發現。」

黑乖乖道：「若說有金身怪人在暗中監視她們，難道就沒有金身怪人在暗中監視你麥兄麼？」

麥飛龍聞言立時刹住脚步，沉吟道：「嗯，不錯，對方也可能會派人監視我……」

他星目閃了閃，接着道：「這樣好了，你先出去，先去古刹等候我，我則騎馬出城，佯作返回終南，等到確定沒有人跟踪監視時，再趕去古刹與你相見。」

黑乖乖點頭道：「好，麥兄還記得那座古刹的地點吧？」

麥飛龍道：「記得的。」

黑乖乖道：「那麼，小弟先走了，麥兄一定要來啊！」

麥飛龍道：「一定去，咱們不見不走！」

黑乖乖一抱拳，先行離開了客棧，逕往城外而去。

麥飛龍等了片刻，才去櫃枱付淸店帳，乘上自己的馬，一路出城，走上通往終南山之路。

他按轡徐行，頻頻掉頭後望。

每轉一個彎，就停下來察看身後道上的情形，這樣時走時停的走了十幾里路，確定沒有敵人在跟踪釘梢，於是一撥馬頭，轉向東方疾馳。

他有高明的騎術，坐騎又是一匹良駒，因之飛馳起來，勢如風馳電掣，奇快異常！

不消頓飯工夫，已到了古刹外面的松林前。

他下馬牽馬入林，將牠拴在一棵樹下，然後又到林邊窺視了一會，未見有人跟來，這才返身往古刹走來。

登上大雄寶殿，一見黑乖乖不在殿上，乃開聲喊道：「丁老弟！丁老弟！」

黑乖乖突由供案下鑽出，笑道：「小弟在！」

麥飛龍一啊，笑道：「讓你久等了。」

黑乖乖拂掉身上的灰塵，道：「沒有，小弟也是剛到的——怎麼樣，有沒有人跟踪麥兄？」

麥飛龍道：「沒發現，大概沒有。」

黑乖乖一招手道：「麥兄請過來，這裏有苗姑娘刻下一個記號！」

他走到殿門前，一指門上道：「看，這就是她就留下的記號。」

記號是個「⇧」箭形，箭頭指向廟外。

麥飛龍道：「這記號只說明他們由此出去。」

黑乖乖道：「是，她說每五十步將留下一個記號，現在咱們向前走五十步看看。」

說着，擧步向外走去。

走到第五十步時，剛好到了廟外的松林前，兩人略一搜索，果然又找到了一個記號。

仍是一個箭形，箭頭指向南方。

於是，兩人又向南走出五十步，再找到第三個記號，箭頭仍指向南方。

麥飛龍道：「老弟，請等一下，我去把坐騎牽來！」

他匆匆入林牽出坐騎，回到黑乖乖身側，說道：「好了，咱們追下去！」

黑乖乖看他幾眼，搖頭道：「這樣不行！」

麥飛龍一怔道：「何事不行？」

黑乖乖道：「咱們還不知要追到何處，更不知會在何處追上那些金身怪人，故麥兄似應略爲改變一下面貌，而且不能牽着這匹馬同行，否則若先被對方發現，咱們就功虧一簣了。」（未完待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劍王宮師爺麻金甲，在劍王面前進讒，把原任總管無情金劍撤職，而由麻金甲昇任總管，這位新任總管爲樹立聲威，在紅衣劍士面前出示劍王賜予的金劍旗令，使得一衆劍士無不對之敬畏有加，他這次出宮的使命，是要爲劍王安排染指百媚仙子蕭妙姬一事鋪路，他原定在當晚下手，人手已分配妥當，詎於此際，突見劍王原配葛夫人輕車減從，逕到酒樓找他，以他與劍王三夫人間曖昧事爲要脅，迫他卽晚往城中的小客棧幽會，麻金甲只好暫時取消對蕭妙姬的行動，而往小客棧晤會葛夫人——

爲名施辣手　求利滅天良

麻金甲能够進入劍王宮，純屬偶然之機緣。他有一個表哥，雙方失去聯絡已達數年之久，有一天，兩人忽在華陰街上不期而遇，經過一陣寒暄之後，他才知道對方如今已是劍王宮的一名藍衣劍士。對方當時那一身光鮮的衣着，以及豪濶得驚人的出手，曾使他感到非常羨慕。但是，爲了某種原因，他當時儘管羨慕，也只能羨慕在心裏。

如以武功來說，他這位表哥，比他差遠了。

他這位表哥旣然都能被該宮起用爲藍衣劍士，他自信如果他也能進入劍王宮，至少一名紅衣劍士應該不成問題。

可是，他不敢存有這份奢想。

他知道劍王宮是一處什麼地方。該宮起用一名劍士，絕不會來者不拒。爲了該宮的聲譽和安全，最低限度該宮也會查一查這個人的出身和歷史。

他的出身和歷史，是不是經得起調查呢？

他自己心裏固然清楚，他的這位表哥，當然也很明白。

他的一身武功是從雲夢大俠古雲清那裏得來的，但他却並不是這位雲夢大俠的弟子。

他只是古府中的一名小厮。

爲人極其方正的雲夢大俠古雲清，一生只做錯了一件事：他不該在垂暮之年，還討進了一名如花似玉的姨太太！

結果，這位姨太太進門不久，就跟府中一名俊秀的小厮姘上了。

這名小厮是誰，自屬不問可知。

大約在半年之後，雲夢大俠去世了，死因在府中只有兩個人心裏有數。

雲夢大俠死去沒有多久，他便和那小女人，捲起了府中細軟，以及雲夢大俠的一部武學秘笈，悄悄逃離了古府。

他跟那小女人勾搭成奸完全出於那小女人的主動，他眞正醉心的還是雲夢大俠的一身武功。

兩人離開古府之後，便在岳陽附近，賃了房子，隱居下來。

一個練武的人，當然不宜過份接近女色，他爲了練武的關係，不免於無意中冷落了那個小女人，詎知那小女人不甘寂寞，竟又跟一個打漁的壯小伙子，席捲所有，再效紅拂。

這下他仁兄可慘了。

武功尚未練成，身上分文沒有，加上雲夢大俠門下弟子已獲悉事件眞象，正在四下追索他的行踪，他迫不得已，只好改名換姓，變易本來面目，到處過着偸鷄摸狗的流浪生活。

那時，他這位表哥尚在洛陽一家鏢局裏當鏢師，他有時實在混不下去了，便跑到表哥那裏告貸。

他因爲這位表哥忠厚老實，所以他也不瞞他這位表哥，差不多什麼事他都在他這位表哥面前說了出來。

他表哥除了勸他痛改前非，好好做人之外，也沒有什麼話說。

以後，他便與這位表哥失去聯絡。

想不到幾年未見面，他這位表哥竟已成爲劍王宮的一位藍衣劍士，而他却仍然潦倒如故。

不錯，經過這些年來，他的一身武功已練得差不多了。

可是，劍王乃何等樣人，他若是露出一身武學，難道以劍王那樣的人也會看不出他這身武學是從哪裏來的嗎？

所以，當時他這位表哥只要能給他三五十兩銀子，就已經夠他感激的了。

除此而外，他還能奢想什麼呢？

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對方竟提出建議，希望他也到劍王宮去充當劍士！

他當時只有苦笑。

對方似乎知道他的心意，便又說他在宮中人緣很好，如果是由他引薦進去一定是沒有什麼問題。

他經過再三思考，最後覺得冒險一試也好，像這樣長年流浪下去，終究不是一個辦法。

那裏知道，那位劍王一看到他，便留下了好印象，只隨便問了幾句，就委他做一個副爺的職位。

以後，他戰戰兢兢的過了好幾個月，終於漸漸摸清了這位劍王的脾氣。

換句話說，他已看出了這位劍王也是僞君子！

這樣一來，他的雄心大了。

就在這時候，他想到了一件事。他若想從此飛黃騰達，他就必須保住出身之秘密，他不能讓別人從他的卑微出身上看輕了他。

如何才能保住他出身的秘密不被別人知道呢？

他想了很久。

他最後所想到的辦法，仍然是他最先所想到的一個辦法——這也是他以後經常建議劍王所採用的一個辦法。

最好的辦法永遠只有一個！

在一個淒風苦雨之夜，宮中的一名藍衣劍士，忽然無故失踪。有人看見他下山到小鎭上去喝酒，却沒有人再看到他回來。

這名劍士叫方應武。

他的表哥也叫方應武。

這是他武功練成之後，第一個親手殺死的人，——這世上他唯一的一個親人。

× × ×

心腹隱憂一去，他輕鬆了。

因爲自此以後，他再不用担心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了。他儘可以從容另編一套身世，而且永遠不担心會被拆穿！

只不過如此一來，在他的腦海裏，就不免時時會若隱若現的浮起一張熟悉的面孔。

在這張蒼白得幾乎沒有一絲血色的面孔上，迷惘多於恐怖，驚異勝過了憤怒，那雙充滿了迷惘和驚異的眼神，彷彿在不斷地向他發出無聲的責問：

「表弟，你爲什麼要殺了我？表弟，你爲什麼要殺了我？你說……你說……你說……究竟是爲了什麼理由？你說……你一定要說出來……我這個做表哥的，……究竟哪一點對你不起？」

× × ×

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

房裏很小，但很暖和。

這個房間從外面看像一個鴿籠，從裏面看則像一個蝸窩。無論從那一方面看，它都不像個房間。

像這種僅足容身的小房間，如果換了炎熱的夏秋兩季，恐怕連一隻蟑螂都會忍受不了。

但是，在這種隆冬季節，外面又括着大風雪，情形就不一樣了。

它愈小只有愈予人以溫暖之感。

房裏只有一張炕床。

它是這個房間裏唯一的一件傢俱，所以它也成了衣架和桌椅的用代品。

葛夫人坐在床沿上。

床上有酒有菜。

他走進去時，臉色很蒼白，但她並沒有對他這種失魂落魄，顯得有點心神不定的樣子有所追問。

這正是她所希望看到的樣子。

如果一個男人將這種事看得平淡無奇，他必然是個老手，她要的是新鮮和刺激，不是一個老手。

麻金甲當然也不希望被對方看出是一個老手。

所以，他進房之後，一句話也沒有說，稍稍猶豫了一下，便如飢似渴地喘息着撲了過去……

他用顫抖的雙手代替了嘴。

他的動作很生硬，心跳得很厲害，他儘量追憶和模仿着他第一次在古府柴房中和那個小女人苟合時的情景，他知道像這樣的女人，需要的是什麼，他必須先贏得對方的歡心，才能取得自己所想知道的秘密。

只是沒隔多久，他便有點不克自持起來，因爲他發覺這女人正如她自己所說的一樣，在床第方面另有一種長處。

當他心頭的那種憎惡之感逐漸消除之際，這女人像是在突然之間變成了一條游動的巨蟒。

徐徐的游動。

緩緩的游動。

一種循序而進的收束感，使他登時覺得自己彷彿成了一枝被這條巨蟒盤纏繞住的大樹。

這是一種十分奇妙的感覺。

沒有一個男人不歡喜這種感覺。

她輕輕地呻吟。

既非做作。

亦非獻媚。

從這一聲聲若斷若續，分不清是痛苦還是滿足的呻吟聲中，充份顯出她在這方面無疑已被劍王冷落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但她並沒有因而顯得放蕩和狂烈。

她不像三夫人管雲絹那樣，使他永遠覺得像在攀登一座高不可仰的山峯，即令使盡了氣力，仍難到達峯頂。

他跟三夫人那女人在一起時，時常會變得像一隻鬥敗的公鷄。

而這女人却在第一次就使他成爲一個征服者。

他付出了征服者的代價。

他一覺醒轉過來，已是夜半時分，他輕輕地挪移了一下身軀。

他想趁那女人尚在熟睡之際，好好的定下心來思索一番，雖然剛才的那一幕餘味猶在，但是他知道這種艷福絕不會爲他帶來眞正的好運。

就在這時候，他的耳邊忽然響起了一個輕柔的聲音：「你醒了麼？」

他吃了一驚。

一隻溫暖而滑潤的手，慢慢的伸了過來，沿着他的胸口向上移動，最後在他耳端下停住。

他翻轉身子，馬上看到一雙發亮的眼睛。

他甚感意外地道：「你還沒有睡？」

她報以一個淺淺的甜笑，低低說道：「我不敢睡。」

「爲什麼？」

「我看你的睡相不好，怕我也睡着了，你會着涼。」

他忍不住一把將她摟住。

但隨即被她輕輕推開了。

他順勢拉住她的手道：「淑芸，你……太好了，我……我實在……值不得你垂青，我……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她附在他耳邊，輕輕一笑道：「說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許說：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

他輕輕嘆了口氣，沒有開口。

她望着他，忽又發出了微笑。

他轉過臉去道：「你笑什麼？」

她笑道：「我笑的是我知道你眞正想什麼！」

「你知道我正在想什麼？」

「你在想的事，只有一個字！」

「一個什麼字？」

「怕！」

他望着她道：「你說我該不該怕？」

她笑笑道：「不該怕。」

他露出迷惑之色道：「不——該——怕？」

她笑着點頭道：「是的！不該怕。因爲我身邊的丫頭，沒有一個叫小雲，就是有個丫頭叫小雲，她也不會長得跟你的那個書童一模一樣。」

他呆了一下道：「你——你是說，我跟三夫人有來往，是那丫頭說出來的？」

她笑道：「是那丫頭的肚子說出來的！」

他又呆了一下道：「是那丫頭什麼……丫頭的肚子……說出來的？」

她笑道：「你大概還不肯相信那個丫頭肚子裏，可能已經有了一個小小丫頭了吧？」

他像是嚇了一跳道：「什麼？你意思是說那丫頭已經有了身孕？」

她微笑着道：「這有什麼稀奇？你別忘記那丫頭也已經十六歲了，十六歲的丫頭生娃娃，自古以來多的是！」

他渾身都在冒着冷汗。

劍王要不出宮，一個月之中至少有十五天要留在三夫人那裏，三夫人房裏只有兩個貼身的丫頭，

這兩個丫頭之中有一個忽然大了肚皮，劍王那等銳利的目光難道還有看不出來？

他想到這裏，眞恨不得不等天亮，就趕回宮去，以便在劍王發覺之前將那丫頭設法處置掉。

她望着他，又笑了一下道：「你要不要我再猜一猜你現在又在想些什麼？」

他搖搖頭，隔了很久，才像自言自語似的喃喃道：「我眞奇怪，像這樣大的事情，她……她……居然都沒有跟我提一聲……」

她笑道：「這你就怪錯了人了。」

他瞪大了眼睛，像是沒有聽懂她的話道：「我錯怪了她？她應該幫着瞞住我？」

她笑道：「我有沒有這樣說？」

他益發爲之不解道：「那麼你爲什麼要說我錯怪了她？」

她笑笑道：「連她自己都不知道，你要她告訴你什麼？」

他發呆道：「你是說，她——她——三娘……她也不知道丫頭已經有了身孕？」

她笑道：「甚至連那丫頭本人起先都不知道，她又怎會知道？」

他大感詫異道：「那你又是怎麼知道的呢？」

她笑道：「大前天傍晚，我因爲天要下雪，跑去後面菜園子裏看看韮菜上面要不要加鋪一層草，正好撞見那丫頭伏在井欄上嘔吐，我走過去問她是不是生了病，沒想這丫頭笑嘻嘻的對我說，是的大娘，我怕我是病了，不曉得怎麼的，成天直吐酸水，却又偏偏喜吃酸的東西——」

他忙問道：「後來呢？」

她笑了笑道：「後來還不簡單？我只稍稍恐嚇了她一下，這丫頭便怕得什麼似的，一五一十的將她們主婢間的秘密說了出來。」

他忍不住在肚子裏暗暗罵了一聲：「該死的丫頭！」

她笑着接下去道：「不過，你可以放心，我已經替你安排好了。好在這丫頭的喜訊兒也是剛有，我已吩咐她暫時不要聲張，連在三娘面前也不要說出來，等你回去了，再替她設法。」

他再度將她摟進懷中，顫聲低低地道：「淑芸，你……你……太好了……眞的太好了……我眞的不知道要怎樣感激你才好……」

她乖馴地任他摟着，滿足地閉上了眼睛。

× × ×

她死得沒有一點痛苦。

× × ×

他放開她的屍體時，心中充滿了歉意。

「淑芸：我實在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我不得不這樣做，我能混進到今天這步地位，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如果不殺了你，我那個先你而去的表哥，必然會死不瞑目，等我將來發達了，我一定會請高僧超渡你們的亡魂……」

× × ×

他很快的就穿好了衣服。

葛夫人的屍體明天被人發現，有嫌疑的人很多，但絕不會輪到他。這是這種小客棧的好處。沒有人看到他進來，所以他離去時也不能被人看見。

他心裏想：只要沒有人看到他從這家客棧——

啊啊！不對。

他突然間刹住身形。

他忘了一件事！他忘了這家福全客棧就在大方客棧的後面！他忘了大方客棧的四週全有劍士在暗中看守！

這時的雪已經下得很小了。

他站在小棧的屋脊上，四下張望。他很小心，剛才一出房門，他便提氣拔身，上了高處。

地上雪已積得很厚，他不願在雪上留下足印。

他這時很想立即伏下身子，悄悄縱身跳下，從小棧後面，設法找路出去。

可是，他知道，這樣做已無多大意義。

傍晚時分，他從聚仙居來，由於心中有事，他一直沒有留意這家福全客棧的座落位置，那時候他的行踪就很可能已落入附近監視的劍士眼中的了！

他和葛夫人都沒有改易本來面目。

但是，葛夫人與他不同。

劍士之中很少有人認識這位劍王的元配夫人，而且她又戴着雨篷，只要她稍爲謹愼些，絕不會被人認出她是誰。

他就不一樣了。

即使他照樣戴上雪篷，那些劍士也會在身形和衣着上認出他。

他目前的這一身裝束很特別，目的就是爲了使那些劍士在風雪中易於辨認，只要他從有劍士警戒的範圍之內經過，那些劍士絕沒有不會發現他的道理。

他很快的便有了決定。

他輕輕吹了一聲口哨，這是一個特定的暗號。

果然不出他之所料，他的口哨聲剛一响，便自對面暗巷中如箭一般竄起一條人影。

他馬上認出來的是那名以幹練著稱的紅衣劍士史彥士！

他等這名紅衣劍士身形落定，輕聲問道：「這附近還有沒有別人？」

史彥士躬身道：「沒有了！棧後是小的和張鳴

高張師父負責輪守，張師父担任的是上半夜，剛剛換下去休息。」

他又問道：「黃昏時分是誰値班？」

史彥士道：「也是小的。」

這位大總管暗暗鬆了一口氣。

他再問道：「黃昏時分你値班時，有沒有看到本座從前面巷中經過？」

史彥士忙答道：「是的，小的看到了。那時小的正守在轉角處，因爲沒有獲得您的暗示，所以沒有敢出面招呼。」

廂金甲點點頭，表示相當滿意。

他停了停，又接着道：「那麼，你在交班時，有沒有告訴張師父，說本座剛從這裏過去？」

史彥士道：「沒有。」

廂金甲道：「你爲什麼不告訴他？」

史彥士道：「我們蕭隊長說您有過交代，各人在換班時，只許以目示意，不得出聲交談，小的不敢違反規定。」

廂金甲更滿意了。

他點點頭道：「你的表現很好。」

史彥士再度躬身道：「謝謝總座誇獎，以後還望總座多多栽培！」

廂金甲忽然問道：「你知道本座此刻召見你的用意嗎？」

史彥士遲疑了一下道：「這個……小的……不大明白，因爲蕭隊長說，您已傳下命令，決定今夜暫不動手，所以……小的……」

廂金甲道：「你知道不知道這下面也是一家客棧？」

史彥士道：「是的，小的知道，是一家很小的客棧，裏面住的全是下等客人。」

廂金甲道：「現在，你聽着，下面東廂第二個房間裏，住了一個客人，形迹非常可疑，我要你替本座馬上拿他過來。」

史彥士躬身道：「是！」

× × ×

東廂第二個房間的房門已經被風吹開一道縫隙；史彥士很快便找到了這個房間。

因爲沒有人會在這種天氣敞着房門睡覺，凡是練武的人，都有一種超乎常人的感應本能，這種感應本能時時指示着他們如何去殺人，也時時指示着他們如何不被人殺。

誰的感應敏銳，誰就能活得更久。

史彥士馬上想到兩件事。

房間裏的人如果不是已經走了，便是已經知道了有人要來。

其實他應該想到三件事才到。

住在這個房間裏的人既然形迹可疑，他們那位新總管爲什麼不把握機會自己動手？

可惜他沒有想到。

所以，他雖然遲疑了一下，仍然拔出寶劍，側身貼着牆壁，一小步一小步的往房門口移攏過去。

房間裏沒有一點聲息。

他緩緩向前傾身，同時保持劍尖超出身前數寸的長度，這樣即使人遇到冷擊，亦可趁勢出劍。

可惜他又忘了另一件事。

如果敵人已經不在房中，他這樣全神貫注身前，萬一敵人從身後躡足繞至又怎麼辦？

不過，他馬上就想到了這一點。

因爲他剛剛向前傾出身子，右邊肩胛上就多了一隻手。

一隻非常強勁有力的手。

這隻手一搭上他的肩，就使他整條右臂爲之麻木。

接着，笑腰穴上，又是一麻。

他連回頭看一眼的機會也沒有，便慘遭身後那人一把推進房中。

他人跌進房中，劍則落入別人之手。

那個將他制服了的人，也跟着走來房中，但史彥士始終無法看到對方的面孔，因爲對方的動作太快了，人才進房，身子一轉，便將兩扇房門緊緊門上。

史彥士心頭不由得升起一綫生機。

這人本可以立即取他性命，但這人却沒有這樣做，如果這人是爲了逼取他的口供，他活命的希望就大了。

他可以拚着忍受皮肉之苦，儘量拖延時間。時間一久，等在上面的廂總管一定會親自下來探望，只要廂總管一來，他便有救了。

說也奇怪，那人關上房門之後，竟從容不迫取出火種，將壁上的一盞油燈點亮了。

那人點亮了燈，慢慢轉過身來。

史彥士看清了這人的面孔登時爲之目定口呆！

「廂總管！」

他一個念頭尚未轉完，只見劍光一閃，對方那支寶劍已經畢直揷入他的心窩！

絕氣之前，他看到廂總管臉上浮起了笑容，一種對完成了一次傑作，極表滿意的笑容。

那神氣彷彿在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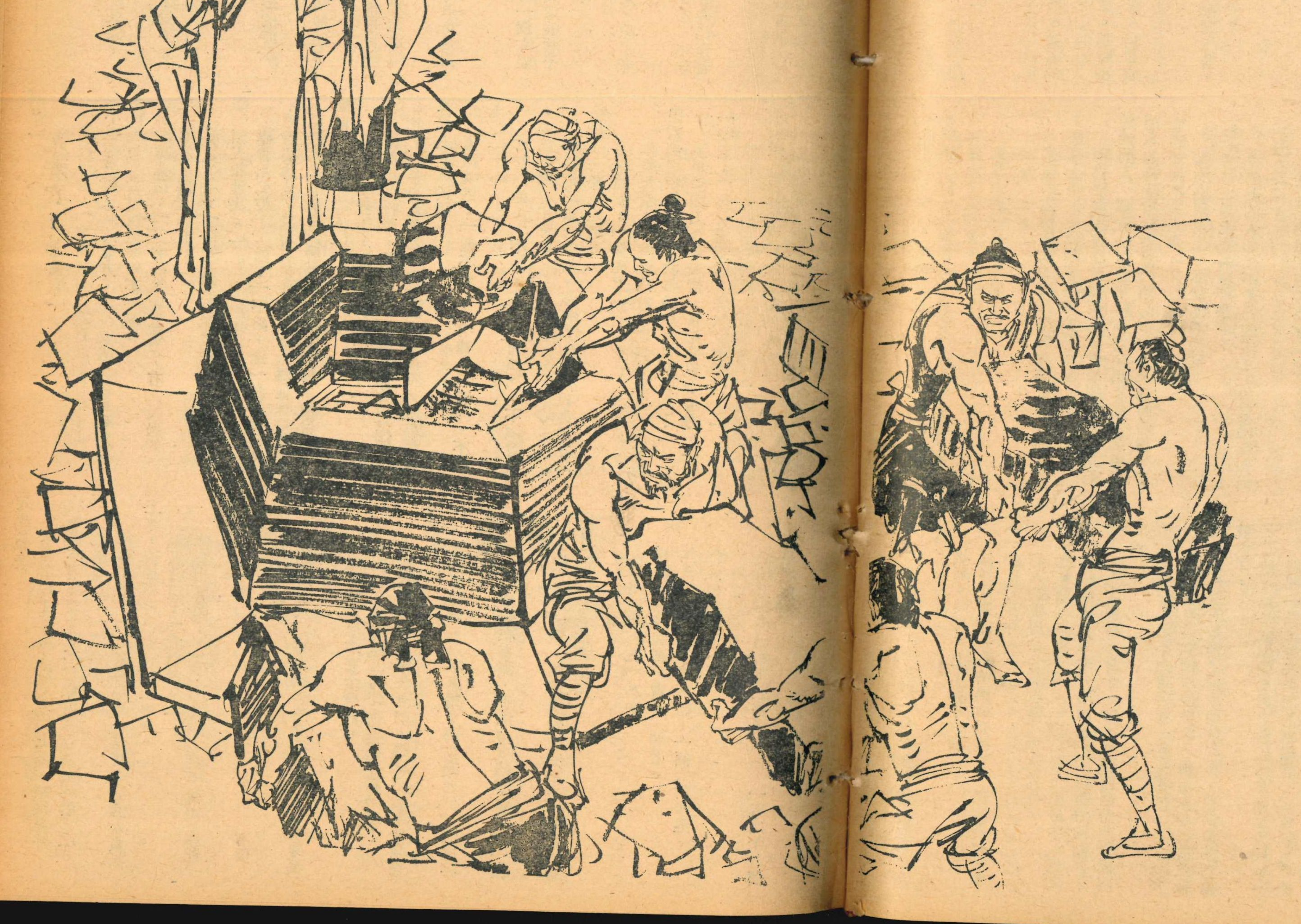
「對了，眼睛睜得大大的，臉上滿布着驚駭的表情，就像曾在絕氣之前，看到了什麼恐怖的景象一般……這正是天殺星殺人的特徵……天殺星第一次用劍殺人！」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把小蝶交托石羣，全力向剛自從外回來的鳳鳳撲去，他絕不能讓鳳鳳走進屋內向律香川報告老伯的行踪，他算準了距離和自己的力量，定能及時抓住鳳鳳，却不料他算不到會中了埋伏，就在他剛剛追及鳳鳳的時候，為律香川埋伏在菊花叢下的四名匣弩手所傷，在他痛昏過去而又甦醒過來的時候，知道鳳鳳已把老伯藏身之處告訴了律香川，他知道律香川不敢也不能下井中密室去殺老伯，但律香川可以把井堵塞，他不顧老伯受那等死的痛苦，所以他願意代律香川去把老伯殺死，因為老伯已是非死不可——

九霄雲外有青天

第六章

一

門已被封死。

肥壯的老鼠成羣在房後院間出沒，有風吹過的地方，總帶着種令人作嘔的腐臭。

只不過在幾天前，這裏還是朋友們最羡慕的人家，好客的主人，能幹的妻子，活潑却有禮的兒女，晚餐桌上可口的小菜和美酒。

但現在這裏却已變成凶宅。

每個人走過這家人門口時，都會遠遠的避開，掩鼻而過。

沒有人知道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人知道這一家四口人為什麼會在一夜間同時慘遭橫死。

但謠言却很多，各式各樣的謠言。

就連昔日最好的朋友，現在也已變成了謠言的製造者。

你用不着為這一家人不平，更不必為他們而難受。

因為這本就是人生。

他們在活着時，有朋友，死，也是為朋友而死的。

他們活得很美滿，很快樂，死，也死得很有價值。

這就已足夠！

二

後院中的荒草也彷彿是在一夜間長出來的。

荒草間的石井，在夕陽之下看來，也似久已枯

竭。

但井中當然還有水。深碧色的水，已接近黑色。

律香川俯視着井水，喃喃道：「這口井很深，比我們廚房用的那口井還深。」

他忽然回頭向孟星魂笑了笑，道：「你知不知打井也是種學問，你若不懂得方法，永遠也休想從地下挖得出水來。」

孟星魂聽着，只能聽着。

他忽然發現律香川常常會在某種很重要的時候，說一些奇怪而毫無意義的話。

這是不是因爲他心裏也很緊張，故意說些話來緩和自己的情緒。

律香川又回頭去看井裏的水，彷彿在自言自語，道：「我早就應該自己來看看的，我若看見過這口井，也許早就猜出老伯在那裏了。」

他忽又回頭問孟星魂，道：「你可知道這是爲了什麼？」

孟星魂的回答很簡短：「不知道。」

律香川笑笑，道：「因爲我知道只有一個人能挖這樣好的井，這人是絕不會無緣無故到這破村子裏挖一口井的。」

孟星魂道：「哦。」

律香川道：「他當然也是老伯的朋友，除了老伯外，沒有人能叫他到這裏來挖井。」

孟星魂道：「這個人呢。」

律香川道：「死了……老伯的朋友好像已全都死了。」

他笑容中帶着刀一般的譏削之意，接着又說道：「但無論如何，能想到在有水的井裏藏身的人，畢竟總算是個天才……你知不知道，躲藏也是種學問？」

孟星魂道：「不知道。」

律香川道：「那簡直可以說是最高深的學問，你不但要選最正確的地方，還得要選擇最正確的時刻躲進去，這兩種選擇都不容易。」

孟星魂道：「還有一點更重要。」

律香川道：「哦。」

孟星魂道：「你若眞的不願被別人找到，就只能一個人躲進去。」

律香川又笑了，道：「不錯，這一點的確重要，更重要的是，只有呆子才會要女人爲他保守秘密，這話本是老伯自己說的，我始終不懂，他自己怎麼會忽然忘記了。」

孟星魂咬着牙，道：「我也不懂。」

律香川沉吟着，緩緩道：「這是不是因爲他已太老？太老的人和太年青的人，這兩種人通常都最容易上女人的當。」

孟星魂道：「他不老——有種人只會死，不會老！」

律香川道：「不錯，我也只情願死，不願意老。老比死還可怕。」

他拍拍孟星魂的肩，微笑道：「所以你現在不如趕快去要他死吧。」

孟星魂道：「你呢？」

律香川道：「我當然會在這裏等着你，沒有親眼看到老伯的頭顱，我無論如何也不安心！」

孟星魂面上全無表情，目光遙視着遠方，一字一字道：「你會看到的，很快就會看到。」

律香川又拍拍他的肩，微笑道：「我信任你，你絕不是那種說了話不算數的人。」

孟星魂什麼話都沒有再說，突然縱身，人已躍入井水裏。

律香川俯身下望，道：「快上來，越快越好，我等得不耐煩時，說不定會將這口井封死的。」

孟星魂道：「我很快。」

律香川道：「上來的時候，先將老伯的人頭拋上來，否則你自己也休想上得來。」

孟星魂道：「我明白。」

律香川又笑了，道：「很好，我早就知道你是個明白人。」

× × ×

井水冰冷。

冰冷的井水已將孟星魂的身子包圍，他全身都已浸入井水裏。

直到這時，他才完全冷靜。

然後他立刻將自己的計劃重頭再想一遍！

他當然不會眞的來殺老伯，誰也不能要他來殺老伯。

他這麼樣做，只不過爲了要見到老伯，然後再計劃別的。

「老伯無論在那裏，那地方就絕不會只有一條退路。」

他確信這一點，確信這秘密必定另有退路，確信自己可以幫老伯逃出去。

× × ×

孟星魂已消失在井水中。

律香川站在那裏，看着，等着。

然後，他身後忽然响起了一個人的步聲。

他並沒有回頭。

因爲他知道來的是誰。

這地方四面已布下三重埋伏——一百四十六個，三重埋伏。

除了他親信的人之外，連蒼蠅都休想飛得進這裏來。

現在的律香川已不比從前，他的生命已高得非常珍貴。

脚步聲很輕，說話的聲音低沉而有魅力。

高老大直走到他身旁，也俯首看着井水，淡淡道：「你認爲他眞的會去殺老伯？」

律香川道：「他絕不會。」

高老大道：「那麼你爲何要讓他下去？」

律香川道：「我可以讓他下去，却絕不會再讓他上來。」

高老大眼波流動，道：「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過，他下面也許另有退路。」

律香川道：「我想到過。」

高老大道：「你不怕他們從另一條路走？」

律香川道：「不怕。」

高老大道：「爲什麼？」

律香川忽然笑了笑，道：「我問你，這世上誰最瞭解老伯。」

高老大道：「你。」

律香川道：「當然是我。」

高老大說道：「你認爲他不會從另外一條路逃走？」

律香川道：「絕不會。」

高老大道：「爲什麼？」

律香川道：「因爲這裏已是他最後一條退路，他既已退到這裏，就無路可退……就算還有路，他也絕不會再退！」

高老大道：「爲什麼？」

律香川道：「以前有沒有人想到過，老伯會被人逼到井底的狗洞裏去。」

高老大道：「沒有。」

律香川道：「他既已被逼到這裏，已是英雄末路，若沒有把握重振旗鼓，他寧可悶死在裏面，也絕不肯再出來的，他怎麼能再退？他還能退到那裏去？」

他的確很瞭解老伯。

這裏的確是死地！

「若不能够復仇，重振旗鼓的話，就不如死在這裏！」

這的確是老伯早已打算好的主意。

若是再退下去，情況只有更悲慘，更糟糕，更沒有報復的希望。

何況別人既然能追到這裏來，就當然還能追下去。

他就算還能逃，又能逃到什麼時候呢？

逃亡不但是件可恥的事，而且痛苦，有時甚至比死更痛苦。

老伯的思想中，本來根本就沒有「逃亡」這兩個字，只有追！追捕，追殺！

高老大終於也明白律香川的意思了，嫣然道：「你是說，老伯到了這裏，就好像楚霸王已到烏江，寧死也不願再逃下去。」

律香川道：「我正是這意思。」

他忽然揮了揮手——只揮了揮手，連一個字都沒有說。立刻就有人一連串走了過來，每個人手裏都捧着塊巨石。

巨石投入井水裏，井水飛濺而起。

三塊石頭，一簍泥沙，三十塊石塊，三十簍泥沙，就算再深的井，也有被塡滿的時候。

他根本不必再說一個字，因爲這件事也是他早已計劃好了的。

高老大看着他，忽然嘆了口氣。

律香川道：「你爲什麼嘆氣？」

高老大道：「我高興的時候也會嘆氣。」

律香川道：「你高興什麼？」

高老大道：「我當然高興，因爲我是你的好朋友，不是你的仇敵。」

× × ×

無論誰若選擇了律香川這種人作仇敵，都的確是件很不幸的事。

只可惜選擇他作朋友的人，也同樣不幸——也許更不幸些。

像律香川這種人，你只有從未看見過他，從未認得過他，才是眞正幸運的。

三

井壁滑開。

孟星魂滑了進去，裏面的池水，就比較溫暖些了。

可是在這一瞬間，他忽然變得有些畏懼，幾乎不敢面對老伯。

因爲他不知見到老伯後，應該怎麼說。

他實在不忍告訴老伯，鳳鳳也出賣了他，這打擊對一個老人說來實在太大。甚至會令他比被律香川出賣時更痛苦。

男人發現自己被他們所愛的女人欺騙了之時，那種憤怒和痛苦，世上幾乎再也沒有別的事能比得上。

孟星魂更不忍告訴老伯，他最後的一注也已快被人吃掉，最後的希望也已斷絕。

現在已沒有人能趕到飛鵬堡去，將那些人救回來。

但現在也已到了無法再逃避現實的時候。

孟星魂在心裏嘆了口氣，只希望老伯能比他想像中還堅强些。

他探出了頭。

他怔住！

× × ×

秘室中的情況還是和他離開的時候完全一樣，連枕頭擺的位置都沒有變。

但老伯却已不見了。

孟星魂從池子裏躍出來，水淋淋的站在那裏，冷得不停的發抖。

他雖然剛從冷水裏躍出來，却好像在寒夜中一下子跌入冷水裏。

這變化使得他所想的每件事，都忽然變得既愚蠢，又可笑。

這變化簡直是他做夢都沒有想到過的。

過了很久，他才漸漸恢復了思考的能力。

老伯怎麼會不在這裏。

他是自己走的？還是被人劫走的？

他爲什麼忽然走了？走到那裏去了？

他還能到那裏去？

問題一個接着一個，所有的問題似乎全都無法解釋。

開始時孟星魂的思想亂極了，但是忽然間，他眼睛裏閃出了光。

他聽到一陣細碎的語聲，從那通風的鐵管中傳了過來。

這聲音彷彿給了他某種極强烈的暗示，使得他眼睛裏發出了光。

「這該死的老狐狸！」

他嘴裏在低聲咀咒着，人却已倒在床上，大笑了起來，笑出了眼淚。

就在這裏，他聽到了第一塊石頭投入井水的聲音。

接着，就是一連串天崩地裂的震動，這安全而堅固的地室，似乎都已被震動得搖幌起來。

孟星魂知道律香川已準備將這口井封死，可是他除了躲在那裏聽着之外，什麼事都不能做，什麼法子都沒有。

他並不驚惶。因爲他確信這秘室中必定還有第二條路。

震動終於平息——無論多深的井，總有被塡滿的時候。

孟星魂慢慢的坐了起來，開始找尋他的第二條路。

× × ×

沒有第二條路！

孟星魂終於絕望，終於放棄。

若連他都找不出那第二條路，就表示這裏根本沒有第二條路。

他坐下來。

這時他還沒有感覺到恐懼，只覺得很詫異，很奇怪。

他想不通老伯怎會自己將自己置於死地。

死一般的靜寂。

地室中變得越來越熱——墳墓中是不是也像這麼熱？

孟星魂忽然發覺呼吸也已漸漸困難。

他索性躺了下去。

「一個人在完全靜止的時候，所需要的空氣就比較少些。」

他雖然並不能瞭解這是什麼道理，但却知道只有這麼樣做是對的。

他就像野獸一樣，對求生總能有某種奇妙的本能和直覺。

地室的頂也是用毒灰色的石板砌成的。

四四方方的石屋，看起來就像是一口棺材。

孟星魂靜靜的躺了很久，想了很久，忽然瞭解老伯爲什麼沒有在這裏留下第二條路了。

一個像老伯那樣的人，若已被迫得逃到這種地方來，像臭鼠一樣躲在這地洞裏，他心裏的那種感覺，一定已比死更痛苦。

若不能雪恥復仇，他怎麼還能活得下去。

「我若是老伯，我也不會再準備逃走了。既已到了這裏，就已只有一條路可走！」

孟星魂長長嘆息了一聲，心裏忽然湧出一陣恐懼之意。

那並不是對死的恐懼。

死並不可怕，可怕的只是他知道自己今生再也見不到他心愛的人。

世上，也只有這種恐懼比死更可怕，更令人痛苦。

「若沒有我，小蝶怎麼能活得下去？」

想起小蝶看着他的最後那一眼，想起她那充滿了痴情蜜愛，充滿了期望哀求的眼色。

孟星魂眼睛裏忽然湧出了一串淚珠。

× × ×

水井已被塡平，打實。

律香川背負着手，站在旁邊欣賞着，就像是一個偉大的畫家正在欣賞着自己歷時雖久，却已終於完成的傑作。

「沒有人再能從這口井裏逃出來！就連老伯也絕不能！」

這裏就是老伯和孟星魂的墳墓。

律香川忽然笑了笑，悠然笑着道：「看來老伯眞是個够朋友的人。」

高老大看着他，顯然還不明白他這話的意思。

律香川微笑着又說道：「他什麼事用不着朋友去操心，就連他自己的墳墓，他自己都早就準備好了。」

高老大似也笑了笑，淡淡道：「無論如何，這墳墓總算很結實，一個人死了後，能有這麼的墳墓，也該很滿意了。」

× × ×

酷熱，一種令人窒息的酷熱。

這裏並不是墳墓！

這裏就是地獄。

但地獄中至少還有光，還有火，這裏的燈却已忽然熄滅。

孟星魂躺在黑暗中，流着汗，黑暗中彷彿已有隻無情的手，按住了他的喉。

他知道自己活下去的希望已很少，越來越少。

「但老伯却還是活着的。」

這老狐狸終於騙過了所有的人，找出了他雪恥復仇的路。

他的確騙過了所有的人，就連孟星魂都被他騙過了。

可是孟星魂並沒有怨恨，也沒有責怪。

想到律香川最後發現眞象的表情，孟星魂甚至忍不住要笑出來。

他很想還能笑一笑，很想，想得要命。

只可惜他已笑不出。

四

律香川正在笑，沒法子不笑。

現在所有的仇敵都已被消滅，所有的陰謀和奮鬥都已結束。

等在他前面的，只有無窮的光榮，權力，財富，享受。

現在他不笑，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高老大看着他，已看了很久，那眼色也不知是欽佩，是羨慕，還是妒忌。

律香川微笑着，忽然道：「你是不是覺得我很好看？」

高老大點點頭，道：「當然好看，成功的人總是特別好看的，你成功了。」

律香川道：「你妒忌我。」

高老大嫣然道：「有一點，一點點，其餘的却是羨慕。」

律香川忽然嘆了口氣，道：「你若知道我成功是用什麼代價換來的，也許就不會羨慕我了。」

高老大眨眨眼，說道：「你花了什麼代價？你既沒有流過血，也沒有流過汗，流血、流汗的，都是別人。」

律香川道：「不錯，流血流汗的都是別人，不是我，可是你知不知道這幾年來，我過的是什麼日子？」

高老大道：「我只知道你這些年來並沒有過一天苦日子。」

律香川說道：「要怎麼樣才算苦日子？我半夜裏睡不着，睡着了又被噩夢驚醒的時候，你看過沒有？」

高老大道：「你爲什麼會那樣子？」

律香川道：「因爲我担心，担心我的計劃會被人發現，担心我的秘密會被人揭破，有時我甚至担心得連一口水都喝不下，一喝下去就會嘔吐。」

高老大輕輕嘆了口氣，道：「原來害人的滋味也不好受。」

律香川道：「的確不好受，只不過比被害的滋味好受一點。」

他又笑了笑，悠然道：「成功的滋味也不好受，只不過比失敗的滋味好受一點。」

高老大道：「那麼你現在還埋怨什麼？」

律香川道：「我沒有埋怨，只不過有一點遺憾而已。」

高老大道：「什麼遺憾。」

律香川目光凝注着遠方，一字字道：「我還沒有親眼看到孫玉伯的屍首！」

他忽然轉身，就看到一個人正從牆外掠入，快步奔了過來。

這人叫于宏，是他帶來的三隊人中的一個小頭目。

律香川沉下了臉，冷冷道：「我叫你守在外面，誰叫你進來的。」

他的態度並不嚴厲，但却有一種令人冷入骨髓的寒意。

他和老伯不同。

老伯有時是狂風，有時是烈日，他却只是種無聲無息的陰寒，冷得可以令人連血液都結冰。

于宏的臉色已變，人在七尺外就已伏倒在地，道：「屬下本不敢擅離職守，只因有人送信來，他說是急事，而且一定要交給幫主親拆。」

老伯從來不是任何幫的幫主，也不是堡主、壇主，他喜歡別人拿他當朋友看待，雖然別人對他比任何主人都尊敬。

可是律香川却喜歡幫主這名字，他覺得這兩個字本身就象徵着一種顯赫的地位和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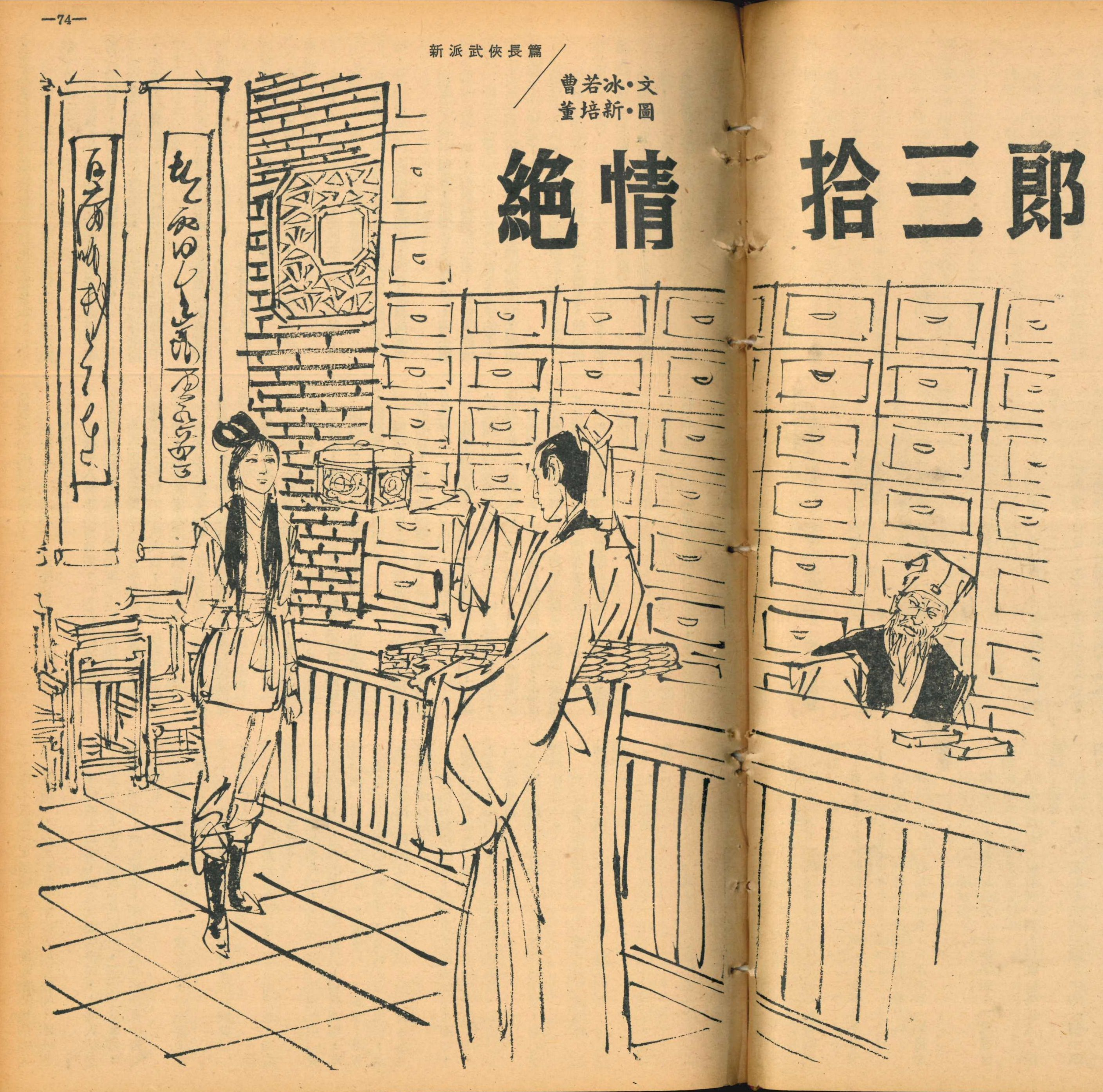
律香川道：「信在那裏？」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

絕情拾三郎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拾三郎拒絕天香谷主愛女銀旗令主梁拒芬示愛，返回市區途中，遇五名黑衣漢子攔路，說奉門主之命邀請他前往一晤，拾三郎隨之而往，驀見黑鷹門主毒鷹爪褚武強率領門下高手環立林中，拾三郎正欲出手撲擊褚武強之際，爲其女褚薇薇眞稚語言所感，乃轉身欲離，詎褚武強驀發暗算，拾三郎身中毒指，負傷反撲，把褚武強擊傷後飛縱返回市區，在一家藥材舖寫出療毒藥方抓藥，其中有二味藥物異常珍貴，拾三郎取出明珠欲與交換，詎賣藥老者拒收明珠，但又說非無故奉贈——

千金市藥易　鐵心拒求難

拾三郎冷冷地道：「這麼說，老人家是有條件的『奉贈』了！」

白髮老人道：「老朽請求公子救救小女。」

拾三郎道：「令嫒怎麼樣了？」

白髮老人神情悲苦地道：「小女被『擎天宮』擄刦去已經一年多了。」

拾三郎神色平靜地道：「老人家認爲在下有力量能救出令嫒？」

白髮老人點頭道：「是的，『擎天宮』雖爲當今武林五大家之首，放眼天下，能有力量前往該宮救人的，除了那昔年揚威宇內四海八荒的『武林四奇』以外，公子該是當代武林中唯一的一位了！」

拾三郎淡淡道：「老人家太過高抬在下了。」語聲一頓，星目凝注地問道：「老人家據何作此斷語？」

白髮老人正容說道：「老朽自信老眼尚不昏花，據老朽觀察所得，公子不僅神儀內瑩，斂藏不露，所學功力高絕，並且身負異能，練有曠世奇學無堅不摧的玄功神罡！」

拾三郎聽得心頭不禁暗暗爲之震動，心中忖想道：「此老究竟是武林中的那一位？目力竟然如此厲害……」

他暗想忖間，白髮老人接着又道：「公子肯答應老朽的請求麼？」

說時雙目凝視着拾三郎，滿臉儘是希望企求之色。

拾三郎星目略一眨動，道：「在下如是不答應

，老人家便不將這兩味靈藥贈給在下麼？」

白髮老人搖頭道：「不，老朽仍願將這兩味靈藥奉贈！」

拾三郎道：「要是在下不願接受老人家這『奉贈』的恩惠，而定要以這顆明珠換購呢？」

白髮老人皺眉苦笑地道：「公子當代武林俊逸，如眞是執意如此，老朽無可奈何，只好聽憑公子了！」

拾三郎淡淡地道：「如此，就請老人家將這顆明珠收起來吧！」

白髮老人深望了拾三郎一眼，轉對駝背老人商四說道：「商四，把那顆明珠拿給我。」

商四心中似乎有點氣憤不平，目光瞪視着拾三郎說道：「少年人，你……」

白髮老人倏然沉聲截了商四那「你」字以下之言，喝道：「商四，不得放肆無禮！」

商四被喝，只得閉口不言，但却冷「哼」了一聲，伸手拿起櫃枱上的那顆明珠，回身遞給白髮老人。

白髮老人接過明珠，連看也未看一眼，隨手朝賬桌的抽屜裏一丢，抬眼望着拾三郎，神色平靜地說：「那『紫血竭』和『何首烏』都是公子的了，公子可以拿着它去找處淸靜妥當的地方服它，運功療治所中的陰毒了！」

拾三郎神色淡漠地道：「謝謝老人家。」

說着拾左手拿起了那隻檀木盒，但是，他心念忽然微微一動，却又垂下了左手，目視白髮老人問道：「老人家和那『擎天宮』有仇麼？」

白髮老人臉上肌肉一陣抽搐，忽地伸手一撩長袍下擺，道：「公子請看。」

怪不得白髮老人坐在那裏一直未曾動過，原來他雙腿已經齊膝斷去！

拾三郎目光所及，心頭不由微微一震！道：「老人家的雙腿？……」

白髮老人神色沉痛地道：「老朽的這雙腿和一身失去的功力，都是『擎天宮』主的傑作！」

拾三郎濃眉雙挑，星目中飛閃一道煞芒，道：「他與老人家有何深仇大恨，竟然下此毒手，折磨老人家，何不給老人家一個甘脆痛快！」

白髮老人搖了搖頭，語音有點沙啞的道：「他有着無法給老朽甘脆痛快，必須留着老朽活命的原因！」

拾三郎星目凝注地問道：「是什麼原因？」

白髮老人沒有立刻說出「原因」，雙目深望着拾三郎，默然不語。

顯然，他是在沉思攷慮着，要不要對這個緣才一面出身來歷姓名毫無所知，個性强傲冷漠的少年，說出那「原因」秘密來？

拾三郎聰智絕世，見他這種神情，立卽明白了他的心意，遂卽淡漠地一笑，道：「老人家如是有什麼難言之隱，不方便說，那就不必說了。」

他不說這話，白髮老人還有點猶豫不定，一聽他這話，心裏的那點「猶豫不定」之意立刻消失，雙眉下軒地揚聲哈哈一笑，道：「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老朽既無什麼難言之隱，也沒有什麼不方便說的，只不過是因爲那『原因』事關武林秘密，老朽不得不稍作愼重攷慮耳！」

拾三郎道：「既然事關武林秘密，老人家還是不用說了。」

這話所得到的效果恰恰相反，相反地更堅定了白髮老人要說出那「原因」的決心，目閃異采的說道：「那『原因』雖然事關武林秘密，但是憑着公子這等不欲探詢，闊聽『秘密』而無動於衷的超人胸襟氣度，老朽更是非說不可，如梗在喉，不吐不快了！」

世間的人與事，就有那麼的奇怪，有些人使盡了手段，千方百計想得到的東西，想知道的事情，就是得不到，無法知道，而有些人却在無意中得到，知道！

這等「奇怪」的事情，一夜之間，拾三郎竟連着遇上了兩件。

一件就是眼前白髮老人口中所謂的什麼武林「秘密」。

他雖然並無要知道的慾望，但是白髮老人却偏要說出來告訴他。

另一件則是那位「天香谷」的「銀旗令主」梁挹芬姑娘，「追魂公子」羅天宏爲了要得到她，不惜結仇「幽冥鬼府」從「夜遊鬼吏」手裏奪下那隻大龜交給她，她心裏雖然很感激羅天宏，但是，當羅天宏露出了對她意圖，要求她摘下面紗時，她立刻斷然地拒絕了！

然而對於拾三郎，她不但自動地除下了面紗，讓拾三郎看清楚了她的眞面貌，坦白的說出了她的心意，並不惜以自絕來表示她對他眞情，此身已是「非君莫屬」。

這眞應了句俗語：「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植柳柳成蔭」。

白髮老人語鋒微微一頓，雙目倏又凝注地，正容問道：「請問公子尊姓大名，師承門派，可以賜告不？」

拾三郎微一沉吟道：「在下名叫拾三郎，師承無門無派。」

白髮老人道：「那麼令師是當代那一位……」

拾三郎搖頭道：「老人家原諒。」

白髮老人一聽這語氣，也就不再多問，肅容說道：「在未說出『擎天宮』主爲何必須留着老朽一條活命之前，老朽似乎應該先說明白自己的姓名身份。」

拾三郎沒有開口接話，只默默地聽着。

白髮老人語音一頓又起，接道：「老朽複姓公孫，雙字華陽。」

拾三郎星目倏然異采一閃，道：「老人家原來就是昔年譽滿武林的神醫『百草先生』，在下失敬了！」

「百草先生」公孫華陽接道：「也是『擎天宮』的長老，當代掌門宮主的師叔！」

此語一出，拾三郎那神色冷漠，毫無表情的俊臉上，不由掠現一片詫異之色地道：「老人家既然藝出『擎天宮』，又是長老的身份，那麼又怎麼會被……」

「又怎麼會被」怎樣？他沒有說下去，星目灼灼地凝視着公孫華陽。

公孫華陽神色微黯地吁了口氣，雙目倏又凝注地問道：「石兄弟……」

拾三郎一聽公孫華陽這「石」字的發音，立刻更正地解釋道：「公孫老人家，在下姓路不拾遺的『拾』，不是石頭的『石』字。」

「哦，對不起，是老朽聽錯了。」公孫華陽神色有點訕訕地笑了笑，接着又問道：「拾兄弟，你聽說過武林『十二金佛』秘圖麼？」

拾三郎雙目微微一睜，旋又恢復那淡漠的神色，道：「聽說過，怎樣？」

公孫華陽道：「就因爲那『十二金佛』，老朽才會落得到今天這雙腿斷殘，一身功力被廢的悲慘地步。」

拾三郎有點明白了，星目眨動地問道：「老人家可是得到了那『十二金佛』？」

「是的。」公孫華陽點了點頭，道：「事爲掌門宮主知悉，乃命令老朽將它交出！」

拾三郎道：「老人家可是沒有遵命交出？」

公孫華陽道：「老朽遵命交出了，但是因爲老朽只交出了六尊『金佛』，而且裏面是空的，沒有武林傳說中的武學秘圖。」

拾三郎眨眨眼睛道：「是老人家心中不甘，乃取出了裏面的秘圖，藏起了另外六尊『金佛』，是麼？」

公孫華陽道：「拾兄弟只料對了一半，老朽雖然取出了裏面的『秘圖』，但是事實上也只得到六尊『金佛』……」

語鋒微微一頓，接着又道：「老朽本未打算取出裏面的『秘圖』，但因他心性兇殘狠毒，怕他將來得齊了『十二金佛』，練成那天下無敵的絕世奇學神功後，爲害武林，荼毒蒼生，是以乃才決心取出『秘圖』，將之藏了起來！」

「哦！」拾三郎沉思地道：「這麼說，他擄劫令媛的用心目的，乃在脅迫老人家交出那『秘圖』，以換取令媛的性命了！」

公孫華陽點一點頭，說道：「事實正是如此，不過……」

語聲一頓又起，肅容接道：「老朽一旦交出了那六張『秘圖』，也就是老朽父女生命終結魂斷之時！」

這話不錯，也是實情。

那「擎天宮主」既已狠心辣手斷去他的雙腿，廢去他的一身功力，一旦「秘圖」到手，焉能容他父女再活下去，不斬草除根！

拾三郎明白了這一切「原因」之後，他那冷漠的臉色更形冷漠了，一雙星目中射出兩道懍人心顫的煞芒！

顯然，他心裏已升起了無比的殺機！

顯然，那「擎天宮主」此刻如果在此的話，他會毫不猶豫，絕不留情地立下殺手，將那大逆犯上的惡徒斃殺當場！

他雙目中的那兩道煞芒，太怕人了，公孫華陽看得心頭不禁駭然一凜！顫聲說道：「拾兄弟，你……你……」

拾三郎心中倏然有所警悟地雙目煞芒一斂，暗暗深深吸了口氣，淡然一搖頭道：「沒有什麼，老人家，打擾你已甚久，在下該告辭了。」

話落，抬手拿起了櫃枱上的紫檀木盒，轉身舉步……

驀地，一陣淡淡地幽香飄傳進了藥舖。

拾三郎目光瞥處，心頭不禁猛地一窒，疾地旋轉過身子，把臉轉朝向裏面那一排色澤暗沉沉的藥橱。

就在這刹那，一位淸秀絕俗無倫的白衣少女，身形婀娜輕盈地走進了藥舖。

她，正是那「黑鷹門主」褚武强的掌珠——褚薇薇姑娘。

也許是因爲褚薇薇心神此刻正在焦急中，是以她走進藥舖時，竟沒有注意到拾三郎的存在。

她淸澈晶亮的美眸，望着坐在櫃枱裏的公孫華陽，檀口啓動，語音無限甜美柔和的問道：「老伯伯，我想買一味藥，不知寶號有沒有？」

公孫華陽神色慈藹地道：「小號參茸芎桂，尙稱齊全，姑娘要買一味什麼藥？」

褚薇薇道：「陳年的『紫血竭』，寶號有這味藥麼？」

公孫華陽神情微微一怔！道：「姑娘，可知它是一味火熱之藥，它不是一般平常人所能够服用的麼？」

褚薇薇螓首微點地道：「我知道，老伯伯，寶號有嗎？」

公孫華陽緩緩地說道：「小號本來是存有一些的，可惜，姑娘來遲了一步，已經被人先一步買去了。」

「哦！」褚薇薇美眸凝注地道：「寶號一點也沒有了麼？」

公孫華陽頷首道：「是的，姑娘，全部都賣完了。」

褚薇薇那清秀絕倫的嬌靨上，立刻現出了一絲失望黯然的神色，美目眨動地想了想，問道：「老伯伯，你可知道那買去的人是誰？他住在什麼地方麼？」

公孫華陽心中本想回說不知道的，但是望着褚薇薇那神色失望黯然的嬌靨，話到口邊，竟然大感不忍地忍了回去，目光有點情不自禁地望向了拾三郎。

褚薇薇的美眸立刻隨着公孫華陽的目光投視向那面朝裏着的拾三郎，雖然，她看到的只是一個背影，但那身形，還有那隻顯眼的蛟皮長袋，只一眼，她便立刻認出了正是傷了她爹的拾三郎。

她本是聰慧絕頂的姑娘，此時此刻，公孫華陽目光望向拾三郎的意思是什麼，她怎會不知。

因此，她芳心震顫了，清秀的嬌靨顯得有些兒蒼白，也現出了絕望之色！

空氣有着剎那的沉寂，沉寂得有點兒窒人。

忽然，公孫華陽輕「咳」了一聲，道：「姑娘，以老朽看，妳到別家藥鋪去問問吧。」

褚薇薇螓首微搖了搖，幽幽地道：「我已經問過五家了，都沒有。」

語聲一頓，美眸眨了眨，凝視着拾三郎的背影，語音極其低地喊道：「拾相公……」

拾三郎心神不禁倏然一震！但是，他立刻暗暗深吸了口氣，鎮壓着心神的震波，仍然默默地凝立着。

褚薇薇見他沒有反應，又柔聲說道：「拾相公，我請求你分一些『紫血竭』給我，救救我爹，好麼！」

拾三郎心神再次一震！有點情不自禁地倏地轉過了身軀，神色平靜而冷漠地說道：「這盒子裏裝的就是，妳拿去吧！」

話聲中，左手微抬，那隻紫檀木盒立即輕輕地緩緩地往褚薇薇的面前飛去。

他此舉很出褚薇薇意外，神情不由微微一怔！拾起一隻賽雪欺霜的柔荑，接住了「紫檀木盒」，美眸異采飛閃地道：「拾相公，你……」

拾三郎却轉朝公孫華陽微一頷首，道：「老人家，再見了。」

話落，左手提着蛟皮長袋，舉步瀟洒地往外走去。

公孫華陽突然揚聲叫喊道：「拾兄弟，請你留步！」

拾三郎脚步微停，回首問道：「老人家有什麼教言？」

公孫華陽目光轉望着褚薇薇和藹地含笑道：「姑娘，妳要買的『紫血竭』已經得到了，妳就快拿去替令尊治病吧。」

這話的意思，褚薇薇懂得，他有話要和拾三郎談，不願有外人在聽到。

她美目微眨了眨，說道：「老伯伯，請問這藥價？……」

不待公孫華陽接口答話，拾三郎已冷漠地說道：「妳不必管了，快拿去救妳爹吧！」

褚薇薇美眸閃灼着兩道難以言喻的異樣光輝，深深地望了拾三郎一眼。

那一眼，有幽怨，也有感激；包含了很多很多，使得拾三郎心神不禁又是微微一震，有着異樣的感受！

接着，褚薇薇螓首一垂，蓮步姍姍的輕盈地走出了「蘇記」藥鋪。

褚薇薇走了，她沒有再說一句話，也沒有說一個「謝」字，只留下了一陣淡淡的幽香，在空氣中逐漸消失！

其實，她何必言「謝」，有那包含着很多很多的「一眼」，已經很够很够了，言「謝」，那實在是多餘的！

望着褚薇薇那婀娜美好的身影，輕盈地走出去，轉了彎，拾三郎這才緩緩地吁了口氣，轉望着公孫華陽道：「老人家，有什麼教言可以說了。」

公孫華陽雙目眨了眨問道：「拾兄弟，你認識那位姑娘麼？」

「嗯。」拾三郎神色淡漠地點了點頭。

公孫華陽接着又問道：「她爹也是武林中的人麼？」

「嗯。」拾三郎又點了點頭，臉色仍是一片冷漠，沒有一絲表情。

公孫華陽似乎已習慣了他那種淡漠沒有表情的神色，毫不在意地繼續問道：「她爹是當世武林中

的那一位？」

拾三郎冷冷地道：「名列當世武林五大家之一的『黑鷹門主』褚武強！」

公孫華陽不由極感意外地愕然一怔！神情驚訝地道：「她是褚武強的女兒？」

「嗯。」拾三郎點了點頭道：「我雖然中了褚武強一『毒鷹指』力，但褚武強也中了我一掌『神罡』掌力，傷勢比我只重不輕！」

公孫華陽眨眨眼睛道：「拾兄弟，她既是褚武強的女兒，你就不該把『紫血竭』給她！」

拾三郎雙眉微微一揚，道：「爲什麼？」

公孫華陽說道：「那是爲你自己，也爲天下武林！」

這話的意思，拾三郎懂得，淡然一笑，道：「老人家，『毒鷹指』力雖然陰毒非常，但是我自信這點毒傷還要不了我的命，至於那『爲天下武林』，那該是以後的事情！」

公孫華陽雙目凝注地道：「這麼說，你今天雖把『紫血竭』給了她女兒去救他的命，將來你仍然要殺他，爲武林除害的了！」

拾三郎道：「那倒不一定。」

公孫華陽道：「拾兄弟，褚武強爲人心腸惡毒，一生殺人無數，乃當世之梟雄……」

拾三郎冷然截口道：「老人家，我也不是個什麼好心腸之人，將來我也許會成爲梟雄中的梟雄，蓋代魔頭中之魔頭！」

公孫華陽倏然哈哈一笑，道：「拾兄弟，你把你自己說得太可怕太駭人了！」

拾三郎雙眉微微一揚，道：「老人家可是認爲我不像那種心腸兇惡的魔頭？」

「不錯。」公孫華陽搖搖頭道：「老朽畧諳星相之學，你雖然雙眉殺氣深，日後可能是江湖道上令人色變喪胆的『煞星』，但却絕不會是那梟雄中的梟雄，蓋代魔頭中之魔頭！」

拾三郎冷冷地道：「老人家，那星相之學只是一種哲理，並不能作準，我自己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老人家此時就下此『絕不』的斷言，未免言之太早了！」

公孫華陽眉鋒微蹙了蹙，話題倏地一轉，問道：「拾兄弟，關於那六『秘圖』，你認爲老朽該怎麼辦？」

拾三郎神色淡漠，毫無表情地道：「該怎麼辦，老人家該有自己的主意，不該問我！」

公孫華陽道：「你沒有一點意見？」

拾三郎道：「沒有。」

公孫華陽雙眼眨了眨，道：「拾兄弟，你懂得老朽把這件秘密告訴你的用意麼？」

拾三郎搖頭道：「我不懂得，也不想懂得！」

公孫華陽目光一凝，道：「對它，你難道一點也無動於衷麼？」

拾三郎語音平靜地道：「武功秘圖，若說對它完全無動於衷，那是自欺欺人之說，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它是老人家得到的東西，也是老人家的福緣，我有動於衷又能怎樣？有什麼用？」

公孫華陽含笑頷首道：「這話說的是道理，但是，如果老朽自己願意把它贈給你呢？」

拾三郎雙眉微揚了揚，但臉色神情依舊十分平靜地道：「謝謝老人家的厚愛，奈何我福薄命薄，受它不起。」

公孫華陽雙目倏然微睜道：「你不想要它？」

拾三郎道：「我不是個好貪之人！」

公孫華陽微微一笑，道：「拾兄弟，你可知道老朽在對你說出這『秘圖』秘密之時，心中便已作了決定，要把它送給你了！」

拾三郎淡淡地道：「謝謝老人家，老人家的這份心意我很感激，只是我已經說過了，我福薄命薄，受它不起，也不敢受！」

公孫華陽凝目深注地道：「你不敢受，你怕什麼？你可是怕『懷璧其罪』，怕惹上麻煩，怕『擎天宮』人不放過你！」

拾三郎雙眉高揚地道：「老人家何必激我！」

公孫華陽道：「這難道不是實情？」

拾三郎神色傲然地道：「老人家，並非我狂妄自誇，放眼天下武林，能够讓我怕的事情，讓我怕的人，只怕還沒有呢！」

公孫華陽道：「那你爲何『不敢受』？」

拾三郎道：「我仍是那句話，我福薄命薄，受它不起！」

公孫華陽道：「但是老朽却認爲那仍是一個『怕』字的外避之詞！」

拾三郎星目眨動地淡然一笑，道：「那麼我請問老人家爲何要把它送給我？」

公孫華陽正容點頭道：「老朽當然有理由！」

拾三郎說道：「如此，我洗耳恭聽老人家的理由？」

公孫華陽微微一笑，神情肅穆緩緩地道：「據說『十二金佛』乃昔年一位武林奇僧所遺，所藏『秘圖』共分內功，輕功，身法，步法，掌法，指法，劍法，縮骨功，易容術，醫藥，施毒解毒等絕世奇學，只要練成一種奇學，便可縱橫天下，稱霸武林，是以武林中人莫不想獲得它，練成一身絕藝，稱最武林！」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殘梅俠影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英羽失陷菩提庵，為吸血羅剎桃花毒瘴所傷，幸為鈕柔兒救出，唯是雖把瘴毒迫住，不致發作，但瘴毒一日不解，英羽便一日無法提聚功力，弱水雙奇奉命往藥婆婆處取藥，惜來遲一步，藥婆婆家遭火燬，人也不知生死，弱水雙奇正要打探，已為習大先生派人圍殺，幸仗功力不弱，突圍逃出，鈕柔兒為避對方追殺，立偕英羽與弱水雙奇貪夜逃亡，途中發現對方已追踪來到，弱水雙奇請命斷後，鈕柔兒偕英羽奔至一河邊坐下休息，驀地草叢中有人扔出很多烏龜，啣接豎立地上，鈕柔兒向英羽解說這是扔烏龜的人的兵刃——

送信物　巧遇高僧

英羽愕然道：「啊，有這等事？」

他錯愕之際，蘆葦中已走出一個約莫十四五歲的兒童。

蘆葦生在低窪之處，邊沿還有長着矮草的河水，那兒童足踏矮草，在水面之上行走，舉步緩緩而行，神態安詳無比。

一個小小兒童，居然身負登萍渡水的上乘武功，如非親目所睹，說什麼他也不會相信，因而，他忘了本身的危險，竟然鼓掌叫起好來。

他掌聲未落，忽感眼前一花，那兒童像鬼魅一般，已笑嘻嘻的立於他的身前。

他仔細一瞧，發覺這名兒童身形雖然瘦小，年歲卻已老大，由他那飽經風霜的皺紋推想，保留一點的說，可能已經超過五十。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原來是一個老人家，我還以為是一個小兄弟呢。」

那小老人一哼道：「當然是老人家了，我的孫子只怕比你還大呢。」

英羽意似不信的道：「老人家你今年貴庚？」

小老人道：「老夫於咸亨年間入京師，那時已二十多歲了，你說老夫的孫子還會小過於你麼？」

英羽一怔道：「咸亨是高宗第七個年號，老人家怕不近百歲了！」

小老人雙目微闔，無限感慨的一嘆道：「可惜老夫沒有兒子，所以連孫子也被耽誤了！小子，咱們打個商量怎樣？」

英羽道：「老人家要商量什麼？」

小老人道：「老夫想讓你檢個便宜……」

英羽搖搖頭道：「別的事都好商量，晚輩平生最不願意的就是檢別人的便宜。」

小老人雙目一張道：「天下還有不願檢便宜的人？你小子不是傻瓜，必然是一個白痴！」

英羽道：「傻瓜也好，白痴也好，老人家的便宜還是照顧別人去吧。」

小老人道：「你必然不知道老夫是誰，也不會知道老夫要你檢的便宜是什麼，否則你決不會拒絕的。」

英羽被小老人逗起興趣，他雖然決無檢便宜之意，却忍不住一笑道：「老人家何不說出看看。」

小老人道：「老夫名叫泉男產，當年在高麗王朝……咳，可也是極負盛名的貴族子弟……」

英羽啊了一聲道：「老人家原來是當年的高麗貴族，晚輩當眞失敬了。」

泉男產小頭一陣搖晃，滿佈皺紋的面頰，顯出一股極爲興奮的笑容，道：「所以老夫的便宜，你應該欣然接受才對。」

英羽道：「老人家的便宜，必然與你那煊赫的家世有關了？」

泉男產道：「當然啦，先父泉蓋蘇文是高麗王朝的莫離支，你知道什麼叫莫離支麼？那是統理軍國大政的官，你們稱它爲丞相，想想看，你要是當了高麗王國莫離支的孫子，那該是何等光榮之事！何況，論年齡，你只配做我的孫子，我現在收你做兒子，你不是佔盡了便宜麼？」

一般常人說好漢不提當年勇，其實不管他是何等人物，對當年的光榮事蹟，沒有一個不是津津樂道的。高麗王朝早已滅亡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羅王朝，泉男產是李勣平定高麗之時，連同高麗王及他的哥哥泉男建一齊擒回去的，往事不堪回首，他還是說得口沫橫飛，可見「當年勇」對人們影响是如何的深厚了。

英羽十分同情這位失去國家的老人，但却有點愛莫能助，他微微一笑道：「前輩的家世果然煊赫無比，可是晚輩却不想佔這項便宜。」

泉男產道：「不佔便宜也可以，那你就做我的孫子吧。」

泉男產道：「十分抱歉，晚輩不想有煊赫的家世，更不願意姓泉。」

泉男產面色一沉道：「老夫言出必行，除非你想死，你就必須姓泉！」

英羽冷冷道：「前輩如果要一個傳宗接代之人，天下的孤兒多的是。」

泉男產道：「老夫如是那麼隨便，只怕玄孫、灰孫都有了，乾脆一點，你到底願是不願？」

英羽道：「不願。」

泉男產道：「你當眞想死？」

英羽道：「匹夫不可奪志，前輩，何必强人所難！」

泉男產一哼道：「有骨氣！這位是誰？」

英羽見他語氣一轉，又找到鈕柔兒身上去了，他不明白這位老人安的是什麼存心，一時倒不敢冒然回答。

泉男產雙目一翻，道：「你以爲老夫不認識她麼？哼，紅粉羅刹鈕柔兒是也不是？」

英羽道：「前輩既然知道，何須明知故問？」

泉男產道：「老夫問的是你與她的關係，明白了麼？」

英羽道：「前輩問的是這個，她姓鈕，我姓英，咱們比較說得來，如此而已。」

泉男產道：「當眞麼？」

英羽道：「這是江湖兒女的本色，並沒有什麼不對。」

泉男產哈哈一笑道：「你自己是傻瓜，也想將老夫當作傻瓜了？哼，老夫兩耳不聾，你們適才那些肉麻當有趣的話，以爲老夫沒有聽到麼？」

英羽道：「就算是如此吧，與前輩何涉？」

泉男產伸手一撈，抓着龜鞭頂端的龜頭，呼的一聲，那條沉重的龜鞭竟被他掄了起來。

鈕柔兒對這位小老人似乎十分憚忌，一見他拔起龜鞭，急忙將英羽帶於身後，手握長劍，全神待敵。泉男產忽地振臂一抖，龜鞭空中開花，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向四週迅速散落，每一隻烏龜仍然直立地上，在五尺之外圍成一個圓圈。

英羽不明白泉男產在玩些什麼花招，但看鈕柔兒那副沉重之色，他知他們的處境必然十分險惡。

不過，無論怎樣神奇，烏龜總是一個蠢物，縱然處境有所不利，逃走總不會有什麼問題的，因此，他對那些烏龜，並未予以重視。

當烏龜佈成圓圈之後，泉男產叱喝一聲道：「鈕統領……」

鈕柔兒嬌軀一顫道：「你是叫我麼？」

泉男產道：「自然是叫妳了，難道妳不是東極統領？」

鈕柔兒道：「以前是，現在不是了！」

泉男產怒叱一聲道：「好胆量，妳知道背叛本帮應該受到怎樣的懲罰？」

鈕柔兒道：「對不起，我入帮不到一年，你們那些臭規定我一點也不明白，現在我脫離了天驕帮，更無須接受帮規的約束了。」

泉男產桀桀一陣怪笑道：「妳幾度反抗帮規，

我就知道妳心懷叵測，當然，紅粉羅刹，也算得江湖上的一號人物，只是妳想叛帮投敵，還是打錯了主意。」

鈕柔兒道：「那麼咱們就不必浪費唇舌了，是你自己動手呢，還是叫別人來替你賣命？」

泉男產仰天一陣狂笑道：「老夫一個人準可以將妳擺佈得伏伏貼貼，不信你就出手試試！」

鈕柔兒嬌軀一寒，揚了一揚左掌中一個鵝卵大的黑球道：「你認識這個麼？姓泉的。」

泉男產哈哈一笑道：「陰燐搜魂彈果然是武林一絕，妳自信能傷得了老夫？」

鈕柔兒神色一呆，她知道泉男產輕功蓋世，陰燐搜魂彈威力雖强，要傷他確也十分不易。

而且他那烏龜堅逾金剛，刀槍難入，陰燐搜魂彈對牠們也失去用武之地。

於是，她淡淡道：「也許我當眞傷不了你，那麼我只用它來傷我自己了。」

泉男產一楞道：「什麼？傷妳自己？」

鈕柔兒道：「士可殺不可辱，我打你不過，只好用它來結束我自己了。」

泉男產道：「命是妳的，妳一定要死，我自然無可奈何，只是，妳問過姓英的麼？妳總不能無緣無故找個陪死的！」

英羽微微一笑道：「你不是聽到咱們談話了麼？鴛鴦同命，她死了我豈能獨活！」

泉男產哼了一聲，一股駭人的殺氣由眉宇間迸射而出，他似乎想猝下煞手，却忽地呆了一呆，小身子一彈而起，向蘆葦中竄了進去。

英羽愕然道：「妹子！他想做什麼？」

鈕柔兒道：「這老賊邪惡無比，誰知道他想怎樣折磨咱們！」

英羽道：「趁他離開了，咱們快逃。」

鈕柔兒一嘆道：「咱們如能逃走，他就算不得百代龜王了。」

英羽道：「他叫做百代龜王？這渾號，多麼不雅？」

鈕柔兒一咳道：「他却以此爲榮，還自命爲天下龜頭的開山鼻祖……」

英羽道：「這是怎麼說？」

鈕柔兒道：「說來話長，總之，他的妻子做老鴇子，做妓女，他是一個吃軟飯的傢伙。」

英羽啊了一聲道：「一個身負絕學之士，竟是如此的無行，這實在太過玄奇了，妳就是怕他這些不敢逃麼？」

鈕柔兒拋給他一記白眼，道：「你胡說些什麼！你就瞧不出咱們正陷在神龜大陣之中？」

英羽向四週的烏龜瞥了一眼，道：「這些蠢東西就是神龜大陣麼？烏龜也能擺陣，豈不成了天下奇聞！」

鈕柔兒道：「這些烏龜，可不能與常龜相比，牠們是生長於火山岩漿中的火龜，可以口噴毒火，遠及一丈，咱們已被羣龜所圍，縱然脇生雙翅，只怕也難有逃脫之能！」

語音一頓，接道：「有人來了，希望來人纏着泉男產，咱們就有出圍之望。」

她說話之際，果有十幾條人影，向龜陣奔了過來，瞧他們那疾如流星的身法，必然都有一身不凡的武功。

眨眼之間，來人已奔到龜陣之前，領先之人一聲驚噫，便一齊遠遠的停了下來。

英羽舉目一瞥，發覺來人中有八荒劍客苗公輔，天宇四狂宇文兄弟，不用說，這般黑道高手，必是習大先生的部屬。

在這般兇神惡煞之內，有一個鳩面鵠形之人特別搶眼，他瘦的像一根竹桿，雙手却比常人大了一倍。

英羽向鈕柔兒問道：「妹子！那瘦高條漢子是誰？」

鈕柔兒道：「他名叫一指追魂歐陽奇，是一個成名已久的大魔頭，此人心性高傲，性如烈火，待會咱們以言語相激，希望能够坐收漁人之利。」

英羽道：「好是好的，他會上咱們的當麼？」

鈕柔兒道：「不管他上不上當，試試總是值得的。」

他牽着英羽的手，兩人並肩促膝，偶偶而談，對身外的驚濤駭浪，好像視同無覩。

這般黑道高手如此興師動衆，目的不過在擒獲英羽，但他們却想不到英鈕二人會藏身神龜大陣之內。

對這些火龜，他們可不敢招惹，縱然是一指追魂歐陽奇，也不能不有幾分憚忌。

最使歐陽奇眩惑的還是英鈕二人，他不明白他們是神龜大陣的俘虜，還是正在受那火龜的保護？看龜陣的態勢，英鈕二人似乎是被困陣中，但他們那濃情蜜意，我愛卿憐的神態，又有點令人莫測高深。

歐陽奇緩緩趨前數步，向英鈕二人叱喝一聲道：「出來吧，姓英的，無論你弄什麼玄虛，老夫今日非活剝了你不可！」

英羽啊了一聲道：「閣下是誰，咱們好像素昧平生！」

歐陽奇道：「老夫一指追魂歐陽奇，你不認識老夫，只怪你孤陋寡聞。」

英羽道：「原來是歐陽奇大俠，你找在下作什麼？」

歐陽奇道：「你侮辱了習盟主，咱們自然要找你了。」

英羽道：「就為這個？」

歐陽奇道：「這個已經該死，何況你還殺了習宣華，出來吧，姓英的，老夫願意讓你三招。」

銒柔兒接道：「少冒大氣，英大哥縱然出來，憑你歐陽奇，哼，你也不敢動他一根汗毛！」

八荒劍客苗公輔趨至歐陽奇身後道：「歐陽大俠！咱們別中他們緩兵之計，龜陣無人主持，咱們不妨進去拿人！」

銒柔兒撇撇嘴道：「好胆量，你有種就進來試試！」

歐陽奇擺擺手道：「不要急，諒他們也逃不出咱們的掌握。」

銒柔兒輕輕一嘆道：「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你們那點虛名得來不易，何苦要為別人之事硬往死路上闖！」

歐陽奇冷哼一聲道：「老夫闖蕩江湖數十年，妳以為是嚇大的麼？」

銒柔兒冷冷道：「事實擺在眼前，咱們何須嚇你。」

歐陽奇道：「就憑這座龜陣？」

銒柔兒道：「聽閣下的口吻，是沒有將龜陣放在眼中了，告訴你吧，咱們泉老爺子最恨的就是你們這些狂妄自大之人，閣下居然敢輕視老爺子的龜陣，實在太過不知死活了！」

歐陽奇微微一怔道：「你們跟泉男產有什麼關係？」

銒柔兒道：「談關係麼？可說海無其深，簡單的說，咱們英大哥與泉老爺子，沒有什麼分別。依我相勸，識時務者為俊傑，你們快向龜陣磕三個頭，咱們就請求泉老爺子高抬貴手，饒過你們無知之罪……」

歐陽奇怒叱一聲道：「老夫對妳，原本存有幾分憐香惜玉之心，妳既然這麼不知死活，老夫就先讓妳吃點苦頭！」

此人果非浪得虛名之輩，他彈身一躍，其快若風，竟由火龜空隙，向英銒二人存身之處疾撲。

銒柔兒大吃一驚，暗忖：「這當眞是言多必失，一陣口舌之快，竟惹得這魔頭闖進陣來，自己一番心機，看來是白用了。」

但……

「滾回去……」

黑影倏的一閃，歐陽奇果然倒飛而回，龜陣之中已立着一個形似侏儒的小老人。

這位小老人自然是百代龜王泉男產了，別看他形似兒童，適才那一掌可是威風八面，連一代巨魔歐陽奇都被他震出陣外去了。

得理不饒人，他兩眼一翻，道：「歐陽奇！你太目中無人了，老夫的神龜大陣豈是你能隨意出入的！」

歐陽奇可不是什麼信男善女，適才一個不防，弄得丟人現眼，再讓泉男產一頓譏諷，他怎能嚥得下這口惡氣。

一聲狂笑，這位一指追魂發了眞火，他以沉穩的步伐向前邁動着，口中不斷的嘿嘿冷笑道：「老夫倒是不信你這個活忘八，蠢烏龜，究有什麼過人之能。」

當今之世，敢於直闖神龜大陣的，迄目前為止，以歐陽奇為第一人，泉男產雖自信無人能擊傷火龜，也沒有人能生出龜陣，但以人的名，樹的影，面對名震武林的一代巨魔他却不敢掉以輕心。

火龜的陣勢，原是對付英銒二人的，如果重新佈置，時間上已有緩不濟急之勢，於是，他撮口一聲怪嘯，坎位上的火龜首先飛了起來。

坎離輻輳，水火相濟，離位上的火龜也跟踪飛出。

這位百代龜王，果然名下無虛，他那神龜大陣固然是按先天八卦排列，當變陣攻敵之際，仍能有條不紊。

第一個火龜是直奔歐陽奇的前胸，第二個火龜則超越歐陽奇的頭頂，攻向他的後背，牠們坎離之勢互易，部位則絲毫未變。

攻前胸的火龜距離歐陽奇還有一丈左近，一口毒火已激射而出。

第二隻火龜飛行的速度十分快捷，當第一隻狂噴毒火之時，牠已帶起一股勁風，撞向歐陽奇的背部。

歐陽奇哼了一聲，右手中指急挺，嘶的一聲，一股威力絕倫的指力，迎向當面的火龜點出，同時左掌一圈，向身後拍出一掌，他沒有回頭瞧看一眼，掌力却分毫不差的擊中了那隻火龜。

這一掌一指，威力驚人，辟拍兩聲巨響，兩隻火龜全被撞飛三丈以外，牠們雖然刀槍難入，仍被歐陽奇剛猛的內力撞得泥土四飛，行動也更蹣跚起來。

泉男產勃然大怒，撮口一陣急嘯，火龜紛紛躍起，一團團毒火由四週向中心噴射，構成一片熾烈的火網，在火網之內，另有五六隻火龜像穿梭一般，往返不斷的向歐陽奇襲擊。

一指追魂歐陽奇雖然功力過人，但在羣龜夾攻

之下，也弄得手忙腳亂，險象環生，顯然，百代龜王泉男產是佔了上風了。

佔上風不見得就穩操勝算，所謂戰機難測，變化萬端。歐陽奇不是等閒人物，泉男產雖然畧佔機先，仍要全神貫注，半點也不敢馬虎。

如此一來，英羽銒柔兒反倒變成局外之人了，他們見在塲之人，全被這塲世所罕覩的人龜大戰所吸引，遂悄悄退至河邊，藉蘆葦掩護，向下游發足狂奔。

他們不敢去牽馬匹，加上河岸十分崎嶇，英羽盡了全力，也無法將速度加快，最後只好由銒柔兒挽着他的臂膀，費了將近兩個時辰，總算逃上了官道。

英羽吁了一口長氣，道：「妹子，我實在走不動了，咱們歇一會兒好麼？」

銒柔兒道：「好的，前面有一些石塊，咱們到那兒去吧。」

他們剛剛奔出兩步，忽然刷的一聲，一隻火龜似流星疾矢劃空之勢，落於他們的身前，銒柔兒面色一變，道：「大哥！你快逃，待我抵擋一陣。」

英羽搖搖頭道：「不，咱們禍福與共，誰也不能丟下誰。」

銒柔兒纖足一蹤道：「只要你能逃出魔掌，我會來找你的，快逃，再遲就來不及了！」

英羽道：「不要逼我，妹子！妳應該知道……咳，臨危棄友，豈是大丈夫所為！」

銒柔兒幽幽一嘆，道：「我知道，大哥！咱們……相逢恨晚……」

她語音未落，人影倏地一閃，百代龜王泉男產已攔住他們的去路。

此人身高不滿三尺，長像本已十分怪異，此時左右雙肩之上，都斜掛着兩串咬着尾巴的烏龜，形狀之怪，堪稱武林罕見。

銒柔兒道：「老爺子眞會寃枉人，咱們幾時逃了？」

泉男產一哼道：「沒有逃為什麼不等待老夫，哼，還敢跟老夫狡辯！」

銒柔兒道：「咳，老爺子！你可是錯怪咱們了，當時他們的人數那麼多，你的神龜，只能困住一個歐陽奇，如果咱們一旦被那些傢伙圍上，不論後果如何，必會惹得你老人家分心，你說是麼？老爺子。」

泉男產啊了一聲道：「對，對，那是我錯怪你們了，其實，那些酒囊飯袋，再多幾個也算不了甚麼，最後他們一起來對付老夫，還不是落得大敗而逃！」

銒柔兒道：「他們當然不是老爺子的對手，可是，如果咱們落到他們的手中，老爺子難免投鼠忌器，就不便放手懲戒他們了。」

泉男產哈哈一笑，道：「好，好，老夫說妳不過，現在跟老夫走，該不會再有問題吧？」

銒柔兒道：「誰說沒有問題？而且還嚴重得很呢！」

泉男產一怔道：「有這等事？妳說說看。」

銒柔兒道：「老爺子不是要收英大哥為義子麼？這裏面就有一項亟待解決的問題。」

泉男產道：「是他不肯？」

銒柔兒道：「也可以這麼說，因為老爺子名震天下，他却沒有半點武功，如若傳之江湖，豈不塌了老爺子的台！」

泉男產道：「在年青一代中，英羽也是一個知名人物，妳如此說法，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銒柔兒道：「如此重大之事，晚輩怎敢信口雌黃，實在因為英大哥中了吸血羅刹的桃花瘴毒，他雖然具有一身武功，却半點眞力也不能提聚。」

泉男產道：「哦，這倒是一樁麻煩之事，桃花瘴只有鹿活草可治，鹿活草却百年難遇……」

銒柔兒道：「那麼，這個義子老爺子就不必收了，收一個廢物，豈不為你老丟人現眼！」

泉男產道：「話是不錯，但是，老夫還要考慮考慮。」

銒柔兒道：「這還有什麼考慮的，難道你老願意弄個累贅？」

泉男產道：「好吧，咱們走！」

銒柔兒一楞道：「你老說甚麼？」

泉男產道：「我說咱們走，這麼簡單的話妳也聽不明白？」

銒柔兒道：「你老不是不收他了麼？」

泉男產道：「不錯，我說的咱們，只是妳我二人。」

銒柔兒面色一變道：「你還是放不過我麼？」

泉男產道：「我從來沒有說放過妳，而且他已經是廢人一個，妳還跟着他做什麼！」

銒柔兒道：「我不會離開他的，天荒地老，此情不移！」

泉男產呆了一呆，道：「聽說這小子對女人有一手，果然傳言不虛，其實他有什麼好？像不出衆，貌不驚人，妳喜歡他的究竟是什麼？」

銒柔兒面色一整道：「你不是女人，說給你聽你也不會懂的，如果你是一個庸俗的女人，你同樣不會明白，因此，還是不說也罷。」

泉男產啊了一聲，道：「男女之間竟有如此高深的學問，老大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今天才算長

了一點見聞。」

一頓接道：「老夫有一個主意，不知道妳願是不願？」

鈕柔兒道：「你老說說看。」

泉男產道：「英羽仇踪遍地，妳不可能保護他的安全，而且喜歡他的女人又十分之多，他不見得就能與妳雙宿雙飛，永不分離……」

鈕柔兒道：「這些我都知道。」

泉男產道：「那麼他還有什麼值得妳喜愛的？讓老夫殺了他，妳就不會再覺得牽腸掛肚的了，再說奇男子，大丈夫，天下多的是，無論妳看上了誰，老夫保管讓妳稱心如意，同意麼？姑娘。」

鈕柔兒嬌嚚一沉道：「你老看錯人了，任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鈕柔兒豈是一個朝秦暮楚之人！」

泉男產哈哈一笑道：「有志氣，你呢？姓英的，咱們來談談怎樣？」

英羽冷冷道：「對一個失去武功之人，前輩何必浪費唇舌！」

泉男產道：「話不是這麼說，如果老夫能治好你的毒傷，你豈不又是生龍活虎一般了麼！」

一頓接道：「人們只知道桃花瘴毒惟有活鹿草可救，却不知老夫的神龜正是桃花瘴的尅星了！」

鈕柔兒大喜道：「老人家……求求你……」

英羽沉聲叱喝道：「妹子！妳這是作什麼？」

鈕柔兒道：「大哥！我知道你不願意求人，可是……」

英羽一哼道：「妳的心意我十分明白，但如果妳要向別人搖尾乞憐，妳就不必再叫我大哥了！」

鈕柔兒螓首一垂，道：「大哥……」

英羽輕輕一嘆，道：「妹子！人生百年，不過如曇花一現，與其屈辱而生，不如慷慨而死，妳說是麼？」

鈕柔兒究竟不是一個平常女性，她猛一抬頭，毅然道：「我錯了，大哥！你不要生氣，一切我都聽你的就是。」

泉男產嘿嘿一陣冷笑道：「老夫行通江湖數十年，還是第一次碰到不怕死的，其實老夫並沒有害你之心，只要你願意合作，老夫還可以治癒你的毒傷。」

英羽道：「怎樣合作，請前輩先作說明。」

泉男產道：「很簡單，加入天驕幫就是。」

英羽道：「對不起，晚輩對任何幫會都不感興趣。」

泉男產道：「天驕幫並不做大奸大惡之事，你為甚麼要如此固執？而且習孝侯勞師動衆，傾全力對付於你，錯非遇到老夫，你還能逃出歐陽奇的掌握？」

英羽默思半晌道：「晚輩可以為天驕幫効勞，但不願接受幫規的約束，不情之處，希望前輩能够海涵。」

泉男產道：「你這小子眞蹩扭，好吧，老夫暫時接受你的條件。」

談判取得協議，他們就結伴而行，目標雖是指向洛陽，泉男產却捨去官道，領着他們整天在荒山野嶺之間奔馳，原因自然是為了他這位百代龜王的那副德性了，走荒山免於驚世駭俗，總算他還有點自知之明。

如何替英羽治療毒傷，一路之上泉男產隻字未提，何況這一陣長途奔波，英羽已經吃了不少苦頭，泉男產不提，他也懶得開口詢問。

在一個新月初昇的傍晚，他們進入嵩山山區，在大岔店附近一家獵戶，他們住了下來。

晚餐後，鈕柔兒忍不住詢問道：「前輩，你什麼時候替英大哥療傷？」

泉男產道：「老夫正在考慮是不是值得犧牲一隻神龜。」

鈕柔兒一怔道：「必須犧牲一隻神龜麼？」

泉男產道：「桃花瘴毒陰寒無比，除了服食火龜的內丹，還要服用龜血才能澈底治癒，老夫的神龜何等珍貴？平白犧牲一隻，豈非太過不值。」

鈕柔兒一呆道：「替英大哥療傷，可是前輩自己應允的。」

泉男產道：「不錯，老夫並沒有否認，只是考慮值不值得罷了。」

英羽淡淡道：「前輩如果認為不值，咱們的前約儘可作罷……」

泉男產道：「老夫言出如山，豈是反覆無常的小人，不過這些火龜得來不易，數十年來，老夫與牠們寸步不離，人是有感情的，你說是麼？」

英羽一嘆道：「那是晚輩太自私了，療毒之事，前輩不必放在心上。」

泉男產道：「這樣吧，你替老夫了却一件心願，事成之後，不管任何代價老夫立即為你袪毒。」

英羽道：「晚輩無拳無勇，只怕所托非人。」

泉男產道：「老夫只要你代送一件東西，應該是輕而易舉之事。」

英羽道：「送什麼東西？」

泉男產道：「一隻小布袋，不會超過一斤。」

「布袋之內，必然是十分珍貴之物了。」

泉男產道：「算不得怎樣珍貴，只是一件信物罷了。」

英羽道：「送給誰？」

泉男產道：「少林長老曇宗大師。」

英羽愕然道：「少林曇宗大師？前輩不是說笑話吧。」

泉男產面色一正道：「老夫要你代為完成心願，何必欺騙於你。」

英羽道：「前輩所指的曇宗大師，是本朝之初協助太宗皇帝平定王世光的那位大師麼？」

泉男產道：「不錯，當年平定王世光的十三高僧，只有曇宗大師碩果僅存，老夫要你送的信物，正是送給這位少林長老。」

英羽道：「這位大師怕不超過一百五十高壽了，晚輩只怕見他不到。」

泉男產道：「不要緊，你只說安市舊友派你來送信物，他就會召見你的。」

翌晨，他取出一隻似絲非絲的布袋，袋口封閉極為嚴密，他將布袋交給英羽道：「袋中之物，不得私自拆看，除了曇宗大師，也不可交給他人，老夫的名號，更不准向任何人洩漏！」

英羽道：「晚輩遵命。」

鈕柔兒道：「英大哥功力未復，行走山路諸多不便，晚輩與他同往，也好有個照顧。」

泉男產道：「好的，你們一齊去吧。」

× × ×

由大岔店向北，經封登就可直趨少林，這是一條入山大道，也是朝山的信男善女必經之路。

在一顆樹蔭之下，鈕柔兒招呼英羽坐下歇息。

良久，英羽沉重的一嘆道：「妹子，那曇宗大師身份何等崇高，他會有泉男產這麼一個友人？」

鈕柔兒道：「泉男產不是說安市舊友麼？安市原是高麗屬地，也許曇宗大師當年雲遊該地，結識了他這麼一個高麗貴族吧。」

英羽道：「咱們忘了與他約定會合之處了，送到信物之後，到何處去找他呢？」

鈕柔兒道：「這倒不必担心，如果他當眞願意替你療傷，咱們不找他，他會找咱們的，不過，我總覺得事有蹊蹺！」

英羽道：「有什麼不妥？妳說說看。」

鈕柔兒道：「少林寺距大岔店如此之近，他為什麼不自己來呢？」

英羽道：「也許他那身怪像，不便在少林寺出現。」

鈕柔兒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總覺得他沒有安着什麼好心眼。」

英羽道：「他最多不替我療傷，還能對咱們怎樣？」

鈕柔兒道：「但願你說的對！不過天驕幫所行所為，雖然沒有什麼大奸大惡，在我看來，却風雲暗湧，隱藏着無比危機！」

英羽道：「對了，我還沒有問妳，妳怎麼會加入天驕幫的？聽泉男產的口吻，妳好像曾經反抗該幫的命令？還有，泉男產必然是天驕幫的了，他的身份似乎十分之高？」

鈕柔兒微微一笑道：「你這個人眞叫人沒辦法，我想你早該問我的，你却偏偏不問，一問起來麼，又沒有個完。」

英羽道：「不是我不問，是怕妳不說。」

鈕柔兒道：「現在就不怕了？哼！」

抛給他一記白眼，又幽幽一聲嘆息，接道：「是段夫人介紹我入帮的，她說你也在帮，後來才知道上了大當。」

英羽訝然道：「那一個段夫人？她怎麼會認識我的？」

鈕柔兒道：「她何止認識你，你們還有一段不平的交往呢！」

英羽哦了一聲道：「當眞麼？她到底是誰？」

鈕柔兒道：「還記得金鎖子麼？她就是安祿山的王妃，現在大燕帝國的貴妃娘娘。」

英羽怔然道：「妳是在長安見到她的？那麼她也是天驕帮的了。」

鈕柔兒點點頭道：「天驕帮的女人無孔不入，大唐皇朝，大燕帝國，甚至各方藩鎮，各派各帮，幾乎全有天驕帮的女人潛伏……」

英羽一楞道：「她們為了甚麼？」

鈕柔兒道：「這就是我說的風雲暗湧，世局隱藏着無比危機的原因了。」

英羽道：「妳能不能說得明白一點？」

鈕柔兒道：「段夫人為安祿山的寵妃，掌握了安祿山，豈不是掌握着大燕帝國了。」

英羽道：「大唐皇朝呢？」

鈕柔兒道：「大唐皇朝是楊氏姊妹的天下，天驕門下，自然非楊氏姊妹莫屬。」

英羽一怔道：「是虢國夫人？」

鈕柔兒撇撇嘴道：「為什麼會想到她呢？是担心還是惋惜？」

英羽面色一紅道：「我不過猜猜罷了，妳瞎說些甚麼！」

鈕柔兒哼道：「我是不是瞎說，咱們心裏有數，不過你不必担憂，天驕門下是那位秦國夫人。」

英羽怏然道：「不錯，秦國夫人是金鎖子介紹我相識的。她還是梅莊莊主梅二姑的師妹呢！看來那梅二姑也是天驕門下了。」

鈕柔兒道：「何止是天驕門下，只怕地位還十分之高！」

英羽沉默半晌，道：「江湖中人，不過是逐鹿江湖，博得一個武林稱尊罷了，難道她們志不僅此，還有什麼更大的野心不成？」

鈕柔兒道：「此話雖然言之過早，瞧她們的作爲，並不是決無可能，可惜我入幫日淺，所知極爲有限。」

英羽道：「妳反抗帮中的命令，自然不可能獲知內部的機密，但妳爲什麼要反抗呢？」

一抹紅暈映上鈕柔兒的嬌靨，她螓首一垂，道：「她們要我……要我……唉……」

英羽道：「要妳殺人，是麼？」

鈕柔兒道：「要我殺人，我就不至於拒絕接受了，她們是……唉，要我做史思明的侍妾……」

英羽一呆道：「天驕帮果然心懷叵測，決非一般江湖帮派可比，只是……她們何以會放過妳？」

鈕柔兒嬌軀一顫，道：「大哥，咱們中了梟男産借刀殺人之計了！」

英羽道：「妳是指……」

鈕柔兒道：「自然是那信物了。也許……唉，大哥，咱們打開來瞧瞧！」

英羽道：「不，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這是一個人立身處世應守的原則。」

鈕柔兒道：「大哥，你眞酸得可以。你明明知道那信物是要命的玩意兒，爲什麼不能通權達變一下！」

英羽一嘆道：「一個人不能失去他做人的立場，否則就與禽獸無異了。何況曇宗大師是一個佛法高深的有道高僧，我想他不會亂殺無辜的，咱們能藉此見見他，未嘗不是一件榮幸之事。」

鈕柔兒幽幽道：「好吧，你是大哥，總不能不聽你的，反正跟你在一道，生死禍福就不必去管它了！」

英羽感動的挽着她的纖腰道：「謝謝妳，妹子，能够結識妳這麼一個紅顏知己，當眞算得是三生有幸。」

鈕柔兒撅撅嘴道：「少來這一套，你的紅顏知己麼……多得屈指難數……」

英羽一嘆道：「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當今之世，除了江采蘋與妳，誰還能配得上那知己二字。」

鈕柔兒甜甜的一笑道：「謝謝你，大哥，有了你這句話，我雖死無憾了。」

他們溫存很久，英羽似乎想起了甚麼，他扶正了鈕柔兒的嬌軀，道：「妹子，那段夫人當眞是金鎖子麼？那日咱們遇到邊令誠被妳解圍之後，她曾經一口否認。」

鈕柔兒道：「那時她已經替安祿山生了一個孩子了，也許她喜愛於你，才有那等說法。」

英羽道：「我又沒有子都宋玉那麼英俊，妳幹嘛要編排於我！噢，妹子，妳還沒有告訴我，那梟男産在天驕帮是何等身份！」

鈕柔兒道：「我只知道他身份極高，却無法瞭解詳細內情，我想只要咱們留得命在，總有水落石出一天的，時間不早了，咱們走吧。」

英羽道了一聲好，兩人攙扶着沿山道急走，但英羽無法提聚眞力，速度比常人快不了多少，直到第三日的晌午，才到達少林下院。

在下院進過飲食，再行聯袂登山。當日色西沉之時，他們終於見到了那莊嚴肅穆，名滿宇內的佛門聖地。

英羽與鈕柔兒上香禮佛之後，才向一位佛堂執事道：「大師請了。」

那僧侶單掌一立，打了一個問訊道：「施主有什麼指教？」

英羽道：「在下英羽，這位姑娘名叫鈕柔兒，咱們受人之託，來見貴寺前輩長老曇宗大師。」

那僧侶楞然道：「貴友是那一位高人？」

英羽道：「對不起，在沒有見到曇宗大師之前，在下不能宣佈。」

那僧侶道：「此事貧僧做不了主，兩位請到禪房暫憩，待貧僧稟告家師後再向施主回話。」

執事僧侶將他們導進一間禪房，由小沙彌奉茶款客，他便匆匆告辭而去。

半晌，執事僧侶引來一位年約六旬，寶像莊嚴的老僧道：「這位是家師，上普下修，現任本寺方丈之職。」

英鈕二人雙雙一禮道：「參見大師。」

普修大師向他們打量一眼，雙目神光湛然，令人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感覺，一代宗匠，果然氣度不凡。

打量一眼之後，這位少林方丈才緩緩詢問道：「兩位施主是要見老衲的師祖？」

英羽道：「在下受友人之託，要將一件信物親交貴寺曇宗大師。」

普修大師道：「那是一件珍貴之物麼？」

英羽道：「是否珍貴之物，在下不得而知，因爲它裝在一隻布袋之中，在下未曾瞧看。」

普修大師道：「令友是誰？」

英羽道：「請大師原諒，敝友曾經交待，他的名號，在下實在不便說明。」

普修大師道：「施主忠於所託，老衲不願相强，只是，敝師祖正在閉關潛修，施主只好改日再來了。」

英羽一怔道：「這當真不巧得很，但不知曇宗大師出關之期當在何日？」

普修大師道：「也許三年，也許五載，甚至十年都難以作準，閉關久暫，由敝祖師自作決定，老衲實在無法預言。」

鈕柔兒櫻唇一撇道：「如此說來，咱們只好在少林寺當和尚了，否則這件信物，只怕今生今世也交它不出。」

普修大師淡淡道：「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兩位施主不妨異日再來碰碰機緣。」

語音一頓，回頭對身旁的執事僧侶道：「大誨代爲師送客。」身形一轉，逕向禪房之外走去。

英羽急道：「大師請留步……」

普修大師道：「施主還有未竟之言麼？」

英羽道：「在下有幾點不解之處，能否請大師指示迷津？」

普修大師道：「施主如有什麼疑難，老衲知無不言。」

英羽道：「貴祖師可能已成金剛不壞之身，閉關期間，必然不需飲食了？」

普修大師喧聲佛號道：「食穀者智，食草者痴，食肉者悍，食氣者壽，敝祖師念安般，出息入息，將禪心寄託於吸呼，自然不需再進飲食。」

英羽沉聲道：「致解脫入涅槃，而致神道，是佛家禪定的最高效果，但貴祖師如果當眞涅槃歸西，大師還以爲他尚在閉關禪定，豈不是一件荒謬之事！」

普修大師道：「施主說的是，但敝祖師閉關之處，已派有本寺弟子輪値，老衲及本寺長老均晨昏叩安，與敝祖師可以說聲息可聞。」

英羽道：「那是說如果因特殊事故，大師似可稟告貴祖師了？」

普修大師道：「可以，但任是何等重大之事，老衲也不願擅叩禪關……」

英羽冷冷道：「如是關係武林安危，少林刼運呢？」

普修大師面色一變道：「施主如此言語，定非空穴來風了？」

英羽輕咳了一聲，說道：「武林之中，羣魔亂舞，已呈風雨欲來之勢，愚意猜忖，大師必然有過耳聞！」

普修大師道：「少林雖屬武林一脈，但不願涉足江湖是非，縱然魔高千丈，還不致危及佛門。」

英羽一嘆道：「當年貴祖師曇宗大師率領十二高僧，衞道平魔，安定唐室，現在大師摒絕世事，閉關自守，是有違貴祖師的初衷了！」

普修大師再度喧聲佛號道：「如此說來，施主是有爲而來的了？」

英羽道：「在下但願謁見貴祖師，此外別無他圖。」

普修大師道：「對敝祖師之事，老衲大致可以代爲處理，施主不妨將信物讓老衲瞧瞧，如是確有需要，老衲再叩關不遲。」

鈕柔兒道：「就這樣吧，大哥，讓普修大師瞧瞧有什麼要緊！」

——未完待續——

紙刀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庸・文
新培・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旋風十八騎首領霍宇寰偕羅永湘，鐵蓮姑及孟宗玉，林雪貞在嘯月山莊，擬追尋刺殺許武兇手綫索，獲得假死避禍的鬼眼金冲提供許多寶貴資料，羅永湘由此斷定兇手必會爲探查金冲生死之謎來踩查嘯月山莊，果然那日中午，在雙龍鏢局局主前來弔祭離去後，發現棺木上留有掌印及在靈枱上發現紙刀，羅永湘猜料兇手當晚定會再來，遂分配人手分守四週，羅永湘則躺身棺底横木上，二更剛過，驀見二條黑影自靈堂外飄入，只聽其中一低言要開棺查驗，另一則說既已如此，那就早些動手——

荒山畜牧地　疑是鬼門關

「你動手吧，老夫替你把風。手脚俐落些，別弄出聲音，也不要留下痕跡。」

另一個嘿嘿笑道：「放心！幹這種事，咱又不是頭一次，保管乾凈俐落，不留痕跡。」

說完，一掀靈幔，大步走了進來。

羅永湘急忙凝目望去，可惜藏身的位置太低，只能看見那人一雙脚，看不見上身面貌。

那人脚上穿一雙芒鞋，小腿粗短，並且紮着護腿，舉步輕捷，不帶絲毫聲音。

羅永湘祇看了一眼，心裏對來人的形狀已可推想到六七分了。

小腿粗短，表示此人身裁不高，步履輕捷，說明此人輕功必有過人之處。

至于那脚上的芒鞋和護腿，更無異指明來人的

身份，不是僧侶，便是頭陀。

一個佛門弟子，居然深夜擅闖民宅，開棺暴屍，而且還自稱已不是第一次，這還算是出家人嗎？

羅永湘心裏暗罵，不禁起了殺機，便想將「七巧黃蜂針筒」放回囊中另取霸道的「霹靂金梭」。

他手肘屈伸時，衣袖擦着棺底，不愼發出一聲極輕微的音响。

誰知那僧人的耳目竟十分敏銳，陡地停下脚步，一面側耳傾聽，一面蓄勢戒備，口裏喃喃道：「他媽的，難道有鬼不成……」

羅永湘連忙摒住呼吸，不敢再動。

另一人在靈幔外低聲問道：「怎麼了？有什麼不對勁嗎？」

那僧人道：「我好像聽見棺材裏有聲音。」

靈幔外那人笑道：「敢情是金沖知道咱們來了，又活過來啦？」

那僧人道：「我真的聽見裏面有聲音，不是說着玩兒的。」

靈幔外那人道：「眞的也好，假的也好，反正把棺蓋拗開，不就明白了嗎？時間不早，快些動手吧！」

那僧人被同伴催促不過，只得又緩緩移步向棺木走近，但每走一步，必停下來傾聽一會，步步謹愼，十分小心。

羅永湘摒息而待，直等他慢慢走到棺木近傍，才舉起黃蜂針筒，對準他的左膝關節……

那僧人的膝蓋，就在針筒前不足兩尺距離內，羅永湘只須輕輕一按筒上機簧，七針遽發，萬無不中之理。

一個人的膝蓋關節如中了黃蜂針，任憑有通天本領，也挿翅難飛了。

但羅永湘並不急于發射「七巧黃蜂針」。因爲他深深瞭解那僧人必定也正在全神戒備着，隨時準備應付突擊，機簧的聲音雖然很輕微，也很可能使他驚覺閃避。

那僧人既已進入靈幔，必然要開棺，開棺的時候，必然要運氣使力，當他運氣發力的刹那，雙腿膝蓋必須承受全身重量，這才是下手的好機會。

羅永湘平舉針筒藏身在棺木底下，就像一個沉住氣的漁翁，耐心地等待着魚兒呑鈎。

果然，那僧人在棺木傍站立了片刻，見無動靜，便伸手撫按着棺蓋，雙腿半分微屈，開始緩緩提氣。

誰知就在這時候，他好像突然發現了什麼，口裏發出一聲詫異的輕呼，猛然鬆手，縱身疾退……

羅永湘忽生警惕，急忙按動針筒機簧——「答」！一聲輕响，七枚黃蜂針電射而出。

那僧人正向後退，黃蜂針未中膝蓋關節，却射在小腿部位，只聽他一聲低吼，整個人凌空飛起，衝開靈幔，掠了出去。

羅永湘緊跟着由棺木下疾翻落地，一面啣尾直追，一面大喝道：「朋友，你還想走麼？」

這一聲呼喝，早驚動了靈堂外的孟宗玉和林雪貞。

兩人急急拔刀，奔進蓆棚，一左一右，堵住了兩道角門。

同時，西跨院內的霍宇寰，也帶着十名武師，一齊現身接應。

靈堂內兩名賊人頓時陷入了重圍，但兩人竟悍然不懼，分頭向外硬闖。

其中一人衝出左角門，迎面遇上孟宗玉，甫一照面，便以赤手空拳，硬奪孟宗玉的鋼刀。

孟宗玉揮刀砍中那人的左臂，「噹」地一聲，火星迸射，就像砍在鐵棍上。

那人非僅分毫未傷，反而一翻手，五指抓住了刀鋒，右手閃電般飛出一掌，橫切在刀身上，竟將一口鋼刀，當塲截爲兩段。

孟宗玉駭然倒退了幾步，被他趁機衝出左角門，飛身逃去。

那腿部中針的僧人在右角門與林雪貞遭遇，交手未及兩招，忽然由頸項下解下一串白骨唸珠，揚手向林雪貞飛洒了過來。

林雪貞揮刀格擋，刀鋒過處，唸珠突然爆裂。一粒唸珠爆炸，其餘百餘粒也連續爆破，刹那間，林雪貞竟陷身在一片硝烟濃霧中，身上衣衫也燃燒着起來。

待羅永湘隨後追出，急忙替林雪貞撲滅火星，那僧人早已逃得不知去向了。

林雪貞亂髮披散，狼狽不堪，急得直跺脚道：「你們不用顧我，快追那兩個賊人要緊……」

羅永湘搖搖頭，道：「不必追了，這兩人武功不在你我之下，縱然追上，也無濟于事。」

林雪貞道：「難道就這麼白白辛苦一塲？」

羅永湘道：「也不能說毫無收穫，適才你們都跟來人正面動過手，想必總能記住他們的容貌特徵，有這些綫索，不難查出他們的來歷。」

孟宗玉道：「小弟慚愧，竟被那匹夫毀刀奪門逃去。不過，我已經看淸他的面貌，那人年紀已有六旬以上，額上長着八九個肉瘤。」

林雪貞道：「我也看淸這一個是頭陀打扮，身裁臃腫，大約有五十多歲。」

羅永湘神色微變，回頭望望霍宇寰，道：「大哥，這麼說來，竟是寃家對頭尋上門來了？」

霍宇寰點了點頭，道：「愚兄來遲一步，未能看淸他們的面貌，如今推想，八成是他們……」

林雪貞道：「他們是誰啊？」

霍宇寰道：「九頭龍王楊凡，和飛天骷髏歐一鵬。」

林雪貞嗄聲道：「怎麼知道就是他們？」

霍宇寰緩緩道：「那楊凡是河套龍船幫的幫主，額上有九顆肉瘤，故號『九頭龍王』。歐一鵬名號『飛天骷髏』，又名『惡行者』，最喜作頭陀打扮，那一百零八粒『霹靂骷髏唸珠』，正是他的成名暗器。」

孟宗玉道：「那九頭龍王楊凡練的是什麼功夫？竟能空手奪刀，不畏鋒刃？」

霍宇寰笑道：「他並非不畏鋒刃，而是手上戴着一副特製的鮫皮手套，普通刀劍無法傷他能。」

孟宗玉恍然道：「原來如此。」言下頗有懊惱之意。

霍宇寰問道：「三弟，你在靈堂內守株待兎，怎會被他們發覺了呢？」

羅永湘苦笑道：「唉！這就叫做百密一疏。我只想等那歐一鵬開棺的時候發動，却忘了棺蓋上那隻掌印，歐一鵬發現棺上掌印，忽然後退，以致黃蜂針筒竟未射中那厮的要害。」

霍宇寰喟然道：「這也是天意。楊凡和歐一鵬雖然作惡多端，畢竟並非殺害許大俠的兇手，所以才被他僥倖逃脫了。」

羅永湘道：「他們這一去，只怕會招惹來『神戟』苗飛虎。」

霍宇寰濃眉一挑，道：「苗飛虎又如何？難道咱們還會畏懼他麼？」

羅永湘道：「咱們雖然不畏懼，有這批討厭東西夾在裏面糾纏不淸，總是件痲煩事——就像今夜，被他們這一搗亂，一番心血白費，兇手也不會再來了。」

林雪貞不禁大感失望，嘆口氣道：「如果兇手眞的不來了，咱們該怎麼辦呢……」

話音未畢，突聞風聲入耳，一條人影，破空而至。

大夥兒都吃了一驚，齊聲喝道：「什麼人？」

「是我。」

聲落人現，竟是昨夜奉命離莊的鐵蓮姑。

霍宇寰輕吁道：「虧你答應得快，要不然，你三哥的黃蜂針筒就要出手了。」

鐵蓮姑滿臉風塵，詫異地向衆人望了望，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羅永湘道：「你先別問，且說說你自己辦的事怎麼樣了？」

鐵蓮姑道：「幸未辱命，東關賀家和凌雲堡馬家兩處，都已經查證明白，只有單家牧場太遠，時間來不及，我已經把詳細情形告訴了二哥，最遲三日，便有消息。」

羅永湘點點頭道：「你先說說這兩處的情形如何？」

鐵蓮姑道：「一切都跟金莊主錄寫的相符，兩家出殯的時間，都在最近一個月內。」

羅永湘眉峯微皺，道：「墳地在什麼地方？」

鐵蓮姑道：「賀居仁葬在東城外賀家神塋，馬長空的墓地在南門外五泉山麓。」

羅永湘注目問道：「你親自去勘查過嗎？」

鐵蓮姑頷首道：「我和二哥都親自勘查過，的確是剛砌不久的新墳。」

羅永湘臉色忽然陰沉下來，喃喃道：「這就奇怪了！這就奇怪了……」

一連幾聲奇怪，却把孟宗玉等人聽得如墮五里霧中。

林雪貞悄悄扯了扯鐵蓮姑的衣角，低聲道：「鐵姐姐，究竟什麼事奇怪呀……」

鐵蓮姑神情凝重的搖搖頭，輕吁道：「別性急，等一會你就明白了。」

林雪貞不便再問，心裏却納悶不已。

羅永湘雙眉緊鎖，似在沉思，許久許久沒有開口。

好半晌，才聽霍宇寰輕咳了一聲，緩緩說道：「三弟，不用再鑽牛角尖了，或許兇手另有其人也難說。」

羅永湘突然肯定地道：「不！我敢斷言，兇手一定是當天在塲目睹『百鯉圖』交易者之一，否則，消息不可能這麼快洩漏。」

霍宇寰聳聳肩，道：「可是，當天在塲的人，都已經先後死了，綫索豈非到此中斷了麼？」

羅永湘道：「還有單家牧場沒有查明，事情仍然有一綫希望。」

霍宇寰微微一笑，道：「當然，咱們還要等老二的回音。但愚兄認爲不宜對單家牧場抱着太大的希望，咱們必須另想方法，追查兇手。」

羅永湘嘆道：「可惜兩次佈置，都被不相干的人擾散，兇手有了警惕，只怕不容易再上鈎了。」

霍宇寰道：「依愚兄之見，咱們暫時不必急於追查兇手是誰，應該趁此機會，先弄淸楚兇手的目的才對。」

羅永湘道：「兇手目的顯然在奪取那幅『百鯉圖』和殺人滅口，這是絕不會錯的了。」

霍宇寰道：「但百鯉圖是否已被他得去？圖中有些什麼秘密，値得他殺人滅口？這些，咱們不都應該弄個淸楚嗎？」

羅永湘一怔，道：「大哥的意思，是想去一趟河間府？」

霍宇寰揚了揚濃眉道：「你認爲是如何了？」

羅永湘沉吟了一下，道：「由此地往河間府，路途遙遠，非朝夕可至，最好等二哥回來，再從長計議……」

霍宇寰道：「我却覺得不必等他回來，有這三天時間，快馬兼程可以趕出千餘里路了。再說，你們留在此地繼續和兇手週旋，我和九妹隨林姑娘輕騎上路，更可收聲東擊西的效果，頂多十天半月，咱們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回來了。」

羅永湘道：「既然如此，大哥又何必親自跋涉呢？請林姑娘和孟老弟辛苦一趟不就行了……」

霍宇寰忽然沉下臉來，正色道：「孟老弟和林姑娘雖然不是旋風十八騎兄弟，既已同仇敵愾，就不該再分彼此，我若不願跋涉辛苦，難道他們就應該辛苦麼？」

羅永湘連忙垂手道：「小弟是爲大哥的安全着想……」

霍宇寰截口道：「不用再說了，你知道我的脾氣，凡是我已經决定了的事，從不更改，多說也是白費。」

羅永湘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問道：「大哥準備什麼時候動身？」

霍宇寰揮手道：「越快越好。叫他們備馬，天明之前就動身。」

羅永湘知道無法勸阻，只得依言轉告了李順。趁李順去準備馬匹的空隙，霍宇寰忽然對羅永湘低聲叮囑道：「這兒的事，我就全交給你了，在我沒有回來以前，務必要記住三件大事……」

羅永湘恭敬地道：「請大哥吩咐。」

霍宇寰道：「第一件，不能讓兄弟們跟龍氏兄弟照面，也不能跟燕山的人馬衝突。」

羅永湘點了點頭。

霍宇寰接道：「第二，要全力護衞嘯月山莊的安全，不能讓兇手查覺鬼眼金冲還在人世。」

羅永湘應道：「小弟領會得。」

霍宇寰的聲音壓得更低，幾乎已成耳語，說道：「暗中多注意鬼眼金冲夫婦，姓金的是出名的大騙子，他的話决不可完全相信。」

羅永湘心中一動，道：「大哥是指——」

說到這裏，李順牽着三匹健馬，匆匆趕回來。

霍宇寰話鋒轉變，搶着道：「你一向做事謹愼，仔細想想，自然會明白，孟兄弟也是絕頂聰明的人，我特地讓他留下來助你一臂之力，希望你能體會我的用心。」

羅永湘望望孟宗玉，恍然若有所悟，點點頭，沒有再開口。

李順氣咻咻趕過來，大聲道：「莊主聽說霍大俠要走，急得了不得，現在密室恭候，務請霍大俠去一趟……」

霍宇寰微微一笑，道：「我有事暫時離去，不久就會回來，這有什麼可急的呢！」

李順道：「莊主的身家性命，全仗霍大俠護佑，如果霍大俠走了——」

霍宇寰說道：「不要緊，我已經留話托由羅、孟二位轉達莊主，他們留在這兒，跟我沒有什麼兩樣。」

說完，逕自帶着鐵蓮姑和林雪貞上了馬。

羅永湘趕上一步，低聲道：「大哥請多保重，早去早回！」

霍宇寰點點頭，道：「別忘了適才的叮囑。」雙膝一踢馬腹，出莊而去。

鐵蓮姑和林雪貞催馬趕上，三騎併轡，飛快的馳出了莊門。

鐵蓮姑混身紅衣，艷得像一株刺眼的紅梅，林雪貞却白衣素裙，純潔得宛如隆冬白雪。

兩人一左一右，擁着魁梧粗壯的霍宇寰，漸漸消失在蒼茫夜色中。

羅永湘怔怔望着那逐漸消失的影子，忽然莫名其妙地輕嘆了一口氣。

不知道爲什麼？他竟對眼前這幅景象，產生了一絲不祥的感觸。

× × ×

三日時光，轉瞬卽逝。

這三天之內，嘯月山莊顯得十分平靜。

金三奶奶接納了羅永湘的建議，開弔第三日後，便停止供應流水席，市井無賴們見無便宜可佔，也就不願再來湊熱鬧了。

因而，入莊弔祭的客人，每日不過十來起，一向人潮洶湧，門庭若市的靈堂，無形中，已然冷落下來。

奇怪的是，自從飛天骷髏歐一鵬負傷逃走，一直未見再來窺伺，連神算子柳元和龍氏兄弟，也沒有再露面。

這種出奇的平靜，顯然並非佳兆。

羅永湘將保護鬼眼金冲夫婦的任務，完全付托了孟宗玉。

自己則暗暗把旋風十八騎兄弟，分批調入嘯月山莊，日夜輪流警戒，不敢稍有分毫鬆懈。

在第三天旁晚，「魔法師」無爲道長，匆匆趕到。

羅永湘連忙親自迎入莊，顧不得寒暄，便迫不及待的問道：「單家牧場的情形如何？」

無爲道長神色凝重的嘆了一口氣，道：「別提了，那鬼地方眞能把人活活嚇死，我活了大半輩子，還是第一次遇見這種怪事……」

羅永湘詫道：「二哥遇見了什麼怪事？」

無爲道長說道：「你不是想知道單家牧場的情形嗎？我只能够告訴你，那地方，在西傾山一處隱僻的山谷內，裏面養着好幾千匹牲口，但却沒有一個人。」

羅永湘吃驚道：「人呢？」

無爲道長聳肩道：「全搬家了。」

羅永湘不解地道：「搬家？搬去什麼地方？」

無爲道長道：「四川酆都城。」

羅永湘雙目遽張，失聲道：「死了麼？」

無爲道長點點頭，道：「男女老少，四十多個人，沒有一個活口。」

羅永湘機伶伶打個寒噤，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二哥，請說得詳細一些。」

無爲道長仰面長吁了一口氣，滿臉悲愴之色，徐徐說道：「那眞是個既可怖又詭異的場面，及今想起來，還令人毛髮悚然。幾十口子人，有的正在院中劈柴，有的坐在簷前喝茶，婦女們在厨房裏忙着做飯，孩子們在樹下玩捉迷藏……突然間，好像中了魔，都僵在原地不動了，死了！」

羅永湘駭然道：「天下竟有這種怪事？」

無爲道長道：「如非親眼目睹，誰也不會相信。但的的確確是鐵一般的事實，半點不假。」

羅永湘沉吟了半晌，道：「二哥可曾進入牧場詳細勘查過？」

無爲道長道：「全部房舍都搜遍了，再沒有找到半個活人。」

羅永湘又道：「以二哥看，那些人會不會是中了劇毒？」

無爲道長搖頭道：「不可能。如果是中毒，牛羊牲口怎會毫無異狀呢。」

羅永湘道：「這麼說，是被人謀殺的了？」

無爲道長連連搖頭道：「也不可能是謀殺。那些人死得都很安詳自然，既無傷痕，也不見血漬，再說，誰也沒有辦法能在同一時間內，將四十多人一齊殺死。」

羅永湘默然良久，又道：「二哥抵達單家牧場，是在什麼時候？」

無爲道長道：「昨天傍晚。」

羅永湘道：「什麼時候離開？」

無爲道長道：「入夜之後。」

羅永湘道：「據你推測，那些人遇害，可能已有多久了？」

無爲道長思索了一下，道：「我是申牌時分抵達的，當時還望見牧場中的炊烟，那些捉迷藏的孩子，臉上猶蒙着布巾，厨下一大鍋飯剛剛半熟……由這些跡象推測，變故一定就在我抵達之前不久發生的，頂多不會超過半個時辰。」

羅永湘道：「那地方很偏僻難找嗎？」

無爲道長道：「雖很偏僻，倒並不難找，由這兒一直向南，溯夏河入山，便有路標和車道可循，但沿途十分荒凉，難得見到人烟。」

羅永湘道：「如果快馬趕去，明天中午能趕到麼？」

無爲道長道：「加急些，入夜以前應該可以趕到了。」

羅永湘霍地站起身子道：「我决定連夜去一趟，莊裏的事，請二哥和孟老弟多多偏勞幾天……」

無爲道長一把拉住，道：「慢着，你就這樣一個人去嗎？」

羅永湘點點頭道：「大哥和九妹三天前已經去了河間府，雙龍鏢局和燕山三十六寨的人，都已先後到了蘭州，如今莊中人手不足，我只好獨自去一趟了。」

無爲道長肅容道：「那地方除了遍地屍首，早已沒有一個活人，你去了又有什麼用？」

羅永湘道：「我正要去親眼看看那些屍體。」

無爲道長道：「莫非你還懷疑那些人是被謀殺的麼？」

羅永湘道：「四十多人突然莫名其妙死去，卽使不是謀殺，總應該有個致死的原因。」

無爲道長正色道：「老三，不是做二哥的危言聳聽，我總覺得那牧場內，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陰森氣氛，似乎包藏着無限凶險，四十多人突然死亡，絕非人力所能辦到，其中只怕……」

羅永湘笑了笑，道：「二哥莫非疑心牧場內藏匿着妖魔鬼怪？」

無爲道長道：「妖魔鬼怪未必有，木客山精之類的兇物，那就很難說了。」

羅永湘哂道：「二哥號稱『魔法師』，難道也畏懼區區山精木客麼？」

無爲道長道：「這不是畏不畏懼的事，而是犯不得上？咱們跟姓單的，毫無瓜葛，又何必爲此涉險。」

羅永湘道：「但姓單的生死，却與『百鯉圖』有關，殺害姓單的兇手，可能就是暗算金刀許大俠和嫁禍大哥的同一個人。」

無爲道長沉吟良久，嘆道：「你一定要去看看，我也不攔你，但是，你得答應帶大牛一塊兒去，决不能獨來獨往。」

他所說的「大牛」，便是旋風兄弟中最小的老么，生得粗壯結實，天性有些憨傻的袁大牛。

羅永湘聳聳肩道：「二哥這是担心我一個人應付不了那四十多具屍首？」

無爲道長道：「話不是這麼說，多一個人同去，行事有個帮手，對你並沒有害處。」

羅永湘畧一轉念，點點頭道：「好吧！我這就去告訴大牛準備，再遲明天就趕不到了。」

於是，匆匆結紮了一番，與老么袁大牛各跨快馬，連夜飛騎離開了嘯月山莊。

（未完待續）

無毒丈夫續篇

七十二將相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老坤記酒樓上發生一場激鬥，不空僧爲一公子擒去，老闆娘費大娘也爲公子嚇跑，停鬥後，只吳瞎子夫婦未走，在盤問化裝夥計的「掌中刀」陰化雨盤問，陰化雨老奸巨猾，搪塞過去，俟吳瞎子夫婦走後，方自暗發牢騷之際，驚見費大娘與一老者端然在座，此時，費大娘也已對他動疑，厲聲向他責問，陰化雨以身份已露，無可掩飾，怒向費大娘撲擊，施展絕學，就在費大娘危險至極，那老者飛身撲救，一把擒住陰化雨，把他押往內室，迫他有問實答，否則當立殺無赦——

仁傾天下士　霸懾江湖梟

掌中刀在這刹那之間，決定了應付的方策，他要以不過份的聰明和不過份的愚笨，來隨機應變。

決策既定，從容答道：「我用不着搪塞，不過我掌中刀在江湖上大小也是個人物，希望我能敬人，人亦能够敬我！」

老者沉聲道：「辦不到，以爾來比老夫，是後生晚輩，不論身份功力都相差太遠，不過你若能自重，上自老夫下至各屬部，老夫深信對你也會十分客氣！」

「這已够了，請問問題吧。」

「你將老夫那數千隻奇虫，藏於何處？」

「沒動，在下並沒有動！」

「沒動？你……喔，你很有心機，也懂這毒虫所畏懼些什麼了？」

「在下不懂，祇是偶而發覺費大娘祇要是塗抹上那種香料，毒虫就遠遠避開，所以……」

「哈哈……好，你够坦白，也够聰明，老夫已經有些喜歡你了，說，你以香料封住毒虫出口，意圖何爲？」

「此事說來甚巧，決非在下另懷他心，若眞要講說起來，至少費大娘該感激在下。」

費大娘厲叱道：「放屁，你……」

「住口！」老者怒斥費大娘道：「妳好沒規矩，老夫正在發問，你敢中途挿口！」

費大娘低下了頭，狀似十分委屈，老者根本不理會她，冷峻的對掌中刀道：「想必是你聽出前樓事態嚴重，遂以防患未然的心情，先一步封住毒虫

出口，可對？」

「正是如此。」

「用意呢？」

「老丈剛才不是說過，在下用意正是那樣！」

「祇怕未必，往好裏想，你是如此，若往壞處想的話，你其心就可誅了，何況若是你不多事，當三梟開啓床下翻板，發現刀坑時，毒虫必將飛出，這羣鼠輩焉有命在，而老夫辛苦安排的這座聯絡分寨，也不致瓦解冰消，陰化雨，是功是罪，祇怕要以老夫的看法來定了！」

「算它是罪吧，至少彼時在下不知還有老丈人在，何況古今『鳥盡弓藏，兎死狗烹』的事，十分平常。」

「姑且認定你是善意，陰化雨，你隱藏本來面目，以李化之名投身茶樓，這該如何解釋？」

「簡單，在下躲避仇家。」

「仇家是誰，能逼你『掌中刀』改名換姓？」

「在下仇家不知其姓名，人人稱他叫『無壽丈夫』！」

老者神色陡變，急聲追問道：「何仇？何時何地？」

掌中刀心中暗喜，道：「結仇經過祈恕在下必須保秘，時間是在前年，地點是『天山雪嶺』！」

老者雙目一瞟費大娘，才對掌中刀道：「以你功力來說，不足彼一招之敵，却怎會逃得性命？」

掌中刀苦笑一聲道：「他說在下尙無大惡，姑且放過這次，設再落於他手，則將死無葬地！」

老者雙眉微蹙道：「何人和他相伴？」

掌中刀道：「人不少，有五六個，內中鵬燕雙俠是在下昔日就認識的。」

老者道：「沒有女子？」

掌中刀搖頭道：「沒有，不過却有個非常惹厭可惡的老西，聽鵬燕雙俠稱之爲『屈老西』，口不留德，在下對他定恨到了極點！」

老者嗯了一聲道：「不錯，此人的是可惡。」

掌中刀接口又道：「總有一天，他總在我的手中……」

老者輕蔑的哼了一聲道：「你最好是安份些，屈老西成名天下，並非專靠那張嘴，手底下的硬功夫，比你高明多了！」

掌中刀意有不服的說道：「也許，不過，士別三日當刮目待之，在下受辱以來，曾下苦功，雖難說搏之必勝，若能配以天時地利，屈老西他休想活命！」

老者突然一笑道：「有志氣，陰化雨，你可願意投入老夫手下，如此，這報仇的事，老夫就助你一臂！」

掌中刀沒有作答，不過看得出來，他定在很費心思的攷慮着，因此老者沒有催促，靜待他想妥當後答覆。

掌中刀橫行半世，一向獨往獨來，多個管主自是不願，但老者一身怪異無倫高深至極的功力，他已見識過了，設不允諾，後果自是想象的到，於是矯以誠懇的神色道：「可否請說的詳細點，若爲老丈部屬，司何職，有何利，復有何限制等等？」

老者坦然相告道：「凡老夫屬下，一切當以老夫令諭是從，雖赴水火亦不容退，平日到無他拘束，祇要不違老夫心意，可作自己喜歡作的任何事情，月支白銀三百兩，不足時要自己去想辦法了，爾功力火候可稱上選，目下能暫作老夫第一路的領隊人，配屬二十四名高手，十八名弟子，舉凡外界不利於爾者，得放手處理，力不足則由老夫加派人手，其他沒什麼了。」

掌中刀道：「能問老丈是那一位？」

老者陰森的說道：「我就是我，對內對外爾以『主人』稱我就是，不必知道的過多，更不必非知道不可，你該明白，少懂一些是福氣！」

掌中刀壓下心中的不安，强以微笑相對道：「在下也許可以一試。」

「陰化雨，這不是大戶人家在覓長工，試不得，你可以走兩條路，一是說聲願意，再就是搖頭拒絕！」

「我願意！」

「好，有眼光，拿去！」

一聲「拿去」，金花閃射，掌中刀接到了一件東西，注目時，竟是一枚雕着一朶蓮花的金牌，牌爲圓形，畧小於掌心，赤金所鑄，十分沉重，翻轉另一面，爲一個姆指般大的「令」字，老者適時又道：「這就是老夫的信物，『金花令牌』，有了它，凡屬各隊高手及弟子皆須聽令，若見執有紫金鑄龍頭令牌時，執令人卽爲老夫令使，所傳諭令必須奉行，你懂？」

掌中刀立卽改爲稱呼道：「屬下懂得！」

老者一笑道：「很好，可還有要問的？」

掌中刀想了想道：「費大娘是……」

「老夫令使之一！」

「屬下何時能與所率高手及弟子們相會？」

「今夜，初更後去尙府，自有接應。」

「是，屬下不誤諭示。」

「記住，你已自願投入老夫門中，設心生他念，其生死兩難之酷苦，希能想到。」

「屬下絕無二心。」

「好，你不會還沒有聽說過『龍宮藏珍』的事吧？」

掌中刀道：「屬下聽說過，也曾偶動奇念，想探個究竟。」

老者哈哈地大笑起來，道：「這才是老實話，放心吧，你會如願的，有朝一日藏珍我屬，有你一份。」

掌中刀微一垂首道：「屬下感激。」

老者緩緩站起，道：「今後有事，自有人來找你，今夜聚會之後，你將奉令率衆公幹，老夫希望你能有所作爲，不負老夫才好。」

掌中刀恭應着，和費大娘肅立恭送，老者揮手，自秘門中一閃不見，狹室中，祇剩下了費大娘和他。

他瞟了費大娘一眼，一笑道：「現在是自己人了，大娘入門得早，還望今後多多指點。」

費大娘早已換上笑臉，媚笑着，雙目流動，風情萬千，欵步走到掌中刀身旁，道：「你這是眞心話？」

掌中刀故作不悅道：「大娘不信那就算了！」

費大娘噗嗤一笑道：「傻人，跟我來！」

掌中刀口中應着，心裏暗覺奇怪，忖着莫非這茶樓內室另外還能別有天地，正想着，費大娘已到了那軟椅前面，祇見她在左側扶手上一按，隨卽嬌聲對掌中刀道：「笨人，快上來嘛！」

「上來」？掌中刀不由一楞，這時軟椅已倏忽下沉，費大娘早仰臥椅上，掌中刀恍然大悟，再不猶豫一縱上了軟椅，下沉中，黝暗一片，雖見人，祇聞聲，費大娘嗯唔不已，何須多問，掌中刀並非什麼正人君子，費大娘更是生來的媚骨蕩心人盡可夫，於是……

是正午，瞎老頭兒和白髮婆婆夫婦，率領着那中年儒士及年已該爲人婦至今仍係少女的姑娘，到了尙府。

因爲取水的百姓，此時始絕，所以他們選擇了這個最爲恰當的時刻。

尙家老主人尙可，是位隱於商的仁俠，瞎老頭兒遂以武林之禮投帖相拜，帖子送進內宅之後，出來了尙府的總管尙興，以一句普通的話，打發走了他們四個人，那句話是——尙府如今遭遇不幸，老主人失踪已久，上下人等爲愁雲所罩，無法接待任何人。

瞎老頭兒這樣容易的來了就走，是別有存心，明着既然見不到人，而自己禮數已盡，說不得祇有夜間一探虛實，方策既定，故不逗留。

他們四個人是一家，如今住在縣城東街的「大福棧」，自尙府返回客棧，所住廂院中已有來客相候，這人正是曾在茶樓驚走費大娘，後携不空而去的公子。

堂屋待茶，落座而談，公子開門見山說道：「老丈可是吳老前輩？」

瞎老頭一笑道：「不敢當如此稱呼，老朽便是瞎叟。」

原來他們是瞎叟聾婆一對老夫婦，那儒士，正是他倆那曾被「花心學士」公孫可囚禁多年的愛子，姑娘是那有些刁蠻的孫女兒了。

公子拱手，自報姓名道：「晚輩段光瑞……」

瞎叟開懷而笑道：「哎呀呀，段老弟，仇兄弟說起過你，老朽心儀已久，可惜當日海下橫生突變，雖爲仇兄弟所救，醒來已是三日之後的事，所以與老弟交臂失之。」

聾婆呸了一聲道：「就算當年相會，你也看不到人！」

瞎叟不怒反笑，道：「老乞婆專會提那不開的水，段老弟別笑，老弟此來是……」

段光瑞昔日曾自認是公孫家人，自巧獲日誌，兄妹相逢，迷宮突變陸沉之後，這是第一次出現在江湖之上，費大娘正是當年迷宮中的「紅姬」，難怪見到段光瑞這昔日的少主人時，嚇得她如同喪家犬般飛逃而遁。

段光瑞的出現，瓦解了老坤記這座秘站，再訪瞎叟，自有原因，他道：「前輩剛才是……」

瞎叟接口道：「老弟，叫我什麼？」

段光瑞笑道：「老大哥是去了尙府？」

瞎叟頷首道：「不錯，沒見到人，據說尙可失踪了！」

段光瑞道：「失踪是假，被禁是實，尙興已非本人，爲惡徒矯飾，以『紅姬』冒名費大娘之事來說，此次爲『龍宮藏珍』一事，隱於幕後懷具萬惡企圖的那人，也許就是公孫可！」

聾婆怒聲道：「好極了，是這老賊最好！」

段光瑞微微一笑，道：「老大哥可想今夜往探尙府？」

瞎叟道：「非此不可！」

段光瑞搖頭道：「去不得，何必打草驚蛇，仇賢弟囑小弟前來，另有所懇。」

瞎叟痛快的很，道：「既是仇兄弟說去不得，老哥哥不去就是，他有何計劃？」

段光瑞道：「詳情今夜三更，石佛寺中再談如何？」

瞎叟立卽答應，段光瑞不再逗留，告辭而去。

夜初更，費大娘（玆後仍以紅姬相稱）陪着業已死心塌地甘作淫娃裙下犬臣的掌中刀，飛馳向尙府。

他們繞走偏僻地方，路程較多刹那，遠遠業能看到尙府那高大的門樓了，一條怪影疾射下來，阻在他倆身前。

紅姬登足暴退，提聚功力道：「什麼人?」

怪影不答，竟對掌中刀道：「陰老大，借一步講話。」

掌中刀皺眉道：「朋友你是那個?」

怪影一笑道：「天高路遠，山隔萬重，你懂了吧?」

掌中刀神色驟變，竟來不及和紅姬解釋，移步隨怪影踱向五六丈外，紅姬暗暗自忖，疑念頓生，神色上雖未作何表示，心裏却在冷笑。

掌中刀隨怪影走出六丈，怪影停步，掌中刀和怪影接近，方始看出竟不識此人，不由微微一楞。不過，他尙未疑心及他，低聲道：「你是那一個?」

怪影答不對題，道：「你來有多久了?」

掌中刀道：「不到兩個月，你問這些何意，你究竟是誰?」

怪影依然答非所問，又問道：「就是你一個人來的?」

掌中刀雙眉一皺道：「當然，咦!你問的這些話好怪，你是那一個，我怎會不認得你?」

怪影是怪，竟自語道：「怎麼會呢，怎麼會叫你一個人來，一個人又能有多大用處，唉!」

掌中刀聲調不由微揚，道：「朋友，你請報姓名!」

怪影沉聲道：「這是什麼時候啦，你還來這個，難道和你一道走着的堂客，不是自己人?」

掌中刀冷冷說道：「朋友，你說的話，我不太明白……」

怪影有些惱怒了，道：「你不明白?哼!我那兩句暗語不對?」

掌中刀道：「暗號是對，不過……」

怪影很快的接口，並威嚴的沉聲說道：「小聲點!」

掌中刀被怪影弄得一頭霧水，但聲音却如言低了許多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怪影絕了，噗嗤一笑道：「你不懂?沒關係，再有片刻你就懂了，記住，事到萬難，去拜石佛寺的大石佛!」

怪影把這句話說完之後，竟頓足疾射，走沒了影子。

掌中刀除了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外，就祗有搖頭的份，紅姬時走向他去，微微一笑道：「是什麼朋友?和你談了些什麼?」

掌中刀搖頭道：「談個屁，眞是怪事!」

紅姬暗自冷哼，臉上依然帶笑說道：「他姓什麼?」

掌中刀道：「誰知道，我根本就不認得他!」

紅姬哦了一聲道：「不認識他會和他談了半天話?」

掌中刀苦笑一聲，說道：「談了半天，全是廢話，我不知道他究竟想說什麼，看來他似乎是找錯了人!」

「哦，找錯了人?」紅姬重複一句道：「天下有第二個掌中刀陰老大?」

「當然沒有!」

「那不就結啦，我問你，這人一上來說的那兩句『天高路遠，山隔萬重』是什麼意思?」

掌中刀道：「是句暗語，表示他是『天山』下來的人。」

「所謂天山下來的人，又怎麼解釋?」

「這暗語，是種『守望相助』下而定的暗語，凡是天山山區中的朋友們，聽了這句暗語都必須全力相助。」

「如此說來是一種秘密的組織了?」

「可以說是，但又不盡同，總之，等於中原市鎭方面『聯莊會』般的性質，不算很秘密。」

「負責人又是誰?」

「沒什麼負責人，誰先通暗語，誰就是發生問題的人，由這人說明事情內容，然後再齊心合力去辦好它。」

「這人究竟有什麼要你作的?」

掌中刀雙手一攤，說道：「這就是連我也奇怪的事了，他祗說了幾句莫名其妙的話，接着說走就走……」

紅姬冷嘲的哦了一聲道：「就是如此?」

掌中刀道：「是如此。」

紅姬星眸一轉，道：「不早啦，走快些吧。」

於是他倆展動身形，直奔尙府，兩人的影子在眨眼之下，很清楚的登上高牆，然後消失無蹤。

他倆剛剛形影消失於尙府的高牆內，適才那名攔住掌中刀去路的怪影，倏忽在後現身而出。

祗見怪影面對尙府牆際嘻嘻一笑，全身猛一抖動，身形突然在一陣咯咯骨响之下，長高了三寸。

雖說僅僅才高了三寸，但是看來此人已是十分的高大了，他這時雙手相合，輕拍三掌，另一人也隨聲出現。

後出現的這人，是熟朋友，山西省的屈老西。

先前怪影對屈老西一笑，道：「屈死鬼，事辦完了，還不舍乎吧?」

屈老西罵道：「吊死鬼，統共屁大的事，有什

麼值得自以為不舍乎的，更要想叫我伸大拇指，那要到了『齊山』顯出些玩意兒來才行!」

怪影呸了一聲道：「你再叫我吊死鬼，當心我姓『可』的不再認你這個朋友!」

屈老西哈哈一笑道：「誰也別含乎，屈死鬼從今天以後也不許你叫，能這樣咱們就拉個小鈎兒作數!」

怪影笑了，道：「你當這還是咱們穿開襠褲，撒尿合泥沙玩的兒時，說話作數就行，拉的那門子小鈎兒!」

屈老西嘻嘻兩聲道：「老伙計，現在沒事了，咱們就去石佛寺，舐上那老顚一頓上等的酒菜，飽上肚皮如何。」

怪影頷首道：「這不反對，何況那『天殺的』也在，和他聊天別有味道，這小子知道的事多，有意思。」

屈老西嗯了一聲，兩個人誰也用不着跟誰打招呼，你飛身，他縱步，快如勁風般捲起滿地塵埃去了。

正初更，尙府那本是專供尙老俠尙可在暑日宴客的後花廳，此時燈火明亮，人影幢幢，但都不聞話聲。

花廳的門外，站着四名玄衣漢子，都是臉朝着外，一動不動，看來活像那廟中泥塑的假人。

紅姬和掌中刀到了，守門漢子中的兩名，倏忽面對紅姬和掌中刀，一言不發，祗伸出手來。

紅姬探手取出一面金牌，掌中刀也照方抓藥，玄衣大漢將金牌反正兩面都看過了，四漢恢復了原先那種站立樣子，紅姬一拉掌中刀，穿過四名玄衣漢子的中間，推門進了花廳。

進廳之後，掌中刀心頭頓卽一緊，那廳門也在他心神一緊下，輕輕地重又掩闔了起來，竟沒出半絲聲響。

掌中刀是位曾經見過大世面的人物，更曾久闖江湖，若非廳中有了不尋常的事故，他怎會心神緊張。

廳中，聚坐着竟有上百的武林人物，座次分為東西兩排，空置着正中十分廣大的一片地方上。

坐南朝北的正上面，設有一處「鴈行座」，如鵬鳥雙翼，左翼八座，右翼也是八座，皆有人在。

正當中，一張漆金鑲珠的檀木太師椅，椅背襯以金邊紫紅的絲絨，椅座雖然因被巨大古木「令桌」所阻，看不見它，但不問可知，必也墊有極軟的鵝絨之物。

掌中刀之所以心神一緊的原因，是他首先目光掃處，看到了左側「鴈行座」上的一男一女兩名老者。

他對這男女二老，是相識的人，就因為相識，所以方始心神雙緊，緊到他自己幾乎心疑這兩個人是別人矯飾。

他正心頭一緊思路極亂時，紅姬已領着他步向東排的一個空座，柔荑輕指，以極低的聲音道：「這就是你的座位，去坐好，別開口。」

掌中刀祗是輕輕的一點頭，轉向座後，悄然入座。

坐後，不由自已的目光又掃向男、女二老，不會錯過，祗見二老也正看着他，並且微笑相對。

他不敢不以微笑兼加上畧以欠身為禮，這樣一來，在他座下及座前與對面相坐的許多高手，無不對他刮目相視了，他不傻，當時雖有所疑，刹那已恍悟其由。

也多虧了有這件事，使冷眼旁觀的紅姬，對他的疑念減去了幾分。

紅姬有她的座位，那是八隻錦墩，設在正中巨座前那古木令桌的前面，是「令使」的坐處。

八名令使，包括紅姬在內，祗到了六名，恰是三男三女，男左女右，井然有條，不似其他座次相混而坐。

這時，驀地傳來一聲金鈴脆响，由「鴈行座」起，廳中人無不起立，掌中刀自不例外，也站起身形。

金鈴聲停，花廳正門大開，三十二名身着金衣的男女，各佩寶劍，男左女右分列兩排緩步進廳。

在兩列男女年輕的劍手正中，冷着一張俊臉，威嚴而肅穆走着的，正是掌中刀在老坤記茶樓見過的老者。

老者目光一掃東西兩列座前站着的近百名高手，微一點頭，當走近「鴈行座」時，都十分客氣的對十六位迎立他的男女道：「怎敢當得諸位賢相立迎，快快請坐。」

十六位被他尊稱為「賢相」的老年男女，俱皆以笑臉相對老者道：「當得當得。」

老者入座，那神態，那氣度，頗有南面王之尊之概。

百餘高手在老者坐穩後，亦相率坐下，老者首先向三十二名男女年輕劍手道：「由天字隊分守此廳四外。」

三十二名劍手中，傾時出隊四男四女，向老者躬身一禮，退出廳去。

老者轉向十六賢相中一位馿臉老人道：「老夫想相煩胡堃兄今夜為防守主調，胡兄意下如何?」

馿臉老者含笑站起道：「屬下遵令。」

話聲後，胡堃移步出座，向另外一十五名賢相

一拱手，大踏步出廳而去，此老並未携帶兵刃。

掌中刀此時剛剛放鬆的心神，却被老者一聲「胡堃」又給擠緊作一堆，胡堃這個名字，他太熟了，那是在三十年前，被武林中人稱爲「生死兩相」的「死相」。

「死相」一身功力，據說已列化境，爲遼東道上的第一魔頭，生平殺人無算，凡與之對敵，則向無活口。

以胡堃之尊，却仍在中座老者之下，由此可見這位「主人」的身份功力和技藝了。

老者在胡堃離座後，目光一掃，盯在了掌中刀身上，毫無表情的說道：「第一隊領隊站出！」

「第一隊」，正是掌中刀陰化雨的新職，他應聲卽起！

怪哉，在他的下首，適時却又站起來一人，並且還是位女子，年歲最多二十七八，出落的美而媚艷。

這美艷女子突見左上首掌中刀也站起相應，不由黛眉一挑，嗲聲嗲氣的說道：「小伙子，這不是搶元寶，沒你什麼事起來作甚麼？」

老者竟不開口，掌中刀畧以沉思，開口道：「十分抱歉，在下是非站起來不可！」

艷女咯咯地笑了，道：「我叫莊珍珍，人稱『笑觀音』，你呢？」

掌中刀目光一斜，看到那相識的列班「賢相」中的老年男女，祗見那老人向自己微一搖頭，掌中刀頓卽會意，道：「女俠大名在下久仰，至於在下的名姓，在未得主人諭示前，恕難奉告！」

笑觀音喲了一聲，道：「瞧，你弄弄清楚，我是因爲係聽清楚了主人的諭示才起身……」

掌中刀搖頭接口道：「莊女俠，在下未曾聽錯主人令諭，而在下正是第一隊的領隊！」

笑觀音驀地神色變化，雙目中出現凜視的閃光，躬身而對中坐老者道：「第一隊領隊，屬下莊珍珍應令。」

中座老者冷哼一聲道：「莊珍珍，現在你才想起來向老夫應令！」

笑觀音垂首道：「祗爲事出意外，另外有人起座，因之屬下方寸亂生，失儀之處願自請處分。」

中坐老者沉聲道：「處分？哼！妳眼睛裏還拿着老夫的規法當回事嗎？」

笑觀音身心雙顫，顫聲道：「屬下怎敢輕謾規法。」

中坐老者道：「哪很好，老夫問你，昨午老夫諭命令使傳諭，要妳親率手下，於天亮前擒獲『天殺手』知機子，妳辦的如何？」

笑觀音惶聲道：「屬下搜尋此賊終日，未獲其蹤！」

中坐老者怒哼出聲，向「賢相」羣中一人道：「請范雨田兄一述昨夕之事。」

隨聲站起一位胖而矮的老頭兒，他自然就是那昔日稱霸黃河，人稱「河王」的范雨田。

范雨田起座後，含笑說道：「莊珍珍率人圍住石佛寺，由兩名手下進寺索人，那時知機子果然不在寺中，但夜深時後，業已回寺……」

中坐老者接口道：「那時莊珍珍何在？」

范雨田笑道：「她二更時已傳令退去，三更時帶同手下那名叫『崔英傑』的人回到所居，二人嬉戲終夜！」

莊珍珍那美而艷的臉上，已不見了血色，中坐老者一聲冷笑道：「莊珍珍，就因爲妳過貪淫慾，誤我大事，使老坤記於今晨毀於敵手，這第一隊的領隊，還應該是妳嗎？」

莊珍珍低頭無言，中坐老者接着又道：「違令誤事，妳自己說，當如何自處？」

莊珍珍以哀求的語調道：「懇求主人念珍珍是初犯，雖無功勞也有苦勞，恩准降爲第一隊劍士，將功折罪。」

中坐老者突地震聲笑了，道：「說的好，誤却大事妳還談苦勞，若人人像妳，鐵桶基業豈不平白斷送？」

話鋒一頓，沉聲喝道：「第一隊領隊聽令！」

掌中刀高應道：「屬下候示！」

中坐老者道：「立將莊珍珍就地格殺，以正規法！」

「遵諭！」掌中刀轉對莊珍珍道：「莊珍珍，主人諭令不容違誤，還不束手就縛何待？」

莊珍珍突然咯咯地嬌笑起來，掌中刀沉聲道：「大胆，這是什麼所在，爾敢這般狂妄！」

莊珍珍止住笑聲，媚目閃着奇光道：「我說領隊的朋友，你可知道我未必會死，而你也未必能活，更不用說一心要當這第一隊的領隊……」

掌中刀自然聽出話中有話，心裏也想問個明白，但是有剛才主人對付莊珍珍的前鑑，他怎敢多言惹禍。

不過他十分聰明，當先厲叱道：「我奉諭按規處治妳，再不束手就法，休說我要全力出手了！」

莊珍珍噗哧一笑道：「鬧了半天，你還沒懂主人這『就地格殺』的規矩呀，告訴你，這等於是要我們兩個人一分生死，我若勝了，就能換回性命，頂多是囚禁上一年半載，懂嗎？」

掌中刀心頭暗驚，但却故作不信的怒聲道：「這些在下根本不問，在下祗知道奉諭卽行，妳小心

了！」

一聲「小心了」，掌中刀好快的手法，身形一側，左手五指已拏到莊珍珍的肩頭，右手豎立作刀，倏忽切下！

莊珍珍的功力不低，否則以一女子，怎會身爲第一隊的領隊之職，可惜的是她不知對手者爲習有外門奇功的掌中刀，竟拿對方的徒手，視作無物！

她意念早動，掌中刀左手雖快，竟然抓空，而莊珍珍右手二指，也點到了掌中刀左太陽穴及左腿前？

掌中刀左手抓空，猛地一縮一翻，格退了莊珍珍！

這時，掌中刀耳中突然傳來低而淸楚的話聲道：「念在素識，提醒你一事，就地格殺應不使此女離開其座位附近，再者小心此女左手食指，指上有毒，你應以快攻取勝，使此女無法移動！」

這是有人以「眞氣傳聲」相助，掌中刀這時左掌剛剛格退莊珍珍右手，闘聲得計，左手五指重又抓落，暴抓莊珍珍面門！

這一招很快，是狠招，莊珍珍右手收回，再發已遲，左手倏忽由下而上穿出，食指在前，劃向掌中刀右腕。

若是無人在暗中指點掌中刀的話，掌中刀必然會拚却一劃之傷，五指抓裂莊珍珍的面門，要是如此，他將和莊珍珍偕亡於斯。

現在他不會上這個當了，並且左手五指撲抓莊珍珍面門者，志在誘敵，莊珍珍不察，因之上了大當。

在她左手食指眼看已劃到掌中刀腕際，掌中刀左手倏移突橫，掌沿作刀，畧避莊珍珍的食指，疾逾石火劃下！

莊珍珍未防掌中刀變式如此快捷，躲已不能，拚受一掌傷腕之痛，右手二指，穿點向掌中刀的胸腹。

她錯了，錯在對敵毫無所知，就在她右手二指剛剛穿出的時候，左腕突覺奇疼入骨，定睛處，自己的左手已失，如遭刀斬般跌落地上，腥血飛濺，痛、昏交攻，驀地又覺右腕一痛，接着胸前挨上一掌，五官鮮血狂噴，頓時死坐於自己的原來座上。

寫述時長，那時却短，總是不過霎兩霎眼的工夫，掌中刀非但完成了「就地格殺」之諭，並且是十分俐落。

他殺了莊珍珍，面對中坐老者躬身道：「屬下幸不辱命！」

中坐老者哈哈一笑道：「好，好手法，好掌力，好心機，記勞一件，你坐下！」

他坐下了，但一顆心却又寒又怕到了萬分。

他怕是怕在莊珍珍，一身浴血，慘死座上，而廳中所有的人，非但俱皆無動於衷，並且連一人出聲驚呼，或旁座者身沾血漬時應有的拂動都沒有，這在証明中坐老者規法之嚴，無與倫比！

他寒是寒在自己雖說並無十成誠心，投於對方手下，但却別無他意，對方竟不先示以規法條文，就傳諭格殺，莊珍珍生前說的決不會錯，現在自己是僥倖得勝，若不幸敗死的話，豈非寃哉枉也！

他既然心寒胆怕，於是在得機下，終於成了敗壞中坐老者大事的人，這連老者本人，都沒有想到的。

中坐老者在誇讚過掌中刀後揚聲喝道：「侍役弟子速將死婢殘屍拖走，打掃乾淨。」

有人闖聲動手，刹那弄淸潔了一切。

中座老者這時又道：「凡屬第一隊的高手及弟子，在此會散後，去陰領隊居處報到，聽候陰領隊的命令！」

東西座中排列於後尾的高手中，有不少位同聲應是，中座老者接着又道：「此會之後，由第三令使指點陰領隊應分的住所。」

紅姬起座應是，掌中刀這才知道她僅是第三令使。

紅姬應聲後，並不歸座，却躬身道：「屬下有事稟陳。」

中座老者道：「講，要簡短而意明。」

紅姬道：「屬下與陰領隊來時，途遇一身份不明之人物阻路，以『天高路遠，山隔萬重』一句密語，使陰領隊與其低談約十數言，事後屬下問及陰領隊此人來歷名姓等，及所談何事，陰領隊答說不知此人名姓來歷，那暗語是天山區之武林人物守望相助的『切口』，並說此人言語顚倒，不知所云，屬下今特稟陳主人。」

中座老者神色不變，嗯了一聲，轉向掌中刀道：「陰領隊，事果如此？」

掌中刀道：「是的，對方究係何意，屬下至今不解。」

於是他將發生之事經過及互相答對的話，評述一遍。

中座老者雙眉微微一皺，道：「這的確是件令人頗爲心疑而不解的事。」

話聲住後，那與掌中刀相識的老者和那老太婆，互望了一眼，老者起座道：「屬下對此事可能知道一些。」

中座老者換上了笑臉，道：「龐兄請坐，坐下說也是一樣。」

龐姓老者微一躬身道：「是。」（未完待續）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婉蓉，藍小月，鐵夢秋，宇文敬，趕赴嵩山少林寺，尋覓牧羊圖所示藏寶線索，在達摩院中爲鎮守達摩院的主持僧人率衆攔阻，劉婉蓉等三人合力傳功予宇文敬，擊破僧侶三人一組的輪流攻勢，終於獲得進入。憑着劉婉蓉的過人智慧，卒在達摩院中的一座神像下，覓得一幅示寶圖。四人離開達摩院，來至山下一片廣地，劉婉蓉把圖取出，其解圖中所示，宇文敬懷疑這示寶圖是假的，眞的示寶圖或已早爲鏢旗主人取走，設這圖是眞的，上面必有清白記述，不致再打啞謎——

劍虹如電斷敵臂　機心深運誆魔王

劉婉蓉怔了一怔，捧起那簇黃絹帕，仔細的瞧着。

突然間，劉婉蓉像發現什麼隱密一般，伸手撕下絹帕一角，搓成碎末，撒在草地上。

宇文敬目光轉動，只見這平廣的草地四週，已然出現了很多裝束不同的人物。

這都是紫天君手下的人。

宇文敬很快的認出來，一個穿着土布長衫的老者，是飛刀王吳勝。

那腰間壘起的飛刀，無論他如何改裝，都無法掩去他的身份。

劉婉蓉低聲說道：「記着，太行山狂風峽，是藏寶之地。」

說完這一句話，已有十幾個分着各種不同衣服的人，圍近了四個人身側。

鐵夢秋低聲說道：「宇文先生，咱們要如何對付這些人。」

宇文敬緩緩說道：「已到了澄淸大局的時刻，諸位不用手下留情，此刻多殺一個強敵，日後，咱們就減少一份阻力。」

鐵夢秋沉聲說道：「這一片平原，不失爲一處好戰場。」



轉身向飛刀王吳勝迎去。

西斜陽照射下，鐵夢秋俊美的臉上，泛現出濃重殺機。

藍小月突然疾行兩步，緊緊追隨在鐵夢秋的身後。

鐵夢秋迎向飛刀王，臉上濃重的殺氣，使人生出顫慄的感覺。

吳勝有些沉不住氣了，突然一振雙臂，身上的土布長衫，突然片片碎裂，落着一地，露出來一身黑色勁裝。

腰間橫束的寬闊皮帶中，插滿了二十四把柳葉飛刀。

緊追在飛刀王身側的四個大漢，刷的一聲，拔出了身上的兵刃。

那是四把鬼頭刀，厚背薄刃，閃閃生光。

鐵夢秋緩緩拔出腰間長劍，道：「你是百劍王吳勝。」

吳勝道：「不錯。」

鐵夢秋道：「你應該跟在紫天君身側的，不應該一個人來。」

吳勝雙手摸上皮帶上的飛刀，道：「天君大駕，就在左近，隨時可以趕到此地。」

鐵夢秋道：「希望他能快些趕來，只要再晚來一盞熱茶工夫，你就死定了。」

吳勝一皺眉頭，道：「只怕未必見得。」

他口中雖然說的很硬，但神情用詞之間，已有些畏懼模樣。

鐵夢秋濃烈的殺機，已先聲奪人。

藍小月的右手，也移在了劍把之上，準備隨時出手，以配合鐵夢秋的陰陽合璧劍法。

劉婉蓉低聲說道：「老前輩，這些人，都是紫天君的心腹爪牙，作惡多端，似乎是用不着再對他們手下留情了。」

宇文敬輕嗯了一聲，說道：「不錯，這些人都該殺。」

雖是兩人交談，但却無疑告訴了鐵夢秋，可以放手施爲。

鐵夢秋長劍平胸舉起，臉上的殺氣，更是濃烈，緩緩說道：「吳勝，你可放飛刀了，我要你死的瞑目，但我不會耐心的等着你，現在，這已是你唯一搶先的機會了。」

飛刀王吳勝，本是位縱橫江湖，殺人無算的兇徒，但此刻，却完全被鐵夢秋的殺氣震懾。

吳勝雙手微微的顫抖着，突然間一揚腕，兩柄飛刀，脫手而出。

他號稱飛刀王，用飛刀的手法，實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兩道閃電一般的白光，分別飛向前胸。

鐵夢秋右手一揮，手中的長劍，突然擴散成一片護身劍光。

兩柄飛刀，有如投在一片堅壁之上，噹噹兩聲，兩把飛刀，全都被擊落地上。

未待鐵夢秋揮劍反擊，飛刀王已手不停揮，兩道白芒，密接而至。

鐵夢秋長劍閃起了一片光幕似的護身劍氣。

飛刀王連綿而至的飛刀，全都被擊落實地。

片刻間，飛刀王手中二十四把飛刀，已全部用完。

鐵夢秋擊落了最後一把飛刀後，緩緩說道：「吳勝，你還有什麼壓箱底本領，可以施出來了。」

飛刀王右手一鬆腰間的活扣，一把細鐵軟刀，已執在手中。

鐵夢秋長劍斜垂，道：「小心了。」

陡然間，欺身而上。

飛刀王軟刀疾展，冷颼狂起，冷芒如電，捨奔鐵夢秋，直取藍小月。

鐵夢秋長劍震起，人劍合一，寒光電射，橫空而過。

但聞噹的一聲，劍刀觸接，響起了一聲金鐵交鳴。

吳勝奔向藍小月的刀勢，生生被震了回去。

鐵夢秋劍勢越過了吳勝，突然又回身倒射。

這是劍術中罕見的奇招。

宇文敬不自禁尖聲讚道：「好劍法。」

但聞一聲慘叫，隨着環飛的劍氣，冒出來一股紅光。

飛刀王一條握刀的右臂，被齊肩斬斷。

斷臂和吳勝手中一把細鐵軟刀，畢直的飛了出去，飛到四五丈外，才跌落在實地之上。

鐵夢秋劍勢回轉，冷森的劍鋒，抵在吳勝的前胸之上。道：「紫天君來不及救你了。」

這時，站在吳勝身側的四個大漢，突然大喝一聲，四把刀，齊齊奔向鐵夢秋的前胸要害。

藍小月突然欺進了一步，長劍劃起一道冷芒，迎向四個大漢的刀尖。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傳入耳際。

緊接着是兩聲慘叫傳來。

原來，藍小月自和鐵夢秋練過劍法之後，全練的是陰手劍招。

這劍招和鐵夢秋聯合起來，固然是陰陽合璧，極盡凌厲，若是單獨的運用起來，也是險毒至極的劍招。

所以，藍小月在一劍擋開了四人的刀尖之外，

劍招已順勢傷了兩個人。

四個執鬼頭刀的大漢，一下子有兩個受傷倒地，另外兩人，不禁爲之一呆。

這些人，雖不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但却是久經戰陣的人物。

他們從來沒有遇到過藍小月這樣的陰手的劍招，攻襲之處，大大的出了人的意料之外。

藍小月一劍得手，第二招連續攻出。

兩個大漢感覺到劍勢，由下面向上撩起，不禁爲之一呆，急急沉刀一封。

但見藍小月劍上閃起了兩朵劍花，突然由兩人的刀中劃過。

又是兩聲慘叫傳來，兩個大漢各中一劍，倒摔在地上。

陰手劍招，極盡惡毒，兩人中劍之處，都是關節要害。

頓然倒坐地上，難再揮刀迎敵。

藍小月輕輕鬆鬆的，收拾了四大漢，只不過兩三個照面，連自己也不禁有些驚奇。

飛刀王吳勝臉上泛出了汗水，冷冷的說道：「藍小月，妳原來一直是深藏不露啊。」

藍小月淡淡一笑，道：「是又怎樣了。」

鐵夢秋劍上微微加力，冷鋒刺入了吳勝的前胸半寸。

血，沿着劍鋒流下來。

劉婉蓉突然向前一步，道：「飛刀王，現在你只有一個活命的機會了。」

吳勝冷冷說道：「要殺只管下手，姓吳的不怕死。」

劉婉蓉道：「紫天君待你有什麼好處，值得你替他賣命。」

吳勝怔了一怔，道：「這個不關你們的事，鐵夢秋，你爲什麼不加點勁，吳某人決不會在你劍下求饒。」

宇文敬冷冷的說道：「紫天君控制了他的命，所以，縱然紫天君把他們瞧作奴僕，他也不敢生出背叛之心。」

吳勝聽得神色一變，冷哼一聲，說道：「你是什麼人？」

宇文敬笑道：「我是誰，無關要緊，要緊的是老夫說的是否對？」

吳勝突然長嘆一聲，默然不語。

劉婉蓉緩緩說道：「吳勝，你一身武功，和飛刀絕技，足可傲視江湖，縱然獨創門戶，也不致落得個爲人奴僕的下場，如是那紫天君眞的待你好，士爲知己死，那也罷了，但那紫天君並未把你作朋友看待……」

吳勝截口接道：「姑娘可是想挑撥在下背叛天君。」

劉婉蓉笑道：「用不着挑撥，我們立刻可以把你殺死。」

吳勝道：「那你們爲何不殺。」

劉婉蓉道：「我要你死去之前，能變的清醒一些，免得做鬼也糊塗。」

鐵夢秋淡淡一笑，道：「此人執迷不悟，不用和他多費口舌了。」

劉婉蓉笑一笑，道：「師兄，放了他吧！你殺了他只不過是舉手之勞，放了他，要他有機會多想自己，多想人生。」

鐵夢秋收了長劍，道：「飛刀王，你去吧！希望我們在和紫天君一場決戰中，別再見你。」

飛刀王吳勝，撕下一塊袍角，包紮一下右肩的傷勢。

雖然他內功精深，早已經運功止血，但斷臂之痛，豈易忍受，轉身行去時，有着一種舉步艱難之感。

吳勝的背影，還未消失，十個黑衣黑褲，手中執着一個大黑葫蘆的怪人，分由四面八方的圍了過來。

敢情飛刀王吳勝的出手，只是爭取佈置的時間而已。

藍小月道：「十大毒人。」

宇文敬冷哼一聲，道：「想不到老夫終日打雁，竟被雁兒啄了眼睛。」

在十大毒人之後，各有兩個黑衣少年相隨，總計三十人，每人手中都捧着一個葫蘆，却未帶別的兵刃。

劉婉蓉皺皺眉頭，道：「老前輩，那些葫蘆裏裝的什麼藥？」

宇文敬道：「十大毒人，各具用毒之能，那葫蘆中自然極毒之物，咱們不能硬拚。」

就這說上幾句話的工夫，十大毒人，已然縮小了包圍圈子，再加上二十個黑衣少年，塡補留下的空隙，構成了一個很嚴密的包圍。

鐵夢秋道：「咱們再不突圍而出，難道守在此地等死麼？」

宇文敬吸一口氣，沉聲說道：「照常情而論，那葫蘆之中，不是毒水，就是毒粉，咱們留心兩件事，不要它撲入鼻中，濺在身上。」

鐵夢秋聽得一皺眉頭，忖道：「不論是毒水毒粉，都是極難閃避。」

心中念轉，口中却低聲對藍小月道：「不論他是多麼惡毒，但它中人之後，總要一段時間，才可

能發作，是麼？」

藍小月點點頭，道：「是又怎樣？」

鐵夢秋道：「咱們如若被情勢逼的非要出手不可，咱們兩個人聯劍出手，用快速的劍招，取幾人之命。」

藍小月點了點頭，柔聲說道：「我跟着你行動就是。」

劉婉蓉暗中估算目下形勢，那些黑衣人，相距在三四丈外。

這是最難應付的距離，不管自己有什麼行動，對方都可以來得及對付。

十大毒人，在武林中，都是大有名望的人，武功非同小可，再加那一身用毒之能，碰上一個，已够麻煩，如今十人合力，再加上那二十名弟子相助，想闖此關，實非易事。

只見十大毒人，一齊動作，拔開了葫蘆上的塞子。

二十個黑衣少年，緊接着一齊動作，也拔開葫蘆塞子。

高舉起手中葫蘆，作出攻襲之勢。

宇文敬生恐十大毒人的舉動，激怒了鐵夢秋等，向外硬闖，急急說道：「諸位不可任性，輕易出手，鎮靜應變，找機會再行出手。」

但聞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紫天君帶着三位天王，及三位弟子，在數十高手的護擁之下，疾奔而至。

鐵夢秋心中突然泛起了一線希望，想到了葛玉郎，他假扮紫天君最爲喜愛的三弟子麻沙，就跟在紫天君的身側。

情勢險惡逼人來，他應該出手相助才是。

但聞紫天君威重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們困在毒陣之內，縱然是神功絕世，也無法闖過毒陣，只要我一聲令下，諸位都將死於這毒陣之內。」

宇文敬冷冷說道：「你有什麼條件，只管開過來吧……」

他精通各地方言，這幾句話，完全變了一個人似的，連鐵夢秋知他身份，也聽不出一點破綻。

紫天君道：「你是什麼人？」

宇文敬道：「咱們談條件，用不着通姓名。」

紫天君道：「條件很簡單，你們在達摩下院中取到的一幅圖，可否交出來。」

宇文敬暗一沉吟，道：「可以，但不知什麼代價？」

紫天君道：「放你們三條命。」

宇文敬微微一怔，道：「我們明明四個人，怎會只有三條命。」

紫天君目光一掠藍小月，道：「留下她，老夫生平最恨背叛我的人，這位八卦教主藍小月，雖然未投身於我門下，但已和我聯盟，想不到，她竟吃裏扒外出賣了我。」

藍小月搏殺了飛刀王吳勝的徒人之後，信心大爲增加，她相信自己在劍招上長進了很多，陰手劍法，的是一種極爲惡毒的劍法。當下微微一笑，道：「好！要你那些毒人讓開一條去路，放走他們三位，我留在這裏恭候教益。」

劉婉蓉笑一笑，道：「小月，這不能意氣用事，咱們如若付出了那示寶圖作代價，爲什麼還要留下一個人在這裏。」

藍小月暗一沉吟，道：「好！一切聽憑姊姊處理就是。」

劉婉蓉目光轉到紫天君的臉上，道：「我們交出示寶圖，換回四條命，你要硬留下藍姑娘，那是逼我們拚命。」

一面說話，一面把示寶圖舉在手中，對着紫天君照了一下，雙手分握圖角，準備撕去。

紫天君大爲吃驚，道：「慢着。」

劉婉蓉道：「天君答應了。」

紫天君道：「本座可以答應，不過，我無法相信你們。」

劉婉蓉道：「正和咱們無法相信你紫天君一樣，咱們要想出一個自保之法才成。」

紫天君道：「劉姑娘請說說看。」

劉婉蓉緩緩把示寶圖放在地上，用一塊大石壓住，右手却拔出長劍，道：「把你的十大毒人，撤回正東方向，我們留下圖向西方退，大約你自己心裏也明白，憑着武功，你們決無法攔得住我們。」

紫天君道：「那幅圖是眞的麼？」

劉婉蓉道：「眞的，記得在開封府時，也是被你們搶了圖，又被你們擄走了督帥大人，全無一點信義，不過可一不可再，這一次，沒有督帥在場，希望你別耍花樣。」

一面說話，一面又檢起了地上的示寶圖，雙手展開，道：「瞧淸楚了沒有？」

紫天君向前逼進了幾步，道：「看來，好像不錯。」

劉婉蓉道：「可以下令撤去你這些四面毒人了麼？」

紫天君道：「你放下圖。」

雙方面都遵守着信約行事，紫天君慢慢的撤守了西面的毒人。

劉婉蓉等也退後了六七丈遠。

宇文敬低聲說道：「咱們快些走了。」

劉婉蓉打量了一下四週的形勢，已然脫離了毒

人的包圍，微一頷首，道：「咱們可以走了，老前輩形勢熟悉，請走在前面帶路。」

宇文敬道：「到那裏去？」

劉婉蓉答道：「太行山狂風峽，咱們要緊趕一程，這一陣，咱們要設法趕它幾十里路，不能讓紫天君的人跟上去。」

宇文敬微一頷首，大步向前奔去。

劉婉蓉、鐵夢秋、藍小月，展開了身法，緊追在宇文敬的身後。

這四人，都是武林中的頂尖的人物，身法展開，迅如流星。

紫天君縱身一躍，當先飛落場中，伸手取過了示寶圖。

就這一瞬工夫，宇文敬等已奔出百丈以外。

紫天君目光一掠手中藏寶圖，目光立刻轉注在宇文敬等一行人的背影之上。冷笑一聲，道：「下令四面埋伏的追踪人手，一定保持連絡，隨時把他們的行踪報告給我。」

假扮麻通的葛玉郎，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那麻通心性惡毒，極工心計，不但最得紫天君的寵愛，而且掌管着紫天君整個通訊系統，幸好葛玉郎也是一位極工於心計的人物，未雨早綢繆，很早就想到了這一着，平時，對那麻通的習慣、舉動，早已留心，所以，以紫天君的陰謀，也無法瞧出破綻。

自然，他也想不到有人會大胆的假冒麻通，終日守在身側。

紫天君自覺着這番設計佈置，面面俱到，劉婉蓉決無法逃過數十名極善追踪高手的追查。

所以，他對劉婉蓉等離去，並未放在心上。回顧了左右一眼，道：「把人手撤退三十里，目下，咱們還不能和少林僧侶衝突。」

他爲人一向嚴厲，對違命屬下的處置，極爲慘酷。

隨在身後的三大天王，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紫天君揮揮手，兩個緊隨身側的弟子，一齊退下。

原本人影幢幢，充滿着殺機的草原上，片刻工夫，走的只是剩下了紫天君一個人。

紫天君突然放開脚步，奔行到一片雜林之中。

這地方，似是很少有人來過，地上積了不少樹葉。

一座小小的福德祠中，端坐着飛刀王吳勝，正在運氣調息。

紫天君臉上閃掠過一抹殺機，緩步行到吳勝的身前，道：「你的傷勢如何？」

吳勝道：「斷去一臂，不過，屬下自信還可以和強敵再戰。」

紫天君冷冷的說道：「你應該戰死的，爲什麼竟然留下了性命。」

吳勝臉色一變，緩緩說道：「屬下自覺還可爲天君効力，所以，留下性命。」

紫天君笑一笑，道：「這麼說來，你這條命是可以爲我生，可以爲我死了。」

吳勝道：「是的，屬下一直是効忠天君。」

紫天君點一點頭，道：「你眞是一個很忠誠的人。」

吳勝道：「天君誇奬了。」

紫天君神色一整，道：「你已經成了殘廢，像你這等有名位聲望的人，如何能够以殘廢之軀，偸生江湖。」

吳勝已感覺到情勢不對，紫天君說的話，一向是言而必踐，雖然，他說的很含蓄，但已經够明顯了。

未等吳勝想出適當的措詞回答，紫天君笑一笑，道：「吳勝，一個人免不了一個死字，活百歲活五十並無太大的不同，我想，你今天應該死了。」

吳勝抬頭望望天色，黯然說道：「爲什麼？天君，可否說一個理由出來。」

搖搖頭，紫天君說道：「你敗了，就應該死，是麼？紫天君手中的四大天王，被人斬斷了一條臂，還有何顏偸生於人世呢？」

吳勝道：「天君，我雙手能發飛刀，左手的飛刀技術，並不在右手之下。」

紫天君道：「吳勝，你跟我好多年了，應該知道我，我說出的話，幾時不算了。」

吳勝突然站起身子，道：「我應該聽他們的話的。」

紫天君道：「什麼人的話？」

吳勝道：「劉姑娘的話，她需要我幫助他們的，我應該答應。」

紫天君道：「你現在後悔了。」

吳勝突然提高了聲音，道：「不錯，我後悔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盡，走狗烹，但目下飛鳥還未盡，你就要殺我們了。」

紫天君笑一笑，道：「吳勝，我早已經想到了，所以，我沒有帶人來。」

吳勝冷冷的說道：「紫天君，你好惡毒。」

紫天君道：「吳勝，現在，任何言語，都無法救你的命了，你如是聰明的人，應該好好的求我，求我給你一個沒有痛苦的死法。」

飛刀王吸一口氣，向後退了兩步，道：「天君，狗急了還會跳牆，我不會束手待斃。」（未完）

兩期完武俠奇情小說

詭計（上）

朱羽文
培新圖



妙計刦死囚　玉手援俠客

明初，洛陽的文風很盛。因此，到坊間收購金石、書、畫的風雅之士特多，影响所及，洛陽也出了不少頗負盛名的書畫家及金石家。

洛陽東關有一家「三唐印坊」，是多年的老舖子。店主人名叫薛宗漢，四十來歲，貌相斯文，很有點書卷氣。雖然不是名噪一時的宗匠，却也是筆力蒼勁，刀法剛健的高手。因而前來求印的人倒還不少。

薛宗漢爲人隨和，沒有時下那些名家的傲氣。上門的人不管是大夫之流，抑或村野之輩，只要付出他所訂下的潤格，無不包君滿意。

這一天晌午時份，他的印坊來了個年輕客人。

客人約莫二十五，六歲，身裁修長，貌相清秀，看樣子是個不折不扣的讀書人。他先站在店門將櫥裏陳列的田黃，瑪瑙，象牙，水晶等等印章仔細地瀏覽了一遍，才步履從容地踱了進來。

薛宗漢總是讓客人自由自在地看一個够，從不去兜搭生意。現在客人進門，他不得不迎了過去，很客氣地道：「相公請坐。」

年青客人一雙明亮的眼光在薛宗漢的臉上一掃，笑了笑，道：「閣下就是店東薛……？」

「在下薛宗漢，相公有何指教？」

「久聞大名，特來求印一方。」

「雕蟲小技，多蒙謬讚，」薛宗漢邊說邊走進了櫃枱，以徵詢的目光望着來客，「相公是自備印材？還是在小店選購？」

年青客人並沒有去回答他的話，却在全神貫注地看着一塊木板上寫着的字：「牙章每字紋銀五錢，石章每字紋銀八錢，水晶，瑪瑙比石章加倍。過大，過小面議。」

原來那是薛宗漢訂下的潤格。他看完之後，又以滿面笑容對向店東，薛宗漢面對這樣一位清秀洒脫的年輕人，不禁有一些訕訕的感覺，以字論價，多少流入市儈氣了。

那年輕人却不在意地將目光望向別處，自言自語地說道：「在下去年路過蘇州，曾經到當代名家孫子良先生處求印一方，他刻的是『小處不可隨便』六個字，在下一盞熱茶未盡，印已刻好，孫先生落刀真快。」

「快並不難……」

年輕客人飛快地轉身，截住了薛宗漢的話。「薛先生同樣能够施展快刀麼？」

薛宗漢難免技癢，笑了笑，道：「治印不單是刻，還要考證字體，推敲章法，快不一定就好。在下雖然也能在一盞熱茶光景中刻出一方印，却萬萬不願意就章，相公不妨將時間放得從容些。」

年輕客人皺了皺眉頭，道：「薛先生想必也聽得出在下不是本地人，不瞞您說，在下申正光景就要離開洛陽，薛先生能快，還是快些。」

薛宗漢似乎有些勉為其難地點點頭，道：「好吧！在下盡快就是。」

「請薛先生代爲選一方石章，」年輕客人自袖筒內取出一張四四方方的紙片放在櫃枱上，「就是這麼大。」

那紙片約莫有二寸見方，簡直像一方小小的硯台，薛宗漢不禁怔了一怔，口氣遲疑地道：「要這樣大？」

年輕客人笑道：「聽人說，薛先生刀法雄邁，印章愈大愈見氣派，所以求賜大一點的。」

爲人誰不愛聽褒辭，薛宗漢打從心眼裏樂了開來。立刻東選西挑，比好尺寸，選了一塊上好青田。微笑着道：「這塊印材，在下要賣相公五両銀子，至於潤格，可隨相公的尊意。相公要刻那幾個字呢？」

年輕客人反問道：「薛先生操刀治印，就在這店堂裏麼？」

「在下治印是在書房裏。」

「在下酷愛金石，幾已入迷，薛先生治印之時，可否容在下一旁觀覽？」年輕人一副仰慕不勝的神情。

這並非不情之請，薛宗漢自然答應了。召來童子看顧店堂，帶那年輕人來到後進幽靜的書房。

薛宗漢將石材夾上了木槽，取出了刻刀，端正好架勢，這才問道：「相公要刻那幾個字？」

年輕客人笑瞇瞇地自腰袋中取出一個紅封，兩根細細的指頭從封套中夾出一片金葉子，然後放在桌上，道：「黃金五両，以示微敬。」

薛宗漢楞了半晌，才一迭連聲地說道：「太重了！太重了……」

「些微敬意，薛先生千萬不要推辭。」說着，年輕人又取出一塊殘缺不整的紙片放在桌上，指了指，接道：「請薛先生就照這個樣子刻吧！」

薛宗漢放眼一瞧，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那張破紙上蓋着一個大紅印——「開封督帥府關防」。

年輕人依然笑容滿面地道：「以薛先生的高技，必然可以彷刻得逼眞已極，絲毫不差。」

薛宗漢喘出一口長氣，結結巴巴地道：「相公！僞刻官印，重則殺頭，輕則充軍，這……這萬萬使不得啊，相公……」

年輕客人面上的笑容消失了，不過語氣還很溫和：「此事你知，我知，絕無第三人知道，薛先生就勉爲其難吧！」

「這……萬萬使不得。」薛宗漢邊說邊站了起來，臉色大變。

一隻強而有力的手按上了他的肩頭，硬將他按回座位上。同時他眼前還閃動了一絲寒光，那是一把鋒利的匕首。

那年輕客人面上的表情在這一瞬間變化得出人意外，眸子裏射出銳利的光芒，嘴角處流露出使人心頭發寒的冷笑，說話的聲音更是像從冰窖子裏蹦出來的：「薛先生！你心頭有數，在洛陽，再沒有別人比你的手藝更巧，這樁差事只有勞你費神了，動刀吧！你不動，在下可要動了，這把匕首可不是印章的雕刀啊！」

薛宗漢知道躲不過這樁禍事了，他穩定了戰巍巍的手，拿起了鋒利的利刀，開始仿刻開封督帥府的關防，不過他心中已另外有了打算。

× × ×

戍初，洛陽城內已是一片燈海。

五匹快馬打從西門進了城，馬上人是一色皂衣的精壯漢子。來到人烟稠密的大街上，這五匹馬並未鬆緩韁轡，爲首一個，大聲的吆喝着，嚇得行人紛紛走避。

這五人，五騎來到洛陽府衙的大門口才收韁勒蹄。五個壯漢動作劃一地翻身下馬。

爲首一個健步竄上了八級石階，朗聲問道：「門上有人麼？」

角門處露出了一張蒼老的臉，沙啞的聲音問道：「幹什麼的？」

「投文的。」

「師爺回家了，明兒一大早再來吧！」

「慢着！」爲首的精壯漢子一縱身來到那老門房的面前，沉聲道：「在下開封督帥府捕快向陽，奉督帥大人之命前來提解重要人犯，請立刻通報大人。」

老門房臉上那股懶散勁兒消失了，正了正神，道：「可有公文？」

「有，不過要面交尹大人親拆。」

「候着，」蒼老的面孔縮了進去，角門砰然關上。

一個壯漢來到捕快向陽的身邊，冷笑道：「他媽的！架子眞大，竟然叫咱們在階前候着。」

「老董！」向陽威嚴地發出一聲低叫，「臨離開督帥府之際，我告訴你什麼來着？咱們有重任在身，可不是到洛陽來擺譜的。」

「哼！」姓董的漢子不服氣地出了一口冷氣。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光景，角門再度打開，這回走出來一個身裁頎長的中年人，年齡約在四十歲左右。目光炯炯有神，身沉步穩，顯然有很深厚的武功底子。他抱拳一拱，道：「那位是開封府的捕快向爺？」

「在下向陽，」向陽也很客氣地抱拳回禮。「尊駕是……」

中年漢子截口說道：「洛陽總捕李雲濤。向爺請進。」

督帥府出身的捕快，來到洛陽，多少會表現一點傲氣。五個來客在走進大門，邁向內院時，那股雄糾糾，氣昂昂的派頭眞有點令人扎眼。而李雲濤却好像不曾瞧在眼裏，必恭必敬地在一旁帶路。

進入旁廳，肅客入座，奉茶已畢，李雲濤問道：「向爺有何公幹？」

向陽四下一掃，冷冷道：「尹大人呢？」

李雲濤道：「大人貴體違和，業已入睡，方才曾吩咐下來，由李某接待……」

向陽神氣活現地一甩袍袖，冷冷道：「李總捕！咱們吃的是同行飯，你也該懂得規矩，督帥大人面諭，緊急公文要面交尹大人親拆。如果李總捕代收，有了差錯，誰担待？」

李雲濤陪笑道：「李某既然奉了尹大人的諭令，就敢斗胆拆閱督帥大人的緊急文書，如有差錯，尹大人自會負責，向爺儘管放心。」

向陽顯然有些氣惱，而他却沒有過份執拗，楞了一楞，道：「好吧！在下有言在先，如果督帥大人怪罪，那可是尹大人的事了。」

說罷，自懷中取出一個羊皮紙的封套，當場驗看了封口處的火漆印，交給了李雲濤。

李雲濤啓封，抽出公文，觸目之下，心頭不禁一驚。只見公文上寫着：

「派本府捕快向陽率所屬四人前來提解江洋大盜金龍海到府鞫訊，文到即將該犯解交捕快向陽，不得有誤。」

文末，一個鮮明的珠泥信印——開封督帥府關防。

李雲濤緩緩將公文塞進封套，輕聲道：「向爺，各位今晚先歇着……」

向陽截口道：「不！在下要連夜回程，請李總捕立刻將人犯金龍海解交。」

李雲濤站起來，道：「因事體大，待李某禀過尹大人，各位請稍候。」

姓董的漢子冷笑道：「這豈不是脫了褲子放屁，既然作不了主，又何必硬充面子？哼！」

李雲濤只當沒聽見，昂首闊步走了出去。

在旁廳外的廊簷下，李雲濤的十多個手下嚴陣以待，其中還有個身穿長衫，悲眉苦臉的中年人，他正是「三唐印坊」的店東薛宗漢。

李雲濤來到廊下，悄聲問道：「薛先生！你方才見過那五個人了？」

「嗯！」薛宗漢輕聲應着，「我都仔細看過了，並沒有那年輕小伙子在內。」

李雲濤喃喃道：「我可有點想不通，僞刻督帥關防信印，前來誆取人犯，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那年輕小伙在你刻好信印之後，怎不殺你滅口呢？只要你一告密，也豈不是全功盡棄？」

「這……這……」薛宗漢也吶吶地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薛先生，請跟我來一趟。」李雲濤一招手，將薛宗漢帶進了一間別室，掩上了門，接道：「請來看看，公文上的關防信印是眞是假。」

就燈下細看一陣，薛宗漢搖搖頭，道：「李總捕！在下可看不出來，那年輕小伙子是個老內行，迫得在下仿刻得與原印一模一樣。有一絲差別都不放手哩！」

李雲濤揚掌在案頭上重重地一擊，說道：「八成是假的，不然，絕不會這樣巧，以往，督帥府鮮有提解人犯親自鞫訊的事。而且，這個金龍海只不過是個打家劫舍的盜賊，又不是什麼大了不起的案子！」

薛宗漢誠惶誠恐地道：「李總捕！尖刀抵在咽喉上，在下不得不聽人擺佈。如今是拚着身家性命前來告密，請總捕大人務必週全。」

「這不干你的事，記着，就躭在這兒，不管外面有什麼響動都別露臉。」李雲濤一揮手搧熄了油燈，走了出來。

李雲濤一到廊下，他的副手潘子飛立刻走了過來，低聲道：「總捕！那幾個傢伙已經有些不耐煩了，這事得趕快拿定主意。」

「子飛！」李雲濤沉聲問道：「佈置得怎麼樣了？」

「一十五名捕快全部在此，花園中還埋伏了二十名弓弩手，這五個傢伙就是生了翅膀也別想飛出去。」

「好！聽我摔杯爲號。」

李雲濤走進客廳時，果然發覺氣氛不對勁兒，向陽帶來的一夥人一個個豎眉瞪眼，只差還沒有破口大罵。

李雲濤已然成竹在胸，沉穩地回歸座位，端起杯子慢吞吞地喝起茶來。

向陽耐住性子道：「李總捕！在下還要趕回開

封，向督帥大人覆命，可沒有閒工夫，在這兒喝茶啊！」

李雲濤淡淡一笑，道：「尹大人已經吩咐過了，人犯不能解交向爺。」

向陽霍地站了起來，沉聲說道：「你這是什麼話？」

李雲濤道：「李某人接獲密報，有不肖之徒在坊間僞刻督帥的關防信印，剛巧向爺持督帥府公文前來提解人犯，因而一時難辯眞假。」

姓董的漢子咆哮道：「公文是假的，難道咱們腰間的號牌也是假的麼？」

一撩皂衫，露出腰間一塊長約三寸，寬約二寸的木牌，木牌正中以火印烙着一個「彭」字，不錯，那正是彭督帥手下差人的表記。他這一亮，連向陽在內另外四個人也都紛紛撩起皂衫，亮出了腰間的號牌。

李雲濤冷笑道：「印信關防都能僞刻，這號牌自然也可能假冒。」

向陽氣得直咬鋼牙，但他並沒有貿然發作。怒聲道：「好！李總捕既然如此認定，在下也沒有什麼說的。不過，敎在下空手而回，向督帥大人空口說白話那可辦不到。請轉稟尹大人，交不交人都無關緊要，尹大人總得給在下一紙半字吧！」

李雲濤神色從容地道：「如果公文是假，爾等自然就是歹徒，所以，在公文眞假未判之前，向爺及貴屬少不得要委屈幾天。」

向陽一翻眼，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李雲濤道：「李某已吩咐下人預備好了居室，請向爺及貴屬暫住幾日。尹大人已着快馬前往督帥府求證，只待回信一到……」

他這裏一語未盡，姓董的漢子已大吼道：「他媽的！你這個總捕大爺也未免太神氣了，想把老子當犯人可辦不到！」

吼聲中，颼地一聲拔出了一把熠亮的彎刀，虎視眈眈地瞪着李雲濤。

「董無常！將刀收起來。」向陽倒不是魯莽之輩，他先喝阻了屬下，轉頭來向李雲濤說道：「李總捕！這顯然是一場誤會，在下倒不在乎受幾天委屈，但萬一督帥大人怪罪下來，那時只怕誰也担待不起。」

李雲濤道：「如果江洋大盜金龍海被不肖之徒以一紙假公文騙走，其後果同樣是誰也担待不起。兩權相害取其輕，督帥大人一定會體察尹大人的一番苦心。」

向陽楞住了，良久，才苦笑道：「李總捕！照目前形勢看，我等勢必要在這兒作客幾日了？」

李雲濤點點頭，道：「不錯！同時還要請各位解下携帶的兵器。」

「休想！」董無常一聲暴喝，手中彎刀已飛快地向李雲濤的頸子上勾去。看他是個粗人，而刀法的路子却非常細膩。其勢雖快，却頗有周折。

李雲濤左手在桌面上一按，人已騰空飛起，同時右手中的茶杯脫手飛出。

嗆啷一响，房廳前後門處，頓見人影閃動，十幾個壯漢，各執刀劍而進，惡戰之起，僅在頃刻之間。

「住手！」向陽突然大喝一聲。同時縱向董無常身旁，將他手中的彎刀扔下了地，而他自己也解下了圍在腰間的三節軟鞭，另外三個人也紛紛將兵器交了出來。他雙手一拍，呵呵笑道：「李總捕！這樣該可以使你稱心滿意了吧！」

李雲濤不禁有些納悶，若是歹徒，怎肯輕易受縛？單是姓董的手上那把彎刀最少要四個人才對付得了，對方既然甘願棄械投降，只怕身份是眞的了。不過目下情勢已如騎虎，更改不得，李雲濤只得咬牙向副總捕潘子飛擺了擺手。

× × ×

洛陽府衙經過一陣緊張的氣氛之後，總算鬆弛下來。

李雲濤在廊下負手蹀躞，他的副手潘子飛來到了他的身邊。他低聲問道：「都安頓好了？」

「窗口都用大釘封死了，廂房四週共有五個人輪流守望，他們休想走脫。不過……」頓了一頓，潘子飛壓低了聲音：「以小弟看來，向陽這一夥人的身份恐怕是眞的。」

眞的？李雲濤心裏又何嘗不如此想。不過，他口中仍然逞强地反問道：「何以見得？」

「小弟雖未見過向陽其人，但却知道他使的是三節軟鞭。關防信印，能够僞刻，號牌可以仿造，名頭也可以假冒，這獨門兵器，可不是三天兩日可以打造出來。所以，小弟認爲這夥人的身份，可能假不了。」

這一番話使李雲濤楞住了。良久，他才苦着臉道：「子飛！咱們如今是騎在老虎背上，想下來，只有遭虎噬。薛宗漢可以作證，有不肖之徒冒刻督帥府的關防信印，可是千眞萬確的事，咱們不能不小心從事。彭督帥是個通情達理的人，該會諒察才是。」

「李兄！」潘子飛的聲音愈來愈低，「不過這事兒也有些怪。金龍海殺人如麻，積案如山，早已由尹大人問明了口供，當堂畫押，擬斬結案，只等秋後處斬，還有什麼好問的？督帥府派捕快前來提解，豈不是多此一舉？」

李雲濤心中突然一動，疾聲問道：「子飛！牢裏除了金龍海之外，可還有別的重犯？」

潘子飛搖搖頭，道：「再也沒有了。」

「怪！怪！」李雲濤連連地搖着頭，喃喃自語地道：「金龍海在江湖上名聲極壞，鮮有友朋，會有人甘冒不韙來救他？不可能，不可能。那麼，歹徒僞刻督帥府關防信印的目的又何在呢？」

「李兄！咱們何不到牢裏去問問金龍海？」

「那會問出什麼？」李雲濤嘲弄似地聳聳肩頭。「咱們倒該到牢裏去瞧瞧，風聲上，可別疏了防範。」

監牢在府衙的東院，石牆足有二丈高，牆頭還佈滿了鐵蒺棘。入夜後，有四頭蒙古獵狗在院子裏分頭逡巡，任何能人高手，也休想越雷池一步。

二人來到牢門口，李雲濤上前叩動門環，朗聲道：「牢頭在麼？」

沒應聲。李雲濤再用力叩門，再叫，仍是沒應聲。

「不妙……」李雲濤只說了這兩個字，人已飛上了牢門右邊的小屋上，脚尖一點，飛旋着落在院中。

潘子飛也緊跟着縱了進來。

一搭眼，他們就看見了，看更的牢頭被縛在椅子上，嘴裏塞着布。

月光明亮，很淸晰地，看見院子裏躺着四條死狗。

李雲濤已顧不得先解開那被綑綁的牢頭，一個箭步向囚禁人犯的石屋處縱去。

四名値夜的禁子都一個個昏倒在地上，來人倒還手下留情，淸點人犯的結果，唯獨少了一個金龍海。

李雲濤不禁心頭生寒，就像突然間掉進了冰窖子。

× × ×

三更三點！

聊蔽風雨的小屋。

孤燈！

屋內只有兩個人。一個年約四十餘歲，滿面絡腮鬍髭，一身灰色褂褲，手脚上都掛着鐐銬。

另一個則是二十出頭，神情沉穩的瀟洒少年。

「朋友！」那個掛着手鐐脚銬的漢子說起話來好像是敲鑼。「俺金龍海可從來不認識你，不知因何涉險相救？」

「四海之內皆兄弟，」少年轉過了身子，面上浮現冷峻的笑容。「相逢何必曾相識？」

「哈哈哈！」金龍海一聲啞笑。「能否見告大名？」

「在下魏星磊。」

金龍海楞了一楞，才又笑道：「金某人不過一介江湖小卒，倒還不曾聽過朋友的大名。既蒙救出死牢，還請趕快爲我打開鐐銬。」

魏星磊冷冷道：「金龍海！你殺人如麻，積案如山，可說死有餘辜。憑心而論，看守牢房的四條獵狗實在死得寃枉。你可別會錯意，在下可不是要救你的命。」

金龍海不免一楞，繼而又拉開破鑼般的嗓門笑了起來：「嘿嘿！這倒稀罕了，不爲救金某人的性命，那又是爲了什麼？」

魏星磊轉過身去，一字字如敲金擊玉般道：「去歲冬月，你在孟州道七馬坡前攔劫了二輛大車，殺死男女老幼一十七口……」

銬鐐嘩啦一响，金龍海猛地站了起來。沉叱道：「怎麼？你涉險犯難將我從死牢裏救出來，就是要爲那男女老幼一十七口復仇？」

魏星磊冷冷道：「如爲復仇，儘可等你秋後處斬，又何必冒此大險？」

「那又是爲了什麼？」

「一隻玉杯。」

「玉杯？」

「別裝糊塗！」魏星磊一個箭步衝到金龍海面前，沉聲道：「在下涉險救你脫出死牢，就是爲了那隻玉杯。」

「哈哈！」金龍海猖狂地大笑道：「原來朋友也是一個貪財之輩，金某人可要先問一聲，玉杯交出來之後，你將金某人如何發落？」

「任你自生自滅。」

金龍海猛地一點頭，道：「行！財寶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一隻玉杯換一條命那眞是太合算了。來！請先斷我鐐銬。」

魏星磊搖搖頭，道：「不行。」

金龍海咆哮道：「身負鐐銬，如何行走？」

「在下備得有馬。」

「怎樣遮人耳目？」

「日宿夜行。」

「朋友！金某人可是個說一不二的漢子。」

「據在下所知，你是一個見利忘義的無恥小人。」魏星磊擺一擺手，接道：「上路吧！」

金龍海悻悻然道：「好！算你狠。不過金某人要提醒你一句話，打刼朝廷重犯可是死罪，萬一路上露了痕跡，你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魏星磊懶得理睬他，一轉身，領先向小屋外走去。

金龍海脚上那副鐵銬非常沉重，加上中間那枚

鐵球，少說也有三四十斤。就在魏星磊一轉身之際，他竟然悄沒聲地一縱而起。原來這汪洋大盜還身負絕頂輕功。

待魏星磊有所覺察，金龍海手上的鐵鍊已然絞上了他的頸子。

「嘿嘿！」金龍海一面將魏星磊的身子望後拖，一面獰笑道：「朋友！你太嫩啦！現在讓你嚐嚐受絞刑的滋味吧！」

魏星磊身上佩掛着利劍，但他此刻已無法拔出。他的兩手必須緊抓鐵鍊的兩端全力向前推拒，否則他的頸子就要被鐵鍊絞斷。

金龍海不但輕功極佳，而且膂力驚人，一旦將手鐐上的鐵鍊套上了魏星磊的頸子，任憑魏星磊如何撐拒，也無法掙脫。

然而金龍海想輕而易舉地將魏星磊絞死，却也一時辦不到。

兩人就這樣僵持了一會。

金龍海突然心萌惡念，雙臂猛力一拖，硬將魏星磊的頭顱向屋中央的木柱子上撞去。

砰！撞個正着。

魏星磊的身子是倒仰着的，另有脚後跟着地，何況全身的力量都要用來撐拒頸上的鐵鍊，自然就身不由主了。

砰！魏星磊的頭又在木柱上撞了一下。這時候，突然有些後悔，當初爲何不跟師父學一套鐵頭功呢！

砰！又是一下。這回的聲音有些不一樣的，撞的不是魏星磊的頭顱，他頸上的鐵鍊，也突然鬆弛了。

一個疾旋，魏星磊脫出了鐵鍊。放眼看，金龍海已四平八穩地躺下了。

小屋門口站着一個十八九歲的紅衣姑娘，手裏拿着一對流星鎚，還在那裏幌幌悠悠的。

「哦！」魏星磊低呼了一聲，「姑娘，你殺了他？」

紅衣女郎生得很美，眞個是面如玉盤，目如滾珠。但她說話的聲音却冷冰冰的。「我可不願無緣無故地殺人呢！只是敲昏他罷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魏星磊支吾地道：「他是家奴，偷盜了財物逃走，被在下捉了回來……」

「家奴？怎麼還上着鐐銬？」紅衣女郎邊說邊走到金龍海的身邊，很仔細地檢視着手鐐脚銬。突然打從鼻孔裏冒出一股冷氣：「哼！你們家主人大概是府台大人吧！不然怎麼用上了洛陽府衙監牢的大鐐？」

魏星磊不禁一楞，這丫頭可精明得很呢！心頭提高了警覺，口裏也改了詞兒：「實不相瞞，在下乃是洛陽府的解差，這傢伙是一名重犯……」

「解差？」紅衣女郎兩手仍然不停地幌動着流星鎚，人却走到了魏星磊的面前，冷笑道：「這傢伙不但是重犯，可能還是個暴戾已極的惡人，你怎麼不帶副手？爲何不裝在鐵籠囚車裏？」

「姑娘……」魏星磊張大了咀，說不出話來。手却不由自主地搭上了劍把。

「嗨！」紅衣女郎尖聲尖氣地嚷着：「想拔劍麼？可別忘了方才是我救了你的命。看模樣兒，你不會生着狼心狗肺，該不會恩將仇報才是。」

魏星磊面色一沉，冷冷說道：「姑娘到底是什麼人？」

紅衣女郎將一對流星鎚交到右手，抬起左手，指着鼻尖，一字一字地道：「聽清楚，我叫姚小紅，無爹無娘，却有個管得緊的爺爺，這也不許，那也不許，一氣之下，我就跑了出來。這裏逛逛，那裏走走，管管閒事，看看風景，我就是這麼一個人，你弄明白了嗎？」

「這樁閒事姑娘最好別管。」

「咦！你這個人可眞會得巧賣乖呀！若不是鐵索鍊套上你的頸子，我可不管這樁閒事呢！如今既然管了，就得管到底了！」

「在下多謝姑娘救命之恩就是。」魏星磊深深一揖。

姚小紅那雙明亮的眸子，轉了一轉，噗哧一笑，道：「你這個人眞有意思。方才聽你口氣，你生怕這傢伙被我打死了，似乎這傢伙活着，你還有用。就這麼着吧！我充你的臨時副手，幫你照顧，不拿工錢，你管飯吃，我也可順便到處去玩玩，這行麼？」

對於她的纏勁，魏星磊可眞沒轍了。有這樣一個幫手倒也不錯，然而她的來路呢？聽口氣，彷彿稚氣未脫，不像假話。然而江湖道路之險也就險在此處，對於不知根底就無法去信任。

魏星磊正在沉吟，昏迷中的金龍海突地騰身躍起。

他身形還橫在半空中，雙脚連同鐐上的大鐵球已飛快地踢向魏星磊，手鐐的鐵鍊則套向姚小紅的粉頸。

其勢之快，勁道之猛，就像一條失性發狂的蛟龍。

嗖！姚小紅手上的流星鎚突地從脅下飛出，不偏不倚，不輕不重地敲在金龍海的太陽穴上，身子在半空中一翻，再度四平八穩地躺下了。

流星鎚本來是一種極爲普通的兵器，都是由那

些跑碼頭的藝人用來耍耍花招。然而到了姚小紅的手上，那一對小鐵鎚就好像具備了靈性，主人大可以隨心所欲地加以使喚了。

姚小紅笑瞇瞇地道：「怎麼樣？憑這一手該可你給你當副手了吧！」

魏星磊神色凝重地道：「看姑娘的身手；想必是系出名門。在下也就不敢相瞞，這人乃是積案如山，殺人如麻的大盜金龍海。」

「管他是什麼大盜，小賊，見了我的流星鎚就得乖乖躺下。」

「金龍海酒醉誤事，不愼在洛陽落案，問了個死罪，只等秋後處決。」

姚小紅面上的嬉笑之色倏然消失，正聲問道：「既然處死待決，人怎麼又在這裏呢？」

「是我今晚從洛陽大牢中將他救出來的。」

「噢！你是他的朋友？」

「姑娘也該看得出，以在下的人品，該不會有這種朋友。」

「那可有點怪了？」姚小紅不解地頻頻搖頭。

魏星磊吁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話長。有一位二品官員，名叫劉長凱，一向在淮河辦鹽務，不知怎麼得罪了江南巡察使，奏本參劾，說他貪贓枉法，聖上大怒，將他拿問在監。」

「姓劉的眞是貪官？」

「眞貪假貪，在下可不得而知。京師幾經派人澈查，都未獲實據。」

「如此說來，他是寃枉的了。」

「這個，在下倒不敢肯定。」頓了一頓，魏星磊又接道：「既無實據，就有了生機。不過也得有個份量重的大員爲他說幾句話。於是劉長凱想到了開封府的彭督帥。就吩咐一家老小自京師遷往開封原籍，順便向彭督帥說項。誰知道在孟州道七馬坡上遇上了煞星金龍海，老少一家十七口，全被這廝殺盡。」

「哦——」姚小紅不禁驚呼出聲。

「劉家有一隻雙龍玉杯，迎日照射，杯體血紅；迎月照射，却是渾體碧綠，乃是劉家世代相傳之物。昔年彭督帥鑑賞玉杯時，曾讚不絕口，劉長凱憶及前情，就想以玉杯進奉督帥，期能爲其鼎力說項。却想不到中途遇劫，雙龍玉杯，到了金龍海的手中。」

姚小紅頻頻點頭，道：「我明白了，你從大牢中劫走金龍海，原來就是爲了追回那隻價值連城的玉杯。」

「不錯。」

「你與劉長凱沾親？」

「非親。」

「至友？」

「毫無交往。」

「這就怪了？」

「一些也不怪。劉家離開京師時，曾請雙鐵鏢局護送，鏢局則派當家武師魏星豪隨行。在七馬坡前劉家一十七口盡被殺戮，魏星豪僅以身免。」說到此處，魏星磊神色一正。「在下魏星磊，乃是魏武師的胞弟。請問姑娘，在下可有責任爲劉家追回那隻雙龍玉杯？」

姚小紅像男人般抱一抱拳，道：「魏兄的作法實在令小妹敬重。不過，小妹尚有一點疑問，洛陽大牢牆高門深，戒備森嚴，憑你一人，怎能劫走重犯？」

「只是用了一點詭計。」

「詭計？」

「在下已先一步得到消息，彭督帥已派幹練捕快到洛陽來提解金龍海前往開封，於是在下到坊間逼迫金石名家薛先生仿刻督帥府印信關防一枚。薛先生乃守法良民，事後一定到官府密告。彭督帥所派遣的捕快來到洛陽衙時一定會被公人疑爲歹徒冒充。果然，一時間重兵環伺，而使大牢疏於戒備，在下就輕易得手了。」

「高明！高明！」姚小紅笑嘻嘻地豎起了大姆指頭。突然，她的聲音一壓說：「魏兄！金龍海既然已是問斬待決的人犯，彭督帥又派人來提解他作甚？」

「據在下的猜想，可能也是想追回那隻雙龍玉杯吧！」

姚小紅道：「如果魏兄猜得對，就大可不必如此費神了。」

「姑娘此話怎講？」

「魏兄追回玉杯，交回劉長凱，姓劉的還是要送給彭督帥。何不讓督帥親自向金龍海去要呢？這廝想覓得一線生機，說不定就將玉杯交出來了。」

「雖然是殊途同歸，其意義却不一樣。至少，可以減輕家兄一些內疚。」

姚小紅點點頭，道：「這話倒也對。不過，金龍海絕不會輕而易舉地將玉杯交出來，他一定會提出交換條件的。」

「方才我已經許了他，只要他交出玉杯，我就爲他斷去手鐐，脚銬，由他自生自滅。」

姚小紅頻頻搖頭，道：「魏兄如此作，未必妥當的吧！」

「怎見得？」

「七馬坡前一舉殺人一十七口，由此可見，這廝的心性如何殘忍。只爲了要減輕令兄的內疚；只

爲了劉長凱需要大員鼎力說項才能脫羈，就放縱這斷爲害人間，當然不妥當了。」

「這……」魏星磊不禁感到語塞。「以姑娘之見呢？」

「他要求什麼，儘管許。事後仍然將他送回洛陽大牢……」

魏星磊爲難地道：「人無信不立。」

姚小紅雙眉一挑，尖聲尖氣地道：「和這種人講信義，你豈不是成了普天下最大的傻瓜？」

魏星磊苦笑一聲，道：「好！一切憑姑娘作主就是。」

憑心而論，他眞有些對姚小紅折服了。

× × ×

一座茶舖子設在十字路口，這裏只賣涼茶，茶葉蛋。舖子裏陳設簡簡陋陋的，四週連擋風牆都沒有。

太陽昇得老高，約莫辰正光景。

平日裏，這時候茶舖子內準不會有客人，行旅客商多半要趁着早起天涼多趕路；誰也沒閒工夫在茶舖子裏窮泡。

今兒却不同。茶舖子門口那棵老槐樹拴着一匹健馬，茶舖子正中央坐着一個客人。

他，愁眉深鎖，不時瞅着官道的兩頭。他是誰？洛陽的總捕快李雲濤是也。

得得得得……一陣响雷般的蹄聲由遠而近，一匹黑馬在茶舖子門口停下。不等來人下馬，李雲濤已搶了出去。朗聲喝問：「怎麼樣？」

「東邊已經搜過了，毫無痕跡。潘爺正領着人搜索西邊的山徑。」

李雲濤揮着手道：「快去！一個脚印也別放過。昨晚臨黑時還下了一陣雨，他們既不能插翅飛騰，道路上總會留下痕跡。查出他們往那個方向逃，可就好追了。」

「是！」來人連忙打馬而去。

李雲濤回到茶舖子裏剛坐下，遠處又响起一陣得得蹄聲。他免不了轉過頭，向蹄聲响處望去。

這回可有點令李雲濤失望，來了一匹大麥騾，鞍子上坐着一個紅衣小姑娘。她手裏拿着一對流星鎚，在半空中幌幌悠悠的。

大麥騾在茶舖子門口停住，紅衣女郎下了鞍，走進了舖子。

老店家揉了揉昏花老眼，問道：「姑娘要喝茶麼？」

「來一杯涼茶，」她彷彿沒看見李雲濤似地。「另外還要買茶葉蛋。」

「買幾個？」

「幾個？」紅衣女郎天眞無暇地吐一吐舌頭。「我要買一百個。」

「甚麼？」老店家再次揉揉老花眼。「妳吃得下那麼多？」

「我還有伙伴呀。」

「他人呢？」

她突然壓低了聲音：「在山裏頭。他可餓壞了，一百個茶葉蛋包管吃得下。」

老店家先給她一杯涼茶，然後拿過一個小竹簍裝茶葉蛋，待他一五一十地數完了，紅衣女郎的涼茶也喝完了。

她吁出一口大氣，問道：「多少錢？」

「茶葉蛋三吊，涼茶算奉送啦！」

「吶！這塊銀子給你。」

李雲濤是個老公人，眼睛揉不進沙。就在紅衣女郎仰着頸子喝涼茶時，他暗暗自懷中摸出一柄飛刀摔了出去。準得很，飛刀切斷了大麥騾的韁繩。

接着，茶碗蓋也飛了出去，重重地打在大麥騾的屁股上。

想必勁道很足，大麥騾發一聲嘶吼，沒命地跑了。

紅衣姑娘傻了眼了！半晌，她才跺着脚，道：「糟了！這頭死畜生，我怎麼回去呢？」

李雲濤這才站了起來，和氣地道：「小姑娘！妳家住那裏？」

「山……山裏頭。」小姑娘情態怯生生的。

「遠麼？」

「三，四十里地。」

「可要我送妳一程？」

「那匹馬是你的嗎？」

「是的。」

「借我用一用吧！」

李雲濤搖搖頭，道：「那可不行，若妳信得過我，就讓我送你回家。」

「兩人共騎一匹馬？」

「如今只有這個法兒了。」

「那……多不好看。」

「小姑娘！我一大把年紀，老實說，女兒比妳還大，有什麼不好看的。來吧！」李雲濤說罷，自顧自地走出了茶舖子，解開了韁繩。

紅衣姑娘皺皺眉，咬咬牙，也走了出去。

二人上了馬，李雲濤將那個小姑娘偎在懷裏頭，雖說男女有別，而他却沒有顯露一絲浮像，紅衣姑娘倒很安心，穩穩地坐着，一句話兒也沒說。

在她的指引下，馬兒走進了一條山道。

李雲濤試探着問道：「姑娘！你家是作什麼營生？」

「我爹是走江湖看相的。」

「噢！那麼妳也會看相了。」

「當然會啦！」

「妳能不能給我看看相？」

「在茶舖子裏我就給你看過啦！」

「噢！……」

「你貌相威嚴，身沉步穩，分明是個六扇門中的公人。」

「唔！」李雲濤口裏沒說什麼心中却在暗動。

「目露晦色，印堂發暗，眼前的運氣，似乎不佳。」

「唔！還有呢？」

「你對我沒有安好心。」

「這話怎講？」

「是你故意打走了我的大麥騾……」

李雲濤突地雙臂用力往內一夾，這一夾少說也有千鈞之力，被他偎在懷中的紅衣姑娘休想脫身。

殊不知紅衣姑娘早有防範，飛起一脚踏在馬兒的下顎處。牲口負痛長嘶，前蹄掀起，李雲濤一不留神，先被摔下了雕鞍。

紅衣姑娘一騰身，輕巧地落下，嘻笑道：「我說得對吧！你根本就沒安好心。」

李雲濤吃這行飯免不了要會會各式各樣的能人高手，他心裏有數，這小姑娘必定是個不太好惹的人物，站定之後，既未掏摸兵器，也未撲過來。只是冷冷喝問道：「姑娘芳名如何稱謂？」

「姚小紅。」

「姚小紅？」李雲濤喃喃自語，竭力思索。

「總捕大人！不用猜，也不用愁，我保證你從來也沒聽說這個名字，我的先人既未在江湖上露過面，也未在衙門裏落過案。」

「姚姑娘的來意爲何？」

「爲了金龍海的事。」

「噢！」

「總捕大人儘管回去睡你的大覺頭，五日之內一定將金龍海送到洛陽的大牢內就是。」

「金龍海是妳刼走的？」

「是不是我刼走的都無關重要，話已說明，信不信由你。追是白追，搜是白搜，最好是收兵等候金龍海回籠，否則對你沒有好處。」

「姚姑娘！」李雲濤緩緩走了過去。「妳說的話我全信，不過我吃的是公門飯，上頭追得緊，而且彭督帥又來了緊急公文要拏金龍海到開封去。姑娘若能成全，即刻將金龍海交出，一切不究……」

姚小紅冷聲截口道：「總捕大人！我說五天就是五天，少一天也不成……」

颼！李雲濤的拔劍動作眞快，姚小紅的話才說到一半，一柄二尺不到的精鋼短劍業已攻到她的脅下。

她左手提着一竹簍茶葉蛋，穩穩地站着一動也不曾動。右手一揚，流星鎚飛快打出，連繫雙鎚的牛筋索像縱圈似地纏上了李雲濤的劍把。

李雲濤右手短劍受制，左手立刻探入懷中想要掏摸飛刀。

姚小紅沉叱道：「總捕大人！我姚小紅已經留有餘地，只因爲不想和六扇門中的公人動手，你可別逼人太甚。五天之內，金龍海一定回籠，你等着吧！」

右腕一抖，流星鎚收回，順勢人已縱到一丈開外。

李雲濤站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他非常清楚，這紅衣小姑娘不是個等閒人物，追，必然追不上；要動手，也絕不是對手。

× × ×

「吃茶葉蛋吧！」姚小紅將竹簍往地上一摔。

魏星磊一面抓了幾個茶葉蛋給躺在一邊的金龍海，一面笑道：「姚姑娘！辛苦妳啦！」

「買茶葉蛋的時候，我和洛陽總捕李雲濤打了個照面。」

「噢？」魏星磊吃了一驚。「妳惹他了？」

姚小紅神情不屑地道：「他又不是閻王老子，惹惹他有什麼了不起。」

「結果……？」

「我告訴他，追是白追，搜是白搜，不如收兵回去睡大頭覺，我包管五天之內……」她似乎想到下面的話當着金龍海的面說出來不大妙，就突然楞住了。

正在狼吞虎嚥吃着茶葉蛋的金龍海一雙暴目的溜溜地一轉，嘿嘿笑道：「包管五天之內將我金龍海送回大牢裏去，可對？」

姚小紅甩動了流星鎚，氣呼呼地道：「吃你的茶葉蛋吧，流星鎚的滋味還沒有嚐够麼？」

金龍海低頭不言語了，他顯然猶有餘悸。

姚小紅打了個眼色，將魏星磊叫到門邊，離開金龍海遠些，低聲道：「魏兄！問得怎麼樣了？」

魏星磊皺皺眉頭，道：「那廝一口咬定，雙龍玉杯藏在關外盤龍嶺一個山澗裏。」

「聽他的鬼話，」姚小紅轉頭瞪了金龍海一眼。「在孟州道作的案，賍物藏在關外盤龍嶺，兩地相隔幾千里啊！」

「怎麼辦？如今只有相信他的話。」

「信他準上當，路程迢迢，他有機會脫逃。」

「姚姑娘……」

（下期續完）

兩期完俠情小說

石蓮女俠（下）

冷　楓・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蓮閣現代掌門妙法菴主派遣門徒梅香琴，往赴上代叛徒，現任九陰鬼母之約，原來，二十年前九陰鬼母逐出石蓮閣後，揚言二十年後石蓮閣如不派出弟子前往赴約，她當血洗石蓮閣。梅香琴奉令下山，途遇兩道士驅四殭屍截擊，梅香琴戮除殭屍後至鎮簞，得人警告，將計就計，把九陰教廝陽分舵破去，隨後趕往天王廟，把到來暗算她的三名道士制服後，隨隱身在廟中臥底的玄玄道士進一山洞，玄玄對她說出，當今八大門派，受到梅香琴單身赴約的勇氣所鼓舞，均派出派中高手爲她後盾——

玉女蕩妖氛　英男報血仇

梅香琴豪氣干雲的道：「只要人人同心，我雖戰死也無遺憾！」

玄玄讚道：「姑娘好志氣！」

梅香琴道：「道長謬讚了，但不知鬼母又想如何利用我？」

玄玄道：「鬼母原有領袖天下之心，假如她各個擊破，非但耗時抑且耗力，今姑娘捨生赴義，天下景從，她在擊斃姑娘之後，自可威懾全場，然後迫令大家擁她爲武林盟主，誰又敢於不依？」

梅香琴道：「八大門派既肯爲我後盾，難道他們到時就不能奮力一搏麼？」

玄玄搖頭道：「也許他們想這樣做，但到時只怕他們心有餘而力不足！」

梅香琴道：「道長這話又是從何說起？」

玄玄道：「姑娘忘了，鬼母在閣樓時，不是向玄風問起那六十四個『人』何時可用麼？」

梅香琴怦然心動的道：「不知那是六十四個什麼樣的人？以鬼母身份之尊，竟也不惜親身前來探詢此事？」

玄玄道：「姑娘離開『石蓮閣』第二天，一日夜行山道，空中飄着細雨，姑娘又遇着什麼樣的『人』？」

梅香琴驚道：「道長說的那四具殭屍？」

話甫出口，忽然想玄玄怎會知道此事，忙又問道：「怪了，道長怎也知悉此事？」

她等於一答一問，但是神色之間對這位神秘莫測的玄玄道長不禁大是懷疑，要知那夜玄玄道長根

本沒有在場，那麼，他又怎知殭屍向自己襲擊之事呢？

玄玄沒有正面答話，反而問道：「姑娘力斃四名殭屍之後，可曾發現後面有跟蹤之人？」

梅香琴芳心一震，道：「難不成那人就是道長？但……」

玄玄接口笑道：「姑娘目光如炬，想必已發現那人衣着並非道者，其後在『龍和順客棧』，貧道也曾留言提醒姑娘小心，想必姑娘也看見那張字條了？」

梅香琴暗暗吸了口氣，說道：「那人也是道長麼？」

玄玄道：「那人如非貧道，貧道又能對姑娘身邊之事知道的這麼清楚？」

梅香琴一路行來，腦中不斷想起那跟踪之人是誰？留字示警的人又是誰？如今眞象大白，想不到這兩個人都集於玄玄一人身上？她呆了一呆，道：「道長這樣做，只怕別有深意吧？」

玄玄道：「貧道用心唯天可表，貧道原不欲在此時把眞象說出，只因姑娘見疑，才不得不以事實博取姑娘信任！」

梅香琴動容道：「假如道長早把事實說出，我們也不會躭擱這麼久了，道長請在前面帶路，我們到了安全之地再說！」

玄玄道：「姑娘說得是。」

足步之聲再度响起，兩人又摸索着向前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久？梅香琴只覺地下道路越來越寬，由於洞中漆黑如墨，也看不清現在是走向何處？又走了一會，道路忽又狹窄起來，只聽玄玄道：「到了。」

梅香琴怔道：「這是什麼地方？」

忽有一股濃重怪味撲鼻而入，梅香琴皺了皺眉頭，如非玄玄早把來路剖明，她眞恨不得扭頭走回去，就在這時，一道火摺亮光已經燃起，洞中情景一目了然。

他們此時停身之處既陰暗又潮濕，玄玄把火摺插在洞壁上，梅香琴見地上放了幾罐像藍漆的染料，壁上釘了兩根木樁，中間繫着一根子繩，繩上掛了兩三件不倫不類衣帽，梅香琴一看，這兩三件衣帽，竟和那四具殭屍服色一般無二，不由得又是一怔。

玄玄笑道：「姑娘一定覺得奇怪，貧道怎會把姑娘帶到這種地方來，是麼？」

梅香琴道：「說起來，我所感到奇怪的還多的很，比如說，道長既屬九陰教……」

玄玄不待她把話說下去，便搖頭道：「在下並非九陰教徒。」

「在下？」梅香琴突覺他稱呼不對，驚呼道：「道長莫非不是玄玄？」

那人點點頭道：「姑娘玲瓏透剔，在下十分欽佩，實不相瞞，眞的玄玄已到武當去了！」

梅香琴寒聲道：「那麼你是誰？」

那人道：「在下當然是另外一個人，而且是姑娘志同道合之人！」

梅香琴面色微微一變，手扶劍柄叱道：「快說，你究竟是誰？」

要知那人嘴裏雖然說的好聽，但是梅香琴身入虎穴，對這種突起的變化不得不持之愼重態度，假如這一切是出自鬼母的安排，那豈非上了大當！

那人目光閃動，情知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不露出本來面目，梅香琴定然不會相信，緩緩摘掉頭上九梁道冠，然後伸手往臉上一抹，一張人皮面具隨手掉了下來，那人竟是個二十四五歲的俊美青年。

梅香琴呆了一呆，道：「你……」

那人接口道：「在下岳子玉，出身『風雷堡』，六年之前，九陰教爲立創教之威，不問青紅皂白屠殺敝堡上下一百七十二口，斯時在下習藝在外，倖免於難，六年光陰彈指過，在下無時不爲這筆深仇大恨耿耿於懷。」

六年之前，九陰教初起，那時江湖上對這個教派還不怎麼重視，但是有一夜，九陰教糾集數百之衆，突對「風雷堡」展開暗襲，一舉擊殺一百七十餘口，血染全堡，使堡外護城河變成紅流，這才使天下爲之震動。

要知道風雷堡主岳得成幷不是十惡不赦之人，反之，他俠名滿天下，非但一手「風雷劍法」天下無敵，尤其爲人急公好義，爲武林排難解紛更是不遺餘力，江湖上各幫派有什麼爭執，只要岳得成一到，無不爲之片言釋嫌，是以江湖上又有「好好先生」之號，像這麼樣一位俠義人物，九陰教居然竟拿他當做創教的祭禮，自然會引起江湖上的普遍不滿，所以不時有人前往九陰教替岳得成報仇，但去的儘管去，却沒有一個能够活着回來，這才引起江湖的驚恐，到最後，竟連八大派的人也裝聾作啞不前了。

梅香琴自然知道這件事，當下拱手道：「原來是岳少俠，適間多有得罪，還請少俠見諒。」

岳子玉苦笑道：「姑娘過謙了，事實上該請原諒的是在下而不是姑娘。」

梅香琴道：「在這六年來，岳少俠都在什麼地方？」

岳子玉道：「在下志切滿門血海深仇，出道第一件事自然就到雪峯山找鬼母報仇，鬼母武功委實

高不可測，在下在她震天拐下沒有走上二十招，五臟六腑幾乎都被震碎，在下重傷之下逃命，僥倖被武當雲中子道長所救，雲中子得悉在下身世情節，乃暗暗與另外七派商議，當時大家認爲，鬼母不除，江湖將永無寧日。」

梅香琴道：「他們既有這樣認識，爲何六年來一直按兵不動？」

岳子玉嘆道：「他們各惜名節，不願和母鬼正面衝突，但鬼母又非除去不可，商議結果，乃破除常例，把本門精妙招式傳給在下，希望若干年後，能假在下之手將鬼母格殺！」

梅香琴哼道：「他們倒想的好，自己不願出面，却叫別人去送死，這些名門大派未免名過其實，這六年以來，想必少俠已把他們武功全學會了？」

岳子玉道：「不錯，在下都學會了。」

梅香琴道：「少俠既已學會他們武功，爲何又不到雪峯山去報仇呢？」

岳子玉搖頭道：「據少林苦苦大師說，在下一身雖集八派所長，但是要想勝過鬼母仍是大難之事，否則必需有一種陰柔劍法爲之輔導不可。」

梅香琴芳心一動，道：「苦苦大師可是提起了敝門『玉女劍法』？」

岳子玉道：「姑娘聰明，所以在下不惜間關萬里，想請貴門義助一臂之力，誰知就在這時，忽然聽到貴門接獲鬼母『招魂令』之事，當時各派高手一聽，無不大喜過望，認爲這是天假良機，便各自派出一名高手到雪峯山取齊，在下則與姑娘在路上會合，然後直指雪峯山。」

梅香琴振奮的道：「鬼母乃是武林公敵，理應大家協同剷除，只是有一件事不明，還望岳少俠指教！」

岳子玉道：「姑娘不必客氣，有話但請吩咐就是。」

梅香琴道：「岳少俠是什麼時候冒充玄玄道長的？」

岳子玉道：「七天之前。」

梅香琴道：「那麼在七天之前，玄玄道長仍在這裏是麼？」

岳子玉闇聲知意，不由暗暗佩服梅香琴處事穩重，點了點頭，道：「不錯，七天之前，他仍在這裏，玄玄爲人守正不阿，素對玄風行爲不滿，早在半之前，他已入籍武當，武當掌教紫陽眞人命他多留了些時候，以便在下熟悉環境，然後假他之名接近鬼母，找個機會將鬼母刺殺，不過紫陽眞人作此決定時，貴門尚未接獲鬼母『招魂令』，現在時勢變易，情形自然又不相同了。」

梅香琴鬆了口氣，道：「這條秘道可是少俠到了此地之後才發現的麼？」

岳子玉道：「不錯。」

梅香琴道：「少俠把我帶到此地，不知有何見教？」

岳子玉神色凝重的道：「適間在閣樓之上，鬼母曾對玄風提到那六十四個『人』的事，姑娘可知那六十四個『人』，就是六十四具殭屍？」

梅香琴點點頭道：「我剛才想了想，已經知道了。」

岳子玉寒着臉孔道：「鬼母武功雖高，至少還可以人力抵敵，假如那六十四具殭屍發動起來，那就非人力所能抵抗，所以在下聯同姑娘先把六十四具殭屍毀掉！」

梅香琴大驚道：「那六十四具殭屍會有這樣厲害麼？」

岳子玉道：「姑娘在山道所見，不過是四具未成氣候的殭屍，而驅屍之人，也不過是二三流脚色而已，如今那六十四具殭屍都已成了氣候，而驅屍之人又是玄風自己，兩相比較，姑娘當知差別所在了。」

梅香琴道：「我們如今已有八派高手相助，難道還不能抵抗那六十四具殭屍？」

岳子玉道：「這些殭屍究竟厲害到何種程度，在下亦未見過，不過據玄玄道長說，鬼母練了一種『殭屍大陣』，如發動起來，變幻詭譎莫測，他相信當今天下還沒有人能够破解，在下之所以冒充玄玄，毀去這些殭屍也是目的之一！」

這話未免駭人聽聞，但是梅香琴從岳子玉嚴肅的表情上看出，岳子玉這話絕無絲毫虛假，當下道：「既然如此，咱們應該儘快展開行動才是。」

岳子玉道：「此去不但路遠難走，處境也十分危險，咱們最好先裝扮一下，以免到時出差錯。」

梅香琴道：「如何裝扮法？」

岳子玉笑了笑，伸手沾了些那些像藍漆的染料，然後往臉上輕輕塗抹，刹時，他的臉孔已變成烏紫顏色，然後，把道袍脫去，穿上掛在繩子上的衣服，隨手把帽子往頭上一戴，頓時變成了一個陰森惡煞。

梅香琴道：「岳少俠，大概有點不對吧？」

岳子玉道：「什麼地方不對？」

梅香琴道：「我在山道上所見那四具殭屍，個個一臉蒼白，而你……」

岳子玉含笑打斷話頭道：「這就是成氣候和不成氣候的差別，臉色蒼白的新死未久，功力亦低，臉色烏紫的死了至少半年之上，功力亦高，姑娘快動手吧，遲則不及了。」

梅香琴遲疑了一會，終也沾藍漆往臉上塗抹，然後從繩上拿了衣服套上，岳子玉笑道：「姑娘請把秀髮打散，這樣才像女殭屍！」

梅香琴道：「裏面也有女殭屍麼？」

岳子玉道：「男女老少都有，其中不少還是武林高手，姑娘那柄寶劍放在這裏，需知殭屍是不能帶劍的。」

梅香琴只好把劍放下，把頭髮打散，這裏沒有鏡子，假如有鏡子一照，她定會驚奇自己這副陰慘慘的面容。

岳子玉道：「姑娘受屈了。」

梅香琴搖頭道：「為武林除害，這又算得什麼？岳少俠，咱們可以走了麼？」

岳子玉道：「可以走了，不過有一件事，在下必需嚴囑姑娘，咱們既裝成殭屍，一切動作都得仿效殭屍模樣，到了地頭，姑娘但看在下動作行事，該動手時，在下自會招呼姑娘。」

梅香琴道：「知道了。」

岳子玉隨把壁上火摺踩熄，然後小心翼翼放入懷中，道：「咱們走吧！」

洞中仍是一團漆黑，梅香琴只能隨着岳子玉步聲而行，其中曲曲折折也不知轉折多少路，岳子玉都未把火摺亮起。

前行之中，只聽岳子玉道：「鬼城就在眼前，姑娘當心！」

「擦」然一聲，他已擦亮火摺，微弱的火燄在此地只有黃豆那麼大小，四週黑沉沉的，除了約畧能照射前路之外，連一丈外的目標都看不清楚。

又走了一會，梅香琴覺得足下咚咚有聲，極目一望，只見一道熱滾滾的水流蜿蜒而下，霧氣瀰漫，抬頭一看，驀見兩個面貌猙獰的魔鬼撲了過來，梅香琴芳心一震，險些忍不住驚叫出聲，仔細一看，原來是兩尊石像，乍然望去，眞像兩個擇人欲噬的鬼卒一般。

前面的岳子玉仍然很安詳的一步步而行，他的足步很慢，他每走出一步，步履都顯的那麼沉重，生怕一步走錯，就會墜下深淵似的。

梅香琴有幾次都想問出聲來，但她咬了咬牙，把想說的話又嚥了回去。

四週黑沉沉的，再加上濃重霧氣籠罩，岳子玉手上火摺光亮已越來越微弱，突然「噗」地一聲，火摺熄了，梅香琴耳中適時傳來一陣蚊蚋似的聲音道：「姑娘，躺下。」

梅香琴知道這是岳子玉以「傳音入密」指示自己行動，也不管地上有多髒，嬌軀一軟，硬生生的躺下地去。

她睜眼向四面望去，只見這裏黑忽忽的如同地獄，中間石筍林立，霧氣繚繞之中，每一座石筍都像刀山似的懾人心魄。

就在這時，前面響起一陣足步聲，接着兩點如豆燈光亮了過來，走在前面是兩個黃袍道士，玄風在後，在玄風後面跟了四名灰衣道士，那四名灰衣道士中，兩個拿着法器，兩個拿着「鎭魂旛」。

七人臉色都很陰沉，走到中間一停，只聽玄風道：「明天就要動身，今夜再演練一次！」

四名灰衣道士應了「遵命」，然後往四角一站，玄風目光一掃，緩緩坐了下去，兩名黃袍道士拿着燈籠立在玄風左右，狀如護法。

玄風低沉道：「可以開始了。」

兩名黃袍道士高舉着燈籠，徐緩有序的一搖一幌，法器跟着響起，「鎭魂旛」獵獵展動，玄風口中唸唸有詞，驀地，突聽「吱吱」之聲大作，數十名殭屍已從地上筆立而起！

梅香琴看的心動神搖，忽然衣角被岳子玉扯了一下，目光斜掃，只見岳子玉已站了起來，她不敢怠慢，跟着站起。

就在這時，眼前黑影閃動，那些殭屍嘴裏發着「吱吱」怪叫，在這地獄似的石穴中繞着石筍轉動起來。

岳子玉和梅香琴只好學着殭屍模樣，一蹦一跳也繞着石筍跳動，這些石筍看來並非天然生成，好像經過人工雕磨，每一根石筍都按照一定方位排列，梅香琴跟着轉了不久，便發覺這些殭屍此刻走的正是一種陣式。

這種陣式既非八卦，也非九宮，乍看像青龍，其實却又像白虎，變化之奇，天下罕見，梅香琴至此方知岳子玉早時所言不謬，懍駭暗生。

那些殭屍一面轉，一面嘴裏發出啾啾鬼叫，布袍揮動，陰風四起，忽而單行，忽而兩屍爲一，在鈴聲和「鎭魂旛」的指引下，進退有序，轉進有節，居然頭頭是道。

適時之間，梅香琴耳中響起岳子玉蚊蚋似的聲音道：「可以動手了，姑娘記住，行動要快！」

梅香琴也以「傳音入密」回答道：「如何動手法？」

岳子玉道：「在下負責襲擊玄風和那兩個黃袍道士，姑娘對付那四名灰衣道士行麼？」

梅香琴道：「他們各站一個方位，我最多只能一舉擊斃兩人，至於另外兩人恐怕無法兼顧。」

岳子玉道：「姑娘只要先擊斃那兩個搖鈴道士，餘外不足爲慮，姑娘請聽在下口號行事，我數到三時，咱們一齊發動！」

梅香琴道：「知道了！」

玄風嘴裏越唸越急，那兩盞燈籠也飄的越快，鈴聲刺耳，「鎭魂旛」發出奪人心魄的呼呼响聲，那些殭屍自然也跟着奔跳的越速了。

要知驅使殭屍之法最是勞神，施法之人必需全神貫注，然後才能進入物我兩忘境界，惟其如此，殭屍才能够發揮最大妙用，要不然，以玄風道長之能，此刻殭屍羣中平添了兩個活人，他焉能發覺不出來？

岳子玉早已暗暗數了一二兩聲，此時見機不可失，「三」字倏然出口，殭屍中已暴然彈起兩條人影，岳子玉雙掌以雷霆萬鈞之力襲向玄風和那兩名黃袍道士，梅香琴雙掌一東一南罩下，分別襲向兩個搖鈴道士，她雖力分兩股，只是勁道仍大的驚人，兩名搖鈴道士，做夢也想不到殭屍堆中會有人向他們出手偸襲，連反抗意志都沒有，已先後倒下地去！

玄風這邊自然也差不了好多，首先是兩名黃袍道士倒下，燈籠一拋，滿室漆黑，玄風究竟與別人不同。

當岳子玉掌勁壓身之時，他已驀然驚覺，就地一滾，雖然閃過岳子玉致命一擊，可是右肩仍被掃中，火辣辣一陣刺痛，蹬蹬退了兩步。

這一來，那些殭屍已失了控制，滿室亂轉，這一具碰到那一具，也不管是不是同類，十指指甲就揷了過去，那一具自然也反手相還，刹時情景大亂，演出一幕江湖罕見的殭屍大火併。

梅香琴一招得手，半空中一個倒翻，「呼呼」兩掌擊向手持「鎭魂旛」的灰衣道士。

那兩名道士還不知是怎麼回事，只道起了屍變，兩人口中唸唸有詞，身子微側，揮動「鎭魂旛」從左右夾擊！

梅香琴一聲冷笑玉腕驟伸，兩根「鎭魂旛」的竹桿都入掌握，腕上用力，兩名灰衣道士被一股大力一引，情不自禁向前穿了一大步。

這一來更好，適時有三四具殭屍從兩人面前幌過，利甲如鈎，一個背上中了一抓，一個在臉上中了一抓，慘叫之聲先後响起，先後倒下地去！

梅香琴一翻落地，岳子玉叫道：「姑娘，這些殭屍也留他不得，趕快把他們斃了。」

梅香琴道：「我知道。」

說話時，正好有幾名殭屍閃了過來，嘴裏仍然發出「吱吱」怪叫，伸手便向梅香琴抓去！梅雪琴雙掌一推，颷風翻捲，那些殭屍沒有法器催使，失了應變能力，被梅香琴震的飛了起來，「叭叭」跌在地上，再不能爲惡了。

玄風目睹此種情景，不由心胆俱裂，想退，可是岳子玉把他緊緊迫住，只好硬着頭皮喝道：「尊駕是誰？怎敢破壞貧道大事？」

岳子玉不屑的冷冷一哼道：「玄風，你不認識我了麼？」

聲音入耳厮熟，玄風睜大眼睛，說道：「你是玄玄？」

岳子玉大笑道：「以前是，現在可不是了！」

玄風怒道：「怪不得貧道近來覺得玄玄師弟有了異樣，原來你竟是冒充的，快說，你把他怎麼樣了？」

岳子玉哂道：「此時此地，你還有心情問這種話麼？你當年驅着殭屍害人，岳某也叫你嚐嚐做殭屍的滋味！」

身形微動，一掌閃電般拍到胸前。

玄風咬了咬牙，不顧右肩痛疼，大吼一聲，右掌反切，同時左手一探，反向岳子玉當胸抓去！

岳子玉右臂劃了一道大弧，「呼」地一掌揮出，這一招正是少林羅漢神拳一記殺着，名喚「力抗五嶽」！

少林以外家功名重天下，玄風肩傷未愈，力道只能用上八九成，那能擋住岳子玉凌厲一擊，只覺胸口一窒，被震退三大步！

岳子玉搶步直進，不容玄風有喘息機會，右掌再起，「砰」然一聲，一個龐大身軀已被震起，「叭」的一响落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岳子玉目光一掃，只見梅香琴掌出如風，凡是沒有互相殘殺的殭屍都被她强勁的掌力震的口吐瘀血倒在地上，不由讚道：「姑娘好深的內功！」

梅香琴笑道：「殺這些無人指揮的殭屍，不過如反掌折技之易，岳少俠，咱們現在又當如何？」

岳子玉道：「大事已濟，咱們可以走了！」

打亮火摺，兩人仍循原路走回，一來一去幾乎耗掉兩個更次，眼看天色將曙，兩人匆匆換了衣裳，在岳子玉帶路之下，連夜下山而去。

× × ×

兩人兼程疾進，兩天之後，終於趕到了雪峯山下。

雪峯山下有一小鎭，名叫「石羊哨」，在平時，除了七日一「趕場」之外，大半時間都是冷清清的，但是近幾日來却大異往常，從早到晚，行人不絕於途，鎭上僅有五家客棧早已宣告客滿，後到的人無處可以歇宿，有的借用民房，有的甚至露宿房簷下，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人都不是頭戴瓜皮小帽的商販，一個個都是雄糾糾的武夫。

當然，他們來此目的都不在趕場，而是希望一睹「石蓮閣」那位氣吞河嶽的女弟子如何鬥鬼母？也許他們早已料到，那名弟子絕非鬼母之敵，但好

奇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他們仍從四面八方雲集到這個僅有數百戶人家的小鎮，有的甚至遠從數千里之外趕來看這場熱鬧。

時當這昏，「石羊哨」僅有幾家飯舖早已座無虛席，大家高談闊論，話題都離不開明天之事，因爲明天正午正是好戲上場之時。

在一家名叫「昌記」的客棧中，人更是塞得滿滿的，這裏原來只有兩名跑堂，現在連賬房、老闆，甚至老闆娘都親自出動招待客人，但是他們仍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甚至想坐下來休息片刻時間也不可能。

酒酣耳熱之際，那些武林大豪的談興，就更濃了。

只聽一人道：「明日一戰，我敢担保那名女弟子必死無疑。」

說話的是一名矮胖漢子，此人聲音宏亮，語驚四座，面孔紅紅的，想必已有六七分酒意。

一名高大漢子坐在他身邊，一口酒剛剛送下嘴去，舐了舐嘴唇，說道：「老胡，你未免太肯定了，需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未必見得人家雖必死無疑！」

老胡笑道：「與鬼母相約，起碼也該派個有頭有臉的人物，『石蓮閣』素來自重，惟有這次妙法師太未免太掉以輕心，竟命一個默默無聞的女弟子前來送死，老賀，我問你，你知道那女子高姓大名麼？」

老賀一呆道：「不知道！」

老胡道：「不但你不知道，只怕在座諸位也未必知道，難道說那女弟子生來就是三頭六臂？難道她的武功打從出娘胎就高不可測？設非如此，她又怎是鬼母對手？」

衆人一聽，都禁不住點了點頭，老胡環目一掃，頗爲得意的又道：「固然，『石蓮閣』名重武林，武學亦深淵若海，但要看對手是誰？如是對付一般江湖高手，隨便派一名弟子出來應應場，自是不成問題，鬼母是何許人物？也是普普通通一名弟子能躃攖其鋒？」

一人大聲道：「話雖這樣說，但是那名女弟子的勇氣也足使人欽佩了。」

老胡「嘓」的一口酒喝了下去，抹了抹嘴巴，道：「當然，當然，有道是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石蓮閣』能調教出這樣女弟子，我老胡第一個就欽佩的緊。」

老賀嘆道：「假如我是『石蓮閣』的妙法師太，我就不會把這樣好的弟子拿來犧牲，至少，我要窮一門之力與鬼母一搏！」

老胡聳聳肩道：「妙法師太也不是等閒之人，要能這樣做，只怕她早已做了。」

一人道：「那就怪了，不知這個老尼姑又安的什麼心眼？」

衆人就針對這個話題，你說一句，我猜一語，衆說紛紜之中，門口出現了幾個人。

在這幾個人之中，僧俗道都有，剛好是八個，老胡他們一見，神色俱爲之一變，話聲也適時壓了下去。

走在前面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此人腰懸長劍，長相威猛，有認識的人低呼道：「華山一字劍蔡雷，莫非八派的人都來了麼？只不知後面那個是誰？」

另外一人悄聲道：「蔡雷後面那個修長漢子不是終南神劍手李如風麼？」

另外一人道：「不錯，李如風旁邊那個僧人正是少林無住大師，無住大師後面却是崑崙的元元大師，後面還有兩個道者，靠左的是武當雲中子，右邊那個想必就是峨嵋鬼見愁檀木道長，呀，八派精英畢集，這眞是百年罕見的盛會！」

一人問道：「還有那正在說話的一僧一俗又是誰？」

那人道：「五台一飄大師和長白派的八手仙猿周志明！」

那人口中所道，無一不是八大門派的中堅份子，他們平時各居一方，有時甚至兩三年也難見上一面，想不到這些武林大豪今日竟同時在這個山邊小鎮出現，又如何不令衆人驚奇？

蔡雷進了店子之後，跑堂的趕緊迎了上來，滿臉陪笑道：「客人？對不起，沒有位子了！」

蔡雷皺皺眉頭道：「有房間麼？」

跑堂的打躬道：「抱歉，三天前就住滿了。」

李如風道：「蔡兄，看來鎮上已無立足之地，咱們何妨找個道觀寺院歇上一宿，好在只有一晚時間。」

只聽一人接口道：「要有道觀寺院，只怕也早已客滿，何況這裏沒有！」

說話的正是老胡，接着只見站了起來，拱手道：「蔡大俠、李大俠，難得在此地相逢，諸位爲武林正義偏勞，小可不才，願把我和這位賀兄的房間相讓。」

蔡雷眉頭一展，道：「原來是胡兄，胡兄盛情可感，只是兄弟怎便僭越？」

老賀道：「鬼母爲害武林，咱們正爲那石蓮弟子担憂，天幸八位聯袂到此，想必是那女弟子的造化，諸位朋友，兩間房自不足以容蔡大俠等人住留，不知還有那幾位願意相讓的？」

有人應道：「在下願意！」

一人响應，登時又有幾人附和，無住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這如何使得？」

老胡道：「大師不必過謙，明日之戰，那女弟子絕非鬼母之敵，一切還仰仗八位大力，八位如不好好養息，明日又怎能發揮神功武學，我等明是讓大師，其實也是爲了『石蓮閣』的女弟子好！」

此話一出，衆人不禁轟然應道：「不錯，正是如此！」

要知老胡等人並不認識梅香琴，只因感於她捨身赴約，義行可風，雖然一面不識，也激發了人類天生具有的同情心，無住大師等人還待謙辭，幾個讓房子的人已自動跑進去把自己行李搬了出來，無住大師等人不便再說什麼？在道謝聲中走了進去。

自從八派高手出現之後，衆人談興更濃了，就在這時，一對青年男女到了門口，男的如臨風玉樹，女的秀麗拔俗，衆人眼睛一亮，情不自禁都把目光投射過去。

那男的靦覥笑了一笑，道：「看來這裏也客滿了，咱們何妨再走一家試試！」

女的搖搖頭道：「一宵時間易過，我們乾脆找一處荒野山林淸坐一夜，也省得走來走去白跑寃枉路。」

男的道：「可是他們……」

女的不待男的把話說下去，截口道：「他們如要來，還怕明天碰不上面麼？」

男的道：「姑娘說得是。」

說着，兩人轉身走去，剛剛走到門口，忽聽裏面有人說道：「有八派高手在此，鬼母就是再厲害，在下相信『石蓮閣』的女弟子，也不會吃多大的虧！」

另外一人道：「那要看八派高手如何出手相助？如果是羣毆，需知鬼母手下四名堂主也非等閒之輩。」

那一男一女聞聲停步，兩人又走了回來。

那男的對着說話之人拱手道：「兄台請了，敢問八派高手現在何處？」

剛才說話那人正是老胡，他朝那男的上下打量一眼，道：「兄台有事麼？」

那男的笑道：「在下正有一事要找武當雲中子道長。」

老胡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他們人人都在後院！」

男的面容一展，道：「多謝！」

拱了拱手，和那女的大步走了進去。

後院不大，總共只有七八間房子，剛好容下無住大師等人，人人正坐議事，李如風眼利，忽見那一男一女走了進來，叫道：「那不是小岳他倆來了麼？」

原來這一男一女正是岳子玉和梅香琴，岳子玉聞言搶上一步，躬身道：「有勞諸位久候，在下謹此謝罪。」

無住大師道：「岳施主不必客氣，後面這位可是梅女俠？」

梅香琴拱手道：「小女子正是梅香琴，諸位拔刀義助，小女子銘感五中。」

周志明嘆道：「梅姑娘年紀輕輕，便有這種覗死如歸的勇氣，眞個是愧煞鬚眉，來來來，兩位請坐。」

梅、岳兩人拱手坐下，雲中子問道：「小岳，那六十四具殭屍都解決了麼？」

岳子玉道：「多虧梅姑娘大力相助，在下幸不辱命。」

雲中子道：「屍患一除，吾等無憂矣！」

蔡雷道：「道兄不可掉以輕心，據兄弟所知，鬼母對今日之事早有安排，就是咱們八人出面，也在她意料之中。」

元元大師道：「敢問她作了何種安排？」

蔡雷道：「她已嚴命手下四大堂主把守半山，除梅姑娘外，一衆閒雜之人都不許上山，屍患雖除，兄弟仍担心明日非見硬仗才能上去，不過如此一來，九陰教上下勢必傾巢而動，單憑咱們八人之力，非死戰不能達到目的。」

無住大師道：「咱們既已來了，難道還罷手後退不成？」

雲中子笑道：「戰固然要一戰，爲了不落人口實，也要有個戰的步驟。」

無住大師道：「請問道兄有何步驟？」

雲中子朝岳子玉一指，道：「小岳身負四海奇寃，明日之事，雖是鬼母和梅姑娘相約，但誰又能禁止小岳不前往報仇？」

無住大師道：「岳施主爲雪血仇，自是天經地義之事。」

雲中子道：「那就是了，小岳身兼八家之長，除去那四個堂主應該綽綽有餘。」

岳子玉拱手道：「在下當盡力而爲。」

雲中子道：「只要那四大堂主一除，無異替梅姑娘淸除掉道路障碍，梅姑娘大可長驅上山，事情演變至此，鬼母也該得到信息了。」

無住大師點一點頭，說道：「不錯，只要鬼母出現，岳施主便可與梅姑娘展開合擊，咱們乘勢前往掠陣，假如九陰教徒眞個出手攔截，咱們正好一舉敉平！」

雲中子道：「小岳，你有沒有把劍法和梅姑娘演練過？」

岳子玉道：「咱們在途中曾經交換過意見，明日聯手合擊，大概不會有問題。」

雲中子道：「那就行了，今夜好好休養一晚，明天再應付硬仗吧！」

衆人又談了些細節，然後分頭就寢。

第二天一大早，從「石羊哨」通往雪峯山的道路上，已出現三三兩兩的人羣，越到後來人越多，正午不到，雪峯山上已是一片人海。

但是這些人都在半山被擋住，九陰敎徒個個佩刀執劍，環山而立，佈堵了一道鐵桶似的人牆，氣勢威嚴，不亞森羅大殿。

九陰敎下四大堂主分着紅、黃、藍、白四色衣裳，身穿紅的是「霹靂堂主」雷轟，此人身材高大，豹頭環眼，向有「火神」之號，穿黃的是「九曲堂主」柳泉，此人以水底功夫名重武林，陸上功夫也不差，分水二十四叉曾打遍大江南北無敵手，身穿藍衣的是一名中年婦人，臉上塗滿了厚厚一層脂粉，打扮的妖妖嬈嬈，見人就拋媚眼，正是「迷魂堂主」胡媚娘，那穿白的身材削瘦，一副高吊眉，滿臉陰氣，却是「陰司堂主」段一明！

那四大堂主各有各的武功絕學，如在平時，只要他們其中任何一人在江湖上走動，都會掀起滔天巨浪，何況此刻四人同時出現，是以那些來看熱鬧的武林羣豪見了他們四人，都乖乖停住不動，沒有人敢於輕越雷池一步。

太陽越昇越高，山上萬頭鑽動，但都鴉雀無聲，大家的目光都向山下掃來掃去，眼巴巴望着梅香琴降臨。

雷轟等四人也不時向山下張望，有時也瞧瞧頭頂上的太陽，太陽還未當空，雷轟却忍不住罵道：「他奶奶的，這臭娘們怎麼還沒來？」

段一明陰聲道：「老雷，你慌什麼？難道還怕她飛上天去不成？」

雷轟咧嘴道：「俺倒是不慌，只怪敎主小題大做，若依俺的主意，早把那臭尼姑菴放一把火燒了，不是沒有今天的事了麼？」

胡媚娘張口正要說話，忽聽山下一陣喧嘩，有人大叫道：「來了！」

四人神色一緊，極目望去，果見山下有人影幌動，一步一步向山上走來。

梅香琴一身勁裝走在前面，岳子玉緊衣緊靠跟在十步之後，無住大師等人緩步而行，相距兩人約在五丈之外。

數千隻眼睛都投向這一行行列，那叫老胡和老賀的人也夾在人羣之中，當他們看見梅香琴時，不由驚叫道：「天呀！原來她就是『石蓮閣』的女弟子？」

老賀道：「老胡，你認識後面那個俊俏的青年麼？」

老胡搖搖頭道：「不認識！」

隨即笑了一笑，又道：「我雖不認識，不過看他亦步亦趨的模樣，兩人縱非夫婦，也是情深意濃的愛河情侶了。」

老賀點點道：「嗯，也許，也許！」

說過之後，兩人的目光又投射到梅香琴的身上，見她玉面沉凝，舉止間氣定神閒，泱泱然不失一派名家風範，不由肅然。

梅香琴所過之處，兩旁之人無不指指點點，有的嗟嘆，有的起敬，有的又流露出惋惜的神色。

梅香琴狀若未睹，此刻已行到半山之上。

雷轟目光一瞥，大吼道：「來的可是『石蓮閣』弟子？」他人粗聲大，一聲喝出，山谷鳴應。

梅香琴冷冷道：「不錯！」

雷轟嘿嘿的道：「敎主有命，今日之約，只妳一人上山，後頭的朋友請停住不動，不然莫怪俺老雷要不客氣。」

岳子玉身子一飄，反而搶到梅香琴前面，道：「岳某爲何不能上山？」

雷轟道：「敎主沒有相約，你就是想死也不急在一時！」

岳子玉大笑道：「陰獨紅沒有約我，難道我就不能約她一鬥麼？」

兩旁羣豪一聽，不由一陣騷動，大家禁不住問道：「此人是誰？怎麼這個時候跑來搗蛋？眞好大的胆子！」

段一明陰陰的道：「好大的口氣，憑你也配約鬥敎主！」

岳子玉切齒道：「在下『風雷堡』岳子玉，今日特來洗雪六年前一百七十餘口血海深仇，在下如不够資格，還有誰够資格？」

段一明等人聞言不禁面色大變，兩旁羣豪一聽，也不由聳然動容，「風雷堡」被「九陰敎」滅門之事，天下皆知，當時一般人都認爲「風雷堡」已被斬盡殺絕，那知今天竟鑽出一個岳子玉來，衆人心中都想，岳門有後，活該鬼母要受報應了。

段一明厲聲道：「够，够，只不過……」

岳子玉截口叱道：「旣然够，爾等爲何還不快把鬼母叫來？」

段一明怒道：「放屁，你是甚麼東西？」

岳子玉「嗆」然一聲拔出寶劍，一股殺氣直透而出，胡媚娘喝道：「當心！」

「心」字甫落，岳子玉已滿面殺機直衝而上！

雷轟雙掌一封，喝道：「回去！」

兩股颷風暴迸而出，直逼岳子玉胸前。

岳子玉哂道：「你配麼？」

手腕一振，銀光飄飛而出，閃電般向雷轟雙腕洒去，竟是一記後發先至的妙着。

雷轟錯步欺身，雙掌飛快撤了回來，大喝一聲，雙掌上下夾擊，依然擋住路口不讓半步。

岳子玉冷笑道：「憑你一人想擋住岳某，豈非太以不自量力！」

身軀微側，長劍隨手洒出，寒森森的劍氣穿透雷轟那兩股夾擊重力，劍刃一顫而過，距離雷轟面前已不及五分。

雷轟大駭，想再度換招，爲時已經不及，「蹬蹬」被逼退兩步。

岳子玉欺身直上，大喝道：「還有那個不怕死的敢來攔一攔岳某？」

舌綻春雷，聲震全場，他外表雖然文弱，但是剛才兩招却敵，九陰敎四大堂主都不禁爲之臉上變色！

段一明冷哼道：「好小子，你先別神氣，大家上！」

喝聲出口，手上已多了一根哭喪棒，棒子一揮，連點岳子玉胸前三大要穴！

段一明爲人陰沉，見岳子玉兩招便把雷轟逼退，才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如要單打獨鬥，自已四人絕非其敵，故此才呼「大家上」，他本人更狠狠搶先攻了一招！

段一明旣已出手，胡媚娘那敢怠慢，探手從腰間摸出一條彩帶，隨手一抖，彩帶矯曲如龍，向岳子玉雙足纏去。

柳泉的分水叉幻起一片烏光，從左面攻至，雷轟一退又進，大喝一聲，雙掌挾起萬鈞之力向岳子玉身後猛轟！

九陰敎四大堂主聯手合擊，威勢大增，只見棒影縱橫，掌風如山，胡媚娘那條彩帶蜷曲盤旋，就像一條白花蛇似的昂首擺尾，尋着空隙便是一口螫去。

岳子玉哂然一笑，一劍擋開段一明襲向胸前的棒影，不待對方還手，劍式橫推，一股大力把胡媚娘的彩帶逼過一邊，提劍反擊，柳泉的招式一窒，根本無法攻的進去，只見銀虹疾射，岳子玉以攻對攻解除了後面雷轟强勁掌風的壓力。

他出手連襲四人，恰如一氣呵成，四招之中各有不同的式子，少林拳法，武當劍法，長白輕功，崑崙小接引，四大派絕學溶於一爐，動作乾淨俐落，把兩旁的武林羣豪都看的呆了。

九陰敎四大堂主這時才知道遇上勁敵，暴喝連聲響起，分進合擊，此進彼退，此退彼進，兀自向岳子玉狠攻不已。

岳子玉劍法使開，銀光閃閃，劍氣排空，把九陰敎四大堂主逼的像走馬燈似的團團亂轉。

羣豪只看的神搖目奪，八派高手睹此情景，亦不住的連連點頭。

蔡雷笑道：「小岳眞是不愧練武材料，敝派『木桑劍法』的博大精深，想不到在他手上使來，竟有青出於藍之勢！」

敢情岳子玉現在使的正是「木桑劍法」，蔡雷得意之下，臉上滿是得色。

說話中，突見岳子玉劍招一變，那四大堂主東奔西突，情形更爲狼狽，李如風道：「敝派『追風劍法』以狠快見長，想不到小岳已盡得個中精髓，難得，難得！」

武林各派素來門戶甚深，表面上大家合諧無間，實際各派都認爲自已武學要高過別派，如非鬼母爲害武林，漫漫乎有席捲天下之勢，就是打死他們，他們也不會把自已武學傳授到同一個人身上。

蔡雷乾聲一笑，臉上頗有不豫之色。

就在這時，突見山上如飛掠下一條人影，雲中子睜目大喝道：「小岳，鬼母來了，快！」

「快」字出口，只見山上那條人影在空中翻了兩翻，轉眼來到近處，身法之快，當眞快的難以形容，這時四週都响起「鬼母，鬼母」之聲，突見一人閃電般攔了上去，衆人一看，禁不住「呀」的驚叫出聲，原來那人正是梅香琴。

鬼母今天穿着一身黃色衣裳，臉上脂粉仍然搽得厚厚的，鬢邊挿着一朶紫羅蘭，手上執着那根七十二斤重的震天拐，模樣雖然有點不倫不類，但當她環目一掃之時，當眞威懾全場，兩邊說話的聲音也都小了下去。

梅香琴傲然而立，手扶劍柄，正好擋住鬼母去路。

岳子玉聽得雲中子招呼，劍式一緊，千萬道劍影已疾洒而出，九陰敎四大堂主全力一擊，仍然無濟於事，胡媚娘和柳泉一齊中劍倒地，雷轟正想取火彈向岳子玉投擲，誰知手剛探進皮囊中，被岳子玉適時一劍揮爲兩段，段一明的哭喪棒爲岳子玉震爲三截，肩頭也中了一劍，和雷轟一齊倒退七八步才穩住身子。

鬼母到時，也正是岳子玉一劍得手之際，觀戰羣豪，目不暇接，這時才像大夢初醒般轟然叫起好來。

鬼母目睹這種傷心場面，兩眼之中殺機大起，

朝兩邊九陰教徒揮揮手道：「抬下去！」

幾名九陰教徒閧聲走了過來，把胡媚娘和柳泉屍體向山上抬去！

段一明用手扶着肩頭創口，顫聲道：「教主，屬下無能，屬下該死！」

鬼母沉聲道：「這不能怪你們，你們退下一邊休息，看我把這筆賬替你們要回來。」

雷轟那條斷臂早有人替他紮好，和段一明躬身行了一禮，步履踉蹌地退在五丈之外一株大樹下。

鬼母把目光收了回來，殺氣騰騰地道：「梅香琴，天王廟的事可是妳幹的？」

梅香琴冷然道：「不錯！」

岳子玉跨上一步，道：「還有岳某。」

鬼母冷冷的道：「你是本教主拐下亡魂，如何今日又來送死？」

岳子玉切齒道：「滅門之仇深如海，岳某有生之年，必要雪此大恨，今日特為向妳索血債而來，陰獨紅，妳認命吧！」

他說這幾句話時，兩眼都快要噴出火來，右手緊緊握着寶劍，在鬼母左側站了個位置，正好和梅香琴一東一西把鬼母夾住。

鬼母哂然笑道：「看來妳們兩個事前已經協議好，約定一同前來送死，不過據本教主看來，單憑你們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兒，未必就有這份膽量，下面那幾位朋友想必就是你們後台吧？」

岳子玉站在左側，鬼母連望也懶的望一眼，她的目光落在八派高手身上，雲中子在前，適時率同衆人向前走上幾步，道：「武林敗類，人人雖得而誅之，貧道等雖不欲效世俗之擧，絕不與梅姑娘岳施主聯手就是。」

鬼母哼道：「那麼你們又到此則甚？」

雲中子徐徐的道：「是替這兩位掠陣而已。」

鬼母道：「好說，如是本教主把這兩個無知小輩斃了，你們還不動手麼？」

雲中子避重就輕的道：「只怕教主沒有這種能耐！」

鬼母嘿嘿的道：「假如能呢？」

雲中子道：「貧道認爲絕無可能，教主如若不信，不妨放手一搏！」

鬼母道：「好刁猾的牛鼻子，你們明明抱着車輪戰之心而來，外表又要巧言令色，說句老實話，就是你們八個加了上來，本教主也不在乎！」

雲中子道：「教主莫說大話，貧道等正要看看妳如何鬥他兩人！」

鬼母道：「好！本教主就鬥給你們看看！」

此話一出，上千隻眼睛都投向鬼母，梅香琴和岳子玉望去，只見鬼母緩緩舉起震天拐，喝道：「無知小輩，你們還不動手更待何時？」

他自恃身份，在武林羣豪面前，自然不屑對兩個後輩搶先出手，岳子玉連忙向梅香琴拋了個眼色，梅香琴嬌叱道：「有僭！」

寶劍一引，輕飄飄的一劍攻了過去！

這一招看似虛弱無力，實則勁道內蘊，隨時可大可小，「石蓮閣」自開派以來，所收都是女弟子，女子力量不如男子沉雄，是故「石蓮閣」的劍法向以陰柔幻變見長，梅香琴那一劍看來平淡無奇，其實也不知包含了多少變化。

鬼母早時出身「石蓮閣」，那能不知「石蓮閣」劍法底蘊，梅香琴一劍攻至，只見她把震天拐一撩，「呼」的一聲，連人帶劍把梅香琴掃上半空。

羣豪訝然驚叫，心中都想，「石蓮閣」的女弟子怎麼這般不濟，一招就被鬼母掃向半空？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梅香琴的嬌軀在空中輕巧巧的一個倒翻，姿態美妙，右腕疾振，銀光暴射，當頭罩了下來。

這一招變化之巧，當眞匪夷所思，鬼母不覺「噫」的叫了一聲，敢情她在「石蓮閣」習藝時，這一招應不是這麼使的，可是眼下已不由她多想，原來就在這時，岳子玉一記淩厲劍招已從下盤攻了過去！

鬼母上下受敵，但她不慌不忙，震天拐一掄，一道疾轉風圈從拐上發出，勁風呼呼作响，頭上的梅香琴落不下來，地上岳子玉那一招攻不進去，單此一招，羣豪都不禁看的倒抽一口涼氣。

梅香琴和岳子玉早已胸有成竹，岳子玉手臂一撤，身子半轉，接連洒出七八劍！

就在這時，半空中的梅香琴突然雙手一剪，星丸瀉地似的飛墜而下，寶劍帶起銳利的尖嘯，匹練似的劈了下來。

兩人配搭的妙到毫巔，招式之淩厲，更出乎想像之外，鬼母趕緊收起輕視之心，震天拐前擋後架，硬生生把兩人招式封了回去！

鬼母鬥的性起，展開「雷天七十二式」，一根拐杖上下飛翻，勢若怒海波濤，只見拐影如山，浪濤翻湧，着着搶攻，步步緊逼，觀戰之人但感疾風拂面生寒，情不自禁連連向後退去。

岳子玉和梅香琴一攻一守，一進一退，搭配佳妙，三人從正午開始鬥起，這時太陽已漸漸偏西，酣鬥何止千招！

觀戰羣豪眼睛都睜得大大的，目視鬥場一瞬也不瞬，有人禁不住嘆道：「唉！我今天終算開了眼界了！」

另外一人道：「咱們起先只道那『石蓮閣』女

弟子不堪一擊，那知道人家武學不知強過咱們多少倍？長江後浪推前浪，看來，咱們都應該封刀歸隱了。」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話中無不充滿了感慨，八派高手，也被這種酣鬥所吸，幾乎忘了自己置身何處？

鬼母奮力搶攻，怎料梅香琴和岳子玉搭檔配合的天衣無縫，千招之上仍無寸功，心中又急又怒，驀地大吼一聲，只見她掄動震天拐，動作忽然緩了下來，生像那根震天拐重如千鈞，竟是吃力萬分的向兩人掃去。

這時的鬼母，臉孔鐵青，頭上白髮根根筆立而起，一拐掃出，但見沙飛石走，八派高手一見，無不爲之聳然色動，雲中子大喝道：「當心她拐上眞力！」

果然就在鬼母一拐掃出之後，拐頭尚未及身，梅香琴和岳子玉已感到有一股強勁罡風逼至，這股罡風壓體欲裂，幾乎迫的兩人連寶劍都無法舉起。

兩人面色沉凝，雙手握劍，亦是緩緩抬起寶劍，迎着鬼母拐杖砍去！

敢情他倆也提集了本身眞力與鬼母相搏，兩人內功較之鬼母相去甚遠，八派高手一見，齊聲大喝道：「使不得！」

話聲出口，鬼母震天拐已掄到岳子玉身邊，只聽「噹」的一聲，拐劍相交，岳子玉被震的虎口出血，踉蹌後退五六步，一交跌在地上！

鬼母獰聲道：「小子，你認命吧！」

拐頭一沉，疾壓而下！

這一拐如是擊實，岳子玉就是再多一條命也沒有了，八派高手再也顧不了自己身份，身形暴起，齊向鬼母撲去！

但是他們仍然遲了一步，一縷銀光飛射而出，鬼母杖未擊下，「噗」的一聲，一劍從身背直透前胸。

鬼母震天拐一窒，杖頭無力的落在地上，鬼母扭着身子轉了過來，胸口滿是鮮血，兩眼忽現梅香琴，幌了兩幌，終於不支倒下地去。

八派高手先後落地，目光所及，只見梅香琴兩手空空，她剛才被鬼母罡風所震，那一劍實已耗盡了全身眞力，寶劍脫手，「撲通」倒在地上！

羣豪大嘩，就在這時，一條灰衣人影如飛掠上半山，她先在岳子玉胸口一探，隨之順手一把岳子玉抄起，然後奔到梅香琴身旁，目光一掃，也把梅香琴抱將了起來。

她一來一往，看來就像一條綫似的一旋，雲中子驚叫道：「妙法師太是妳！」

妙法師太淒然道：「貧尼本不願琴兒前來赴約，只因她是本門唯一俗家弟子，蒼天有眼，她終算保得命在，但他倆內腑都受了重傷，除本門『石蓮』之外，天下再沒有藥物能使他倆復元了。」

無住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

妙法師太苦笑道：「諸位信得過貧尼麼？」

八派高手齊道：「師太過謙，我等怎敢信不過師太？」

妙法師太道：「多謝。」

身子飛彈而起，轉眼已到山下，但見灰影連閃，漸去漸遠，終於在羣豪眼中消失不見。（續完）

預告

東方英先生繼「風塵怒俠」後又一傑作：

新派奇情俠義
恩仇長篇連載

「心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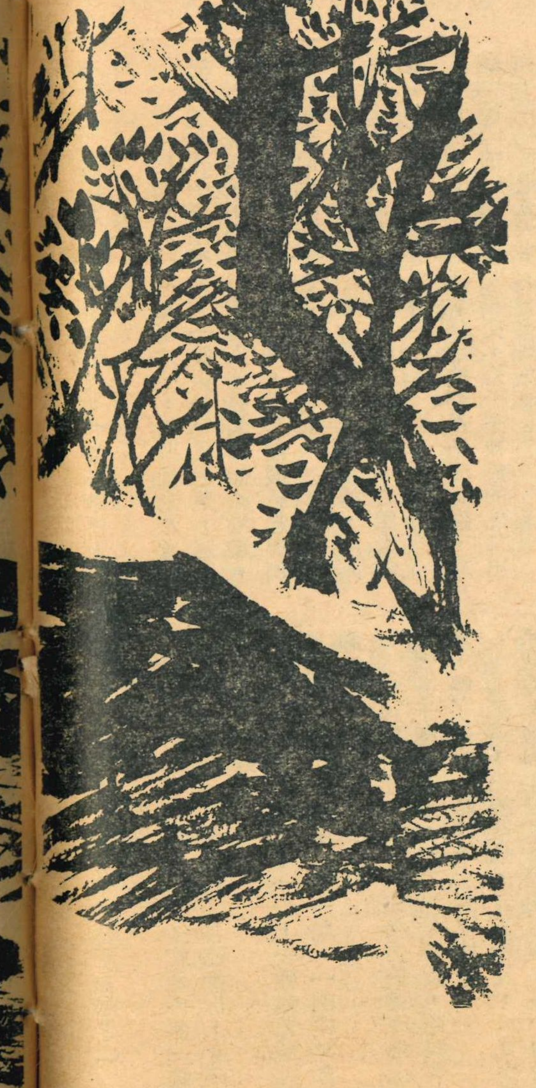
請留意刊出日期

作家以生花之筆，寫對江湖兒女本正義，憑絕技，縱橫江湖，行俠仗義，濟貧扶危。其身世飄零，平生事跡更爲悲壯雄偉，情節曲折，變化莫測，亦俠亦艷，人物栩栩如生，活躍傑出，讀之猶如馳騁駿馬，特別推薦。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金猱神劍

冷如水・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雲蔚與少林掌門及武當掌門人聯絡好，並在嵩山脚與天外天宮幪面人較量劍術，他以樹枝代劍，比勝了對方後，飛身而去，在趕赴華山中途的閿鄉縣，巧遇前此在鄱陽湖畔侮辱過他的范啓明相遇，雙方甫見，再起口角，同座的萬兆飛與石瑜，宇文慧勸阻不來，遂相約往孔庵較量，凌雲蔚大意受傷，萬兆飛等異常關懷，范啓明不忿，毅然而去，凌雲蔚經過調息復原，向萬等作別自去，萬兆飛等擬追往解釋，向宇文慧追問當時范啓明與凌雲蔚結怨的經過詳情——

威鎮蓮花峯　勇破三才陣

石瑜一聽宇文慧之言，他心中便不禁微微一動，念頭頓如電旋般地飛快的閃過，接着問道：「范師弟太怎麼樣了？」

宇文慧雖然警覺失言的立刻閉口止語，聞問，却又忍不住的說道：「范師弟實也太欺負他，太侮辱他了！不然，也就不會得有今天的這場是非發生的了。」

石瑜又問道：「事實究竟是怎樣發生的？眞實的經過情形又是怎樣的呢？」

宇文慧螓首微搖的緩緩說道：「事情已經成了過去，還說它作什呢。」

石瑜臉容倏地一正，說道：「師妹！此刻范師弟又不在面前，妳還存什麼顧忌，不便說的呢！」語聲畧頓了頓之後，接道：「那凌雲蔚此行乃是受『西掌』齊老前輩之託，往謁掌門師尊辦事的，見面後，他如果提起此事來，愚兄身為大師兄，掌門師尊定必要向愚兄查問究竟？愚兄將何以回答，若說不知，不但不妥，且必將受到掌門師尊的責怪處罰！」

宇文慧聞言，心中不禁暗暗輾轉沉思，猶豫起來……

「鐵背蒼龍」見狀，便幫着石瑜說道：「慧姑娘！事情已經至此，妳也不必替他隱瞞了，還是將眞實的經過情形說出來，免得到時妳師父查問起來，不但仍舊隱瞞不住，且還會累妳大師兄受責，那又是何必呢！」

宇文慧心中輾轉沉思，猶豫了一陣之後，終於

點了點頭，便將當日在鄱陽湖，凌雲蔚因見她縱馬狂奔，唯恐她控制不住馬的奔勢衝落湖中，情急之下，乃奮不顧身的張臂攔阻馬頭狂喊叫停，遂而相識，范啓明如何蠻橫無禮的一再罵他，羞辱他，因此他便說出將來如果學成武功時，定必要尋范啓明問罪雪辱的話。范啓明更發狂言，不管十年二十年，均在江湖上隨時候教，等他問罪雪辱……

旋而，她因想起萬師叔一身絕學，迄今尚未有傳人，便問他是不是眞的要學武功？想將他介紹給萬師叔爲徒，但他卻因萬師叔的武功和「雁蕩漁隱」在伯仲之間而拒絕了……等的經過詳情，原原本本的述說了一遍。

石瑜聽後，口中不由輕「哼」了一聲，道：「先前我就已料到事情決不會得那麼單純，果然不錯，他所說的經過情形，果眞不實，隱瞞了他自己的過錯！」

宇文慧說完之後，粉臉上便現露着一片不安之色的望着「鐵背蒼龍」和石瑜問道：「萬師叔！師兄！你們看該怎麼辦呢？他二人的這場過節，要怎樣才能排解了結，不使掌門師尊知道呢……」

「鐵背蒼龍」微一沉吟，道：「這有什麼怎麼辦的，解鈴還需繫鈴人，方才凌雲蔚的話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嗎，只要妳范師弟肯跪在孔子聖像之前服罪認罰，發誓從此不再輕視讀書人，侮辱文人，便就什麼事也沒有了。」

宇文慧道：「范師弟一定不肯呢？」

「鐵背蒼龍」道：「一定不肯，也只是徒然自找苦吃！」

宇文慧道：「其他就無一點辦法，可以排解了麼？」

「鐵背蒼龍」搖搖頭道：「沒有。」

宇文慧想了想，道：「凌相公此刻大約還在城中未走，最好我們先去找他，請他在未見到掌門師尊時，千萬不要提說起此事，否則，范師弟必定受到嚴重的門規處罰，並且我和大師兄也會受到未能及時攔阻范師弟，好好排解的不是！」

石瑜微一沉吟，點點頭道：「師妹說的不錯，眼前除了這事暫時不使掌門師尊知道，唯一能行的辦法之外，別無其他辦法可想了。」

「鐵背蒼龍」接道：「但是老朽却不讚同你們這種辦法。」

宇文慧道：「爲什麼？」

「鐵背蒼龍」道：「你們這只是暫時的辦法，事情却依舊無法解決，紙是包不住火的，以後便又怎麼辦呢？」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們師父將來如果知道了，查問起來，你二人豈不又要加上個欺師蒙上的不是麼！」

宇文慧不禁呆了一呆，道：「那便該怎麼辦好呢？」

「鐵背蒼龍」道：「見到你們掌門師尊時，便不作隱瞞的實話實說好了。」

宇文慧道：「這樣一來，范師弟豈不要受到重罰！」

「鐵背蒼龍」道：「這是他自作自受，也是無法可想之事。」

石瑜和宇文慧兩人聽後，二人都不禁默默的緊皺着雙眉，心中暗暗自忖道：「這事，究竟怎麼辦是好呢？……」

這時，暮靄逐漸深濃，閔鄉城中已是萬家燈火之際。

驀然——

一陣衣袂飄風颯颯聲響，暮靄深濃中出現了十多條人影，身形快如奔馬般地飛奔而來。

三人心中均不由微微一怔！暗道：「這是那帮人物？來此爲何？……」

三人心中正自微怔暗忖間，這十多條人影已奔至近前二丈左右，霍地一齊停住身形，十多雙眼睛全都精光灼灼的射視着三人。

三人凝目望去；只見這行共有十三人之多，除了一個似是爲首之人，是個年約六旬開外，顎下花白鬍鬚，身穿錦袍的老者外，其餘十二人，則是三十多歲年紀，身高體壯的彪形大漢。

這二十個彪形大漢，全都是一式的穿着打扮，頭戴壯士巾，身着錦袍錦袂，足登虎頭戰靴，背後斜背着一柄九環大刀，雄糾糾，氣昂昂，氣勢威武非常的分立在老者的左右兩邊。

「鐵背蒼龍」萬兆飛雖然並不認識這些人，但從其衣飾上已知是七八年前，突然悄聲隱跡未現江湖的「錦衣會」中人，心中不由微微一驚！暗忖道：「這批人物突然隱跡江湖，今又突然再出，定必有所圖謀，有所作爲……」

他心中暗忖未已，忽聞那似是爲首之人的錦袍老者沉聲喝問道：「什麼人？速報名號！並說明來此何爲？」

宇文慧一聽這錦袍老者的口氣言語極不客氣，芳心不由頓生氣怒，不待「鐵背蒼龍」答言，她已聲發嬌叱地喝道：「你是個什麼東西！說話這麼一點不客氣！」

錦袍老者雙目猛張，精光有若寒電激射地嘿嘿一聲冷笑，道：「丫頭！妳是何人門下？」

宇文慧道：「華山。」

錦袍老者陡地哈哈一笑，目光射掃視了「鐵背

蒼龍」和石瑜二人一眼，冷冷地問道：「你們二位呢？」

「鐵背蒼龍」道：「老朽萬兆飛，外號江湖人稱『鐵背蒼龍』。」說着，用手指了指石瑜，接道：「他叫石瑜，也是華山門下弟子。」語聲微微一頓，問道：「尊駕可是『錦衣會』屬下？」

錦袍老者雙目陡瞪，灼灼如電的哈哈一笑，道：「錦衣鮮明，乃爲本會唯一標識，江湖上誰個不知，此問豈不是多餘的話！」語聲一頓，忽地指手一揮，沉聲喝道：「拿下那兩個華山門下！」

隨着他的手揮喝聲，立有兩個大漢躍身暴起，身形快如飄風般的分撲向石瑜師兄妹二人。

石瑜師兄妹二人見狀，同時一聲喝叱，足下微挪，閃身避過撲勢，四掌齊出，反擊兩個大漢的胸肋、肩胛，小腹等處要害！

他師兄妹二人閃身避撲，出掌反擊，雖然極其快疾，但是，這兩個彪形大漢實具非常身手，矯捷逾常。

只聽兩大漢口中一聲冷「嘿」，身形猛挫，四隻手臂，巨掌倏探，奇快無比的抓拿師兄妹二人的腕脈，臂肘關節之處。

師兄妹二人估料不到這兩個大漢的身手如此矯捷，應變如此靈快，心頭不禁驀然一驚！疾地挫腕撤掌，沉臂，避抓拿，同時足下移挪，分往橫裏退六尺之外，右臂反探，背上的精鋼長劍已飛快地撒在手中，振腕揮劍，寒光電閃，勢疾凌厲非常各朝一名大漢的側面扎過去。

他師兄妹二人這些避抓拿，挪身而退，撤劍刺扎攻出的動作……筆下寫來似是緩慢，其實却快如電光火石一閃般地迅速無與倫比！

兩名大漢目睹長劍勢疾凌厲如電地自側面刺扎攻至，臉上恰然毫無一絲懼色，也未撤下背上的九環大刀，右掌突出，五指箕張微曲，一名大漢抓向石瑜的肩胛，另一名大漢却是抓向宇文慧的玉臂！

這兩名大漢身手不但均驍悍快速絕倫，而且大胆非常，石瑜師兄妹二人心中都不禁駭然大驚！

此際，他二人因爲右手長劍刺出，被兩大漢的內家掌力擋開，急切間要想撤劍變招封截彼等抓來的巨掌，却已無及，在此情形之下，唯有急疾仰身，始可躲過被抓住受制之危！

石瑜應變動作較快，但也僅祇毫厘之差，險而又險的得以躲過。

雖是如此，石瑜已不由得被驚的冒出了一身冷汗！

說來太慢，那時實在快極。就在石瑜仰身暴退，僅只毫厘之差，險被大漢巨掌抓着的刹那瞬間，宇文慧突然發出一聲驚叫，一條玉臂已被另一名大漢的一隻巨掌牢牢實實的抓住！

「鐵背蒼龍」萬兆飛佇立旁觀，雖已看出這兩名大漢身手矯捷沉穩，不下於當今江湖上的一流好手，石瑜師兄妹雖是藝出名門，但因年青功淺，決非兩大漢之敵，時間稍久，定必落敗受制遭擒。

但是，他却又不便出手相助，因爲另外還有十名大漢和那爲首的錦袍老者在旁虎視眈眈的監視着他的舉動，衡情度勢，情形非常的明顯，只要他一出手，必然立刻有人騰身撲出攔截他無疑！

他乃江湖經驗練達之人，在這等形勢下，不到萬不得已危急之時，自是不會輕舉妄動，冒然出手相助。因此，他便只在一旁作壁上觀，但是，暗中却在凝功戒備，靜以待變！

宇文慧突然發出一聲驚叫，被那一名大漢拿住玉臂，他心中不禁大驚！立時一聲大喝，騰身疾躍撲出，身未到，掌先發，揚掌發出一股內家掌力，威猛無比的直朝那名大漢的後心擊去！

他早已凝功蓄勁待發，這一掌劈出，力道自是強勁剛猛絕倫，那名大漢若被擊中，定然立刻也噴鮮血，心脈全斷，命絕當場！

可是，那錦袍老者和另十名錦衣大漢，早就在留神戒備，以防他突然出手襲擊，他身形甫才騰起，發掌擊出，不待那錦袍老者揮手下令，已有一名大漢，飛身迎出，口中一聲大喝，雙掌齊出，劈出兩股強猛非常的勁風掌力，迎着他的掌力撞擊了過來。

這名大漢一身功力火候雖頗不弱，但焉是「鐵背蒼龍」這等成名江湖多年的內家好手之敵！

雙方掌力接實，立聞「砰！」的一聲巨响大震，勁風狂飈激射中，二人躍起的身形均已落回到地上。

「鐵背蒼龍」功力精湛深厚，身形落回地上，頓即穩如泰山般地泰然岸立，未幌動絲毫。而那名大漢落回地上後，却身形搖搖幌幌的「蹬，蹬，蹬」連退了五六步，方能拿樁穩住。

錦袍老者見狀，眉頭微微一皺的飄身而出，舉手朝這大漢一揮，喝道：「退下！」

這名大漢立時應聲一躍退下。

此刻，宇文慧已被那名大漢點了穴道，躺在地上。

石瑜這時心中雖然憤怒有如火焚，但也無可奈何，只得收住斂起心神，運劍如飛的全力展開華山劍法，將他和搏鬥的那名大漢圈在一片緊密的劍幕中。

而這名大漢仍未撤用背後的九環大刀，只憑着兩隻肉掌，拍、拿、扣、截、奪，招勢沉穩快捷的

和石瑜打了個難解難分！

二人這種打鬥的形勢，眼前雖是難解難分，但行家眼裏一看卽知，那大漢的武功身手要較石瑜畧高一籌，石瑜手中雖然多着一柄鋒利的長劍，也只能佔得暫時的便宜，時間一久，石瑜定必受制落敗無疑！

錦袍老者喝退另一名大漢，目光朝那名大漢和石瑜搏鬥的形勢掃視一眼之後，轉望着「鐵背蒼龍」嘿嘿一笑，道：「果不愧是川道上成名多年的人物，功力火候確有不凡的造詣，不過……」語聲微頓，話鋒忽地一轉，接道：「老夫有句明哲保身的話欲勸萬兄，不知萬兄願聽與否？」

萬兆飛微一沉吟，道：「但不知是怎樣的一句話？」

錦袍老者緩緩說道：「事非關己莫出頭！」

萬兆飛道：「尊駕此話之意，是要萬某莫管閒事？」

錦袍老者嘿嘿一笑，道：「不錯！華山門下之事，萬兄最好勿管。」

萬兆飛說道：「尊駕可知道萬某與華山派的交情？」

錦袍老者微微一笑，道：「萬兄和華山當代掌門正爲多年知交好友，對不？」

萬兆飛點點頭道：「因此，華山門下之事，萬某豈能坐視不管！」

錦袍老者雙目陡地一睜，精光有如兩道寒電般的射着「鐵背蒼龍」，「鐵背蒼龍」心頭不由微微一顫，暗忖道：「此人好精湛的內功……」

「鐵背蒼龍」萬兆飛心中暗忖未已，錦袍老者已冷冷地說道：「這等說來，萬兄一定要管，要淌這場渾水了！」

萬兆飛道：「並非萬某一定要管，而是義不容辭！」

錦袍老者嘿嘿一聲冷笑，道：「萬兄自信能够管得了嗎？」

萬兆飛忽地哈哈一聲大笑，道：「管得了管不了，是另一回事，但是，萬某却決不能眼看着和自己同行一起的華山弟子任人刦持擄去，總必須一盡力量！」

錦袍老者道：「既然要爲華山弟子一盡力量，便請與老夫一搏好了。」語聲微微一頓，倏地沉聲接道：「只要萬兄能在老夫手底支持得三十招不敗，老夫今天便卽看在萬兄面上，饒過他們師兄妹兩個！」

「鐵背蒼龍」萬兆飛一聽這錦袍老者的口氣，心中不由凜然一震！

他闖蕩江湖數十年，乃經多見廣之人，從這錦袍老者的氣派上，已看出其在「錦衣會」中的身份地位必然頗高，深知其既敢說出這等大話，定必身負奇學絕技，懷具驚人的功力……

忽然，他心中微微一動，暗忖道：「我何不先問清此人的名號，在『錦衣會』的身份地位？與及華山派有什麼仇怨過節呢？……」

暗忖至此，於是便目注錦袍老者問道：「請問尊駕名號和在『錦衣會』中的職司？」

錦袍老者宏聲說道：「老夫項定成，職司本會四壇都總管。」

萬兆飛道：「身份如何？」

項定成道：「一人之下。」

萬兆飛道：「項兄與華山派有仇？」

項定成道：「沒有。」

萬兆飛道：「爲何要擄拏華山門下弟子？」

項定成道：「另有道理。」

萬兆飛道：「什麼道理？」

他話聲剛落，驀然——

一聲驚叫之聲驟起，萬兆飛趕急轉首凝目望去，石瑜已被那名大漢擒拏住點了穴道：「噗通」一聲摔倒當地。

項定成忽然嘿嘿一笑，道：「萬兄如願聽從老夫勸言，便請就此離去，否則，儘可放手與老夫一搏，只要萬兄能够在老夫手底下走上三十招不敗，老夫決不食言，立將他師兄妹二人釋放，饒過他們兩個！」

「鐵背蒼龍」萬兆飛心中雖已料到項定成既敢說出這等大話，必然身懷絕學武功，深具三十招內必勝的把握自信，但却又有點不服氣，甚不相信他在項定成手底會走不出三十招去？

況且石瑜兄妹已落在對方手上，縱是眞的走不了三十招，明知必敗，也必須放手和項定成一搏勝負！

否則，今後有何顏面晤見老友，又怎樣向老友交待？……

他心中念頭快如電閃般地一陣疾轉，微一沉吟之後，說道：「萬某願與項兄以三十招爲限的放手一搏，就便領教項兄的驚人絕學功力！」

項定成哈哈一笑，道：「好，好！既然如此，老夫便決不使萬兄失望就是。」

語聲倏地一頓，沉聲接道：「萬兄，請出手吧！」說罷，雙目精光暴射如電，灼灼地射視着「鐵背蒼龍」萬兆飛，凝神蓄功待敵。

他深知「鐵背蒼龍」萬兆飛爲成名江湖多年，一身武功火候造詣頗高的江湖好手，他雖身懷絕學，極具三十招必勝「鐵背蒼龍」的信心把握，可却

也不敢太過大意輕敵！

「鐵背蒼龍」見項定成已經凝神蓄功以待，當下也就趕緊長吸一口眞氣，功運雙掌，猛然一聲大喝：「接招！」

身形飛躍疾進，聲落招發，雙掌陡出，快如電閃，迅疾無倫地挾呼呼勁風，分朝項定成的胸窩、腰肋拍去！

他力貫雙掌，着物吐勁，項定成一身武學功力縱然深厚高絕，若被一掌拍實，也必落個鮮血狂噴出口，骨折筋斷，臟腑碎裂的厄運！

事實上，項定成當然不會如此不濟，否則，他又怎敢誇口說「鐵背蒼龍」在他手底下走不了三十招去！

眼看「鐵背蒼龍」雙臂電閃拍到，項定成也眞個大胆，竟然不閃不避，直到距離近不足尺之際，方始「嘿」地一聲冷笑，雙掌突然奇快無比的分向「鐵背蒼龍」的兩隻腕臂上切去！

他雙臂雖然奇快無比的分切「鐵背蒼龍」的兩條腕臂，但是，身形絲毫未幌未動，仍凝立原地如舊！

「鐵背蒼龍」闖蕩江湖一生，雖是身經百戰，久經大敵之人，但一見項定成這種奇快無倫的出手招勢，心中也不禁駭然一驚！忙不迭地急縮雙臂，撤掌變招，右掌化掌爲拳，搗向項定成的面門，左掌駢指如戟，疾點項定成的右乳下「期門」穴！

項定成身形微偏，避過「鐵背蒼龍」的拳指攻擊，雙掌疾揮，出招還攻！

「鐵背蒼龍」自是不敵怠慢，口中一聲喝叱，雙掌立卽變招相迎！

剎那之間，頓見掌影翻飛，勁風呼呼，雙方都已展開了一身精絕之學，招勢變化，攻守進退均極快速絕倫！

這一場搏鬥，只看得旁立的十二名錦衣大漢眼花繚亂，暗皺眉頭，大爲擔心，擔心他們的「都總管」不能於三十招內搏敗「鐵背蒼龍」萬兆飛。

二人出手招勢，均是以快攻快，打來緊張激烈非常！

轉眼工夫，已是二十餘招，項定成驀地一聲大喝道：「着！」

「鐵背蒼龍」陡覺眼前臂影一閃，項定成的一隻右掌已快絕無倫地擊實在他的左脯上！

只聽得「砰！」的一聲震响，「鐵背蒼龍」立被震得蹌踉退出七八尺開外，「哇」的吐出一口鮮血，眼前一陣發黑，站立不住的仆倒地上！

× × ×

華山，位於陝西省境的華陰縣，世稱我國五嶽中之西嶽，因其西有「少華山」，故又名叫「太華山」。

山高五千仞，廣十餘里，東有「仙人」，南有「落雁」，中有「蓮花」三峯，均皆高聳入雲。「仙人」「落雁」兩峯却巍然孤立，唯獨「蓮花」峯下，另有「雲台」、「公主」、「毛女」諸峯環拱之，故唐代詩人杜甫有詩謂：「諸峯羅列似兒孫。」以形容其諸峯環拱中峯之勢。

中峯頂有「上宮」，亦卽「華山派」立派之根源地，宮前有一池，相傳謂玉女洗頭盆，故名「玉女池」。

歲值年尾，西北風颼颼，一陣一陣的吹刮起地上的塵土、泥沙、黃葉、枯枝……

時當辰巳交初，天空雖是一片晴朗的好天氣，但是，太陽却仍然是那麼懶洋洋的，顯得慵弱而無力！

這時，官道上遠遠馳來了一匹白馬，白馬背上馱着一位英俊挺逸，氣宇軒昂的少年書生，書生背後的馬股上又蹲坐着一隻滿身金光燦爛的長毛，火眼金睛，精光灼灼射人的「披髮金猱」。

這匹白馬雖不是什麼千里名駒，却也是大宛名産，千中選一的良駟，脚程極爲快捷，四蹄奔騰，有如風馳雲湧般的直朝華山脚下奔馳而來！

驀然——

一聲暴喝：「打！」發自道左丈餘外的一片叢莽之間。

「打」字聲落，立見兩道白光飛射而出，挾銳嘯風聲，勁疾如箭般地直朝白馬馬頭和凌雲蔚前胸射至。

白馬奔行正疾，突逢意外襲擊，立被驚得發出「希聿聿」長嘶，後腿猛挫，兩隻前蹄突揚，騰空人立躍起……

凌雲蔚心中大驚，陡地一聲朗喝，雙腿緊夾馬腹，左手猛地一帶韁繩，將白馬的身軀帶的向右側偏開，同時左臂儒袖猛然往外一拂，那勁疾射向馬頭和他胸前的兩道白光，立被他這一拂之力，震飛出數丈以外，「篤！篤！」兩聲，落入一片叢木草莽之中，白馬騰空人立躍起的兩隻前蹄，也恰於此際落下，駿立當地。

說來太慢，就在白馬受驚驚嘶，前蹄騰空人立的同時，蹲坐在馬股上的「披髮金猱」已自發出一聲怒嘯，身如電疾的直朝那片叢莽中撲去！

突地——

一聲慘叫劃空，那隱身叢莽中暗襲之人，連金猱的形像均未看清，便死於非命，死在金猱的撲擊之下！

凌雲蔚聞聲，眉頭不由微微一皺。

「披髮金猱」一擊得手，身形便卽電射返回，仍蹲在凌雲蔚身後的馬股上。

也就在此際，忽聞一陣衣袂飄風颯颯聲响，人影飛躍，自道旁草叢中縱出五個勁裝疾服之人，落在馬前丈外地方，當道挺立。

只見這五人年紀從二十上下到四十左右之間，少壯都有，一個個全都手橫長劍，臉色神情沉肅，挑眉瞋目的怒視着凌雲蔚。

凌雲蔚目睹此等情形，心中不由甚爲愕異的暗忖道：「這是些什麼人？爲何要攔路擋道？那隱身在叢草中出手暗襲，已傷在小金手下的，又是什麼人？……」

他心中正暗忖之間，忽聞其中一個紫膛臉色，顎下短髭寸許長，年約四十上下的精壯漢子沉聲喝問道：「你可就是凌雲蔚？」

凌雲蔚微怔了怔，點點頭道：「不錯，小生正是凌雲蔚，尊駕何人？何以得知賤名的？」

精壯漢子陡然目射灼灼精芒地一聲冷笑，道：「小子！既然不錯，你就趕快下馬受縛吧！」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挑，俊臉含怒地問道：「小生和尊駕有仇？」

精壯漢子道：「無仇？」

凌雲蔚道：「有恨？」

精壯漢子道：「無恨。」

凌雲蔚道：「無仇無恨，尊駕憑恃着什麼擋道攔路，並要小生下馬受縛？」

精壯漢子嘿嘿一聲冷笑，道：「小子，你恃技欺人，侮蔑本派武功，單憑這一點，你就該乖乖的下馬受縛聽候處斷！」

凌雲蔚道：「小生於何時恃技欺人，又是什麼時候侮蔑貴派武功了？何況小生和尊駕素昧平生，從不相識……」語聲微微一頓，問道：「請問尊駕高姓大名？」

精壯漢子道：「本人姓岳名塑。」

凌雲蔚道：「岳兄是那一派門下高弟？」

岳塑冷冷道：「你知道此處是什麼地方麼？」

凌雲蔚道：「華山。」心中忽然一動，問道：「岳兄是華山門下？」

岳塑語聲冷峻地說道：「既然知道，又何必多問！」

凌雲蔚一聽對方乃是華山派門下弟子，心中意念微閃，便已明白了是怎麼回事，知道必是范啓明已經返回華山，搬弄了是非……

於是，他劍眉頓時微微一軒，朗聲哈哈一笑，道：「岳兄原來是華山門下高弟，小生倒失敬了……」語聲畧頓，臉容驟轉沉肅，目光奕奕地射視着岳塑接道：「貴同門范啓明……」

他話剛說出半句，忽見叢草中那先前「小金」往下撲襲之處，突又飛躍出一人，掠身縱落路邊五人旁側，臉含悲憤之色的向岳塑說道：「岳師兄，毛師兄已經死了！」

岳塑聞言，雙睛陡瞪，驀地一聲吼喝道：「殺人償命，小子！你給我毛師弟抵命吧！」

聲落，身形已飛躍縱起，猛撲凌雲蔚，振腕抖劍，寒光電閃，勢疾凌厲非常的直朝凌雲蔚咽喉要害刺到。

這岳塑一身武功劍術，在華山門下雖是已堂登入奧，火候造詣頗高，但與凌雲蔚相比，何啻天壤，凌雲蔚又怎會將他放在眼下。

岳塑身形飛撲，振劍刺出，凌雲蔚端坐在馬背上並未避讓，只抬手擧袖往外一拂，朗喝道：「回去！」

他內家功力已臻極高境界，雖是擧手一拂，岳塑便立覺有一股絕强無比的勁道，潮湧般地直撞了過去，飛撲懸空的身子，頓時不由自己的被這股勁道托着往後倒退，連施展「千斤墮」身法，均不能停止不落，直被托着倒退至原立之處，勁道方始消逝，身形乃才能下落。

岳塑身形落地，立卽暗中運氣一轉，體內氣機流暢如前，未受絲毫損傷。

雖是未曾受傷，却已不禁驚的臉貌變色，暗冒冷汗，內心震駭不已的望着凌雲蔚怔然發呆！

這實在是太出人意外了，岳塑再也料想不到，對方年紀恁輕，內家功力，竟然高得如此出奇！驚人……

陡然，一片喝叱之聲暴起，人影飛躍中，岳塑的五個同門師弟已一齊出手，五人五把長劍齊出，疾若驚虹電掣般地朝凌雲蔚刺扎攻去！

岳塑見狀，猛從怔楞中驚覺地突然一聲大喝，急急跟踪騰身躍起，挺劍迅快無比地也朝凌雲蔚刺去！

凌雲蔚一見這些華山弟子，竟然六人六劍一齊出手攻來，毫無一點名門正派的風度，兩道劍眉不由霍地往上一挑，一聲朗朗長笑中，身形忽長，突自白馬背上騰空躍起，分光穿影，直朝刺扎攻來的六柄長劍劍影中投入。

驀然——

「呵！」的一片驚呼聲驟起中，劍光突地盡行斂去。

岳塑等師兄弟六人除了覺得眼前人影飄閃，輕風颯然中，持劍的手腕微微一麻之外，連是怎麼回事也沒有弄淸楚，手中攻敵的長劍便已被奪，不知

不覺間全都到了凌雲蔚的手內。

六人長劍被奪，躍起的身形也就立時落回地上，擧目望去，只見凌雲蔚儒衫飄飄，兩手分握着六柄長劍，神定氣閒地俊立在八尺以外地方。

那神情，那氣度，雖然看似不像與人臨敵動手的樣子，但，一雙星目中光彩湛湛，有若兩道朗星照人，自然而然的另有一股懾人威儀。

望着凌雲蔚這種神情氣度，岳塑等師兄弟六人都不禁驚駭無比的，目瞪口呆的呆住了。

的確，凌雲蔚這等神速罕絕的身法太駭人，岳塑師兄弟六人的武功劍術火候雖然尚淺，但是以他們六人六劍齊出的威勢，縱然是華山掌門親自動手，要想在一招之內，電光石火般一閃的瞬間，奪下他們手中的長劍，只怕也無法能够辦得到！

就當岳塑等師兄弟六人心中驚駭無比，全都目瞪口呆之際，忽聞凌雲蔚發出哈哈一聲朗笑，道：「爾等就恃着這麼一點功力火候，也敢聽從范啓明的蠱惑，背師下山，攔路擋道，尋事生非！……」

語聲微微一頓，一雙星眸驀如兩道電霜利刃般地掃視了六人一眼，接道：「以爾等潛伏路旁叢草中偷襲暗算，恃多欺寡的這等行徑，本應施予懲戒，叫爾等吃點苦頭，但因小生此來係受人之託，往見貴掌門商談要事，所以才只奪下爾等手中的長劍，稍作警戒！」語落，雙手突揚，六枝長劍立時化做六道電虹般射出，直朝三丈餘外的一棵參天古樹樹身射去！

只聽得一陣「篤哧！篤哧！」輕响，六支長劍全部釘入樹身，深入尺許，剩下不足二尺長的劍身和劍把絲穗顫動搖幌不已！

凌雲蔚這一手擲劍入樹的內家功力，只看得岳塑等師兄弟六人心中全都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須知這種擲劍入樹的功夫，雖然並不是什麼奇學絕技，也非是什麼極難之事，憑岳塑師兄弟六人的功力，可說是人人皆可做到，但是，那也只能近在數尺，最遠不超出一丈距離，像這等遠達三丈開外的距離，他們便就力有難逮，望塵莫及了。

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如此遠的距離下，若非有數十年修爲，極深厚精純超絕的內家功力，是絕對無法能够辦得到的！

凌雲蔚揚手擲出六支長劍之後，卽便回身朝蹲坐在馬背上的「披髮金猱」打了個在山下等他的手勢，跟着足尖一點地面，身形騰起，恍若巨鳥凌空般地，自岳塑師兄弟六人的頭頂上空掠了過去。

岳塑等六人急忙轉過身子望去，只見凌雲蔚身形起落之間，竟達七八丈左右，接連着兩三個起落，便已登上山道，儒衫飄飄，脚下若行雲流水般地直朝「蓮花峯」頂上奔去！

這時，岳塑師兄弟六人，都已自知無論是武學，功力，均和對方相差得太過懸殊，同時他心底也甚爲有數，以他們的輕功身法，就是傾盡全力，也絕對無法能够追得上。因此，他們雖然眼睜睜的望着凌雲蔚的背影直朝蓮花峯頂疾馳，但却並未隨後跟踪急追。

幌眼工夫，凌雲蔚已登上半山。

正行之間，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喝道：「來人趕快上步！」

凌雲蔚立時停住身形，佇足抬目望去，只見左前方兩丈開外的一塊高大巨石背後，現出一個身材矮小精幹，年約六十多歲的老者，縱身躍落道中，攔立在凌雲蔚對面約七尺左右之處，雙目精光如電，灼灼的射視着凌雲蔚喝問道：「尊駕何來？」

凌雲蔚微一拱手，朝聲答道：「少林。」

矮小老者道：「你是少林弟子？」

凌雲蔚道：「不是，小生乃是由少林而來。」

矮小老者道：「是少林和尚要你來的？」

凌雲蔚搖搖頭道：「不是。」

矮小老者雙目忽地一瞪，道：「那麼你來本山做什麼？」

凌雲蔚道：「拜晤貴掌門人。」

「有事麼？」

凌雲蔚微一點頭，道：「正是有事。」

「什麼事？」

凌雲蔚道：「必須面見貴掌門才能說。」

矮小老者道：「不能對老夫說？」

「不能。」

「爲什麼？」

凌雲蔚歛容說道：「事關重大。」

矮小老者微一沉吟，問道：「請問尊駕貴姓大名？」

凌雲蔚朗聲說道：「姓凌名雲蔚。」

矮小老者忽地敞聲哈哈一笑，道：「小子！你的胆子可眞不小。」

凌雲蔚眉頭微微一皺，訝聲道：「尊駕此話怎講？」

矮小老者臉色凝寒地沉聲說道：「小子！你欺侮本門弟子，狂言蔑視本派武功，這且不去說它，現在竟敢公然找上門來，看來你定必是吃下了熊心豹胆，認爲我華山派無人能是你的敵手，制得下你麼！」

說至此處，語聲微頓了頓，接道：「老夫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功力火候，敢於這等猖狂目中無人，不把我華山派放在眼內！」

話聲甫落，突然揚手劈出一股剛猛無儔的掌力

，勁風濤湧的直朝凌雲蔚當胸擊了過去！

凌雲蔚兩道劍眉不由霍地往上一挑，正欲出掌硬接這股掌力時，腦中驀如迅電般地飛閃過一個意念，便立時忍耐地足下微挪，橫跨了三尺避開掌力，口中同時朗聲說道：「且請住手！小生尚有話請教。」

矮小老者冷聲喝道：「你有什麼話說？」

凌雲蔚神色從容地含笑說道：「你說小生欺侮貴門下弟子，狂言蔑視貴派武功，但不知有何足資證明的事實根據？」

矮小老者道：「我那范師侄難道還會說謊誣賴你不成！」

凌雲蔚道：「根本就完全是一篇顛倒黑白是非的謊話！」

矮小老者雙目陡地一瞪，喝道：「胡說！他自幼生長華山，為人性情向來誠實敦厚，從未說過一句謊話！」

凌雲蔚哂然一笑，道：「也就因為你們深知他從未說過謊話，對他信任異常，所以偶爾說上一次，乃才會使你們深信不疑！」

矮小老者一聲冷笑，道：「如此說來，倒眞是他說謊誣賴你的了！」

凌雲蔚正容朗聲說道：「老實說，小生既然躋身武林之中，當非怕事之人，只是不願被人誣賴枉加罪名而已。」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令師侄所言，是不是一篇顛倒黑白是非的謊話，只要向他同行之人一問便知！」

矮小老者道：「你說的是他師兄師姊二人？」

凌雲蔚點點頭，道：「還有萬兆飛。」

矮小老者微微一怔，問道：「他們也都知道了麼？」

凌雲蔚朗聲一笑道：「他們不但都知道，而且還是小生和令師侄范啓明動手較量時的現場目睹之人，尤其是宇文姑娘，對事情發生的起因經過，更是從頭至尾知道得最詳細，最清楚的一個！」語聲一頓，接道：「誰是誰非？事實經過情形究竟如何，宇文姑娘和她師兄師叔，便都是最好的見證！」

說罷，目光湛湛，有若兩道朗星般地射視着矮小老者，臉色神情從容自若，瀟洒俊逸出塵的氣質中，另有一股凜人不敢仰視的威儀！

矮小老者目睹凌雲蔚這種神色威儀，心中不由一動，暗忖道：「此人儀表脫俗，英風勃勃，目光朗朗，正氣決然，顯非奸狡之輩，他既說石師姪和慧師姪女與萬大俠都知道事實經過，諒來定然不假，但是，范師姪何以竟未提起的呢？難道他眞敢說謊欺騙師長不成……」

他心中暗忖至此，對於范啓明向來誠實可靠，從未說過謊話的信心，不禁起了懷疑，有點動搖起來了。

正當此際，驀見岳堃師兄弟等人手提長劍，健步如飛的自山下直朝山上急猛奔來，相距尚有百餘丈遠，便已聽得岳堃拉開喉嚨大聲喊道：「司馬師叔！毛師弟已經喪命，師叔千萬別放過他，一定非拏住他給毛師弟抵命不可！」

原來這矮小老者乃江湖上譽為「華山一枝筆」又稱為「鐵筆鋼掌」的司馬義長。

華山派雖以劍術稱雄武林，但是，這司馬義長在華山派中却獨樹一幟，別出心裁的將華山派梅花劍法和二十四手拏穴秘技融會一體，研創出一套神奇精妙絕倫的鐵筆招式，與敵搏戰之時，右筆左掌同時施為，連環攻敵，極具威力，在江湖中鮮遇敵手，因此乃贏得了「華山一枝筆」的美譽，復因其掌力雄渾剛猛，每一掌掌力皆可開碑碎石，江湖同道便又送了一個「鐵筆鋼掌」的外號。

司馬義長一聽岳堃之言，臉色不由勃然一變，猛地一聲吼喝，道：「殺人償命！小子！你拿命來吧！」

聲落，身形飛躍撲向凌雲蔚，身未到，掌先發，雙掌齊推，劈出兩股如山般沉雄的勁風掌力，勢極威猛的直朝凌雲蔚擊去！

凌雲蔚見狀，知道事情至此地步，已決不是能夠憑言語說得清楚善了的。

於是，便就不閃不避，口中霍然一聲朗喝，雙掌齊出，硬接司馬義長擊來的兩股勁道猛沉雄如山般地掌力！

雙方掌力相接，「砰」的一聲激響大震中，司馬義長身形落地，竟被震得後退了一個大步。但是，凌雲蔚儒衫飄飄，身形不但未被震退半步，且反而向前，欺進了五尺左右，氣定神閒，岳峙淵停而立。

司馬義長心中不由凜然一驚！在他原以為凌雲蔚這點年紀，武功身手縱然頗高，但只不過十多年的火候，絕難抵擋得住他七成功力的兩股掌力。

那知事實大不竟然，完全出乎他意外地，凌雲蔚不但不折不扣的硬接下了他的掌力，且還將他震的後退了一大步。

其實，他又怎知道，這還是凌雲蔚不願傷他，手下留情，只用了六成之功力，否則，何止僅祇震退一大步，只怕已被震的口吐鮮血，重傷倒地不起了！

司馬義長雖然心中驚凜，雖然被凌雲蔚的掌力震的退了一大步，但是，他怎肯就此罷手？又怎想

到凌雲蔚是手下留情，只用了六成功力呢………

因此，他心中凜然一驚之後，便即雙睛猛瞪，精光激射如電地，射視着凌雲蔚，嘿嘿一聲冷笑，大喝道：「小子！你手底下果然不弱，再接老夫一掌試試！」

話落，腳下朝前跨進了一步，雙掌緩緩平胸提起，暗中凝聚眞力，功貫雙掌，吐氣開聲，霍地劈出兩股威勢較前更見沉雄，有若排山倒海般，剛猛絕倫的勁風掌力擊向凌雲蔚！

這兩股掌力，雖非他畢身功力所集，但却已提聚至九成以上。

凌雲蔚雖然身懷絕世功力奇學，但是，眼見他這種掌力威勢，心中也不禁微微動容，不敢過份傲慢輕敵，口中一聲朗喝，雙掌齊推，內家眞力如山湧出，迎着司馬義長擊來的掌力撞去！

四股掌力交接，立聞「砰！砰！」兩聲轟然巨響大震，勁風狂飈激射中，司馬義長頓時被震得內腑血氣翻湧，直欲衝腔噴出，身軀踉踉蹌蹌往後連退了五六個大步，始能拿樁站穩，心中不禁駭然大驚！連忙運氣行功，平抑下翻湧上衝的血氣，同時抬頭舉目朝凌雲蔚望去，只見凌雲蔚儒衫飄飄，依舊岳立原地，俊目朗朗有若兩道寒星，仍是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身形動也未動一下！

司馬義長睹狀，心中不由暗吸了一口涼氣！

這時，他這才知道，對方年歲雖然只在弱冠之間，內功功力却是深厚異常，較他只高不低！

陡聞凌雲蔚朗聲一笑，道：「怎麼樣，尊駕還要再試試不要了？」

司馬義長聞言，不由雙眉一聳，猛地一撩袍角，探手自衣襟底下撤出一支鴨蛋粗細，二尺五六寸長的鐵筆，瞪目沉聲喝道：「小子！撤出你的兵刃來，老夫還要試試你的兵刃上的功夫，伸量伸量你究竟有多大的道行！」

凌雲蔚一見他撤出這麼一枝鐵筆來，立知他必然精於打穴道，這支鐵筆上定有獨到的功力，當下遂即微微一笑，道：「小生雖然初出江湖不久，尚未找到一件合手稱意的兵刃，但是為了不使尊駕失望，小生……」

語聲微微一頓，揚了揚雙手接道：「便以這一雙肉掌奉陪尊駕走幾招，見個高下勝負好了！」

凌雲蔚說的確是實情，但在司馬義長耳中聽來却滿不是味道，誤認為凌雲蔚瞧不起他，和他動手還不屑使用兵刃，心存侮辱之意……

因此，司馬義長聞言之後，不禁氣的雙目圓瞪，面色鐵青，怒極而笑的發出一聲哈哈狂笑，厲聲喝道：「小子！你有多大的功力，竟敢如此賣狂，輕視老夫手中這枝鐵筆，老夫今天要不叫你濺血筆下，也就枉稱『華山一枝筆』了！」

話落，身形倏欺近凌雲蔚身前，揚筆一招「仙人指路」，疾扎凌雲蔚胸窩「赫坎」大穴。

凌雲蔚口中一聲輕笑，身影微側，避過筆招，左手突伸，迅快無比的抓向司馬義長右腕脈門。

司馬義長右腕疾沉，口中一聲怒嘿，左掌陡出，挾勁風，快如奔電般地猛朝凌雲蔚右腰腰肋拍去，同時右手鐵筆猛地變招，筆尖上翹，扎向凌雲蔚抓來的左手掌心！

凌雲蔚心頭不禁微微一驚！急忙撤左手，足下挪移，閃身避掌間，左手疾抬，彈出兩縷指風，射向司馬義長胸前「華蓋」「乳根」兩穴。

司馬義長左足往外一滑，橫跨尺許避過指風，揚鐵筆，揮左掌，威勢凌厲勁猛奇快地攻上。

凌雲蔚口中一聲朗朗長笑，展開身形，兩隻肉掌揮舞翻飛，和司馬義長展開了一場以快攻快的搏戰！

這時，司馬義長已知凌雲蔚不但內功眞力深厚雄渾，不在他自己之下，而且身懷奇學絕技，是以，他揚筆揮掌攻上，便即展開了生平精絕之學，左手忽然與右手鐵筆交替疾攻！

轉眼工夫，二人已搏鬥了十多招。

十多招下來，司馬義長不但未能爭得絲毫先機上風，且還處處受制，不論多凌厲狠快的招式攻出，均皆被對方那神妙無倫的掌招下，輕描淡寫的封阻化解掉。

在這等情形下，司馬義長不由的越打越心驚，愈戰愈氣餒！

二十招一過，司馬義長已被迫的守多攻少；招式逐漸散亂緩慢，足下節節後退，險象環生。

這時，岳堃等師兄弟六人已經來到，站在一旁觀戰，起先他們還以為司馬義長定能獲勝，制住凌雲蔚，替毛師弟報仇，范師弟洩恨……

那知，事實完全出乎他們的意外，司馬義長雖然盡展生平絕學奇招，但在凌雲蔚的一雙肉掌下，不但仍落下風，而且動手只不過二十餘招，便已被迫的招式散亂，險象環生！

岳堃眼見他司馬師叔落敗在即，自是不會袖手旁觀，立時一聲大喝，躍身攏出，揮劍洒出劍花朵朵，自側面刺向凌雲蔚的右肩。

其他五人一見岳堃躍身揮劍攻出，也就立即身形齊動，各自發出一聲喝叱，揮動手中長劍，齊朝凌雲蔚刺扎攻上！

剎那之間，頓見劍形縱橫，寒光飛洒，耀人眼目。

凌雲蔚雖在和司馬義長動手搏戰，但岳堃等六

人來到之時，他已暗中留神六人的動靜，以防六人突襲暗算！

六人躍身揮劍攻至，他立卽手底加緊，一招「橫斷雲山」迫退司馬義長，跟着雙掌招式一變，疾揮之間，奇快無比地一口氣拍出了六掌，勁風潮湧般分朝六人攻來的身子擊去！

岳堃師兄弟六人都知道凌雲蔚內功深厚，功力雄渾無匹，是以見他一口氣拍出六掌，勁風如潮般地擊來，心中全都不由一驚！那敢出掌硬接，忙不迭地各自一頓身形飄身閃避。

司馬義長雖被凌雲蔚的一招「橫斷雲山」，迫的後退了三步，但他一退之後，便又挺筆疾進，右手鐵筆招演「梅花怒放」絕學，左手招出「風雲驟起」，快捷凌厲的齊朝凌雲蔚胸腹攻到！

凌雲蔚劍眉陡軒，猛然一聲朗喝道：「你太也不識進退了！」

朗喝聲中，脚下倒踩「九九迷踪步」，身形電閃，右手突伸，司馬義長連他施展的是什麼身法招式都未看淸，只覺得眼前人影倏地一花，持筆的手腕微微一痲一震，手中的鐵筆便已被奪，到了凌雲蔚的手內。

司馬義長心中不禁駭然大震！疾地身形一仰，暴退八尺餘外，瞪着一雙眼睛，驚駭至極的望着凌雲蔚發楞！

說來實在太慢，就在凌雲蔚旋展奇學絕技，奇快無比地奪下司馬義長手中的鐵筆的同時，岳堃師師兄弟六人亦已避過他拍出的掌力，復又揮劍急疾攻至！

凌雲蔚口中突又一聲大喝，身形飛旋之間，立聞一陣「叮噹」之聲驟起，火星激濺中，岳堃師兄弟六人攻出的長劍，竟全被他以奪得的一枝鐵筆硬磕的虎口開裂，無法握持得住的脫手飛去。

驀地——一陣衣袂飄風颯颯聲響，有若天馬行空般地自山上射落三個身着靑袍，身材頎長，貌相淸癯，花白鬚鬚飄胸，年約六旬左右的老者，併肩岸立在「鐵筆鋼掌」司馬義長的身側。

三人背後，全皆斜背着一柄長劍，雙目灼灼，精光如電，令人一望，卽知都是功力精湛的內家高手！

原來這三個老者，乃是江湖人稱「華山三劍」的「屠龍劍」牟尙武，「風雲劍」歐彰仁，「斷水劍」紀威。

三劍的武功劍術，均有極高深精湛的造詣，在華山派中，爲僅次於當代掌門的一流高手！

司馬義長一見三劍來到，臉上頓時泛露喜色地朝三劍說道：「三位師兄，這小子便是欺侮范師侄，狂言蔑視本派武功的那個姓凌的，在山下並且又傷了毛師侄的性命！」

三劍聞言，霍然六目齊瞪，光如冷電霜刄般地射視着凌雲蔚，「屠龍劍」牟尙武突地跨前一步，沉聲喝問道：「你是何人門下？」

凌雲蔚道：「很抱歉，小生師門眼前尙還不便公開。」

「屠龍劍」牟尙武道：「爲什麼？」

凌雲蔚道：「時機未至。」

「屠龍劍」牟尙武突然一聲冷笑，道：「你既然不願說出師承，老夫也不勉强你。」語聲微頓，雙目陡地一瞪，喝道：「華山之上，焉是你張狂撒野的地方！」聲落，反手「刷」的抽出背上長劍，一劍刺出。

凌雲蔚足下橫挪三尺避開，朗喝道：「且慢動手！」

「屠龍劍」牟尙武一劍刺空，聞喝，便卽收止劍勢，橫劍當胸，雙目精光電射灼灼地射視着凌雲蔚，喝道：「你有何話說？」

凌雲蔚問道：「尊駕是華山派何人？」

牟尙武道：「老夫乃『華山三劍』之首，屠龍劍牟尙武。」

凌雲蔚目光一掃「風雲劍」歐彰仁，「斷水劍」紀威二人，說道：「他們二位想來必是二劍三劍了！」

牟尙武道：「不錯。」

凌雲蔚目光炯炯的望着牟尙武，道：「你眞要和我動手麼？」

「哼！」牟尙武「哼」了一聲，道：「你已經斃殺本派弟子，今天如若任容你生離華山，華山派威名豈不盡失。」

凌雲蔚道：「如此說來，小生今天是無法生離華山了。」

牟尙武一聲冷笑，道：「你必須替本派弟子抵命！」

凌雲蔚忽地哈哈一聲朗笑，道：「你們三劍一齊上吧！」

牟尙武臉色微微一變，怒喝道：「你有多大的功力，竟敢如此狂妄，接劍！」聲落，猛地一揮長劍，唰、唰、唰，急連攻出了五劍。

這五劍攻勢凌厲快捷，直若狂風驟雨，既狠且辣，顯現了他在劍術上確有極精深的造詣火候。

凌雲蔚兩道劍眉陡地一挑，右手揮處，一陣「叮！叮！叮！」金鐵交鳴聲響，火星飛濺激射中，牟尙武攻出的五劍，立時全被他以奪自「鐵筆鋼掌」手中的一枝鐵筆硬封硬接的蕩了開去。

牟尙武心頭不由微微一震，雖然他早已看到凌

雲蔚手中的鐵筆乃是司馬師弟的兵刄，猜料必是司馬師弟因一時輕敵失愼，致被對方奪去，却未想到對方武功身手竟然恁地高强，那麼凌厲的劍勢攻出，僅在對方揮手之間，便全部被封住，且連足下都未稍稍移動分毫！

凌雲蔚朗聲一笑，道：「就憑你這點劍術火候，若是你們三劍聯手，或者還能支持個二十招，否則，五招之內，你便得出醜當場！」

牟尙武此刻雖已看出眼前這個俊逸儒雅的少年人，實在是個身懷絕技，武功高强的年青好手，但是，他乃成名武林數十年，華山派當代頂尖高手，闖蕩江湖一生，走南到北，幾曾被人這等輕視過，聞言之後，不禁氣的仰天發出一陣哈哈狂笑，鬚眉怒張，雙目暴瞪的厲聲喝道：「小子！你太狂妄目中無人了！」

凌雲蔚冷然地接口說道：「是不是狂妄，你何不再出手試試，看看你能不能在我手底下走過五招去！」

牟武尙道：「好！老夫便就試試。」

話落，左手一引劍訣，身隨劍走，龍行一式，挺劍直刺凌雲蔚眉心。

他這出手一劍，本是一式虛式，意在試探敵人動向，只要敵人身形一動，出手封接或者閃躲，其劍式便卽隨着敵人的動向疾變，展開快如電閃般地連綿招勢，着着搶攻，搶制先機。

如此一來，任憑凌雲蔚的武功身手如何高强，也定必被迫的落處下風劣勢，要想挽回這種已失的先機優勢，起碼也得經過三招五招之後。

可是，凌雲蔚似乎已識出他這一劍的虛式心意，眼看長劍刺來，只雙目神光湛湛的凝注着劍尖，身形却是不挪不動，沉神歛氣，兩臂下垂，足下不丁不八的靜立如山，那神情氣勢，似乎旣不準備接招，也不準備閃躲的樣子！

牟尙武目覩凌雲蔚這等神情氣勢，心中不由暗暗一懍！知道對方已深得「以靜制動」之內家上乘要訣，自己這一劍如果就此以虛作實的平平刺去，非僅決然無法刺中對方，而且很可能反被對方搶佔先機，因而受制落敗出醜……

他心念電閃，突然一聲大喝，振腕抖劍，幻出劍花朶朶，招變「梅開二度」絕學，籠罩着凌雲蔚胸前五處要害重穴刺去！

凌雲蔚朗然一笑，身形微側，右手鐵筆疾揮，奇妙快捷絕倫地點向牟尙武持劍右腕脈門穴。

牟尙武口中一聲冷「嘿」，右腕忽沉，劍招倏變「風掃落葉」，迅若驚電般地，橫斬凌雲蔚的中盤。

這一招變的狠疾凌厲非常，凌雲蔚雖然身負奇技絕學，心中也不由的微微一慄！右手鐵筆急地化點爲封，迎着橫掃而至的劍刄封去。

牟尙武雖然不願劍刄和凌雲蔚手內的鐵筆硬接，但奈何此際要想撤招變式已是無及，只聽「叮」的一聲暴响，火星飛濺激射中，牟尙武的長劍立被蕩開，並且震的幾乎脫手飛去！

凌雲蔚突然一聲朗喝道：「撤手！」

身形倏地欺進，左手忽伸，迅快無比地疾朝牟尙武的右腕扣去！

牟尙武口中一聲冷「哼」，大喝道：「未必見得！」

口裏喝着，手下却是毫不怠慢，左掌陡出，眞力暗含，疾拍凌雲蔚胸窩，同時右腕外引，長劍就勢斜斬凌雲蔚左臂！

牟尙武確不愧爲華山派的當代一流高手，武功造詣果有不凡的火候，應變不但神速，而且又穩又狠！

在他心中滿以爲，如此掌劍齊施，以攻化攻，縱不能傷得對方，起碼亦可迫使對方撤招，後退自保。

但是，他又怎知道凌雲蔚的一身武學，無論是在功力劍術上，莫不均皆高出他多多，如不是心存顧忌，不欲傷他，只怕他連三招也走不過去，便得落敗負傷當場了……

就在他這掌劍齊施，滿以爲必可迫使凌雲蔚撤招後退自保之際，驀覺凌雲蔚身形一幌，便已奇妙至極地避過了他左掌的拍擊，跟着右腕脈門微微一痲，手指不由自主的一鬆，長劍便已被奪脫手！

牟尙武心頭不禁大駭！惟恐凌雲蔚趁勢突施辣手，急地身形後仰，雙足猛蹬地面，倒身暴退丈餘外。

凌雲蔚的這種身手實在太神奇，太令人莫測高深了！不僅是動手中的牟尙武沒有看淸楚他使用的是什麼身法手法，卽連旁觀者的二劍歐彰仁，三劍紀威，也都一樣的未看淸楚他是怎樣奪取牟尙武手上的長劍的！

「華山三劍」闖蕩江湖數十年，走遍大江南北一十三省，雖也會過不少成名露臉的英雄豪傑，威震武林的高人奇士，却還從未碰上過像凌雲蔚這等武功身手神奇高不可測的人物……

因此，牟尙武仰身暴退之後，心中竟然駭極地呆怔住了，雙目充滿驚愕之色地，瞪視着凌雲蔚發怔！

只見凌雲蔚左手持劍，右手持筆，神情依舊氣定神閒，從容自若地望着牟尙武朗聲一笑，道：「現在你該相信我所言絕非狂妄了吧。」語聲微微一

頓，喝道：「仔細接住你的劍！」

聲落，左手微揚，長劍頓時化作一道寒虹飛出，挾着絲絲破空風聲，直朝牟尚武射去。

牟尚武一見，那還敢怠慢大意絲毫，趕急猛吸一口眞氣，功行右臂，力貫五指，錯步側身，抬臂伸手，覷準劍把握手之處抓去！

在他小心謹愼之下，劍把握手雖是不偏不倚的被他抓住，但却衝勁奇大，竟帶動他的身形幌了幌，腳下一個踉蹌，穩立不住的後退了一大步。

接着，只聞凌雲蔚朗聲又道：「你心中如果仍不服氣，你們三劍儘可聯手齊上一搏，只要在我手底下能支持得了二十招，便算你們獲勝。」

此刻，牟尚武雖然已知凌雲蔚確是身懷奇技絕學，功力深不可測，爲生平罕見的年青高手，但是，他心中仍不相信，認爲憑他們三劍的武功劍術，聯手合搏起來，縱或仍然不能獲勝，也決不會得連二十招都支持不了……

因此，凌雲蔚話聲落後，他目光飛快的瞥視了二劍和三劍二人一眼，口中「嘿」然一聲冷笑，道：「好！你既然如此說法，老夫等便就聯手與你搏戰二十招看。」話落，抬臂舉起長劍微微一揮。

隨着他長劍一揮之勢，二劍歐彰仁和三劍紀威立時身形齊動，分掠至凌雲蔚的左右兩方，距離七尺之處抱劍凝神肅立。

凌雲蔚目光一掠三人所站立的方位位置，頓時瞭然於胸地，淡然一笑，目視牟尚武說道：「你想要用這『三才劍陣』困住我，以支持這二十招的搏戰！」

牟尚武一聲冷笑，道：「你是不是害怕了！後悔了！」

凌雲蔚劍眉陡地一軒，哈哈一聲朗笑，道：「小小一座『三才劍陣』還不放在我的眼下，更不足以令我害怕或後悔，不過……」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可敢和我打賭？」

牟尚武道：「打什麼賭？」

凌雲蔚道：「二十招之內，我若不能破去你們的『三才劍陣』，便即自斷雙手，任憑處置，替貴門下弟子償命！」

牟尚武嘿然一聲冷笑，道：「好！你果眞能在二十招內破掉我們的『三才劍陣』，老夫就立刻自絕當場！」

凌雲蔚忽然朝他搖搖手，笑道：「你雖然有着以命相賭之心，但是我却缺少接受的興趣和意思，而且也不是我此來的目的！」

牟尚武眉頭微微一皺，道：「你的意思要賭什麼？目的又是什麼？」

凌雲蔚臉容一整，朗聲說道：「我此來目的是要見貴掌門商談一件事情，所以要賭的便是要你答應，我如僥倖獲勝，你便阻止貴同門和門下弟子等，不再出手攔阻我，並派人急速通報貴掌門，稟告我的來意！」

牟尚武聽後，臉上不由露出一絲疑惑之色地問道：「你要見敝掌門商談什麼事情？」

凌雲蔚道：「極爲重要的事情。」

牟尚武道：「不可以先說給老夫等一聞？」

凌雲蔚道：「不可以。」

牟尚武道：「爲什麼？」

凌雲蔚道：「必須保密。」

牟尚武心中微微一動，問道：「是關於我華山派的？」

凌雲蔚點點頭道：「嗯，關係至大。」

牟尚武道：「對我華山派是益還是害？」

凌雲蔚道：「是益。」

牟尚武道：「何益？」

凌雲蔚道：「日後自知。」

牟尚武道：「爲何不現在就說出來？」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現在還不便斷言。」

牟尚武道：「爲什麼？」

凌雲蔚道：「需待貴掌門的決定！」

牟尚武微一沉吟，道：「你確然不是前來挑釁生事的了！」

凌雲蔚忽地朗聲哈哈一笑，道：「我如是前來挑釁生事的，你們華山門下刻下只怕早已經是傷殘累累，屍骸遍地了！」

「屠龍劍」牟尚武，臉色不禁勃然一變，瞪目嘿嘿一聲冷笑，說道：「這等說來，倒承蒙你手下多留情了？……」

語聲微微一頓，沉聲接道：「你既然不是來找華山派挑釁生事的，在山下爲何又傷我門下弟子的性命？」

對於此事，凌雲蔚心中一直深感歉疚不安，雖然那姓毛的華山弟子，乃是死於「披髮金猱」的撲擊之下，但是，他却不能說沒有未及適時阻止之過的。

因此，他一聽牟尚武提及此事，眉頭不由的暗暗一皺，心忖道：「此事看來必須要大費一番唇舌解釋了……」心念微微一轉，立即反問道：「是你親眼看到我出手傷貴門下弟子性命的麼？」

牟尚武不禁愕然一怔！目注凌雲蔚詫異地問道：「我那毛師侄的性命難道不是你殺害的？」

凌雲蔚搖搖頭道：「不是。」

牟尚武沉聲道：「是誰？」

凌雲蔚道：「是靈獸『披髮金猱』。」

「誰豢養的？」

「我。」

「現在何處？」

「山下。」

牟尚武忽然嘿嘿一聲冷笑，道：「我那毛師侄雖然不是你親手殺害的，但是『披髮金猱』既是你所豢養，你就得負縱獸傷人之責！」

凌雲蔚心中突然掠過一個意念，問道：「請問尊意要我如何負責？」

牟尚武冷冷地道：「很簡單，殺人償命！」

凌雲蔚道：「是由我，還是由『披髮金猱』償命？」

牟尚武怒聲道：「畜牲焉能抵得人命，當然是由你償命！」

凌雲蔚淡淡一笑，道：「我適才不是已經說過了麼，只要你們三人能在我手底下支持得了二十招之數，我便自斷雙手，給令師侄償命！」語聲略頓了頓，接道：「不過，你們如果支持不了二十招之數，却必須履行我所提的賭約！」

牟尚武雙目陡地一瞪，道：「好！說話算數，不得反悔！」

凌雲蔚朗聲一笑道：「大丈夫言出如山，焉得反悔，你儘管放心動手吧！」

說罷，沉神歛氣，目光湛湛如電的凝注着牟尚武，兩臂垂直，腳下不丁不八，淵停嶽峙地岸然挺立。

牟尚武一見凌雲蔚這種沉神歛氣，目光湛湛，蓄勢凝功待發的神情，遂也就不再多言，緩緩抬臂帶起長劍，在空中劃了個圈子，這是他們「華山三劍」準備發動「三才劍陣」攻勢的暗號。

之後，便將長劍平持胸前，暗中調勻眞氣，在體內運行一面，功貫劍身……

雙方身形均皆凝立如山，二劍歐彰仁和三劍紀威也均和牟尚武一樣的，長劍平持胸前，在暗暗的調息眞氣，提運功力！

情勢已到了一觸即發之際，場中空氣頓形顯得沉悶起來，有如一場暴風雨即將降臨前的刹那！

這時，「鐵筆鋼掌」司馬義長已帶着岳堃等師兄弟六人退身站立在丈外地方，十數道目光全都灼灼如電般凝注着四人的身形動靜！

他們雖然都知道，「三劍」的武功劍術造詣均極深厚精湛，「三才劍陣」更是威力絕倫，施展至極限，大有風雲變色，鬼泣神驚之概，全皆認爲這場搏戰縱或不能在二十招內獲勝，但是支持個二十招不敗却是決無問題。

然而，他們的心中偏是仍有着一股難以言喻的担心與緊張……

冷風颼颼，緊一陣，鬆一陣，吹刮着如山般凝立着的四人的袍角，陽光映照着「華山三劍」手持在胸前的長劍劍身，閃耀着冷森森，耀人眼目的寒芒！

驀然——

牟尚武突發一聲大喝，身形暴起，手中長劍揮洒出一片劍雨，威勢凌厲無比的直朝凌雲蔚當頭劈下！

凌雲蔚口中一聲朗朗長笑，右手鐵筆疾舉，一招「掃雲撥日」，迅快非常地迎着牟尚武的長劍射去。

牟尚武既爲「華山三劍」之首，當然也是「三才劍陣」之主樞，是以他身形一動，揮劍攻出，二劍歐彰仁和三劍紀威自是立即如響斯應地各揮長劍，自兩個不同的方位上掠起身形，劍招有驚虹閃電般地濺出。

「三才劍陣」雖只甫才發動攻勢，但却已是劍影縱橫，寒光飛洒有如怒濤掠空，劍風「嘶嘶」，使人胆戰魄慄！

顯然，「華山三劍」已將凌雲蔚視作生平未遇的罕世勁敵，是以一出手便即運足了功力，發揮了「三才劍陣」的最大威力！

凌雲蔚自從獨鬥過少林寺的「十八羅漢陣」之後，對於自己的武功造詣雖是信心極高，但是今天一見這「三才劍陣」甫才發動即有如此的威力，心中也不禁暗暗爲之一驚，覺得華山派的「三才劍陣」並不比那名震天下武林的「少林羅漢陣」遜色到那裏……

其實又怎知道，那天他所見識的「十八羅漢陣」，不但佈陣的是眼下少林派中武功火候最低的末代弟子，而且其陣勢威力也尚未發揮至最高極限，恰逢「天外天宮」四使者突然射身加入，變生意外的破去，否則，以他單人隻劍的力量，時間拖久了，究竟怎樣，還難說得很呢……

再說當時佈陣的如果不是那些武功火候最低末代弟子，而是當代掌門的同輩「百」字輩的僧人的話，他雖然身負罕世絕學，內家功力深厚無比，只怕也難搏戰過百招之數。

華山派的「三才劍陣」，在武林中雖也威名赫赫，威力確然不同等閒，但若與少林派的「羅漢陣」相較，又豈可同日而語……

凌雲蔚以筆代劍，一招「掃雲撥日」迎着牟尚武的長劍封出，筆劍交接，頓時發出「叮！」的一聲金鐵交鳴震響！

那知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和他這一招「掃雲撥日」接實的並不是牟尚武，竟然是三劍紀威的一柄

長劍，而牟尙武却於這快如電光火石般的刹那瞬間，已奇快無與倫比的退身到紀威的方位上。

紀威似乎深知凌雲蔚內功氣力深厚，較其高出甚多，不宜硬接硬拚，竟藉着其長劍與凌雲蔚封出的鐵筆一觸之際，就勢借力，身形陡然彈起七尺多高。

就當此際，陡覺身後劍風「嘶嘶」，凌雲蔚不用回首看視，憑聽覺，已知是二劍歐彰仁自身後襲至！

脚下趕急移星換斗，身形半旋，口中霍然一聲朗喝，右手鐵筆突地反臂一揮，猛朝二劍歐彰仁刺來的劍身上撩去！

二劍歐彰仁這一劍刺出，已運足全身內功眞力貫注劍身，是以他眼見凌雲蔚反臂揮筆猛向劍身撩來，不但不撤招閃避，反而一緊手中長劍，口中「嘿」然一聲冷喝，有恃無恐的硬迎着鐵筆磕去！

筆劍相觸，又是「叮！」的一聲震耳激響！

歐彰仁的內功眞力，畢竟不如凌雲蔚深厚，立被震的後退了一大步，體內眞氣激盪，長劍幾乎脫手。

也就在這刹那之際，那身形就勢借力彈高七尺多的紀威，半空裏突然振劍招演「飛瀑怒潮」絕學，化作漫天寒虹劍雨，籠罩着凌雲蔚頭頂洒下！

同時之間，牟尙武也身形如飄風急進，劍夾嘯風之聲，快逾閃電般地，疾朝凌雲蔚胸腹要害重穴刺到！

凌雲蔚一見兩柄長劍又疾又狠的，一上一下同時攻到，不由引發起他如虹的豪氣，右足突起，一招「魁星踢斗」，踢向牟尙武腹下「丹田」穴，右手鐵筆更是毫不怠慢地展出一招「雲封霧鎖」，封架歐彰仁由空洒下的劍雨。

他左袖，右足，右手鐵筆齊施，展出三種不同的招式，在筆下寫來似乎畧有先後，實際上却是一口氣呵成，其身手矯捷快速的程度，簡直無以復加，令人有目眩神搖嘆爲觀止之感。

牟尙武想不到他在這種上下合擊夾攻的形勢下，仍能如此沉着應敵，身形不但不閃不避，且還出招還擊，以攻制攻，心中不由又驚又佩！

武林高手相搏，勝負高下固然全憑武功火候及招式之神妙精深爲主，但亦須有敏捷過人的智機，快速的應變爲輔，否則武功招式縱是精純超絕，而智機不够，應變遲鈍，也極容易敗於「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情況之下。

當然，雙方的武學功力相差如果太過懸殊的話，則又當改觀別論了。

牟尙武畢竟不愧是華山派的當今一流高手，心中雖在又驚又佩之下，身手動作，却是毫不怠慢，身形一側，挫腕沉劍，就勢變式，斬削凌雲蔚的右足。

凌雲蔚口中陡地一聲冷笑，右足忽收，左足微微用力一點地面，彈身騰起，剛收的右足倏又飛出，踢向牟尙武的下顎。

這一脚，飛出得太奇！太快！也太以出人意外了！

牟尙武心頭不禁駭然一驚，趕急上身後仰，倒縱暴退，避過這既奇且快，突出意外的一脚。

說來實在太慢，就在牟尙武仰身倒縱暴退的同時之間，三劍紀威凌空擊下的長劍，已砍實在凌雲蔚以一招「雲封霧鎖」，綿密封護住頭頂的鐵筆之上。

紀威雖也是華山派當今一流高手，內功眞力極爲深厚雄渾，但與凌雲蔚相比較，仍然是相差的很多。

是以在長劍砍實，「叮！」的一聲震耳激響，火星濺射中，紀威的身形立被震的彈高三丈，虎口發熱，胳臂酸麻，胸中氣血激盪翻湧，急地猛提一口丹田眞氣，穩住胸中氣血，就勢飄退落地。

刹時之間，三劍便又回到各自的方位上，恢復了原來的陣勢。

凌雲蔚凝立場中，左顧右盼，不禁豪氣溢飛，神彩飛揚地發出一聲哈哈朗笑……

他朗笑之聲未落，三劍倏已身形齊動，衣袂颯颯聲響，人影飄飛地環繞着週圍疾走起來。

三劍的身形愈走愈快，逐漸地化成了一片青影，片刻工夫，便彷彿在凌雲蔚的週圍築起了一道青色的圍牆。

凌雲蔚淵停嶽峙地岸然卓立，雙目神光烱烱，有如兩道寒電般注視着三人飄飛的身影——

也錯非是凌雲蔚的內功精湛，眼神充足銳利，幾乎無法分得淸三人的身形那是牟尙武？那是歐彰仁？那是紀威……

凌雲蔚目注三人飄飛快速無與倫比的身形，心底漸漸升起一股不耐地，暗忖道：「如任由他們這樣的繞身疾走下去，要拖到什麽時候，才能結束這場搏鬥……」

心中暗忖至此，立即提吸一口眞氣，猛然一聲朗喝，彈身躍起，鐵筆招出「海空飛雲」，覷定牟尙武的身影，迅逾閃電般地撲去。

他彈身躍出，身手雖是迅逾閃電，奇快絕倫，但是却仍然撲了個空，連牟尙武的一片衣角也未摸上。

陡聞劍風「嘶嘶」，他身形招式甫才撲空，二劍歐彰仁已劍挾勁風，勢疾凌厲的自右面攻到。

凌雲蔚口中朗然一笑，側身避過劍勢，右手鐵筆正欲出招攻時，歐彰仁却已如閃電般，一擊即退的撤招飄身後退。

歐彰仁身形才退，三劍紀威的一柄長劍已從左面如電疾攻而至。

凌雲蔚趕忙脚下微挪，移宮換位，閃身避過來劍，鐵筆疾出，一招「仙人指路」，直點紀威左「乳根」穴。

這一招「仙人指路」，雖是很平凡的招式，但由於凌雲蔚的身法，手法詭異異常，又出奇的快絕無倫，紀威在華山派中，雖也是當今一流高手，但是要想躱避過這一招，在難字上面却還得再加上一個難字！

不，紀威根本就無法能躱得過這一招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眼看紀威即將會傷在凌雲蔚這一招之下之際，突聞牟尙武一聲大喝，飛撲疾攻而至。

劍如長虹電射，勢疾無比的，直刺凌雲蔚的後心。

這時，凌雲蔚只要一狠心，右手鐵筆再前進數寸，固可立將紀威傷在他這一招「仙人指路」之下，「三才劍陣」便也就立告瓦解，但是，牟尙武的一柄長劍也必於這同時的刹那間刺穿他的後心！

在這等情形之下，他當然不會得不顧他自己的性命危險。

何況，他與紀威又無仇無怨，他此來華山的目的只是爲了拜晤華山掌門，連絡華山派聯盟共同對付屠殺黑白兩道江湖同道，掀起腥風血浪的魔頭，挽救一場即將降臨的武林浩劫……

因此，他立時一撤招筆，身形電閃，避過牟尙武的長劍攻刺，避招中仍然不忘攻敵，左脚突地飛起踢向牟尙武持劍的右腕。

牟尙武口中一聲怒叱，右臂外引，左掌疾出，含勁待吐的拍向凌雲蔚的脚背。

凌雲蔚左臂一收，右手鐵筆一招「金針穿綫」，直朝牟尙武的左臂扎去。

牟尙武左臂一撤，身形電飄而退。

凌雲蔚身形激動，才待跟踪追擊時，二劍歐彰仁倏已揮劍攻至。

凌雲蔚只得一沉眞氣穩住身形，揮筆相迎。

歐彰仁仍是一擊即退，緊接着三劍紀威復又揮劍攻到，紀威也是一擊即退，再接着却是首劍牟尙武劍若驚虹閃電，勢若游龍般的刺扎攻到。

只見人影電飄，劍虹繞空，衣袂飄飄，劍風嘶嘶，此攻彼退，此退彼攻，互相呼應，配合得甚爲巧妙。

顯然地，華山三劍已採取了「拖」的戰畧，展開了「三才劍陣」的循環搏戰，以圖在「拖」的戰畧下支持過二十招之數。

在這等情勢之下，凌雲蔚心中不禁有點暗暗發急起來。……

雖然，憑藉着他一身上乘奇學，深厚無比的內家功力，如果施展辣手絕招破陣獲勝，並非是什麽太難之事，但是那樣一來，非得傷人不可，華山三劍必將有人血染山石，命斷當場！

傷人奪命，當然非他心中所願。

況且，華山弟子已有一人因暗算他而送命在披髮金猱的掌下，他豈能隨便再傷人命……

因此，他心中雖然暗暗發急，但却仍不願遽爾施展絕招殺手！

轉眼之間，搏戰已過十招之數，華山三劍仍是身影如電，此攻彼退，循環出招，不斷的疾攻！

凌雲蔚雖然氣定神閒應付裕如依舊，但心底却是越戰越爲發急！

十三招，十四招，十五招……

距離二十招之數愈來愈迫近了。

凌雲蔚心中驀然掀起一陣波動，他在考慮，猶豫，要不要放手施展「九合眞經」上所載的奇學絕招以破陣制勝……

他心底思潮起伏，暗想……

如果不施展絕招，二十招一過，自己就必須認輸，守諾任憑對方處置，替其門下弟子報仇！

但是，如若放手施展開來，在它罕世無儔的威力下，其後果如何？自是不言可知。

爲此，他實在煞費神思，躊躇難決……

他思潮起伏，心神爲猶豫，躊躇不决而旁騖，身法招式便就自然而然的畧現疏忽緩慢了下來。

名家高手相搏，最忌心神旁騖。

很多名盛一時的武林高手，於搏戰中往往由心神旁騖的些微疏忽，終而落得濺血黃沙飲恨九泉！

因此，他身法招式才一畧現疏忽緩慢，立被三劍的一輪猛狠疾攻，迫的封擋見絀，陷入了危機之中。

尙幸，他尙能立時警覺，趕急收攝心神，不再思慮其他地沉着應敵，但是仍然稍慢了一步。

在牟尙武的一招「梅花吐艷」精絕之學下，凌雲蔚的左腰肋間竟被劍尖劃破了一道三寸許長的裂口！

不！劃破的只是凌雲蔚的一件儒衫，并沒有傷及皮肉，否則，豈能不見血流出來？

說來也眞是險而又險，若不是他能及時警覺，收攝心神，閃身避讓得快的話，定必難逃這一劍之危！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梅龍毒鳳

王復古　文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玉龍偕諸葛天上路，途中驚覺天地帮金牌香主趕赴武當，心急師門危難，立撇下諸葛天着他獨自往武當，彼則抄捷徑趕回武當，恰値冷面金剛正欲與玄清道長搏鬥之際，司馬玉龍化裝乞丐，躍至門塲向天地帮主挑戰，爲苗疆桃面女俠羅香荷看破他的僞裝，恐其非天地帮主之敵，乃討令出戰，施苦肉計輸給司馬玉龍，挽回武當一塲浩刼，事後上清道長趕回，司馬玉龍遂把經過詳稟，上清道長驀地瞥見呆立一旁的諸葛天，向司馬玉龍詢問，全眞子也向司馬玉龍望去——

邪魔侵聖地　鬼谷昌義行

司馬玉龍微笑着點點頭。

諸葛天再忍不住了，於是，他趦趄着站起身來，向司馬玉龍紅着臉道：「你們談正經吧，我那朋友既然還沒有來，我也不願再等，這個書箱是他的，他來了，煩你們交給他，如果他向你們問起了我，就說我仍回白河去了。」

司馬玉龍向玄清道長伸手笑道：「『還音丸』師叔還有沒有？」

玄清道長臉色很不自然地從懷中取出了一個藥瓶，遞給司馬玉龍說道：「你留着用吧，我還多得很。」

上清道長沉着臉道：「玉龍，武林中首重門輩禮儀，你現在既然身爲五行掌門，你和武當以往的淵源就祇能算作一段武林趣典或歷史，你怎能再喊玄清爲師叔？」

司馬玉龍敬諾一聲，然後吞下一顆還音丸，回復了本來的聲音，向諸葛天笑道：「諸葛兄，我是誰，現在淸楚了麼？」

諸葛天愕得一愕，然後霍地跪倒，連磕三個响頭，不住喊道：「諸葛天該死，諸葛天該死，現在，我……我都明白了。」

司馬玉龍哈哈一笑，自然地受完諸葛天大禮，然後揮手令他起身坐到一旁，順便向上清道長等人將諸葛天的來歷向衆人簡畧地說了一遍，衆人均是莞爾一笑。

跟着，上清道長命門下擺席，席間，先由玄清道長遵上清道長之命將這次天地帮進犯武當差一點造成覆派巨災，詳詳細細覆述了一遍。接着，上清道長也將華山事件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最後，上清道長向司馬玉龍道：「玉龍，你一定懷疑我這次爲什麼會走在你的後面吧？唉，說起來眞是一言難盡。半路上，我經過一間鏢局，因爲局主認識我，堅持邀我進去小坐，還特地爲我備了一頓豐富的素席，由局中幾個成名的鏢師作陪。席間閒聊，說起該局最近幾乎出了亂子，若非有一個名叫百事通的鏢伙機警，差一點兒送去好幾條人命了！」

那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該局日昨有兩個鏢師剛剛跑過一趟河南臨汝縣的鏢回來，說起他們在走到河南南陽附近官道上，看到迎面走來一個身材異常高大，身披玄黃披風，面藍如靛的醜老人，祇爲其中一個鏢師朝那醜老人多望了幾眼，那個醜老人勃然大怒，開口便駡那些鏢師都是殺才，那個鏢師因爲不知道那個醜老人的來歷，隨意頂了兩句，醜老人哈哈一笑，走過來，將衆人的坐騎，一手一個，如扔老鼠，輕輕鬆鬆一丟二三丈遠，馬匹跌下去，連哼都不哼，便就躺着不動了。這時，那個武功有限，年事已經不小，爲該鏢局最得力人員的鏢伙百事通，忽然想起了武林中幾十年前一個令人聞名落魄的人物，連忙示意衆人一齊跪下，並由百事通喊破老妖的名諱，老妖碍於身份，這才沒有對那些鏢師們下手……我聽到這裏，便向他們打聽老妖走的那條路可通嵩山，他們說一點不錯……」

司馬玉龍大驚道：「老妖若是去鬧少林寺，如何是好？」

上清道長眉頭緊皺，喟嘆道：「當然是去少林寺呀，可是，遠水不能救近火，上清又有什麼辦法？上清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不等終席，便告了辭，上清的意思，想先回武當佈置一下，再然後趕往少林，見機而作，能盡多少力量算多少，不想武當本身却先出了意外，唉，天地帮存在一天眞是難令我輩安枕！」

司馬玉龍想起去嵩山少林寺聯絡的正是閙人鳳，更是愁上加愁，一刻也坐不住了。

當下，他站起身來，向上淸道人分別一躬，毅然道：「玉龍很想這就趕向少林去！」

司馬玉龍於黃昏時分下了武當。

他將諸葛天介紹給上清道長代收武當末代俗家弟子。

然後，他向諸葛天要來那匹劣馬代步，一路上，馬鞭頻揮，四蹄翻飛，奔馳了一個通宵，天明時，抵達漢水邊沿的穀城。

經過一夜狂奔，司馬玉龍倒不感覺怎樣，第一個支撐不住的却是那匹瘦馬，他嘆了一口氣，拍拍馬頭，將馬賣了。

由穀城渡漢水，從老河口登岸，進入豫境。打光化出發，沿浙川江西岸直奔熊耳山脈。

由熊耳山脈再入嵩山山脈，經過十幾天不眠不休的急趕，三月下旬的某一天，司馬玉龍已到了離少林寺不滿百里的伊陽。

因爲起程匆促，一方面也爲了行路方便，司馬玉龍仍是上武當的那副模樣，蓬頭亂髮，歪眉斜眼，滿身油污，膚色漆黑，一個奇醜的駝背小叫化。

司馬玉龍實在太辛苦了，他不得不在伊陽歇宿一宵，想藉一夜的時光養息調元，萬一遭遇什麼意

外，也好有充份的精力應付。

但他自服了雪山冰芝，又經五行怪叟轉注了一身絕世功力，他的根底實已紮得純厚驚人。

他先後跟三色老妖和苗疆桃面女俠的兩度換掌，居然能夠有驚無險，就是換上當今六大名派掌門人中的任何一位，也恐怕難有如此優異的表現呢！

所以，他在伊陽城北的一所破舊的舊廟中，僅僅行功二個更次，便已神元相會，靈光瑩澈，通體舒暢而無半絲疲憊之感。

司馬玉龍走出那間破廟，抬頭望望皎潔的月色，心想：如此大好月夜，我又何不繼續趕路？

他知道少林在嵩山少室北麓，少室在登峯縣北，登封縣又在伊陽之西北，所以，他一出伊陽城，認定方向，便向西北區奔馳起來，走了一個多更次，司馬玉龍忽然發覺自己正置身在一座狹谷之中。

他仰臉向上，夜半月圓，環目四顧，週遭全是一片削壁，好似走進了一隻開了頂的葫蘆。

司馬玉龍知道自己迷了路，雖然不怕，却很焦躁，這眞是欲速不達，假如就在這片窮谷中折騰到天亮，豈不冤枉？

他開始沿着四壁找尋來時之路，可是，走來走去，身軀仍在方圓半里之內，除了發現無數的怪石奇樹之外，他並沒有找到出谷之口，於是，他在一塊青石上坐了下來，他需要定定神，他知道，他既能夠進來，就應該能夠出去，他之所以不能辨清方向，一定是他氣浮心煩的緣故！

就在這個時候，司馬玉龍突然聽到一聲悠長的嘆息。

在這種情形之下，若是換了別人，一定會霍然驚跳而起，忙着去搜求嘆息的來源，可是，司馬玉龍恰恰相反，他的一顆心却因而越發鎮定下來，神清慧定，數十丈方圓之內，能察飛花，能辨落絮！

他以爲，那聲嘆息絕非對司馬玉龍所發，因爲那聲嘆息聽來實在太平靜了。

他判斷發出嘆息之人一定盤坐在這附近，而且已經坐了很久，那聲嘆息，並無悲觀消極的意味，彷彿祗是代表了它的主人對某一個難題無法解答的自怨自艾。

所以，他想，如果他的判斷沒有錯誤，而那人的難題仍未找出答案的話，那種嘆息將會有第二聲，第三聲，繼續發出來……果然，司馬玉龍一念未畢，又是一聲更爲悠長的嘆息，傳入了他的耳鼓。

從這第二聲嘆息裏，耳聰目明遠異常人的司馬玉龍，完全聽出了聲浪來自何方！

他自青石上，緩緩起身，轉向正北，雙臂微拂，人已縱起四丈來高，半空中一個前俯之勢，身形便似箭一般地，悄沒聲息地向北方谷壁上一株古松上落身下去，身軀落上古松，司馬玉龍看到一幅雖然令他驚奇的，却有一半在他的意料之中的畫面。

他看到一個人。

那是一個老人，一個鬚眉皆白的老人。

司馬玉龍正對面約五丈之處，也聳立着一株古松，這時，那株古松下，一個半道半俗裝束的老人，身披一襲破舊灰布袍，頭梳冲天寶髻，白眉覆目，白鬚垂胸，老人垂首盤坐，面前攤着一本打開的小書，小書前是一隻古色古香的三足兩耳銅鼎，鼎內淡烟裊裊上升，淡烟中散出陣陣檀香之氣。

很顯然的，那人若不是一個身懷絕世武功的武林異人，也將是一位遁跡隱居的儒林雅士。

司馬玉龍心頭，第一個升起來的念頭是，他應該上前虔誠謁見，一方面多增長一點見識，一方面也好趁此機會請對方指點出谷之路……可是，司馬玉龍署一猶疑，他的想法又變了！

他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尤其對方正在聚精會神地思考時，他不應該去打擾人家！

就在司馬玉龍返身欲退之際，老人開口了：「小老弟，既來之，則安之，退走何爲？」

老人說這幾句話時，不但頭沒有抬一抬，甚至連身軀都沒有稍稍挪動。

司馬玉龍知道遇上了武林高人，當下也就不再作其他打算，從古松上飄身而下，大步走至老人面前，抱拳深深一揖道：「在下迷路入谷，不意驚擾老丈清修，尚望老丈恕罪則個。」

老人抬起臉，白眉微軒，兩眼半睜，露出兩股藹然清光，向司馬玉龍點點頭道：「山中無俗禮，我們坐下來談談。」

司馬玉龍依言在老人面前六七尺處盤膝坐下。

這時老人朝司馬玉龍又打量了一眼，靜靜地道：「依老弟這副身手以及這副英光內蘊的眼神看來，老弟似乎不應該……老弟難道施過易容之術？」

司馬玉龍心頭微微一驚，知道眞人面前難說假話，當下便即點頭道：「老丈法眼，眞令晚輩欽佩，晚輩……」

老人突然搖搖頭，微笑道：「老弟不必通名報姓了，因爲老夫早已忘失自己名姓，無以爲報，我們還是兩免的好。至於『晚輩』兩字，也請老弟少用，老夫雖然年歲老大，但輩份並不一定比什麼人都高，我們既沒叙及彼此門派身份，又從那兒分出來的輩份高低？

「所以說，我們既然有緣萍水相逢，人生苦短，何不趁此美月良宵，不計名利，無涉利害，作一次忘年之交，來個通宵暢談，在彼此一生中留下個謎樣的美好回憶？」

司馬玉龍感覺此老心胸豁達淡雅，幾若神仙中人，剛才那兩聲嘆息，又是何爲而發？司馬玉龍心中思忖，表面上並未顯露出來。

他知道，在這種奇人面前，過份拘禮，反而會有將良機斷送之危險，當下即便含笑點頭，爽然答道：「謹遵老丈吩咐。」

老人道：「適才見老弟上岩下松的兩番身手，老夫不禁對老弟起了莫大興趣，老夫在你老弟心目中固然是個謎，而老弟你，在老夫心目中，也差不多是一個謎樣的人物呢。因爲，以老弟這點年紀，當今所有的武林一流高人老夫都畧知梗概，老夫就想不出誰能有偌大能耐教出你這樣年紀雖輕，造詣却比當今一流高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徒弟來！不過，老弟，你可別誤會，老夫這樣說，絕沒有盤問你門派的用意，老夫祗在說明老夫對你的觀感，也可以說，請原諒老夫的自負，就因了這一點，老夫才請你下樹來談談。

「最後，更請老弟恕老夫坦率，老弟武功固已驚人，不知老弟對文墨方面，是否也和老弟武學一樣，下過幾年孤燭寒窗的功夫？」

司馬玉龍赧然頷首道：「古人云：學無止境。在下書雖唸過幾本，但孤陋勢所難免，尚望老丈不吝指教才好。」

老人點點頭，沉吟了一下道：「此谷何名，老弟知道否？」

「不知道，老丈！」

「唐高宗在位時，曾跟那一位方外之人有過往來？」

「道士潘師正？」

老人哦了一聲，朝司馬玉龍望了一眼，點點頭道：「不錯！不錯。」

老人頓了一下，又道：「那位道士後來何處去了？」

「按史載，那位道士後來結廬於逍遙谷。」

「逍遙谷在什麼地方？」

「中嶽嵩山。」

「老弟，你現在處身何處？」

司馬玉龍恍然大悟！

「老丈，這裏就是嵩山逍遙谷麼？」

老人微微一笑，向右側的一個黑黝黝的石洞一指道：「那兒，看到沒有？它就是唐高宗的方外之友，道士潘師正當年修道的洞府。」

老人說着，又朝自己身前一指道：「這兒，就是潘道士留下來的手抄秘笈。」

司馬玉龍順勢望去，石地上，那本色澤灰黃，幾乎有觸指成灰趨勢的小書，正打開在最後一頁。最後一頁，除了一個墨畫的太極圖案外，別的什麼也沒有。

司馬玉龍不禁問道：「老丈，這是一本精深的道家教義麼？」

老人點點頭，又搖搖頭道：「可以說它是，也可以說它不是。在一般人的眼光中，也許會將它當做一本道家的修眞秘笈，但在老夫看來，它則應該是一本至高至上的武學秘笈！」

司馬玉龍微微一驚，趕緊從那幅太極圖上將目光收回，肅容垂首。

老人又看了司馬玉龍一眼，不住點頭。

沉默了片刻之後，老人慨嘆一聲，緩緩說道：「君子能信人，信人復能令人信者，其聖賢歟？習武之人，每閱拳經劍譜之名，下焉者，亡命豪奪，次焉者，雖知與己無分，亦難免耿耿於心，不能釋懷。若斯至寶當前，心收神歛，如拒蛇蠍者！鮮之矣！老弟即此一端，就已令老夫欽佩無已了！」

司馬玉龍惶然傾身答道：「理應如此，義所當然，老丈過獎了。」

老人讚許地又點了幾下頭，然後藹然向司馬玉龍道：「由於相人未曾走眼，老夫亦頗自豪，老弟，不用拘泥了，抬起頭來吧！」

司馬玉龍依言抬起頭來。

老人指着那幅太極圖道：「這本册子，前面的幾頁，雖然文義晦澀，老夫經過三個月的默悟，自信業已十解八九。唯獨最後這幅太極圖，老夫認定它是本書精華所在，先後熟思三晝夜，仍是茫無所得。假如能將此圖涵義參出，老夫相信，老夫對於前數頁所載將會收融滙貫通之效。老弟天資敏慧，不知能爲老夫解釋一番否？設若老弟能將老夫迷津點破，老夫定當有所還報！」

司馬玉龍連說數聲不敢當，隨後便即瞑目沉思起來。

好半响，他睜眼沉吟着道：「太極之取義，乃天地未分，混沌合一之象。如若用在武功，可能跡近佛家之偈，爲本册秘笈內容之總結！依在下想來，這幅圖很可能祗代表了兩個字。」

「兩個什麼字？」

「『動』和『靜』！」

「動和靜？」

「是的！太極之圖，既爲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之象，它實在是一種靜的象徵，但易經繫詞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有三百八十四爻窮通之變。所以說，無論本笈前頁所載爲何種武功，本笈主人已暗示出：這種武功，以靜爲守，以動主攻，靜如天地未分，精氣神不溢六合之外，動則因循相生，一如繫詞傳所

云：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這是在下信口開河，老丈不知以爲然否？」

老人靜靜聽畢，不禁仰天一聲長嘆！

司馬玉龍失驚道：「老丈，晚生說錯了麼？」

「不，孩子，你說對了，太對了！」老人喃喃地道：「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誠不我欺之至論也！唉唉，老弟，天色也不早了，老夫經老弟如此一說，尚須將全書準此義而綜觀一遍，老弟，我們訂個後會之期吧！」

司馬玉龍起身一躬道：「但憑老丈吩咐！」

老人沉吟了一下道：「今夜是三月廿五，我們十天之後，四月初五再見如何？」

司馬玉龍躬身問道：「還是在這逍遙谷中？」

老人反問道：「你現在準備到那兒去？」

司馬玉龍坦率答道：「少林！」

老人哦了一聲，似乎想問什麼，但終於忍住，而改口道：「孩子，戰國時的王詡你知道嗎？」

司馬玉龍想了一下道：「是不是那個戰國時代造就了無數人才的鬼谷子先生？」

老人點頭微笑道：「難爲你懂得倒眞不少，是的，孩子，王詡即因住『鬼谷』而得鬼谷子之名，老夫近年來就定居他那個鬼谷之中，四月初五，我們鬼谷相見。」

「請老丈指點鬼谷方向！」

「登封縣北五里！」

「有人不是說在登封東南？」

「那一說法是不確的。」

「再見了，老丈！」

「四月初五見，孩子。」

司馬玉龍揖別了谷中老人，依着老人手指指向，……連三五個縱身，越過一片亂石，即已找着來時谷口。

這時，旭日初昇，金球一輪，萬壑蒙輝，彩霧蒸騰，景色之美，眞令人有脫俗忘塵之感！

司馬玉龍面對日出之處，深深吸進一口清鮮之氣，仰天爽然振臂一聲長嘯，脚下微頓，人似天馬行空，朝正北飛躍而去。

抵達少林，才不過辰牌時分。

少林建於少室北麓，巍峨壯偉。

司馬玉龍走近寺門，見寺外僧人往來行走，神色寧靜，心中不禁又慰又訝！他想：難道三色老妖沒有來過？不然寺中那有這等平和？但是，苗疆羅老前輩親口說過，三色老妖獨自一人上少林來了，以羅老前輩在天地幫中地位之尊，她的消息應該比什麼人的消息都要來得可靠，以羅老前輩對武林各大派的關切，她這樣說就是一種警告……奇怪。

司馬玉龍走進寺門，兩個灰衣僧人和南迎出。

兩個灰衣知客，迅速地在司馬玉龍身上掠過一眼，由左首的一個首先和南躬身道：「檀樾恁早枉駕敝寺，敢問有何見教？」

司馬玉龍暗暗點道讚道：不錯，對着一個鶉衣百結的小叫化，居然還能保持如此週到的禮節，如此不卑不亢的語氣，少林寺到底是少林寺！

當下，他爲節省時間，便即在還禮後，簡潔地道：「煩請通報正果禪師，就說有人求見好了。」

兩個知客僧愕然對望一眼，二人臉上，均流露出一種難以描述的不安之色。

這時，仍由左首的那個知客僧和南答道：「請檀樾見諒，敝寺……掌門人……吩咐……這幾天不見客。」

司馬玉龍眉頭一皺，無可奈何地從懷中摸出一件物事，遞入左首那個知客僧手裏，一面催促道：

「拿進去，給正果禪師過目，就說持有這塊竹牌的人求見。」

當左首那個灰衣知客僧展掌看清面前這個來得兀突的醜怪小叫化放在他掌心裏的，竟是一塊三寸來長，二寸來寬，上面鐫着一隻酒葫蘆的紫竹牌子時，兩個知客僧的臉色，同時大變！

司馬玉龍又道：「煩大和尚快一點吧！」

兩個知客僧同時向司馬玉龍深深一稽首，原先發話的那個知客僧異常惶恐地道：「智通這就通報，請……少俠……掌門人……暫隨敝師弟智明僧客室小坐！」那個高個子灰衣知客僧說畢，匆匆而去，留下右首身材稍矮的灰衣知客僧，將司馬玉龍引入寺門側殿一間客室內坐下，另有沙彌獻上茶點，司馬玉龍因爲腹中甚餓，也就隨意食用起來。

不到盞茶光景，那個自稱智通的知客僧匆匆走進客室，向司馬玉龍躬身低聲道：「敝寺掌門人恭候俠駕，他老人家無法親迎，少俠稍等自知。」

司馬玉龍點點頭，隨在那位知客僧智通之後，經過兩座大殿，三道側門，最後，智通告退，另由一位身披玄黃袈裟的僧人默默引至一座僻靜的經堂門口，身披玄黃袈裟的那位和尚返身一躬，低聲謝罪道：「奉掌門人諭，慧能僧祇能引少俠至此，掌門人就在經堂之內，請少俠逕自入內相見！」

司馬玉龍欠身還禮。

他嘴裏雖然應諾着，心中却是疑惑得很。據他所知，少林寺僧，除了以字分輩外，身上所穿袈裟的顏色，也是一種明顯的識別。

少林現在的五輩是「正」「忍」「意」「智」「定」。至於袈裟，則和衡山差不多，約分「紫」「紅」「黃」「灰」「皂」數色。根據兩個知客的報名，兩個知客是智字輩，是少林本代第四代弟子

，在少林而言，身份可算很低，因爲他們的職掌是知客，知客，在一個大寺院來說，並不是一種低位，而今竟以四代弟子充任，實在令人不解。再說那個穿黃袈裟的慧能，雖然比兩個知客高出一輩，但如果說用來接引一位五行本代掌門人，也有點大悖常情。

五行一系，自五行異叟於五十多年前爲武林六大派排解了一次流血紛爭之後，已爲武林默認爲中原武林之領導者，六大名派，自掌門人起，如聽得五行門中有人蒞臨，莫不傾派恭迎，而現在，知禮如少林正果老禪師者，居然在接得五行令符之後，仍舊遲遲不現身，僅派一名三代弟子半途畧加指點，眞是咄咄怪事！

司馬玉龍雖然內心納悶不已，脚下却未停留，他伸手輕輕推開虛掩的經堂之門，昂然踏着大步向裏走進！

司馬玉龍進入經堂，閃目一瞥之下，不禁脫口發出一聲低低的驚呼，啊、啊、天哪！原來是這麼回事？

此刻，映在司馬玉龍眼前的，是一幅慘不忍覩的悽景：八隻蒲團，一字雁列，每一隻蒲團上，躺着一具死屍，上蓋着一件大紅袈裟……司馬玉龍凄然明白了少林寺中爲什麼見不到一位輩份較高的僧人的緣故……這時，在八隻躺着八具死屍的蒲團正中，一個身披紫繡金袈裟的枯瘦老年僧人，正雙手捧着司馬玉龍交給知客僧作爲通報信物的五行紫竹令符，垂頭端然不動。

司馬玉龍稍爲猶疑了一下，隨即走上兩步，對蒲團那個枯瘦老和尚躬身致意道：「五行本代掌門司馬玉龍謁見正果禪師佛駕！」

可是，出乎司馬玉龍意外的，那位司馬玉龍曾經在武當見過一面，認得清清楚楚的少林掌門人，正果老禪師，在聽了司馬玉龍的這番參見之語之後，竟然仍舊端坐在那隻蒲團上，雙手托着那塊五行令符，一動不動。

司馬玉龍大訝，暗忖道：「什麼？難道連正果老禪師也……那麼，剛才那位慧能怎麼說他是奉了掌門人之諭？」

司馬玉龍凝目運神畧一諦視之下，他明白了。

他輕輕走過去，屈跪一膝，先從正果禪師取回五行令符，然後輕聲道：「禪師，你傷在何處？」

一縷細如蚊蚋的聲音，斷續地從正果禪師的嘴唇中吃力地吐出，斷續地進入司馬玉龍耳中：「少俠……歉甚……少林……不幸……我……老衲內傷……太……太重了。」

司馬玉龍忙道：「禪師不必再說，我知道。」

司馬玉龍抬頭見到經堂一角有一個沙彌含淚垂手而立，便向他招招手，等小和尚走近，他向他比了一個要水喝的手勢，沙彌立即轉身到經堂後面端來半碗清水，司馬玉龍從懷中取出那隻楊花仙子在黃安送給他的綠玉細頸小瓶，又取出幾顆武當秘製的培元金丹，用指頭揑碎，和入百毒散一齊倒入水碗中調勻，輕輕托住正果禪師頸後，小心灌入禪師口中，然後將水碗交給沙彌，在禪師背後坐定，默默行功，片刻之後，五行神功運足，伸出雙掌，遙按禪師第六椎骨之下，屬於督脈的靈台大穴，拚耗本身眞元，將五行神功全力源源發出。……沒有多久，司馬玉龍感到雙掌一顫，神功在禪師體內似被一種磁物牽引，心中大喜，知道禪師本身之功力業已能够運用自如，大事可以無碍了。……司馬玉龍頗爲震驚於正果老禪師在內功方面的修爲之純！因爲，一位武林高手，一旦被人傷到不能動彈，甚至連講話都感困難的程度，居然能在如此短促時間內即能藉外力接引而將本身喪失殆盡的眞力凝聚運轉，眞是一件談何容易的事？

又是頓飯光景過去，司馬玉龍感到一陣眩暈，知道自己眞元的耗損已達於虛脫的危險邊緣，如果再持續下去，不消再有頓飯時辰，恐怕自己也將要接受另一個內功成就至少和他相等的高手全力療治了！

假如他將正果老禪師救活，而自己倒下。正果禪師是大創初癒，無力旁顧，少林寺中其他高僧又已死亡殆盡，這種情形之下，誰有能力救得了他？

可是。他歇得了手麼？

少林遭此奇禍，正果禪師幾乎是碩果僅存，他如不捨命將正果老禪師的嚴重內傷一氣根治，豈非前功盡棄？再說，目前除了他司馬玉龍一人之外，又有誰能接替他的後手？他司馬玉龍不辭辛苦，眼巴巴地趕到少林來，又是爲的什麼？

想到此處，司馬玉龍牙關緊咬，氣納丹田，雖然眩暈感覺愈來愈厲害，雙掌發出的五行神功却不因此稍減半分，又是盞茶光景過去，正果老禪師忽然開口了：「少俠，我好了，謝謝您！」

司馬玉龍無力地强笑道：「我不要緊，禪師，再助你行功一週如何？」

正果禪師堅決地道：「不用了，少俠……阿彌陀佛。」

司馬玉龍緩緩放落雙手。

「少俠，難爲你了，唉，眞是，從何說起！」

「禪師，我們彼此均不宜多說話，一切留到明天再談吧！」

司馬玉龍深深吸進口清氣，無力地垂下眼皮。

正果禪師也跟着照做了。

從第一天午時，到第二天午時，整整一晝夜，正果禪師和司馬玉龍二人方始完全復原。

第二天，正果老禪師首先自蒲團上起身，到內室取來一隻藥瓶，倒出一顆淸香四溢。色作赤紅的藥丸，遞給司馬玉龍道：「少俠，請先服了這顆『少林行功秘丹』再說吧。」

司馬玉龍起身含笑接過，一面道謝，一面說道：「少林至寶，珍似達摩九經，玉龍居然能够兩度服用，眞是何幸之甚！」

正果老禪師一怔道：「此丹貧僧秘若拱璧，少俠何處見得？」

「第一次係於武當南巖觀內，爲家師五行怪叟所贈。」

「少俠全諱是……？」

「司馬玉龍。」

「啊，啊，少俠不是……？」

「是的，玉龍本是武當上淸道長門下，記得禪師上次去武當時，玉龍也曾見過禪師。嗣後，五行長者垂愛，蒙上淸道長見允，玉龍轉入五行門下，並蒙家師授以本代掌門之職！」

「噢，噢。」正果禪師驚嘆好一會，重新向司馬玉龍見過禮，然後長嘆了一聲道：「老衲傷重得連取服『行功秘丹』都不能够，而知道此丹存放之處的八位師弟又都無一倖存，阿彌陀佛！」兩顆淚珠像舍利子似地滾落於老禪師的深紫袈裟上，「此天數歟？善哉，善哉……」老禪師唏噓了好一陣，才又强自鎭定着繼續說下去道：「設非司馬少俠適時趕至，老衲縱能留得一命，也勢必落得一身殘廢，唉唉，司馬少俠惠我少林之恩亦大矣！」老禪師說至此處，情不自禁地向司馬玉龍和南又是一躬，口中佛號低誦不絕。

司馬玉龍遜謝避過，老禪師接下去又道：「當慧能師姪遞給老衲那塊五行令符時，老衲除說得出接引兩個字，其他的話已無力表達。老衲起初尙以爲五行公孫長者他老人家來了，不過，老衲心下甚感納罕，旣然是他老人家來了，爲什麼還要叫人通報，他老人家過去來少林，一向都是往裏面直闖的呀！及至少俠現身，老衲雖然神志恍惚，但依稀辨得出決非公孫長者本人，也許司馬少俠當時已向老衲說出了名諱，但老衲却是一字未曾聽淸，直到少俠問老衲傷在何處，老衲才隱約覺察少俠年事頗青。噢，對了，少俠，五行公孫長者，他老人家何處去了？」

司馬玉龍黯然地搖搖頭道：「他老人家現在可能在天山……說起來，一言難盡。……禪師，那個等到將來再奉告，你還是先將貴寺遭遇不幸的始末約畧說一遍吧。」

正果老禪師點點頭，和司馬玉龍讓了座，這才嘆息着繼續說道：「事情發生得如此兀突，直到現在，老衲還幾乎懷疑它是不是在南柯夢中……前天淸晨，知客通報，說寺門外有一個身披黃披風，身材高大的藍臉老人聲稱要見少林本代掌門人，老衲聞報，不勝訝異！

「心想：什麼？黑水黃衫藍叟尙在人間？抑或另有其人，祗是衣着和容貌的巧合？還有：就算來的是藍面叟本人，他到少林來又是爲的什麼？因爲此魔曾於數十年前在中原武林攪起過一片腥風血雨，是以老衲深知，此魔此來，十九不存善意！

「於是，老衲召齊了八位師弟，在本寺羅漢堂前的空地上迎接那個魔頭。見面之下，老衲發現那個魔頭居然還是幾十年前的老樣子。他見了老衲，劈頭就問道：『你就是正果和尙麼？』

「老衲恭諾道：『正是貧僧！』

「老魔又道：『那好！喂，正果和尙，我問你，最近中原武林有個天地帮你可知道？』

「老衲搖搖頭道：『貧僧尙未聞及！』

「老魔不悅地道：『老夫現在告訴你，你不就已經知道了？』

「老衲輕嘿一聲，默然無語。

「老魔冷笑數聲，扳起臉孔又道：『老夫現任該帮與玉牌帮主平起平坐的玉牌總敎練之職，有權代帮主頒發號令行事！老夫因見少林立派悠久，武學穩練，而且高手遠較中原其他各派爲衆，是以想請貴寺入帮，將貴寺改爲本帮嵩山支舵，你就受聘爲支舵舵主，和尙，你想可好？』

「當時，聽了老魔這一番話後，老衲已知事情無法善了，但又不願首先肇事，仍冀能够好言打發，息事寧人，就在老衲躊躇着如何應對之際，老衲三師弟正境僧已然忍受不了，冷冷地爲老衲代答道：『若非看在檀樾在武林中崇高的輩份上，敝寺可眞要對黑水高人下逐客令了。』

「老魔聽了正境師弟這兩句話，雙睛突睜，兇光暴露，指着正境師弟向老衲問道：『正果，這個穿紅袈裟的和尙是誰？』

「老衲忍氣，合掌躬身，謝罪道：『他是貧僧三師弟正境，其語言冒犯之處，尙請仙翁見諒。』

「老魔哦了一聲，臉上喜色頓露。

「老衲尙在猛忖老魔是何居心之時，老魔業已哈哈笑道：『正境？正字輩？好好好，你們正字輩雖然比老夫的行輩還差得遠，但在中原無古人的今天，在你們這些正字輩的和尙身上下手，大概也不會有誰說我以老欺小了。』老魔笑說着，開始向正境師弟緩步逼去。

「老衲暗道一聲不妙，才待下令命正境後退，由老衲上前應付時，正境師弟低誦一聲佛號，雙掌一合，對老魔俯身一躬，一招『朝佛西天』業已挾着十分威力，向老魔前胸猛攻而去！」

「之後呢？」司馬玉龍緊張而激動地問，他已完全忘了身後蒲團上用大紅袈裟蓋着的八具屍體。

正果老禪師淒然長嘆，以一種近乎夢囈般的聲調繼續說下去道：「老魔能够獨霸武林數十年，果非倖致。正境師弟的武功，別說在全寺中是佼佼者，就是在我們正字輩的一般師兄弟來說，他也有資格排在五名之內。可是，那一招『朝佛西天』雖然威猛絕倫，但老魔見了，却祗嘿嘿一笑，容得正境師弟雙掌已近胸前，這才揚起左臂，從容地往正境師弟頂門遙遙一按，一聲悶哼，正境卽已……唉唉……阿彌陀佛……然後，唉唉，也無甚可說的了，正見、正淸、正淨、正凡、正忍、正了、正禪七位師弟，一個接着一個，不容老衲置啄，先後以不同方式，一個不留地，橫屍當場！最後，剩下老衲一人了，老衲知道，老衲的一點武功，雖然比八位師弟畧强，但也絕非老魔對手，可是，事已至此，老衲何能苟且偸生？

「當下，老衲向連斃少林八位高僧，面不改色的老魔合掌一躬道：『貧僧就敎之前，可否向仙翁請敎一個問題？』

「老魔冷冷地道：『看在你這和尙臨危不亂，始終執禮如一的情面上，你說吧！』

「老衲道：『少林正字輩的和尙死淨後，正字輩以下的和尙……』

「老魔不等老衲說完，早接口大笑道：『正果，你該死！老夫宰你們這幾個正字輩的和尙，已是迫不得已。至於正字輩以下的，嘿嘿，要宰他們，本帮自有金牌香主在，你竟將老夫看得那樣一文不值？』

「老衲聽了，心下大寬。

「當下，老衲取出本寺的掌門令符，向羅漢堂値堂師姪慧能僧傳令道：『慧能聽諭：本座歸位後，你可暫掌本門，恭送黑水仙翁出寺，全寺上下任何弟子，一律不許妄動！』

「看到慧能應允而去，老衲向老魔躬身道：『仙翁請！』

「老魔冷冷地道：『你請！』

「老衲不再客氣，暗運一身眞力，毫無保留地也和正境師弟他們一樣，以一招『朝佛西天』，合掌猛向老魔推去！老魔對老衲，似乎也有點另眼相待，應敵時還較對付我那八位師弟時愼重得多，老衲一招攻去，老魔居然也正正式式地還了老衲一招。四掌遙接，老衲雖然被震得心浮氣動，踉蹌後退，但老衲隱約地感覺到，老魔在攻殺老衲八位師弟後，表面雖然安靜如恆，暗底下也似乎損耗不少眞力，和老衲接實的這一招，並不如老衲想像中凌厲可怕。

「於是，老衲信心大振，雖然知道結果仍是難逃一死，但老魔如想置老衲於死地，至少也得在三招之外……」

正果老禪說至此處，司馬玉龍突然想及一個問題，不禁岔口道：「禪師，貴寺難道於事前一點警覺也沒有？」

正果禪師搖搖頭。

司馬玉龍訝然道：「一位複姓闕人的女俠，沒來過？」

正果禪師也訝道：「什麼？少俠是指她？」

司馬玉龍急急地道：「她，她怎樣了？」

「原來那位年輕女俠複姓闕人，唉！」正果禪師喃喃說着，又深深嘆息了一聲：「要不是那位女俠來得正巧，縱然我佛慈悲，老衲今天那還能跟少俠相對坐談？」

司馬玉龍忙道：「闕人女俠現在何處去呢？」

正果禪師無意地朝司馬玉龍瞥了一眼，司馬玉龍的臉色不禁微微一紅。正果老禪師並未在意，微喟一聲，接下去說道：「事情得從頭說起，剛才老衲說到和老魔換過一掌之後，老衲踉蹌退出三步，老魔雖然站在原來地方，但上身却也晃了兩晃。前面說過，老衲已存必死之心，這最後一次交手，老衲無非想在三掌之內，拚盡數十年之苦修，令老魔受點創傷，爲本寺掙回一點顏面，聊慰後人罷了。所以，一掌之後，老衲全不顧及本身有無受傷，朗誦一聲佛號，眞氣藉以凝聚，向老魔攻出較第一掌更爲威猛的第二掌。老魔似乎被老衲激怒了，第二掌也還得較第一掌更爲有力！第二掌，老衲輸得更慘，一連倒退六步，方將勢子煞住，這一次，老魔也退了一步。

「二掌過後，老衲知道，老衲祗有再攻一掌的能爲了。

「第三掌攻出，老魔喝一聲『去罷』！老衲應聲翻倒，同時噴出一口鮮血。而老魔的掌風尙是餘威未盡，重如山嶽似地繼續向老衲當頭罩壓下來！這時候，老衲雖知喪命在卽，但神智尙還淸楚，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祗見老魔驚噫一聲，收掌暴退！就在同時，一道耀目銀虹，自老衲頭頂上空一掠而過，其疾無比地劈向老魔當頭！急切間，老衲感覺到：名劍，名劍法，老衲一命或可再留得下來。」

司馬玉龍喃喃地道：「鎭魔劍，魚龍劍法！」

「魚龍？」正果禪師失聲道：「魚龍十八變，

不是天山派業已失傳的絕學麼？」

「一點不錯！」司馬玉龍面現一種難以覺察的傲然微笑說着：「闖人女俠正是天山門下。」

正果禪師忙道：「她是天山毒老前輩何人？」

「孫女！」

「毒老前輩尚在人世？」

「是的！」

「你們相識很久了？」

「因誤會而相識，因了解而分開。」司馬玉龍情不自禁地說到這裏，似乎突然想起他現在是以五行掌門人的身份在和六大名派之一的少林掌門人說話，不由得將頭微低，期期地又道：「後來呢，禪師？」

正果老禪師是何等樣人，看了這等情景，那有不明內中實情之理？當下，老禪師微微點頭，繼續說下去道：「老魔似乎認識闖人女俠，闖人女俠挺劍凌空進擊，老魔並未立卽還手，暴退丈許後，指着持劍凝立的闖人女俠大喝道：『娃兒，你來少林作甚？』闖人女俠冷笑一聲，也不答言，左手劍訣一揚，劍如毒龍出洞，朝老魔又是一劍刺去。老魔尖聲喝道：『娃兒，你找死？』老魔喝着，伸出左手兩指，便向劍身揑去。這種地方，魚龍十八變的精絕之處便表現出來了。別小覷了老魔那兩根指頭，若是換了普通劍手，還眞難逃出他那平淡的一揑呢！祗要指劍相觸，當今之世，無論什麼名劍，不應手而折，那就是奇跡了。」

「後來呢？」

「當時祗見那位闖人女俠劍身不抽不閃，執劍之右手腕，一抬一按，劍尖如毒龍點頭，劍身漾出魚鱗般地點點銀輝，一支劍，恍若靈蛇游竄，不退反進，直指老魔咽喉。老魔大吃一驚，一面閃身旁退，一面讚道：『好哇，娃兒，看樣子你得到毒婦眞傳不是假的啦！』老魔讚了這兩句以後，立卽聚精會神地和闖人女俠劇鬥起來。

「老實說，那並不是場眞正的拚鬥，闖人女俠固然盡了全力，老魔却似乎祇在研究魚龍劍法的奧妙之處，他一面化解闖人女俠的劍招，一面出聲讚美或加以批評，……老衲也就藉了這陣機會，稍稍掙退兩步，打坐調息，若非闖人女俠及時現身，賜予老衲一刻調息之機，後來司馬少俠你，縱有一身絕世功力和一顆菩薩心腸，也恐怕無能爲力呢！

「再說當時，闖人女俠一面拚命向老魔發招，一面不時朝老衲偸掠着，臉上神色彷彿異常焦躁，老衲當時還以爲闖人女俠是在關心老衲的傷勢，因爲老衲正强提着最後一口游離的眞氣，無法開口，在那種情形之下，就是能開口，也將無話可說！所以，老衲除了苦笑外，別無表示。

「就這樣，闖人女俠和老魔纏鬥了約有頓飯之久，闖人女俠一套魚龍劍法的全部變化彷彿已經使完，而老魔也似乎有點不耐繼續糾纏下去，祗聽得老魔一聲大笑，闖人女俠那支寶劍，立卽脫手向老衲頂門飛出，老衲一偏頭，那支寶劍便飛向老衲肩後，格察一聲，揷入地下。

「闖人女俠寶劍出手，突然厲聲向老魔道：『藍面叟，你說你的武功和我祖母誰高？』

「老魔獰笑道：『空口說白話有何意思？』

「闖人女俠厲聲道：『你敢見她老人家麼？』

「老魔怪眼暴睜，大聲詫道：『她在那裏？』

「闖人女俠冷笑道：『你如害怕，你就推馬虎，不怕，你就跟我來。』

「闖人女俠說罷，又是冷笑數聲，頓足騰空而起，連那把稀世之寶的寶劍看也不看一眼，卽便逕自向寺外飛縱而出。老魔朝老衲身後的寶劍望了一眼，又朝闖人女俠背影望了一眼，冷冷一笑，也卽緊追而去。」

「後來呢？」

正果禪師道：「後來的事，除了本寺的，老衲就一無所知了。」

「闖人女俠沒有再回來？」

「沒有。」

「那柄劍呢？」

「提到那柄劍，說起來，話又長了。」正果老禪師又是一聲深長的嘆息，「闖人女俠和老魔相繼走後，慧能師姪給老衲以目光示意，先止住全寺各代弟子，未經奉令，不得越出內殿一步。然後，老衲以目代口，命慧能師姪將八位師弟的屍體抱進這所經堂，老衲經慧能師姪之助，也移坐到這所經堂內。老衲夢想憑本身數十年修爲自己療癒這身內傷。因爲八位師弟都是本寺一代高僧，葬禮不可潦草，最好能由老衲親自主持，趁此機會也可向全寺上下交代淸楚，讓他們明白少林這一代慘變的始末。……老衲坐定不久，師姪慧能僧忽然悄悄入室低聲稟報道：『報告掌門師伯，那位女俠留下的寶劍護手內，巧妙地紮着一封密函。』

「老衲因爲不能言動，祇是點了點頭。」

司馬玉龍岔口說道：「那封信，禪師看過了沒有？」

「還沒有！」禪師苦笑一聲道：「老衲自前天午牌入定，直到昨天辰牌時分，全神一志以內功療傷，雖然稍有進境，但若非司馬少俠仗義賜伸援手，十天半月以後，能否達到今天這樣一半程度，仍很難說。慧能師姪在沒有得到老衲許可之前，當然不會去動那支劍和那封信。所以，那封信是否準備投向少林，以及那封信的內容，老衲因爲要向少俠報告出事始末，現尙一無所知，不過，那封信的收信人假如就是老衲，那麼，闖人女俠的寶劍脫手，又似乎是闖人女俠自己有意造成的了。如果眞的如此，闖人女俠運劍至如此巧妙程度，居然連一代巨魔如藍面叟者，也給瞞過，天山絕學魚龍十八變固是神奇，就是闖人女俠在劍術上的造詣，也就够驚人的了。」

司馬玉龍點點頭道：「玉龍可以告訴禪師，那封信正是給您老人家的。」

正果禪師哦了一聲，忙命沙彌傳令喚入慧能僧，吩咐慧能僧將那柄寶劍取來，慧能取來寶劍，正果禪師又吩咐他準備一點齋菜，慧能僧躬身道：「已經準備好了。」

「那就端進來吧。」

慧能僧合掌趨身而退。

司馬玉龍用齋，正果老禪師讀完那封由上淸道長和華山梅男聯合原署的長信，司馬玉龍也已用完素齋，正果禪師讀完信，祇唸得兩聲阿彌陀佛，並沒有多說什麼。

然後，慧能僧將素齋又奉上一席，給正果師禪食用，司馬玉龍趁空將天地幫分別進襲嵩山和武當的經過，約畧說了一遍。

最後，正果禪師道：「掌門少俠，就此一言爲定了，五月五日岳陽之會，正果準到。」

司馬玉龍道：「闖人女俠這柄鎭魔寶劍暫時交由玉龍代管如何？」

正果禪師忙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什麼，少俠準備走了？」

司馬玉龍道：「玉龍於四月五日，還有一個約會。」

「遠不遠？」

「鬼谷。」

「不就在少室山後麼？」

「是的。」

「今天才三月二十七，還早着呢！」

「禪師尙有要務待理，玉龍不便打擾了。」

正果禪師沉吟了一下，臉色微變，向司馬玉龍不安地問道：「司馬少俠，請恕老衲冒昧，以少俠之絕世功力，老衲自是望塵莫及，不過，鬼谷以前並未聽說住過什麼高人，那一帶削壁懸岩，地勢奇險，少俠這次約會如果是有關武林糾紛方面的，可否容老衲以地主身份爲少俠帶路？」

正果禪師這番話，很令司馬玉龍感動。他知道正果禪師可能誤會了，不過，以禪師目前這種百事待理之身，居然不問約會的對象，旁敲側擊地表示他願意參加，這份道義，也就相當可貴了。

司馬玉龍出自眞誠地向禪師作了一躬，致謝道：「謝謝禪師，玉龍這個約會，是相當友好的，以後如果有機會，玉龍首當將家師爲什麼去天山的原因，以及這次約會的產生和結果，一併詳細向禪師奉告。」

正果禪師望了司馬玉龍一眼，低聲依依地道：「少俠一定要走了？」

「是的，禪師。」

「那麼，少俠將這瓶行功秘丹帶在身上爲老衲代贈有緣如何？」

「謝了，禪師，五月五日岳陽見。」

爲了不願正果老禪師當着外人處理少林八高僧的喪儀而感到難堪，司馬玉龍用一條破草蓆，捲着那柄闖人鳳有意留下，藉以傳遞密函的鎭魔寶劍，在三月末的一個黃昏時分，下了少林。

因爲距四月五日的鬼谷之約還有七八天之久，司馬玉龍很想藉此空暇逛一趟洛陽。

洛陽，以牡丹聞名，所以，牡丹花又名「洛陽花」！

牡丹花開，多半在春末夏初，現在趕去，正是時候。司馬玉龍記得，他第二次遇見闖人鳳，也就是和闖人鳳開始結識並走在一起的一次，便在洛陽。雖然那一次相見正趕上一場嚴冬狂雪，他記得闖人鳳似乎這樣說過：「可惜這是冬天，看不到負譽一時的洛陽花，唔，祗要有機會，我會再來的，龍哥，你來不來？」

司馬玉龍想去洛陽，這是一個最大的原因。他以爲，祗要闖人鳳能倖脫三色老妖的魔手，祗要他能够遍訪洛陽名勝，他一定會在某一處遇上她！

天黑下來了，司馬玉龍耳膜裏老是響着那兩句話：「龍哥，你來不來？」

這種幻覺，似乎是一種曼妙的天籟，今他忘却了沾衣寒露，以及崎嶇的路面，像飛似地……司馬玉龍連夜奔向洛陽。

洛陽，因在洛水之北而得名，唐神龍二年，一度改名永昌，全城方圓約九里，東南西北四門分名「建春」「長夏」「麗景」「安喜」。

後漢建都洛陽時，因基於「漢火德，火忌水」之故，曾去水而加佳，改名「雒」。洛陽在後魏太和至景明年間，最爲輝煌。魏主從司州牧廣陽王嘉之議，洛陽城內，共築三百二十三坊，各坊三百步。西魏大統三年，東魏侯景圍西魏大將獨孤信於金墉，洛陽宮寺居民，被焚殺者，十之七八。及至高歡與宇文泰部長孫子的「邙山之戰」，洛陽宮室

，一毀幾盡！直至隋大業年間，洛陽乃逐步恢復舊觀。

三天後，司馬玉龍抵洛陽西北的金墉城，他在城內遊蕩了大半天，毫無所獲。便又趕向洛陽故城，自安喜門入城，大街上，行人多如過江之鯽，大都是趕向一些巨宦大賈的花園中欣賞花開盛景而去，司馬玉龍朝自己身上望了一眼，苦笑笑，心想，洛陽這麼大，他去那兒找人？

司馬玉龍信步走着，忽然來到一所頹廢的宮門之前，因爲園亭荒蕪，無人看守，便趦趄着走了進去。走着，走着，司馬玉龍忽覺這座廢園似乎異常深邃。不一會，他來到一座石築的高台之下，仰頭望去，長滿苔草的石壁上，似乎繪着一些糢糊的人像和刻着一些無法辨認的字跡。司馬玉龍思索了好一會，然後在台基四週搜索起來。果然，他找到了幾個他想找的大字，雖然那些字業已剝落不堪，但他仍然看得出這幾個字：「雲台」「南宮」「漢，永平……年……建」。

「對了，這是歷史上有名的雲台！」司馬玉龍不禁出聲地喃喃自語道：「後漢中興的廿八名將曾題名繪像於此呢！唉，在歷史上那樣有名的『南宮』『雲台』『二八將』，如今却祇剩得殘磚碎石一堆，反而抵不上一座暴發戶的，充滿市儈氣的花園來得引誘人，眞是可嘆！」

這時，司馬玉龍身後突然有人以同樣感慨的語氣嘆道：「何嘗不是呀，叫化兄弟，……像你這樣滿腹詩書的青年人，今天却落得乞食度日，還不是一樣令人浩嘆麼？」

司馬玉龍大吃一驚。

雖然他因滿懷思古之幽情，神智不免稍稍迷混，但若說一個普通人走到他的背後而沒被他發覺，也未免有點誇張。他知道發音者如非是適逢其會，也定必是有着一副絕佳身手的武林高人。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來人一定不清楚他司馬玉龍的身份，對方可能是因了他的自語一時憐才而發，決無惡意。

於是，他慢慢掉過身來，像一個普通乞兒發現有人在他身後而愕然回身返顧的一樣。

站在司馬玉龍面前的，是一個半老徐娘。

這位約莫四十出頭光景的中年女人，穿着一身青布褂褲，頭上紮着一幅青布包頭，極似一個大戶人家的傭婦。除了健康和慈和之外，司馬玉龍找不出面前這位中年婦人，和一般中年婦人有所不同之處。

起初，猛一照面之下，司馬玉龍還以爲又是那位有着一副極好心腸，同時却又有着一副極壞名聲的天地帮內堂香主，苗疆桃面騷狐來了，但在他細察之下，他知道他想錯了。

因爲，司馬玉龍雖然始終沒見過桃面騷狐的眞面目。雖然一個人的聲調也可以用藥物改變，但，桃面騷狐那副窈窕婀娜的身裁，却和天地帮主金蘭差不多纖細動人，是令人一望而知的！

司馬玉龍斷定，他是第一次和這個中年婦人見面。

因此，他覺得，不論對方是個平庸的中年婦人也好，或是一位有着絕佳身手的武林高人也好，他身上有着很多要辦的事，而剩下來的時間又是那樣地有限，他祇須表示一下普通的禮貌，他就應該走開了。

「大媽，」他彎了彎上身，含笑說道：「您老好！」

司馬龍玉這副奇醜的容貌，似乎出乎中年婦人的意料之外。一絲難以覺察的陰影從中年婦人臉上一閃而逝。她因司馬玉龍的溫文有禮，不得不在臉上維持了一個慈和的微笑。

「小兄弟，這麼好的天氣，你怎麼會走到這兒來？」

「這兒沒有守園的人呢，大媽。」

「你唸過很多書吧，小兄弟？」

「沒有，大媽，一點點……您老怎會到這古園裏來的？」

「我是有個約會，小兄弟，我要等個人，她快來了。」

司馬玉龍當然不便問人家等的是個什麼樣人，但他却由中年婦人這幾句話裏想起自己和那個白髮老人的鬼谷之約，現在是四月初一，距離約定之日尚餘四天，四天的日子雖然不短，但這其間還有二三百里的路程需要急趕，與其茫然無緒留在洛陽城亂轉，倒不如早點趕去鬼谷！

於是，司馬玉龍趁機向中年婦人躬身一揖道：

「那麼就不再打擾大媽了。」

司馬玉龍說完，大步出了園門。

司馬玉龍身後，那個青布包頭的中年婦人，當司馬玉龍的背影在園中消失，不禁搖搖頭嘆息着自語道：「鳳兒說她在中原武林中識了一個文武全才的龍哥哥，而且於新近昇任五行掌門，剛才見那乞兒聲如金石，背史如唸家珍，還以爲湊巧碰上那個什麼司馬玉龍化裝至此，想不到對方竟然是個貨眞價實的……說來眞是可笑，……咦，鳳兒怎麼還不見回來？」

× × ×

司馬玉龍悶悶地出了洛陽城。

他到洛陽來，雖然祇抱着三分渺茫的希望碰碰

運氣，一無所獲本該是意料中事。可是，他在回去的路上，却彷彿少了什麼似地悵然若失。他那裏知道他祇因片刻之差而將一個闊人鳳祖孫相見的良機失之交臂！

四月初四，司龍玉馬到達登封。

黃昏時分，他出城向正北的山區進發。

初更光景，他已走到一座狹谷之口。他相度了一下地勢，穩了穩背後的破蓆捲兒，縱身上了一塊凸出的岩石。立在岩石上，放眼眺望，突然間，司馬玉龍爲一個意想不到發現而驀然怔住了。

在十數丈之外的一座嶺頭上，司馬玉龍憑他那種過人的目力，他依稀望到一堆淡淡的，靜止的，像一座偶像似的黃色影子，啊啊，他在心底驚叫起來，黃披風，那是一件玄黃披風！

也就是說：有人披着一件黃披風，坐在那裏。武林中，披黃披風的，除了三色妖，還會有誰？他怎會來到鬼谷？他又爲什麼一動不動地坐在那麼個顯目的地方？怪，太怪了！

司馬玉龍腦海裏湧泛着一千個疑問號，他帶着這些無窮無盡，一個連串着一個的疑問，謹愼地繞向東北，越過好幾條溪澗，終於，他，司馬玉龍，無聲無息地來到了那堆淡淡的，靜止的，像一座偶像似的黃色影子之後！

現在，糢糊的景象淸晰了，一切都呈現在司馬玉龍二丈之內的眼前。

是的，它是一個玄黃披風！

一點不錯，披着黃玄披風的，正是三色老妖。

三色老妖盤坐在當地，兩手平放於膝蓋上，垂頭瞑目，勢如老僧入定……噢，司馬玉龍明白過來了。

老妖受了傷，就像前天他在少林經堂裏見到的正果老禪師一樣。

這眞是個驚人的發現，當今之世，有誰有此能耐令老妖受傷？

而且，老妖不但受了傷，可能還傷得相當重，不然，他爲什麼不趕回天地帮接受更好的環境治療？還有，他如果因傷重不便行走，那麼，老妖受傷的地點就不會離此太遠，很可能就是傷在這座鬼谷附近！鬼谷，鬼谷，司馬玉龍驀然驚覺地暗忖道：難道老妖是傷在那個和他約定在此谷見面的白髮老人手中？

唔，可惡的老妖，可憐的老妖，你枉有一身絕世武功，而現在，假如我司馬玉龍要置你於死地，是多麼輕而易舉的一回事啊？這一刹那，司馬玉龍想及天地帮的兇焰全因此魔之出現而狂增，更想及他本人在華山金龍大廳捱的那幾乎送了性命的一掌，以及少林經堂中八具覆蓋着大紅袈裟的屍體……萬惡不赦，司馬玉龍恨恨地想。

突然，司馬玉龍想起了另一問題；他現在是站在受了重傷的仇人背後轉着復仇的念頭，唔，那太可恥了，即令別人在此情形下會毫不思索地加害於他自己，即令再加一萬個相同的理由，他不但不能仿效那種卑下的手段，甚至在一個失去防禦力量的敵人背後細數彼此之間的仇恨都是一種不太高尚的行爲，他應該立予糾正！

於是，他騰身而起，空中一個俯衝，輕輕巧巧地落在老妖身前七尺之處。

三色老妖不愧一代巨魔，雖然已爲衣袂風響所警覺，但却無半絲驚惶之色，他緩緩抬起臉，睜開那雙依然精光閃射的眼睛，朝司馬玉龍打量了幾眼，然後靜靜地問道：「娃兒，唔，司馬少俠，你怎麼裝成這副怪樣子？」

司馬玉龍知道他的化裝之術雖佳，但落地的輕巧身法業已暴露了一切。以他這種年齡而有這種身手，祇要是和他司馬玉龍有過較深往還的人，當然能够一索便得。

司馬玉龍知道掩瞞老魔不了，當下便也平靜地問道：「老兒，你受傷了？」

這一問，似乎比現有的創傷更令老魔難受，祇見他，牙齒咬得格格作響，彷彿怒極，但最後，老魔眉頭一皺一展，怒氣又似平復下去，他搖搖頭，以一種頗爲委屈的神態，強笑道：「受傷了，是的，但那不是一場公平的印證！」

「對方是誰？」

「說起來，你少俠當然知道，不過，在沒有向對方討還十掌之前，老夫決不會再提那人名字！」

「十掌？」

「是的，十掌！」老魔苦笑一下，「老夫就傷在第十掌上。」

「爲什麼你認爲不公平？」

「不公平，當然不公平！」老妖低聲吼着，他那兇暴的根性似乎又被這一問題激發，但他大概知道他目前傷勢並不太適宜於發洩他的狂怒，於是，他僅僅吼了兩聲，便苦笑搖頭，聲浪再度平靜下來：「想想看，娃兒，噢，掌門人，你等會多喊老夫兩聲老魔頭吧，老夫老是叫不順口！唔，不是嗎？少俠，你想想看！那人的功力，平心而論，最多祇和老夫在伯仲之間，噢，不，老夫還錯了，平心而論，那人應該比老夫稍遜一籌，雖然這一次是他贏了，但將來如果有機會，你，少俠不妨去問問他本人，看老夫這一點可曾說錯？那麼，你也許要問，我怎會輸給他的呢？不錯，假如少俠有此一問，問得好，少俠不問，老夫一樣提出來解釋！少俠，你

想想看，兩個功力相差有限的武林一流高手，一旦以全力相拚，因爲被此精奧的招術都無法難倒對方，演變的結果，便成鬥力而不是鬥智，那是必然的結果，所以說，假如雙方都是聰明人，他們將會開門見山地，一上來便以內力相拚！」

「這樣說來，你們兩個聰明人一見面就拚上了內力？」

「是的，先後十掌。」

「而你在最後一掌上負了傷？」

「娃兒，你在嘲弄老夫麼？」

司馬玉龍道：「你應該提前說出那個你認爲不公平的一點！」

「兩個功力相差有限的高手，一方已在事先連鬥九場，不管那九場的對手功力低下得多麼微不足道，但那九人敢於挑戰，或敢於接受挑戰，挑戰，或受挑戰的一方，要想大獲全勝，當然得付出一點精力上的代價是不是？好了，就是這情形，一方業已連鬥九場，而另一方，以逸待勞，結果，應該傷在老夫第五掌或者第七掌上的對手，竟倒過頭來在第十掌上傷了我，娃兒，你說說看，這種印證公平不公平？」

「你在這裏坐了多久了？」

「七天七夜。」

司馬玉龍突然厲聲道：「老兒，你一口氣殺了少林八位高僧，你有什麼感想？更重要的是，那些和尚犯了什麼不赦之罪？」

老妖的眼睛睜大了。

「你去過了少林？」

「你這樣一殺再殺，中原武林與你究竟何怨何仇？」

老妖兒睛中閃過一陣異樣神情，他注定司馬玉龍之面，點點頭道：「娃兒，別再這樣氣汹汹的責問老夫了，老夫一生依自己的喜怒哀樂行事，從不接受任何人的指責，娃兒。我們之間的功力本就相差有限，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老夫如果仍要逞強，也祇徒自取辱，算了，娃兒，我們兩個眞是有緣，來來來，娃兒，動手吧，這件不世奇功你娃兒可算是得定了！」

司馬玉龍嘿嘿一陣冷笑。

他從懷裏摸出那隻正果老禪師臨別贈送的，裝有半瓶「少林行功秘丹」的藥瓶，倒出一顆，托在掌心內。向老妖沉聲說道：「藍面叟，張開你的嘴巴！」

老妖眨了幾下眼睛，作異聲道：「你娃兒下不了手要借藥物之力？」

「是的！」

「好，那也一樣。」

老妖坦然張開大口，司馬玉龍手掌微微向外一登，一顆少林行功丹卽已跳入老妖口中，老妖吞進秘丹之後，突然啊了一聲，抬起臉，朝司馬玉龍迷惑地望了好一會，然後，長嘆一聲，垂下頭，默默地用起功來。

司馬玉龍仰臉望天，這時的天色，似乎才不過二更左右，他知道，就是再一個更次，他和那個老人的約會，也還不算過時。於是，他耐心地站在老妖面前等着。老妖的內功根底果然渾厚得驚人，服丹，行功，先後不出頓飯光景，便已自地面上一躍而起。

他睜着一雙怪眼，向司馬玉龍大聲叫道：「娃兒，你今夜這番出乎老夫意外的舉動，其目的究竟何在？」

司馬玉龍昂然地，冷冷地道：「老兒，你聽清，自你闖入中原武林以來，殺人無數，滿身血腥，雖然你已罪該萬死，但你今夜遇到的，正好也是個和你一樣講求公平的人，乘危加害固非我司馬玉龍所屑爲之，而最大的原因是，縱然取你一命，也不足抵償你的一身罪孽，司馬玉龍今夜的措施，別無其他用意，祇是希望你老兒早日康復，讓你早點回去想一想，你老兒以前做了些什麼以後應該做些什麼，假如你老兒堅守你的做人方式，憑自己的喜怒行事的話，我司馬玉龍言盡於此，下一次，我們無論在那兒遇上，我們來一次最最公平的……好，再見了，老兒！最後，願你知道，治好你那掙扎了七天七夜不能收功的內傷的那顆丹丸，便是那位眼睜睜地望着他八位師弟一個接一個暴斃於你的掌下而無能爲力的正果老禪師所秘製，他托玉龍代贈有緣之人，想不到第一個有緣之人便是你！」

司馬玉龍一氣說畢，連朝老妖看也不看一眼，一聲怒嘯，恍若灰鶴冲天，騰起五六丈高，側身向鬼谷中投去！

鬼谷中，月色慘淡，陰風呼號，眞個不亞修羅鬼域。

司馬玉龍停身谷底，極目四下查察，始終不見老人人影。

他從頭頂上交錯的岩縫中向夜空中望去，斗柄微移，恰是夜半三更正。他記得，上次在逍遙谷中和那位白眉白髮的老人分手時，時間是四更將盡，老人難道是刻板的守時者，一定要等到上次分手的時刻來到後方肯現身？

司馬玉龍因爲剛才的心情過份激動，一時無法平靜，這時樂得先坐下來定定神。

他找到一塊比較乾燥的石塊，搬到一邊谷壁下，倚壁閉目，墮入一片雜亂的沉思之中……也不知

道過了幾許時辰，忽然有一個和藹而熟悉的聲音在他耳邊輕輕響着道：「老弟，歇够了麼？」

司馬玉龍一聽聲音，便知道是誰來了，睜開眼，面前站着的，果然便是那位在逍遙谷中見過一面的，白眉覆目，白鬢垂胸，頭梳冲天寶髻，非道非俗裝束的老人！

司馬玉龍高興地跳身而起。

老人含笑責備道：「習武之人有幾個像你這樣在坐臥之際毫無防範？」

司馬玉龍也笑道：「您老不是說過鬼谷是您定居之處麼？」

「那有什麼分別？」

「有誰斗胆敢到這兒來惹事生非？」

老人哈哈大笑道：「老弟，你如果這樣說，便是欺人之談了！七天前，就曾有人在老夫谷頂拚了鬼哭神嚎的十掌。之後，一個討厭的怪物在我洞府之上坐鎮了整整的七天七夜。今夜，又有人不得老夫同意，而在老夫的轄境內大肆教訓於人！哈哈……老弟……那些人的胆子沒有斗大已然如此，若是眞個斗胆，豈不要將老夫這座鬼谷攪翻？哈……哈哈。」

司馬玉龍詫異地道：「老丈，您，一切經過都已看到了？」

老人笑着擺手道：「走，這兒風凉得不好受，我們裏面說話去！」

司馬玉龍朝谷中陰暗的四壁環顧了一眼，好奇地道：「老丈，您住得很遠麼？」

老人微笑道：「正好相反，老夫不是說過，那個討厭的怪物所坐之處就在我的洞府之上麼？」

司馬玉龍回頭向身後來處打量了一下，隨卽指着西邊一塊光滑無縫的岩壁，訝然說道：「就在那裏面？」

老人微笑着點點頭，已經領先向那光滑的岩壁走去。走到壁前，老人伸手在石壁上微微一按，一塊半人高的石門立卽無聲地打開了。原來那塊石門厚約五寸左右，上下各鑿一孔，孔中插着一根鐵桿，鐵桿貫入上下石層之內，祇須不時在鐵桿上塗一點獸油，閉開毫不費力。

進入石洞，走過一條短短的，但却異常曲折的甬道，便卽來到一個暖和整潔的石室。室內點着兩盞油燈，四壁掛滿了虎鹿之皮，就連地下鋪的，也全是毛茸茸，軟綿綿，又鬆又滑的獸皮。室內日用之具俱備。這時，石室中央的一隻石墩上，正放着兩壺酒和兩隻烤得香噴噴的兎腿，老人用手指向司馬玉龍笑道：「老弟，看到沒有？那就是老夫遲到的原因。」

「這裏面沒有可容燒炙的地方啊，老丈！」

「老弟以爲洞中祇有這一座石室？」

「難不成還有很多間？」

老人哈哈笑道：「不然鬼谷先生那麼多個弟子如何容納？」

司馬玉龍嘖嘖連聲，覺得古人的事蹟，多半不可思議。老人讓司馬玉龍和他分別在石墩就着獸皮坐下，向司馬玉龍推過一壺酒和一隻兎腿，笑着道：「老夫嗜酒，但却不擅狂飲，酒肴均盡於此，各吃各的，各喝各的，不盡興，也不逾禮。」

「老丈是在下一生中所見到的老人中，最平易可親的一位。」

「我對老弟也有相同的看法！」老人說罷，又是一陣愉悅的大笑。

喝了幾口酒，咬了一口兎肉之後，司馬玉龍不禁問道：「老丈，您老也認得三色老妖？」

「豈止認識而已！」老人淡然笑道：「我們之間，早在數十年之前，恐怕還發生過一段不太愉快的過節兒呢！那些陳年往事，不談也吧！」

「老妖這次傷在何人之手？」

「一位中年婦人。」

「是不是一位身穿青布褂褲，頭上裹着一塊青布包頭，年約四十出頭中年婦人？」

「咦，你怎知道？」

「啊，啊，」司馬頓足說道：「果然是她老人家！」

「她老人家？」老人皺眉道：「那人是誰？」

司馬玉龍大訝道：「她老人家是誰，您老會不知道？」

老人微微地搖搖頭。

司馬玉龍又道：「就祇他們兩個？」

「不，還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

司馬玉龍失聲道：「那就一點不錯了！」

「她們是誰？」

「天山毒婦您老沒聽人說過？那位年輕的姑娘，就是她老人家的孫女闞人鳳。」

老人低哦一聲道：「怪不得，這樣說來就不算什麼稀奇事了。」

司馬玉龍不解地道：「雖然到目前爲止，在下尚不知老丈爲何許人，但從老丈的言行舉動之間，以及老丈在數十年前就跟三色老妖有過糾紛的一節上來推測，老丈是武林中的一位前輩奇人，則是無可置疑的！但是，老丈既然什麼人都認得，爲什麼獨對天山慕容前輩當面相逢都不相識？」

老人微笑道：「老弟是怎生認識她的？」

司馬玉龍赧然地道：「在下祇認識她老人家的孫女闞人女俠，有關她老人家的一切，完全係從闞

人女俠那兒聽來的！那位中年婦人是否就是她老人家在下尙不敢過於武斷，因爲在下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闖人女俠之面了。」

「這就好了！」老人微笑着，又道：「老弟有着這種與衆不同的關係，也還不敢十分確定她的身份，老夫不認得她，又何足爲奇？老實說，今天的中原武林，別說老夫對她毫無認識，就連已經作了古人的五行異叟，其情形，也恐怕不比老夫强多少的！」

「哦？」

「天山毒婦慕容卿，這個名字在中原武林中，雖然是無人不曉，但究其根源，天山毒婦的名頭之所以如此響亮，完全基於一本天山秘學『魚龍十八變』的得失謠傳而來。至於毒婦本人有否來過關內，誰也不敢肯定。約在六十年前，關洛一帶，曾一度出現過一位蒙面女俠，那位蒙面女俠，在關洛道上，做了一番可歌可泣的義舉，可是，僅僅一段極短極短的時間，那位蒙面女俠突又不見了，有人猜測，那位蒙面女俠，便是天山下來的毒婦慕容卿！可是，誰能確證這一點呢？」

「什麼？」司馬玉龍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期期地道：「您說六十年前？老丈？」

老人微微一笑道：「是的，到目前爲止，毒婦如果尙在人間，她的正確年齡應該是九十到一百之間。」

「啊！」

「看她本人才不過四十出頭光景是不是？」老人微笑道：「老弟，你看到她的另一特徵沒有？假如沒人告訴你她就是天山毒婦，你能從她那與常人無異的眼神中看出她是武林奇人麼？這就是內功修爲的最高境界，反璞歸眞。」

「老丈當初沒有從她老人家的招術上看出端倪來？」

「他們兩個都是使的排山運掌，那種掌式平凡到凡會使掌的人都使得出。」

「他們沒有在交手前後交代幾句？」

白髮老人說道：「除了輕叱和冷笑，他們沒說一個字！」

「是不是毒婦她老人家先等在此地，而隨後那位闖人女俠將三色老妖引來？」

「正好相反！」老人搖搖頭道：「三色老妖似乎上了闖人女俠什麼當，氣虎虎地將闖人女俠一直追到此處！到了此地谷頂之後，闖人女俠彷彿已給迫得無路可走，祇好返身再鬥，闖人女俠當然不是那個老妖的對手，不上三招，闖人女俠業已進入岌岌可危之境。老夫看了，實在不容袖手，就在老夫準備營救的那一刹那，遠處山頭，突然傳出一聲令人聽了心舒神暢的悠長清嘯，一條身形，疾如閃電般地飛瀉而至，聲歇人落，谷頂立即多出一個青布褂褲，頭紮青布包頭的中年婦人！那位闖人女俠見了那位中年婦人，驚喜地狂叫一聲，馬上全身投入懷中，那一聲驚喜狂叫，無疑地，它最少代表了一年以上的闊別！當時老夫還以爲她倆是母女，却想不到她倆竟是祖孫！」

司馬玉龍在心底喃喃地道：「這樣說來，她在少林對老妖說她祖母在外面等他，也無非是不顧一切後果地搶救正果禪師一命了。幸虧她祖母眞的從天而降，適時趕到，眞巧，可也眞險！」

「當時，」老人繼續說道：「那位中年婦人對老妖追逼闖人女俠的行爲，似乎甚爲憤怒，她朝老妖凝視了一會兒，輕輕拍了闖人女俠一下肩頭，霍地將闖人女俠推過一邊，向前跨上一步，雙掌往外一登，便以一招極其凡俗的招式朝老妖攻去，老妖一陣冷笑，一聲不響地亮掌便接，就這樣，他們交換了十掌！」

司馬玉龍熱切地問道：「老妖在第十掌上，輸了？」

「是的，老妖在第十掌上輸了！」老人追憶似地說：「不過，如果是個功力較差的人，在當時那種情形下，決難看出他們勝負已分，就連老夫，若非他們停手不打，雙方表情各異，也幾乎忽畧過去呢。」

「哦？」

「第十掌一過，老魔的神情微微一呆，跟着，老魔的雙目睜瞪，兇光閃露，像餓虎似地，作勢待撲！可是，那位中年婦人却在這時朝闖人女俠比了個手式，意思彷彿是：『我們可以走啦，孩子！』她對老妖那種欲噬人的惡相，完全視若無覩。跟着，母女，那時候老夫以爲她倆是母女，母女二人回身飄逸地走了。」

「留下來的老妖呢？」

「留下來的老妖，對於兩人的走去，似乎心有餘而力不足，仍舊痴立在原來的地方，呆若木鷄。漸漸，漸漸地，老妖的眼神有點渙散了，他喃喃地不知道說了些什麼話，接着，便在原地上盤坐下來，一坐便是七天七夜。」

「老妖的喃喃自語一定認爲這場印證不公平，他一直以爲毒婦的功力比他稍遜一籌。」

「我知道！」老人含蓄地，微笑着說。

「什麼，老丈，慕容老前輩的功力當眞在老妖之下？」

「也許如此！……不過，一位內功修爲眞正達到了最高境界的內家高手，一旦和人交起手來，常

常會給敵手一種可怕的錯覺。使對方覺得：『唔，他似乎比我還差一點呢！』……因此老妖是眞的戰敗而心存不服，也是極可能。」

「連三色老妖等人物也會發生那種錯覺？」

老人約畧沉吟了一下道：「像他那樣自負的人，今生今世也不會設想及此的！」

「老妖說他事先已經鬥過九場。」

「是的，我聽到了，他殺了少林八位高僧，還傷了少林掌門。」

「老丈，這種人還應該容他活在世上麼？」

「正如老弟罵他的一樣；罪該萬死！」老人說此至處，雙目中突然閃耀着一種異乎尋常的慈輝，點點頭又道：「不過，你剛才做得很對，天山毒婦不下絕情，也許另有原因。但我們既然發現他已傷得失去抵抗能力，無論有無第三者在場，我們皆不可生出欺人於暗室之心，這是正派武人的首要條件。假如老妖應該傷後死在鬼谷，老夫還會容他在老夫洞頂上一坐七夜七天？」

司馬玉龍想及五月五日的岳陽之會，以及各派的來日大難，頗有意試邀這位不知名姓的老人出山，可是，苦於師出無名，老人又在事先暗示出他對武林中恩怨的淡泊，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情不自禁地咬着那隻兔腿沉思起來。

老人似乎業已看透司馬玉龍的心意，任令司馬玉龍發怔，祇是含笑不語。

片刻之後，老人含笑低聲道：「老弟，你在想什麼？」

司馬玉龍赧然一笑道：「我想什麼，我能說出來麼？」

老人朝司馬玉龍狠狠地瞪了一眼，意思好像是：小子你好狡滑！

然後，老人搖頭笑道：「假如能說的話，你早說了，你之所以先想一下，一定是有所顧忌。老夫生平不喜窮究他人隱秘，同時，更重要的是老夫不喜歡聽別人用過一番心機，經過詳細考慮而後說出來的話。」

「老丈，你眞厲害。」

「碰到你這種厲害的小對手，老夫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老小相對舉壺大笑。

笑了一陣，老人正色地道：「老弟，可否原諒老夫一個不情之請？」

「但憑吩咐！」

「老弟自以爲得意的絕學是什麼？」

「劍！」

「劍？」老人臉色微微一變。

老人這種奇異的反應，司馬玉龍看在眼中，心中立刻若有所觸地微微一震。

而這種微妙的反應，看在司馬玉龍眼裏，也立即微微一震，似有所觸。……這是何故？

原來，兩個月前，在司馬玉龍離別華山的前夕，華山五劍感激司馬玉龍全派之恩，有心想將華山絕學金龍劍法傳給司馬玉龍，但礙於司馬玉龍現下身居五行掌門的崇高身份，明說暗示，兩不恰當。於是五劍稟明掌門人梅男，經梅男許可，五劍推派跟司馬玉龍最爲相投的三劍王奇，於夜半時分，將司馬玉龍悄悄拉至金龍廳左側，闃無一人的劍院中，藉口要司馬玉龍指點金龍劍法可有不到之處，而將金龍劍法，連同金龍三絕招，從頭至尾，連演兩遍。司馬玉龍一時不察，以能欣賞名派絕學的全貌，欣然允諾。

但當三劍王奇將金龍劍法演完一遍，一聲不響地又演第二遍時，司馬玉龍恍然大悟了。以司馬玉龍那種過人的天賦，任何拳掌刀劍上的功夫，別說連看兩遍，就是稍稍過目，也就有八九不離十了。司馬玉龍在會過意來之後，不忍拂逆該派的一片苦心盛意，自三劍王奇的第二遍起手式開始，便默默用心，將整套金龍劍法，一招不漏，一式不遺地，全部記下。

三劍王奇演練完，二人會心一笑，什麼也沒有說。

現在，雖然沒有若何蛛絲馬跡可以證明白眉老人的眞正身份，但司馬玉龍似乎有一種預感，他終於懷疑，面前這位鬚眉皆白的老人，很可能便是司馬玉龍有心查訪的「華山梅叟」！

因此之故，在老人問到他的絕學時，他別有居心地提到了劍。而老人對他提到劍劍字之後的反應，更加强了他的信心。於是，他雙目堅定地，注視着老人之面，含笑地重複了一遍：「是的，老丈，劍。」

這一次，老人僅僅點頭一笑。並無其他表示。

「老丈，您有劍麼？」

「有。」

「洞中可有寬敞一點的地方？」

「老弟想讓老朽開開眼界麼？」

「在下練得像不像，想請老丈指正。」

「隨我來吧。」

對於司馬玉龍的雙關語，白眉老人仍是淡然一笑。

老少起身，老人掀開壁上一張虎皮，虎皮後面露出一個半人高的小小洞門，二人躬身而入，走過一條兩三丈長的甬道，來至一間足有十丈方圓，四壁點着四盞半明半滅油燈的大廳之中。

老人指着廳角的一些石桌石椅，朝司馬玉龍笑說道：「老弟，看到沒有？蘇秦，張儀，孫臏，龐涓，戰國時候，有名的幾位辯士謀臣，他們那種令人君們言聽計從的經世奇學，都是當年在這幾座石墩上，先後磨練出來的呢！」

司馬玉龍輕哦一聲，感慨地點了點頭。「老丈，您的劍呢？」

「在這兒！」老人微笑着，返身從石壁上取下一根三尺來長的舊竹片，交在司馬玉龍手裏。

司馬玉龍接過一看，這根竹片，兩端禿圓，一端穿有一孔，除了竹本身已成光滑的暗醬色，說明了它的年資之外，別無特出之處。司馬玉龍知道，一個在內功上修爲到家的劍術名家，名劍在手，固然另具聲威，若換上一根竹片，一段枯樹枝，一樣可發揮上乘劍術的精奧招式，直與眞劍無異。所以，他將那根三尺來長的竹片接過，並不感覺驚異，反過頭來，他越發相信這位老人就是以劍術著名於武林的華山派上一代掌門人。

司馬玉龍將竹劍約略加以摩挲，隨即緩步走至室心，雙手合劍當胸，雙目微闔，深深吸進一口清氣，然後朝老人抱劍一躬，算是開劍禮儀。跟着，他將竹劍交與左手，右手揑訣現陽掌，劍身平貼左肘之下，左肘平胸，劍柄向右，劍尖沿肘向左外吐，雙目偏向左上方，微微仰視，這一招起手式，正是金龍劍法中有名的「蒼龍暴鱗」。

白眉老人，一聲輕噫。

司馬玉龍雖將白眉老人的訝異神情看在眼裏，但因施展上乘劍法不容心神旁騖，當下祗作不見，精，氣，神，三華歸一，右手劍訣巧劃半圓，劍式不變，就地游走三圈，身軀穩重如山，步伐輕靈得有如行雲流水。

三圈走畢，一聲淸嘯，一條身軀，倏然上拔。這一招，依金龍劍法的要求，應該直升四丈來高，然後半空一個陡折，頭從雙腿中穿出，向身後反射，合劍下劈，招名「金龍戲水」。

金龍戲水，是金龍絕招之一。

在司馬玉龍未爲華山派找回碧虹劍之前，這一招並不包括於金龍劍法之中。

現在，由於石廳雖有十丈方圓，但高却僅及兩丈左右，無法施展那一招半空轉折。司馬玉龍情急智生，於騰起一丈來高之後，雙腿猛然上翻，雙腿過頂，頭部仍從雙腿間穿出，但這樣一來，方向可變了。

原式是向下翻，向後反射，現在則變成向上翻，向前直射。

嚴格說起來，升空愈高，轉折愈易，升空愈低，轉折愈難，這一改，不但比原式驚險也比原式更爲精彩神奇！

老人大聲喊了一聲好。

司馬玉龍博得這一聲彩，精神倍增，跟着，他按照那夜在劍院中三劍玉奇所授，將一套金龍劍法，不差分毫地演了一遍。

收式落地，老人又喊了一聲好。

「老丈見笑了。」

「我們前面說話去！」

不知怎地，老人的臉色，突然顯得異常肅穆起來。他朝司馬玉龍招招手，司馬玉龍將竹劍恭謹地放回原來的地方，然後，懷着滿腹疑惑，跟隨老人回到前面的暖室。

坐定後，老人肅容向司馬玉龍道：「老弟，若是換了另一個人，在看完你剛才施展的這趟華山金龍劍法之後，一定會懷疑你老弟可能是華山本代中的優秀弟子，但是，老朽尙不至於膚淺到那種程度。因爲，以老弟現有的一身功力，別說華山五劍望塵莫及，就是華山本代掌門人，也難凌老弟之上。不過這些都是題外文章，老朽請教老弟的，就是華山派的碧虹寶劍，究竟是什麼時候找到的？我們本有默契在先，關於這個問題，老弟肯回答，老朽固是求之不得，如老弟不願回答，老朽決不見怪。」

司馬玉龍連忙傾身笑答道：「那裏話，老丈好說。那柄碧虹劍，原落在天地幫幫主手裏，後來，該幫爲一鼓毀滅中原武林各派，禮聘三色老妖出山，那柄碧虹劍，便是聘禮之一。再後來，在某一個場合中，我將老妖痛責一頓，老妖不怒，反而認爲我言之有理，便又將此劍轉贈於我，我因深知此劍對華山一派的重要性，復將此劍送回故主。」

「天地幫主是誰？」

「金蘭。」

「金蘭？」

「是的，老丈。」

「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

「就是五行門的那個叛徒？」

「是的，老丈。」

白眉老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片刻之後，白眉老人又繼續問道：「這樣說來，老弟的這套金龍劍法，就是該派因感老弟還劍之恩，而傳給老弟的嘍？」

司馬玉龍暗想，要證實這位老人的眞正身份，現在，機會來了。

於是，他不慌不忙地答道：「是的，老丈，除了這套金龍劍法而外，該派還送了我一樣東西。」

「一定很名貴了？」

（未完待續）